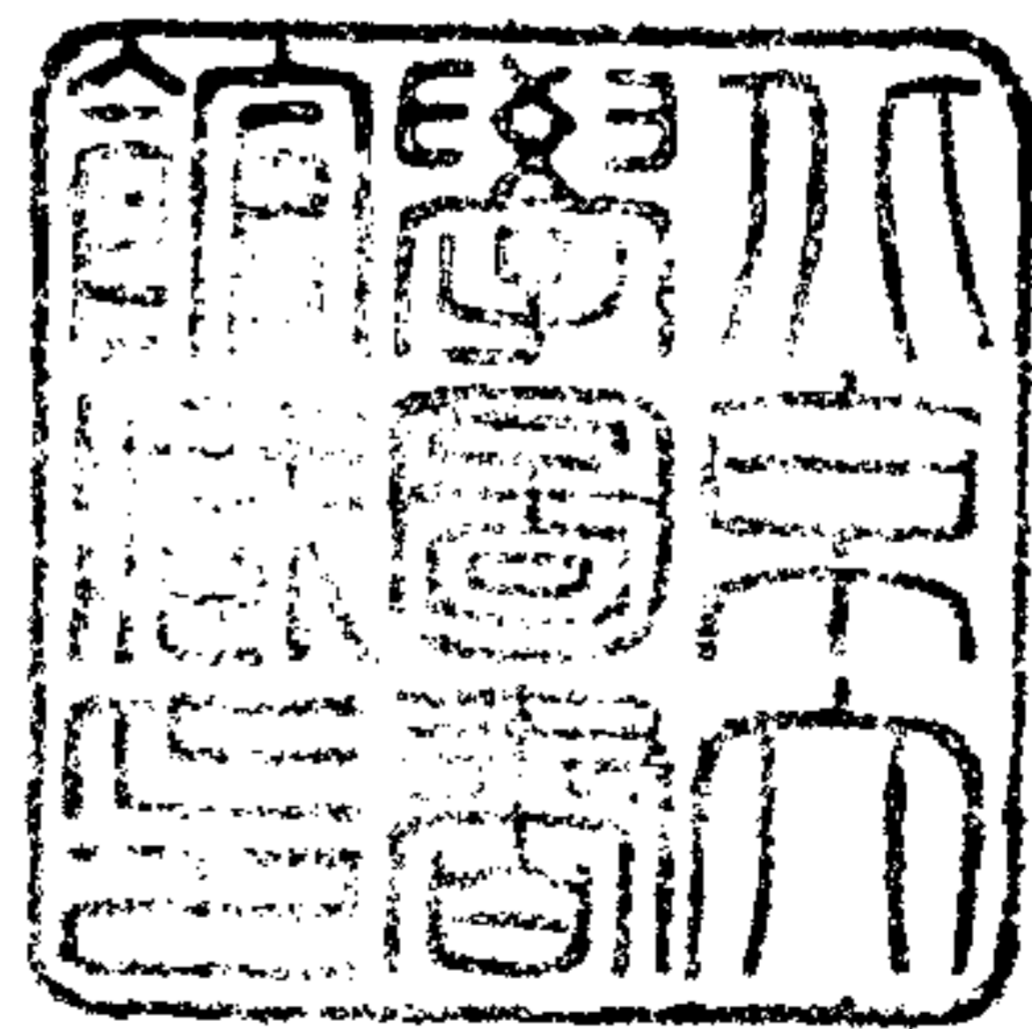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六 · 子部 · 儒家類

五倫書六十二卷 (卷二十九至卷六十二) [明]朱瞻基撰……………一

白沙先生至言十卷 [明]陳獻章撰……………三七五

學的二卷 [明]丘濬輯……………四〇七

道一編六卷 [明]程敏政輯……………五〇九

艾庵密箴一卷 河洛私見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明]蔡清撰……………五六七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十二卷 (卷一至卷五) [明]黎溫撰……………六〇一

9981175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臣道

善行

漢張釋之文帝時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於民也且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何並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賦千金並初赴任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欵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勅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趙李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於是皆如其令郡中清靜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二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賞之以為刺茲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趙憙光武以為平林侯相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兼并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

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遷憲平原太守

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諧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

五倫書卷二十九

三

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陸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樊儵明帝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封燕侯時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任隗雜理其獄奏請諡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高

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儵益以此知名

蘇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五倫書卷二十九

四

桓典靈帝光和中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嘗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三國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

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源懷世宗時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無以對懷遂表劾之

崔光韶莊帝時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

五倫書卷二十九

五

賊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奉法不回如此

隋趙綽高祖時與辛亶同為刑部侍郎亶嘗衣緋褱俗云利於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

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

衣帝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釋而勞勉之時禁行惡錢有二人

五倫書卷二十九

六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

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

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

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噉

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

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

復上奏切諫乃止

源師少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煬帝時拜大

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

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

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

帝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之。

戴胄，太宗時為大理少卿。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今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長孫無忌嘗以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者，凡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太宗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太宗將可。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

五倫書卷二十九 七

罪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李乾祐，太宗時為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帝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劉蕝，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女為妾，蕝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蕝曰：法為天下縣衡，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導？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五倫書卷二十九 八

狄仁傑，高宗時為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帝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

王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權懷恩高宗時以蔭累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羅為帝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今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莫逢

權懷恩

五倫書卷二十九 九

馬懷素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等祖道易之使人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為反謀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貞慎等乃得免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詛不道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威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蘇瓌中宗時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瓌捕擊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

不可帝猶依違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

李元紘睿宗時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中宗時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

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祿產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詔殊死環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環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環曰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環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韓休玄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五倫書卷十九

十一

萬年尉李羨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先見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羨玉帝不許休固諍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穆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監鐵轉運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名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

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眾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邪寧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柳渾德宗時判門下省王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王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捕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

五倫書卷十九

十一

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隄服罪當杖請論律由是工不死

薛存誠憲宗時拜御史中丞時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路遺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

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鑿虛卒抵罪。

柳公綽。憲宗時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耳。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意乃解。

許孟容。憲宗時為京兆尹。時神策軍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百萬。滿三歲不肯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三

還之。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帝命付本軍治之。孟容繫不遣。奏曰。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韋子澳。宣宗時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真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宋趙普。太宗時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于帝。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乃聽之。賜死商州。

錢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檄之。賊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四

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具。太宗怒。命中使乘驛馳取盧之翰等三人首。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之曰。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

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以外戚未更赦復官。齊明日入奏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從之。乃抵齊雄罪。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五

劉敞。仁宗時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鞠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乃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

初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苗時中為潞州司法參軍。時郡守欲入一囚於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金李仲畧。世宗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賊。帝命仲畧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六

帝頗然之。仲畧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遂寘于法。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幾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之。仲德怒。縛德杖之六十。帝諭之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仲德曰：將帥之職，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不敢有犯。

元撒蠻，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七

之。既而近臣字羅銜，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釋其罪。撒蠻因進曰：今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

趙璧，憲宗時為河南經畧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

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劉屏氣不復敢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錄囚河東，有撒都刺者，以足蹋人而死。眾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八

國朝朱友文，洪武三年為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醉臥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眾，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而釋之。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

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匹。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五倫書卷二十九

十九

五倫書卷之三十

臣道

善行

持正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太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

五倫書卷三十

十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鄭復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涸淵。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而昌廷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笑。即罷之。

袁盎。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

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帝乃悅。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宋弘。光武徵拜為大司空。弘薦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帝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將舉以法。譚頓首謝。乃遣之。後帝大會。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邳惲。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

五倫書卷三十一

三

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盞于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惲帛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韓稜。和帝時為尚書令。竇憲使人刺殺齊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按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恐。

求出擊北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

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晉。嵇紹惠帝時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稱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曰。華歷任內外。雖粗有善事。然此禍始亂。華實為之不

五倫書卷三十一

四

宜復其爵位。齊王冏輔政時。紹嘗諮事。遇冏譙會。召董文等共論時政。文言於冏曰。嵇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首。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冏大慚。文等不自得而退。

溫嶠明帝時為中書令。王敦欲謗帝以不孝。云溫嶠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五

懼威必與已同。嶠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後敦敗。嶠鎮武昌。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者。命削去之。

南宋。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帝後因酒譙從容曰。卿欲效郵君章邪。對曰。臣

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監于游田。著之。誠
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恐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車
駕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
開迎。文宣笑曰。卿欲學邳君章也。賜以錦袍。
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唐段志玄。太宗時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薨。
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

二將軍所。士及披戶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
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
曙。帝嘆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褚遂良。太宗貞觀中累遷。兼知起居事。帝曰。
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
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
有天子自觀史者。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
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善其言。

五倫書卷三十 六

狄仁傑。高宗時為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
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
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
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
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大丈夫哉。

王及善。高宗時授朝散大夫。皇太子弘立。擢
為左奉衛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
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
太子謝之。帝聞。賜絹百餘匹。除左千牛衛將

軍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詔武后攝知國政。
令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
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
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
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
人。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
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
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帝遂止。

五倫書卷三十 七

李昭德武后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子。后未許。令昭德詰之。昭德遂殺慶之餘眾乃息。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豈有已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皇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來食矣。后以為然。

五倫書卷三十一

八

崔祐甫。代宗時累遷中書舍人。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宰相常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祐甫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侯。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帝異其言。

李絳。憲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實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燧燧相接也。加比水旱。倉廩空虛。陛下誠宜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可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

五倫書卷三十一

九

魏謩。文宗時累遷為起居舍人。會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宋竇儀。周世宗時從太祖下滁州。籍其帑藏。數日後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

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王祐事太祖為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帝。帝使祐使魏
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
相。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
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帝問曰。汝敢保
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
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

五倫書卷三十

十一

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
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太宗
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之。

竇僂太祖時為晉府記室。賈琰為推官。每諸
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贊捷給。僂叱
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今色之甚獨。不愧於心
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僂出為涇州節判。後
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即參知政
事。語之曰。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

直言耳

李沆真宗時拜相。帝問沆曰。人皆有密啓而
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常
惡之。豈可效尤。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
仁宗以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
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
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
王旦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

五倫書卷三十

十一

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
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為
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
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劉承
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
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
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遇事蹇蹇。未嘗有所
顧憚。時丁謂輩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

詆之。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帝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知節退見王曰。詞色尚怒。因語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孔道輔。仁宗時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

范鎮。神宗時居內翰。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安石怒。鎮落翰林學士。致仕。鎮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趙抃為御史。范鎮為諫官。以論陳執中事有隙。熙寧中安石執政。恨鎮數毀之於神宗。且

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帝以問抃。對曰。忠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問抃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

吾有一書論其過。授之以決去就。旦持入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為動。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周必大。孝宗時除參知政事。有介榭房之援。求為郎者。帝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

五倫書卷三十

十四

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非任怨也。後拜右丞相。

素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元。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后以御寶空紙。付

與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

五倫書卷三十

十五

尚文拜中書左丞。時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定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

不為動

徹里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以為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哉竟不以聞
樊執敬順帝時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六

朵爾直班順帝時為御史元日朝賀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至是朵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朵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卒不入正班

五倫書卷之三十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臣道

善行

劉正

漢王陵從高祖定天下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及問丞相平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

五倫書卷三十一

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盟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劉章漢宗室也封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醢飲高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歌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王子安知田

手。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許其軍法。毋以罪。因罷酒。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入朝見太中大夫鄧通居帝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

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曰。不來且斬通。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乃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始釋之。

轅固。景帝時為博士。帝知固廉直。拜清河太守。疾免。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

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汲黯。武帝時為謁者。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瘡人。至其

輔少主。守成深堅。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龔遂。以明經官至昌邑。郎中令。事昌邑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忠厚。劔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塞塞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敬憚焉。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

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數日。王皆去。遂安等。昭帝崩。賀嗣立二十七日。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不道。皆誅死。唯遂以數諫爭得免焉。

蓋寬饒宣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

五倫書卷三十一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街上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寬饒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仰視屋而嘆曰。羨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檀長卿失禮不敬之罪。

尹翁歸宣帝時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命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王尊元帝時遷東平王相。先是東平王數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厩

五倫書卷三十一

長曰。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即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尊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曰。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王閔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閣。舉手叱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董宣光武時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五倫書卷三十一

六

駢乘宣於大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帝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願一言死無恨。帝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帝曰：頓癡令頭。兩手據地不肯低頭。帝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嘗剛剪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聞善其不撓。即令貫郎。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奏防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

五倫書卷三十一

七

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欲與防同朝。以嚴楊震之跡。謹自繫以聞。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吏或勸其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中常侍高梵為詡言枉狀。即日赦出之。張綱為御史。順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等貪叨不

法書御京師震竦

范滂桓帝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以滂為清
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汙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及為光祿勳主
事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
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
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臣
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

五倫書卷三十一

八

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為鉤黨下
獄吏曰諸入獄當祭皋繇以祈福滂曰皋繇
古之賢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其有罪
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必在
後越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
所謀圖皆何等邪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
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情惡惡
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急不悟反以為黨乃仰
天歎曰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乃陷

大戮死之日願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諝以黨事無驗表陳赦
之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大將軍梁冀冀賓客布
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
誅明將軍以櫛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
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
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
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十數

五倫書卷三十一

九

陳蕃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
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
求謁蕃怒答殺之

奚延桓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
朕何如主也延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
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
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
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賈琮靈帝中平間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
能吏以琮為冀州刺史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
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其諸賦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李燮靈帝朝為議郎會西羌及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
宜棄涼州燮厲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
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曰涼州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一

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利使一州叛
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
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焉若烈不知
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
是朝廷重其方畧

孔融為將作大匠恒守正素術僭亂曹操託
以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
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
四世清慎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況以素氏歸罪之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
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簪
纓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
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今橫殺無辜則
海內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
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三國吳張昭為輔吳將軍每朝見言論辭氣壯
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後蜀使
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一

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諄乎明日遣中
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
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
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晉卞壺明帝時為御史中丞以褒貶為己任欲
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
常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
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屬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道虔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後魏東平王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時鮑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命皓登車。皓將上。建扶諫。帝令推下之。當時壯其忠。高恭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隋韋雲起。高祖時為符璽直長。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嘗問雲起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

不便之大者。高祖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

劉行本。仕隋為太子左庶子。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廢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止。左衛率長史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三

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柳範為侍御史。奏禪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

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劉仁軌，太宗時為陳倉尉。時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帝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

韋思謙，高宗時為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

耳目官故當特立。鵬鶚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王義方，高宗朝為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戶參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媿。宋璟，武后時為御史中丞，有人為飛書告張

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亦言昌宗有天子相。武后命司刑卿崔承慶及璟鞠之。承慶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后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袖隨。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武后不悅。楊再思遽宣勅命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武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廷立而按之，事未畢。武后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玄宗時為黃門監。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觴。遽稱腹痛而歸。

尹思貞睿宗時召授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思貞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事。

顏真卿代宗時為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

再破壞邪。載銜之。

張濬僖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景強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

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寇準太宗時為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天旱。帝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問準所以不平狀。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

淮皆侮法受賂。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因切責汚。而知準為可用矣。

包拯仁宗時召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權臣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韓絳神宗時為相。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

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免行錢。孫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固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絳辯帝前不得直。數求罷。帝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絳因言不可。論帝前未決。絳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帝愕曰。茲小事。何必爾。絳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帝為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使就位。乃起。後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八

數月固稱疾。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

許州

劉摯。神宗時為御史。與中丞楊繪言助役有十害。王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以詰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繪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

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也。

李周。神宗時通判施州。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帝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帝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耳。若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懼成腹心之憂。帝領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九

梁燾。拓宗時拜尚書左丞。以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邵伯温為西京教授。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伯温父雍。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温顛補郡縣吏。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一

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温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穎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晏敦復高宗時為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秦檜方主和，力贊屈已之說，然患外議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請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庭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庭臣又以此躋橫榻，莫將又

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庭臣庸人，莫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門。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屈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自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一

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顏師魯孝宗時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負師魯亟奏，昔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取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

環廊為法。今其人朋邪偽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材。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

呂祖泰婺州處士。寧宗時將降詔貶周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府廷。尹曰。誰教汝共為章。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

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楊萬里寧宗朝以崇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陳文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丞相賈似道愛

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是似道所置臺諫。皆闕茸。臺中相承。凡有建。曰皆呈稿。至文龍獨不呈稿。已忤似道。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茫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

金。程震宣宗興定初。召拜監察御史。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恃權廢禮。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

元。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為逆軍。結

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擊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

廉希憲世祖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奏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四

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徹里燕只吉台氏至元間擢任利用監。時桑哥為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乃

於世祖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其身者。正為國家計爾。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除。民患何由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星吉順帝至正初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五

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臣賈以網大利。民病之。有司莫敢言。星吉至。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謝之。悉罷其所為。

張翥至正中為翰林學士承旨。字羅帖木兒。以兵犯關。逼帝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命翥草詔。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帝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六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臣道

善行

諫諍

夏五子者太康之弟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諷之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一

關龍逢桀之臣也。桀為酒池糟丘。龍逢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恐不能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單。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單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

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墜，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知自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遂赴火而死。

殷箕子紂之親戚。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玉栝，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王子比干，紂之親戚。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剝視其心。武王由是伐紂。

周芮良夫，因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

列國衛史，簡為大夫。事靈公，數諫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父言以對。公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召伯玉以為卿，退子瑕，徒喪正堂，成禮而後反。

魯臧僖伯為大夫。隱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而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五倫書卷三十二

四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公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今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顏蠋。齊臣也。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蠋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戟將斫之。蠋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才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五

漢樊噲。高帝時封舞陽侯。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毋得入羣臣。十餘日。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絳孫通為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進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

仁孝。陛下必欲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番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番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帝曰。長者。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此

五倫書卷三十二

六

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番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番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爭口辯。亡其實。帝曰。善。迺止。不拜番夫。袁盎為中郎將。文帝嘗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傲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帝乃止。郅都為中郎將。嘗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廁。

野彘入廁。帝欲自持兵救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帝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帝亦賜金百斤。由是重都。東方朔事武帝。有殺上林鹿者。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群臣皆相阿曰。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傍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帝默然。遂釋其罪。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七

司馬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帝方好自擊熊彘。馳獸。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帝善之。魏相為丞相時。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五倫書卷三二

八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左右不憂。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願陛下與列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始拜旬日。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

勞倦。願陛下亟返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即日還。其秋耐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五倫書卷三三

九

尊號。好匹夫之卑業。使供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忽有變。將柰社稷何。帝歛容而止。

朱雲成帝時為槐里令。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依違任事。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是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乃解。及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母將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殺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

五倫書卷三十一

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

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為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後傅太后終以專恣貶。傅氏皆免官爵。歸故郡。

鮑宣事哀帝為諫大夫。見董賢貴倖。上書諫曰。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

五倫書卷三十一

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乃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命。不則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帝嘉納宣言。

張皓為司空。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

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等罪。

三國。魏辛毗為侍中。時文帝欲徙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蝗旱民饑。群臣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卒家其

五倫書卷三十二 十三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之議耶。帝怒不答。起入內。毗隨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也。帝遂徙其半。

晉傅玄為諫官。武帝即位。承魏末士風頽敝。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而後網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帝嘉納之。

南宋何尚之。文帝擢為尚書右僕射。時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

五倫書卷三十二 十三

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願少采愚誠。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張白澤。文帝時為雍州刺史。太和初。懷州民依邾三十餘人。首作亂。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輒裂誅盡。合城無辜。柰何。極辟不誣。

一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
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
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
水鏡。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普天知幸
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強
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從之。

崔挺為光州刺史。時孝文以犯罪配邊者多
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
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

五倫書卷三十二

十四

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
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
甚雅切。帝嘉納之。

唐魏徵貞觀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時文德皇
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
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
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
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帝嘗
從容問徵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

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集人使諫。三
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
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
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
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
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集
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偽。將
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之。謂
胄曰。第守法如此。不謂濫罰。此悅而從諫也。

五倫書卷三十二

十五

近皇甫德參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
厚餼。俗尚高髻。宮中所化。陛下恚曰。是子使
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疑。乃稱其
意。臣言人臣上書。言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
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
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
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房玄齡為司空時。太宗欲討高麗。群臣莫敢
諫。玄齡上疏曰。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

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重人命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榭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家事乎。時玄齡病篤。帝故有此言。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六

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畧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榮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勝。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征高麗。果不利。劉仁軌太宗時為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帝欲幸同州。校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

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頓事。兼之脩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鸞輿徐動。公私交泰。帝降璽書勞之。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七

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燕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輅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微臣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狂瞽。願垂省察。帝從之。至會日。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賜利貞百段錦。

綵

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錢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是其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韓朝宗睿宗時為左拾遺。景雲中。令諸惡少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八

作乞寒胡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聽物議。咸言非古。伏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能無蹙蹙。況匈奴密發。亦何可限。或卒然奔波。掩蔽無備。

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嚴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

張九齡為中書令。玄宗以武惠妃之譖。將廢太子瑛。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

五倫書卷三十二 十九

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帝默然。事且寢。

顏真卿事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

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陛下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帝詔可。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時有獻瓜果者。帝嘉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十

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人何勸哉。田夫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時陸贄罷相。會旱。裴延齡奏。贄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

諸軍芻糧。動搖衆心。於是貶贄為忠州別駕。

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

救者。城即帥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

佞。贄無罪。帝大怒。欲斬之。太子為營救。乃解

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有以延齡為相。當取

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乃盡數延齡過惡。以聞

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

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

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十一

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奏。

王旦為宰相。真宗時禁中火。災。馳入對曰。臣

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

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

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禁王官失於火禁。請

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翌

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

孫奭知河陽。時永興軍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奭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為。惟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頃之。能果敗。

尹洙。仁宗時通判秦州。西夏叛命。洙上言命

五倫書卷三十二

十一

今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今朝廷降一命令。民間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數更之弊也。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此恩寵過濫之弊也。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願陛下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

乎息矣。帝嘉納之。

傳堯俞。英宗時為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非是。陛下偶以為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眾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帝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帝曰。欲使臺諫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十三

司馬光既拜相。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祐宗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及崇政登對。又言臣與居簡勢不兩留。乞罷除外任。帝曰。今日已令出外矣。

陳道輔高宗時擢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
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
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
覽。

胡銓高宗時為編脩官。宰臣秦檜決策與金
人講和。王倫使金。與金使偕來。銓抗疏以為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盡汚夷狄。祖宗之
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
狼無厭。安知其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四

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堂
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王
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
也。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肉食鄙夫。萬口一辭。
牢不可破。臣義不顧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
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以無
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
求活耶。

彭龜年光宗時除起居舍人。嘗奏臣所居之
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重華門。
壽皇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
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
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
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
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
若身之切哉。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五

楊宏中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
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右相趙汝
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
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爭。俱被斥。
宏中與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
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
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願精加宸慮。特奮震
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
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淋慝。竄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收士心。侂胄怒。送太平編管。天下

為六君子云

元王磐為宰相世祖欲伐日本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哉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之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十六

董士選為御史中丞成宗用帥臣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士卒死者十七八驅民轉粟餉軍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廷臣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命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辯不止侍從皆為之戰慄帝曰

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士選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為罷兵誅深阿沙不花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藥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頻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十七

彈劾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中郎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入見帝置酒宣室是時朔陸戰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也。帝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黃金三十斤

王尊成帝時為司隸校尉時石顯等以罪免歸故郡死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九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鮑永光武時為司隸校尉帝妹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張陵桓帝朝為尚書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

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之百僚肅然

晉傅咸武帝時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許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因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殯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聞喪詔未下而便造楊駿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雖有詔不問駿甚憚之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九

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却鑿壺奏道爵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事雖不行舉朝震肅傳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爵位已隆祿賜優厚技藝去織窳爾無聞求利下

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塔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罪。

唐韋思謙。高宗時為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荅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恆身乎。丈夫當敢言地。須要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一

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王義方。高宗時擢侍御史。會李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囚婦淳于氏。將納為妾。事覺。逼正義縊死以滅口。無敢白其姦。義方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蓋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蒞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

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人皆憚之。

狄仁傑為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貲。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或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二

李勉。肅宗在靈武。擢為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誼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時廣平王侁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陛拒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肅宗還。其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墮。卿姑容之。百官肅然。溫造。穆宗時授侍御史。彈擊無所回畏。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即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

膽落於温御史矣

歸融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河陰院以虞水旱

宋唐介仁宗時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一

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內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備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介由是直聲動天下。

鞠詠仁宗時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一

朝圖入相。詠奏惟演險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帝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乃亟去。趙抃仁宗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

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立。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爭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於是罪守忠為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快之。

張戩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四

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孽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

劉摯神宗朝為監察御史裏行。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覲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帝面賜褒賞。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五

王岩叟為監察御史。哲宗即位。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岩叟奏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典。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帝是其言。二人相繼退黜。蘇轍括宗元祐初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

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官觀以避貶竄。輟具疏。其姦轍之論事切直多類此。

劉安世。指宗朝擢為右正言。時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安世復言。蔡確章惇與黃履邢恕四人在元豐末。誦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怒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實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

五倫書卷三十一

三十六

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蔡確近已貶竄。而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李安民為監察御史。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權貴。外連朝士。在廷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何不早覺悟而逐去之。待其羽翼成就。則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

萌。人多未測。而安民之言。前後皆驗。

陳俊卿。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綱紀正。而誦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寬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肆掊剋。且拒命不分。戍於是。二人遂抵罪。

五倫書卷三十一

三十七

家趣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又言黃潛善汪伯彥入相以來。慶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盛。國本日蹙。威權日削。宜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國大事。疏入。以伸言不實。責濮州監酒稅。天下惜之。

杜莘老為侍御史。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

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內侍劉炎，筦禁中市易，大為姦利。萃老疏聞，即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相居官簞簞不飾。萃老劾罷之。幸鑒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搖之者。萃老疏數其十罪，羈置繼先，福州子孫勒停。天下稱快。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義人

商伯夷，武王伐紂，伯夷與弟叔齊扣馬陳君臣之義，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平殷，夷齊義不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而死。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母弟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

子荀息死之

齊杞梁華舟時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闔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

五倫書卷三十三

二

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

國梁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殺二十七人而死

邢蒯賸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杼弑公將奚如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

五倫書卷三十三

三

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初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毋入以蠋之故也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有劫之以為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而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楚屈原。楚之同姓大夫。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懷王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

五倫書卷三十三

四

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於外。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王信之。及絕齊而欺以六里。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敗。因得儀而囚焉。上官大夫之屬共言王。王歸之時。王悔不用原之策。以至於此。故復用原。原大為王言儀之罪。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王歡。為藍田之會。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會。王遂會。果見拘囚。客死於秦。為天下笑。王

子頃襄王知羣臣諂誤王。不察其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原。原於是不忍見乎閭主亂俗。以是為非。以清為濁。遂自投汨羅而死。

晉豫讓嘗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讓欲為之報讎。乃變姓名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入廁。心動。左右執讓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此人欲為報讎。義士也。吾謹避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曰。

五倫書卷三十三

五

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嘗圍高祖于滎陽。漢軍乏食。信乃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為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軍四面擊之。信乃乘黃屋車。傳左轟曰。

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
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臯項王
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
燒殺信

臧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
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超城遂陷洪
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乃
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流涕莫
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洪何相負若是今

五倫書卷三十三

六

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
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
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弱不能為天下推刃報
仇何可服乎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座見
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
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汝臧洪傳空復
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
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
軍同日生遂見殺在紹座者莫不歎息

嚴顏為巴郡太守益州牧劉璋將也璋遣顏
守江州張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
縣至江州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
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斫
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

三國蜀傳彤從先主與吳兵戰義陽敗北彤斷
後拒戰兵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
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儉為關羽都督亦

五倫書卷三十三

七

臨危授命識者嘉其奕世忠義
魏范曄咸熙中為大宰中郎司馬炎廢魏主
芳為陳留王而代之為帝也曄素服拜送魏
主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履地子孫有婚官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
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庭
足不出邑里晉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
帛百疋喬辭不敢受曄不言凡三十六年年
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晉嵇紹惠帝時為侍中。時朝廷有北征之後。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周顛為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之。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

五倫書卷三十三

八

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卞壺成帝時。蘇峻反。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討之。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還節。詣闕謝罪。峻復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

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眡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眡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髮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隋馮慈明。大業中拜尚書兵曹郎。後攝江都郡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至鄆陵為賊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謂曰。隋祚

五倫書卷三十三

九

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異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

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斬之。唐張善相。高祖時為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眾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眾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帝歎曰。我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為襄城郡公。顏杲卿。開元中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真卿同起兵討賊。以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誓否。杲卿含胡而絕。其宗子近屬皆被害。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張巡。初為真源令。時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後守睢陽。賊將尹子琦攻之。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與太守許遠謀曰。睢陽乃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荼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既而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肯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子琦以巡不屈。遂并巡部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殺之。生致許遠於洛陽。不屈。祿山亦殺之。張興為饒陽裨將。安祿山攻饒。興開張禍福。

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及滄趙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探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興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耶。吾

今五倫書卷三十三 十一

向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段秀實。德宗時為司農卿。朱泚反。秀實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何明禮。欲圖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

奉天。秀實以為宗社危不容喘。乃遣人倒用司農印。追其兵還。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皆在坐。秀實我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肯從汝反耶。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帝聞為之垂涕。

今五倫書卷三十三 十三

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數劫之以威。不屈。遂拘

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闍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劉迺。德宗朝拜兵部侍郎。朱泚之亂，帝幸奉

五倫書卷三十三

十四

天。迺卧病私第，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炎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拈手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床，搏膺呼天，不食而卒。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貞惠。

孫揆。昭宗時討李克用，揆為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謂揆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

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訕，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鋸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罵聲不輟，至死。帝憐之，贈左僕射。

五代梁王彥章，累官至宣義節度使，驍勇有力，善用鎗，軍中號為王鐵鎗。平生不知書，其語質，常語人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及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守捉東路，彥章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力戰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

五倫書卷三十三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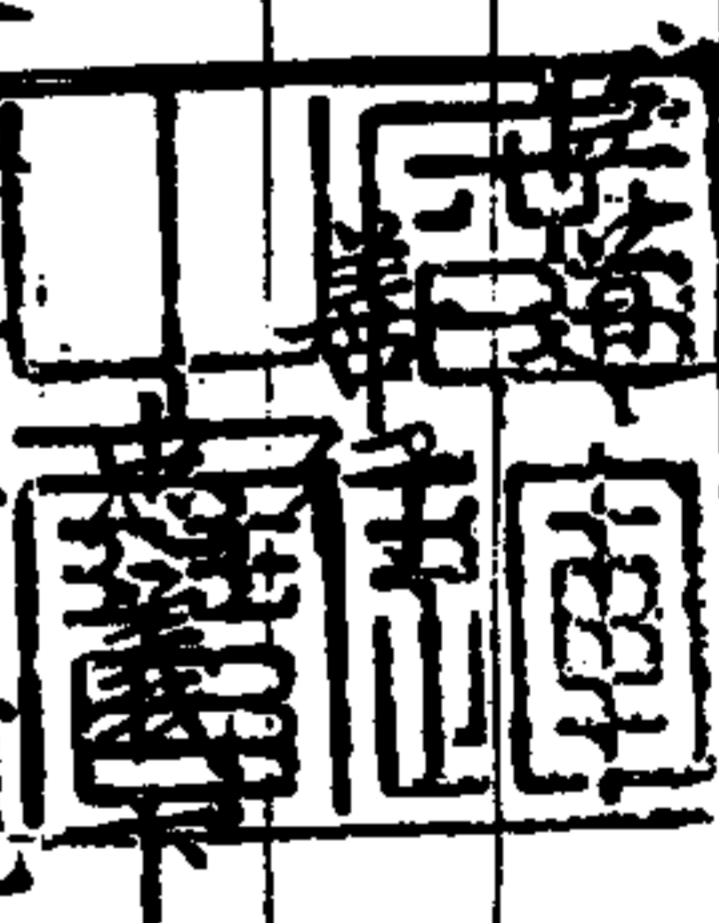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十六

五倫書卷之三十四



宋秦傳序淳化間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
傳夔城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危盛日甚長
吏皆奔竄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
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城中乏食傳序
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犒士而勉慰之眾皆
感泣力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其子奭溯峽求
父屍竟溺死人以其父子死忠孝太宗嗟惻
久之錄其次子煦為殿直賜其家錢十萬
康保裔真宗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
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
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
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毋苟免遂決戰二
日殺傷甚眾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
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

日。贈侍中。官其子

蘇緘。以皇城使知邕州。蠻人入寇。陷欽廉。破邕四砦。緘閱州兵得二千八百人。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且諭固守。以遲外援。賊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傳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而死。其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蘇城隍領兵來報怨。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

懼而引歸。邕人為之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董元亨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賊黨十餘人持刃劫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至。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罵之。遂遇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趙師旦。仁宗時知康州。儂智高東下。師旦使

人覘之。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曰。汝

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負州印并其子以匿。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馬貴部衆固守。賊攻城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堂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

五倫書卷三十四

三

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遂與貴俱受害。贈光祿少卿。州人立廟祀之。同時有王從政者。以閤門祗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以沸湯沃之。終不屈。死。贈信州刺史。俱錄其子孫。

詹良臣。徽宗時為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為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願欲

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鞠嗣復。徽宗時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為脅我使降。嗣復知不免。屢言何不速殺我。

賊曰。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

歐陽珣。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與金人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且虜志不在地。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與其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廼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

五倫書卷三十四

四

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

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李若水。累官至吏部侍郎。金人粘罕邀欽宗

出郊。逼帝易服。若水忿怒抱持大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因絕

不食。虜或勸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有

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

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粘罕令擁之

出。反顧罵益甚。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愈

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五

陳東。太學生。建中靖國初。上書論蔡京壞亂

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

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

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

憤切。高宗即位。又言乞留相李綱。而速罷黃

潛善。注伯彥。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

事甚切直。極詆用事大臣。潛善以語激怒高

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書獨下。潛善所府尹

孟庾召東議東請食而行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具冠帶出別同列邸舍乃與澈同斬於市時人莫不流涕後帝感悟並追贈承事郎

徐徽言靖康中知晉寧軍金人再犯京師制司檄徽言守河西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與之軍民大恐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設有詔猶當

五倫書卷三十四

六

執奏況無耶遂率兵取三州又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收全晉故地為克復中原之計而金人攻之不已徽言遂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語將士曰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鱗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金兵奄至挾之去猶憚其威名金將婁宿使其所親說令具冠靴見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廡可乎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

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謂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徽言罵曰吾荷國恩死正吾所此膝詎可為汝輩屈耶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金人飲以酒即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事聞高

五倫書卷三十四

七

宗撫几震悼顧宰輔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

趙令歲宋宗室也建炎中以直龍圖閣知黃州金人犯黃令歲先以內艱去受詔起復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鑿箭浮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衣以戰袍

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忠。州人乞立廟。從之。時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

宗澤為東京留守。時徽欽北行。高宗南狩。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

五倫書卷三十四

八

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岳飛自少負氣節。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建炎中累官至統制。制置使。加太尉。檢校少保。初從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畧。古良將不能過。澤卒。杜充代之。充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一舉足。此地非我有。況社稷宗

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非他地比。充不聽。金人入寇。飛泣諫。請充視師。充閉門不出。虜由馬家渡度江。充遣飛與之戰。既暮。士卒乏食。諸將欲潰。飛厲眾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今日有死無二。有輒出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奮戰。擒金將王權。復引兵平江淮諸路。賊皆望風先遁。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四大字製旗賜之。是時兀朮粘罕屢入寇。諸將莫有能禦之者。飛皆破走之。自燕以南。金

五倫書卷三十四

九

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無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忱。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自北來降。金將軍薛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令班師。飛

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故召還。兀術又遺檜書以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遣使捕飛誣以罪。飛裂裳以背示中丞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明其無辜。檜付飛獄。即報死。飛死時年三十九。洪皓在金國。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者惟飛。諸酋聞飛死。酌酒相賀。時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時始詔復飛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一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

楊邦乂。高宗朝通判建康府。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金人至江上。充率麾下降之。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李梈。陳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遂殺我。翼日宗

弼等與梈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梈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言。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祕閣。官為斂葬。即其地建廟。謚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一

忠襄官其四子

向子韶。知淮寧府。金人犯淮寧。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被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左右欲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闔門被害。事聞。贈通議大夫。謚忠毅。

李彥仙。知陝州。彥仙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為

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亡。聞者感服。建炎四年。金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城中食盡。彥仙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奇彥仙才。嘗唱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金人乃益兵攻城。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二

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

趙卯發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瞳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提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

提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時林已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卯發知不可。訣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縊死。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三

進。元兵渡江。萬里嘗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萬里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迺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元兵破饒州城。軍士執萬里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其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

太師謚文忠

李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元兵入潭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城圍益急。諸將泣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芾與僚佐會飲。夜傳令。猶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四

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悉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亦自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李庭芝以失襄陽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德祐元年春。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五

率所部郡縣城守。阿朮使者持詔來召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城中糧盡。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蘖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

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州之民皆泣下。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累官至參知政事。益王稱制於福州。文龍為閩廣宣撫使。北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文龍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北軍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

招降。文龍焚其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會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曰：與吾兒同死。又何恨也。亦死之。

陸秀夫。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元講和。不就而反。益王昶。廣王昺。走温州。秀夫與蘇劉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六

義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豈不可國耶。乃與眾共立廣王昺。以秀夫

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進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廣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劔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文天祥。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至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七

召入衛。拜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時元兵駐高亭山。奉命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間關由溫入福。景炎帝拜為右丞相。力辭。開督南劔。進至汀州。將兵復興國。吉水諸縣。祥興元年。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之心事我朝。將不

失為丞相也。天祥泫然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送天祥至燕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官王積翁諭旨欲用之。知天祥終不從。一日召入諭之。曰。汝今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可事二姓。一死足矣。左右贊從其請。可之。而復悔。使人止之。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八

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元李黼至正中為江州路總管。紅巾賊陷蘄黃。銳意南攻。黼以九江為江東西喉襟。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上攻守之策於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寇衝。不報。黼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其氣。紀綱粗立。賊已渡江陷武昌。破瑞昌。江西大震。守臣多遁。黼孤立而氣愈奮。賊游兵至境。屢敗

之行省上黼功。拜江西叅政。而賊勢更熾。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持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賊薄城。焚其西門。黼射之。賊轉攻東門。黼往救。而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遂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郡民聞之。哭聲震天。事聞。贈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立廟賜額曰崇烈。官其子。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九

余闕為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時。賊兵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卜氏及子女皆赴井死。事聞。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福壽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至正十六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壽遂遇害。事聞。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國朝花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庚子夏五月。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拒戰三日不得入。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十一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斫爾為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

孫炎後

太祖皇帝征伐。以功為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築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措置有方。境內皆服。既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

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賊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當服以死。賊遂害之。後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少從

太祖於滁陽。常宿衛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王師進攻婺州。陞大海僉樞密院事。攻下諸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十一

暨州。又平處州。拔信州。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參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欲復其城。大海被害。

太祖聞而悼之。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壺廟。大海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附之。先是大海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

卒後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人以大海為神云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勳如故

牟魯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青州孫古朴等聚眾作亂自號黃巾賊襲莒州執魯欲降之魯叱曰國家混一天下民皆安業汝輩何為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十二

自取夷戮即悔過自新猶可轉禍為福不然官軍至汝等寧有遺種乎我為守土臣有死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事聞命厚卹其家

朱顯忠授濠梁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從穎川侯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未幾偽夏平章丁世真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偽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

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兵所殺事聞遣使祭之厚卹其家

五倫書卷之三十四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十三

五倫書卷之三十五



漢陳平文帝時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帝嘗

問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
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
汗出沾背於是帝以問平平曰有主者帝曰
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錢穀

五倫書卷之三十五

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

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乃稱善

丙吉為丞相常出逢鬪死者橫道吉不問又
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
幾里吏怪之吉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
所當禁吾備位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

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
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時人以為知大
體

唐張詠與張嘉貞玄宗時同相初廣州都督裴
由先下獄帝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詠
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
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於
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
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帝深然之嘉

五倫書卷之三十五

二

貞不悅退謂詠曰何論事之深也詠曰宰相
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
此言非為由先乃為天下君子也嘉貞無以
應

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
卒萬餘人入蔡李愬具橐鞬候馬首度將避
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
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皆觀焉明
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

刺史事蔡人大悅

宋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旦於政事堂。且求教。旦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范鎮。仁宗時知諫院。嘗論陳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中丞孫抃等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

五倫書卷三十五

三

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躡之。

胡宿為樞密副使。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宿以為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也。

王珪為翰林學士。仁宗立英宗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珪當直。召至中書論之。珪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

稟得旨。乃草詔。群議以珪真得學士體。

呂居簡。仁宗時為東京轉運使。夷簡罷政。拜晏殊。章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陞拜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於夏竦尤極詆斥。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病卒。於是竦言於帝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

五倫書卷三十五

四

驗虛實。居簡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君言。然則如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有棺殮之人。及內外親族會葬。門生無慮百數。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門人并凶肆棺殮昇柩之。

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帝亦悟。諫之。譖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韓琦為相。曾公亮為亞相。趙鼎、歐陽脩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琦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五

議。帝亟召之。琦奏曰：臣前日備負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後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黜貶。帝因諭輔臣曰：昔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

文彥博。神宗時為樞密使。陳升之拜相。以彥博宗臣。詔升之位其下。彥博言：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

上。卒以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亂朝著。帝從之。

蘇軾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許將。哲宗時為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帝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五倫書卷三十五

六

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皆納之。

王縉。高宗時為監察御史。擢侍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悟君心者。帝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

帝曰王縉論事可思

元伯顏為中書右丞相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晨夕鳴鐘以防變故伯顏呵之曰汝將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阿魯渾薩理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立皇太子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

五倫書卷三十五

七

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母裕聖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世祖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授之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王侯不忽木成宗時為平章政事嘗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時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奏言若此必

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張珪仁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以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政治

周箕子至朝鮮教以禮義田蠶制八條之教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

五倫書卷三十五

八

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其婦人貞信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為盜太公東就國於齊辟草萊而居焉脩道術尊賢知賞有功其地負海瀉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廸勸女工極技巧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冠帶衣履海岱之間斂袂而服焉

列國楚孫叔敖為相莊王以為幣輕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乃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市令曰。民莫安其處。臣請遂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魯宓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先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

五倫書卷三十五 九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治。雖治猶未至也。

衛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濬。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

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曹叅初為齊相。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叅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相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

齊九年。齊國安集。稱賢相。

黃霸為潁川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不知所出。咸

稱神明

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閭里
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欲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
其家。自立庭下。使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
卿無得殺質。二人劫蘇此宿衛臣也。二人驚
愕。即開戶出。下堂就捕。廣漢奏請長安游徼
獄吏秩六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

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

龔遂。宣帝以為渤海太守。問遂曰。渤海廢亂。
朕甚憂之。君往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濱遐
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莫恤。今欲
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
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焉。乘傳至郡
界。移書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

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盜賊聞。遂教令。
即時解散。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獄訟止
息。渤海大治。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
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謂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為民害。咎在
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
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

相與東渡江

陳寵為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奸貪。
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
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
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
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
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矜歎。即勅縣
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衛颯為桂陽太守。民居深山。不出田租。去郡

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後。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又慮其不知禮節。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民從其化。邦俗以厚。視事十年。郡內清理。郭伋為并州牧。素結恩德。所過問民疾苦。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三

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劉昆舉孝廉。除江陵令。時縣有火災。昆輒向火叩頭。火尋滅。遷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微為光祿勳。詔問行何德政而致是耶。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光武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王渙為洛陽令。有善政。及病卒。百姓市道莫

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賻。歛致奠。醖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未。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又為立祠於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內。抱弱孫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四

清也。拔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蠱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休茲。

賈琮為交趾刺史。初交趾屯兵叛。執刺史及

合浦太守靈帝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拓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使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三國魏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五

破河東最先定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求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曰有守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辭訟衰止

唐張巡為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巡下車以法誅之餘黨莫不改行遷善巡為政簡約民甚宜之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時蕃獠與華人錯居相

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為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遂無敢犯自貞元後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物故或子姓窮弱不能自還為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給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蕃華為立生祠刻石頌德

崔郾為虢鄂二州觀察使郾治虢以寬經月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六

不嘗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聞者服焉

殷侗拜義昌軍節度使時瘠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侗單身之官安足為談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皆緜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以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所賜至是

戶口滋饒。詹儲盈腐。上下便安。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

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并為文告。鱷魚約其盡三日。率醜類南徙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刺史則選材伎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有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七

暴風雷起。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之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宋劉敞。初知揚州。後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幕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曾公亮。知鄭州。先是郡多寇攘。公亮至。悉窺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為曾開門。

嘗有使客亡囊中物。移文求盜。公亮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張詠。初自蜀還。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神衛大校王均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真宗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也。詠至。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復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八

大治

范仲淹。在永興時。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仲淹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

程迥為進賢縣令。臨民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仇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疑問難。無間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祀典不謁。隱德潛善。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阮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為苟止。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九

陳堯佐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堯佐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屏息。潮人德之。及為開封尹。先是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至是堯佐召諭之曰。昔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薛奎知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

而易搖。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云。

趙抃知慶州。慶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手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段少連為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彈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

為貨。少連命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適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姦。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部更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為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為汝辯明。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

服請罪人以為神明

蘇頌知江寧縣。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頌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曲堤周氏擁貨雄里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一

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丘人聚黨村落間。號霸王杜。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視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欲

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張逸知鄧城縣。有能名。後徙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栢灘。春夏暴漲。多覆舟。逸禱于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所至皆有美政。

趙鼎知紹興府。唯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二

吏民初或憚其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廉貪。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

淵取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
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真德秀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寮屬以周敦頤胡安國
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
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贍之
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
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
幼倉及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三

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
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
山百歲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歡聲動地諸
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者德秀入境首禁
之所屬有累月不解一錢者或咎寬恤太驟
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任其苦決訟自卯至
酉或勸畜精怡神德秀言郡敝無力惠民僅
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魏了翁知漢州以善俗為治蠲積逋二十餘

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為
文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其教改知眉州專
禮者者簡拔俊秀朔望詣學親為講解行鄉
飲禮增貢士負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後遷轉
運判官戢吏奸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
肅然知瀘州瀘控制邊地二千餘里而武備
不修城郭不治了翁奏葺其城樓雉堞增置
器械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
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修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四

蕭振知成都府父老驩呼屬道振一切以寬
為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繼弛革之當嚴繼苛
刻匪寬則民力瘁矣振兩為蜀守威行惠孚
死之日民老稚相聚哭而哀之

元廉希憲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希憲在中
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
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世祖嘗
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
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

無此憂

楊景行為撫州路總管府推官。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家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五

歐陽玄任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反。豪右不法。玄痛繩之。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時赤水太清。諸獠聚眾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野。戰鬥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橫歛培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

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

范德機為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澂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德機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及卒。為文志其墓。擬以東漢君子云。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六

後減口鹽。蠲包銀。榷之無徵者。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游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眾皆投刃擗。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五倫書卷之三十五

五倫書卷之三十六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嘗巡行南國。有棠樹。決政事於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民思之。不忍伐樹。作甘棠之詩。

列國鄭子產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五倫書卷三十六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其始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既而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見啼。曰。子產去

我死乎。民將安歸

漢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五倫書卷三十六

二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數年潁川大治。後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

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
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
使賢長吏。奮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
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
思過。令丞。奮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
者宗族傳相責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
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郡中翕然。莫不傳
相飭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

五倫書卷三十六 三

復敢以詞訟自言者

馮立。以父任為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
立。在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
有恩貸。好為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為
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
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
公康叔猶二君。後遷東海。土下濕病痺。天子
聞之。徙太原。更治五郡。所居有迹。
任延。為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

立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
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
士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
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享射。輒脩升降揖讓
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父母夫婦兄弟長
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
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
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侮

五倫書卷三十六 四

張霸。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
松等。奉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
稱。其餘有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
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
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
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時郡國
螟傷稼。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
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桑下有雉。過止其

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蝗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以屬屬縣。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

五倫書卷三十六

五

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

吳祐遷膠東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許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童恢為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穀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人嘗為

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歸。百姓攀留。車不得前。乃止。停。輕服潛遁。後為會稽

五倫書卷三十六

六

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司空。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藥已為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

幹吏卑末。皆令習讀程試。隨能陞授。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

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

春到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

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

守。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

各求受罪。父老稱歌之。

三國魏。令狐邵為弘農太守。舉善而教。恕以待

人。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

師。輒假遣令往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教

化大行。

徐邈為涼州刺史。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

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晉鄭袤為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禮敬賢能。

興立庠序。開誘後進。及在廣平。以德化為先。

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

泣路隅。

南宋蔡興宗為會稽太守。三吳舊有鄉射禮。久

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而教化勃興。

齊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

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

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

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

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韋彥為豫州刺史。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

儀。乃大立學舍。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

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境內清肅。

後周薛慎為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夷。常以劫

掠為務。慎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

月一參。每見必殷勤勸戒。乃賜酒食。一年之

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

真民之父母也。莫不欣悅。

隋羊義遠武安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

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

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

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或訊問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或有爭訟。父老遽相曉曰。此

五倫書卷三十六

九

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安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秋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酗酒。事親禮闕。為弟所訟。

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孔子廟。使觀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彥光訓諭而遣之。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唐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宰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

李棲筠為浙西觀察使。時師旅之後。講誦僅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冲。吳郡何真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

曹華為沂州刺史。人俗頑鹵，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忽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往者如歸焉。

宋陳襄為仙居令。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一

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嘆嗟，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程顥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

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二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樂，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止之。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世祖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以病召還，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

呂思誠為景州滹縣尹。邑民李氏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甚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肉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

國朝蔡楫。永樂中舉。孝廉為嘉興縣知縣。縣多亡賴。楫於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

過惡弗率。教令亦志之。由是民感愧。皆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陞浙江僉事。其卒也。人多思之。

正俗

列國魏。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歛百姓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當為河伯婦。既聘。取洗沐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三

之。為治新衣。如嫁女床席。令女居河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俗云。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我。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呼河伯婦來。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抱大巫。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媪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媪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地。豹曰。且留待之。須吏罷歸。鄴吏民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

漢任延。建武中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四

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吏民生為立祠。

第五倫，建武中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且云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呪詛妄言。倫按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五

賈彪，延熹中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千數。僉曰：賈父，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

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日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六

藥巴為豫章太守，郡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禱。巴乃悉毀房祀，剪除姦巫，妖異自消。百姓安之。

晉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南齊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世為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

劉懷真為冀州刺史。於堯廟見有蘇峻像。懷真謂主簿崔祖思曰。堯聖人也。而與雜神同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四凶之五也。遂除之。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勳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勳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七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至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得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唐狄仁傑為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

俗多淫祠。仁傑一皆禁止之。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于頔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惡淫祀廢生業。悉撤去其廟宇。惟存吳太伯伍子胥數廟焉。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八

羅珣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珣下令止之。捐已俸給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李暹守太原。舊俗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斂。俱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暹到官。申明禮害。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羣犬。其風遂革。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機祥。雖父母

疾癘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慈孝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寘以法。由是惡俗大變。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朝廷從之。

五倫書卷三十六

十九

周知裕為安州留後。淮土風惡病者。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揭於長竿。委之而去。知裕惡之。召其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由是弊俗頓革。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程珣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今欲相試。乃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又知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現。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程顯為鄆縣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有司莫敢禁止。顯戒寺僧曰。俟光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及調上元縣。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乃捕而脯之。使人不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禁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無錢。輸官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

五倫書卷三十六

二十

第236 冊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

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民皆感之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陳道輔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

五倫書卷三十六

二十二

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詔授左司諫

危稹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為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民俗丕變

俞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列坐庶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

五倫書卷三十六

二十三

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之於郊云

胡穎理宗朝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穎至廣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

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眾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元呂思誠。為菑縣尹。值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

國朝高原侃。洪武初為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殺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五倫書卷之三十一

五倫書卷之三十七

列國齊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飲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田單為相。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單見其寒也。解裘而衣之。襄王乃賜單牛酒。召單而揖於庭。勞之。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澤也。

漢陳臨為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曹褒為射聲校尉。親行營舍。見無後不能葬者百餘棺。褒愴然為買地以葬。復設祭祀。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粥。多蒙濟活。及為河內太守。大旱穀貴。褒省職。退姦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劉寬為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

五倫書卷三十七

二

克責。拯救寒困。如恐不及。民悅之如父母。

劉虞為幽州牧。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割青冀賦調二億。以給足之。時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青徐士庶避黃中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

唐田仁會。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

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遂停其貢。民賴之。無不感泣。

五倫書卷三十七

三

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乃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

崔郾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歲率八十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暇

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大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郾乃旁流為大教受粟實而注諸艘民遂悅忘運輸之勞

李德裕太和間為西川節度使舊制歲運內粟贍黎嵩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河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役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由是遠民

乃安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治行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舊教保山險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由是絳人賴利

宋主濟為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直數

五倫書卷三十七

四

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鶴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甲兵公事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三尺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為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

五倫書卷三十七

五

允則請以十三斤為定制會湖南歲飢欲發官廩先振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又饑復欲先振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張士遜為射洪縣令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後知邵武縣歲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撤蓋雨霑足始歸在射洪時轉運使檄

移士遜治鄣。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三十二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暍死。

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

五倫書卷三十七

六

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邊陲有警。自請行邊。遂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脩故砦。招還流亡三千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

曾公亮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奏罷弛

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卹民多類此。

程顥主江寧上元縣簿。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顥乃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輒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五倫書卷三十七

七

李之純。神宗時為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為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為右司郎中。

熊克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吾寧獲罪。不忍困吾民。他

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

趙崇憲知江州郡民苦和糴崇憲疏于朝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為緡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從崇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

五倫書卷三十七

八

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

元嚴實行尚書省事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實行兵每約束諸將毋妄有殺掠賴以全活者衆

耶律楚材從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

五倫書卷三十七

九

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廉希憲元初既下江陵命希憲行省荆南下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其直關吏嘗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發之世祖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

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以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

立智理威。大德初。以參知政事為湖南宣慰使。繼改荆湖。荆湖多弊政。而公田為甚。立智理威問民所不便。凡十數事。上於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隨俸給之。民力少蘇。再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蜀人飢。親勸賑之。所活甚眾。有死無葬者。則以己錢買地使葬。且修寬政以撫其

民。部內以治

國朝馮榮知華亭縣。初。上海民錢鶴皋作亂。大將軍徐達遣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俊怒華亭人從亂。欲屠其城。榮初不屈於鶴皋。為賊縛置獄中。至是始出。即爭於俊曰。反者錢鶴皋耳。餘皆良民。縱有從者。皆由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為治。俊從之。民賴以安。

撫字

五倫書卷三十七

十

漢朱邑少時為舒桐鄉耆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鰥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禁止奢靡。務

五倫書卷三十七

十一

於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

卓茂為密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茂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嗤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太守自出按行。見乃服

焉。後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侯霸為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

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

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

乞侯君復留。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

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

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杜詩為南陽太守。性節儉。治政清平。興利除

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地。郡內比

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

穗兩岐。張堪為政。樂不可支。

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

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

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

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晉王宏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

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郡有殊績。

武帝下詔稱之。

隋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閱視

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

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顯。由是人行義讓

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皆

如一家之務。

唐薛獻為定州刺史。朝京師。太宗詔朝集使刺

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

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之。少者國

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

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

帝曰。如公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

於公等也。

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

黃震通判廣德軍。軍有社倉。歲課民納息。民困。至有自經者。震為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納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知撫州。州飢。單車疾馳。中道約富民者老集城中。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然不抑米價。而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復朱熹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舊有慈幼局。為貧而棄

五倫書卷三十七 十六

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乃損益其法。凡當稅而貧者。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牧養。官給粟。所牧家。全活者眾。論役法。惟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奪者。悉皆復之。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其善政多類此。

勸農

漢趙過武帝時為搜粟都尉。教民為代田。一畝三圳。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

能音耐耐風旱。其耕耘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龔遂為渤海太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豕五母。雞。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

五倫書卷三十七

十七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農耕。民常告糶交趾。延乃令鑄作田

器。教之耕墾。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秦彭章帝時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歲之郡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利詔以其所立條式。班下州郡。

三國魏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牛車。斐課民以閒月取

車材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牛車。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晉陶侃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所至勸農耕稼。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由是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後魏元淑。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

軍事農桑。人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杼軸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唐張儉。高祖時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遇水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

宋張詠為崇陽令。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之原。官將權之。命拔茶而植桑。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為絹歲百萬匹。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肯植桑。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懷之不忘。

高賦知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蓄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比去。田稅戶口倍以增益。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元姜或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

壞民禾稼。桑棗。或至分畫疆界。鉏其強猾不法者。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

國朝陳脩。洪武三年為濟南府知府。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屯遠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

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太祖皇帝從之

平賦

漢貢禹元帝時為御史大夫上書言古民亡賦
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
乃筭帝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

此始

五倫書卷三十七 二十一

唐崔戎憲宗時為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
戎持節劔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
賦錢者三之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
招流亡公私便之

宋王永太宗時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
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三斗永悉令畝出
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
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

之法帝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遂著
為式

劉摯歷冀州南宮令民賦甚重輸絹匹折稅
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條請裁
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
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遂告於朝三司使包
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有
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
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

為河朔三令

五倫書卷三十七 二十一

郊升卿知徽州乾道六年奏州自五代時陶
雅守郡妄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
縣之稅獨重數倍而雜錢之稅科折尤重請
賜蠲免乃詔徽州額外初科錢及絹並蠲之
朱熹知南康軍淳熙七年上封事言今民間
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
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覈兵
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

稍損州縣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浸紓。窮困之民得保生業。於是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擾害民者。劾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七

五倫書卷三十七

二十三

五倫書卷之三十八

臣道
善佳
法獄

漢子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甚謹。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孝婦殺其母。吏捕孝婦。

五倫書卷三十八

一

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

丙吉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祇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又取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也。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

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黃霸為潁川太守。郡中有富家兄弟同居。弟婦懷妊。其長如亦懷妊。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輒取以為己子。論爭三年。訴於霸。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如競取之。既而俱至。如持之甚猛。弟婦恐有傷。而情甚悽慘。霸乃

五倫書卷三十八

二

叱長如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如伏罪。

孔光為廷尉。時定陵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少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乃始等於法。無以解論。光以為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乃始或嫁。義已絕。而欲以為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定罪。何武為沛郡太守。有富家翁貲二十餘萬。有

一男纔二歲。失其母。別無親屬。一女不賢。翁病。因思恐爭其財。遂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劔。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亦不與兒。兒詣郡。訴於武。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既強梁。婿復貪鄙。翁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付女與婿。內實寄之耳。夫劔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女婿必不還其劔。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

五倫書卷三十八

三

凡庸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歎服。薛宣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縑入市。值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互爭縑。共訴於宣前。宣乃呼騎吏斷縑。各與其半。使退聽之。後人曰。太守之賜。其綰主乃稱寃不已。宣知其狀。詰之伏罪。郭躬。明帝時為郡史。辟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

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表安永平中。為楚郡太守。時楚王英以謀逆。辭所連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

五倫書卷三十八

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三國魏。胡質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即自首。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

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

五倫書卷三十八

五

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未埋藏之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即得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抵子文罪。

晉陸雲為浚儀縣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俱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

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

曹攄為臨淄令。時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值攄到。攄知其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後魏司馬悅。歷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張堤為劫。

五倫書卷三十八 六

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之。至州。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有所遺。靈之曰。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欺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乃伏法。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填獄。詔仁師按覆。

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眾。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柰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蔣常貞觀中為御史。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魏州王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

五倫書卷三十八 七

發。夜有人取王衛刀殺逖。其刀却肉鞘中。正等不之覺也。至明店人起。正等拔刀。血甚狼籍。囚禁正等考訊。自誣服。太宗疑之。遣常復推。至則總追店人年十五以上者。詐為人數不足。且放散之。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與其語者。即記姓名。勿漏泄。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問。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因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

獲與老嫗語者。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逖妻奸。殺逖。具實奏之。太宗賜常綵帛二百匹。遷侍御史。

李嶠高宗時為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列其枉狀。

唐臨高宗時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

遷大理卿。帝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詎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至。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勅吏掩乾夫。并前獄史下獄。

悉發賊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并囊衣踰墻而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智音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汙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

遂自証服。獄成，皆以為然。敏中獨疑之，詰問數四，僧乃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中。有嫗聞其自府中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曰：已答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何在，嫗指示其舍。吏往獲捕，并得其賊，僧始得釋。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一

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証服。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

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

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視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一

舊牘，但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眾乃無辭。其冤遂白。

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能直。沆至，入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為驗。沆詰之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鄰手，其人固多在，可取為證。尹氏不能對，遂伏罪。錢惟濟知絳州，日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

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辯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三

為盜。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王罕知潭州。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妻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勅書褒諭罕。賜絹三百。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

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程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失火。延兩官。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琳具案獄。琳立辯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蓋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燧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仁宗為緩其獄。卒無死者。琳在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三

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歐陽曄知鄂州。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

者。獄久不決。擘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四顧擘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擘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周敦頤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四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事。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薛姓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

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撻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五

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為神。蜀人傳頌之。程顥為鄆縣主簿。鄆令以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得藏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顥曰。此易辯耳。問兄子曰。爾父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及為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

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請辯。老父曰。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顛曰。歲久矣。汝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于藥法冊。後歸而知之。使其冊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三翁。顛問張氏子年幾。曰三十六。又問爾父年幾。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已謂之翁乎。老人驚駭服罪。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六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

唐震知信州時。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童之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

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得童子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李德輝。世祖時為右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七

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構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田滋為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

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王約大德間遷禮部尚書。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八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它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及為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按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

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鄧文原。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

五倫書卷三十八 十九

人者。遂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及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待久旱。獄決乃雨。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

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為史等所劫。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冤皆白。又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

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鈔。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五倫書卷之三十八

五倫書卷之三十九

臣道
善行
備荒

列國。衛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食。故予人簞食壺漿。夫子使賜

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魏季悝為文侯臣。作平糶法。必謹視歲上中下熟。大熟則上之人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

發小熟之所藏。中飢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飢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以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五倫書卷三十九

隋長孫平為度支尚書。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唐戴胄貞觀初為尚書左丞。建議倉之策。太宗從之。其制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畝。稅二升。其粟麥杭稻之屬。各依土產。所在立倉貯之。年穀不登。百姓飢饉。則開倉賑給。宋張詠知益州。以其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

旱。則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詠奏為永制。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唯以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為糴之。眾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也。

五倫書卷三十九

三

吳遵路知通州。明道末。天下蝗旱。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遣人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顛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歲凶。曾鞏為越州通判。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易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朱熹主崇安縣簿。縣立社倉一。所請官米六百石以為本。而排年取息二分。斂散以時。各有明法。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本則如故。其後本米還官之餘。息米猶計三千餘石。遂定為久計。更不收息。每石量收耗米三升。人皆便之。

救災

虞伯禹為司空。舜命禹治洪水。禹乃乘四載。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當是時。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鳥獸之害人者消。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然後丞民乃粒。萬邦作乂。

列國。宋樂喜為司城。宋災。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逆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徹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鄭子產為大夫。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斂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

漢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伏矯制罪。帝賢而釋之。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患。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

五倫書卷三十九

六

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環不為災。吏民壯尊之勇節。奏上其狀。朝廷嘉之。增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黃香為魏郡太守。志存憂濟。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以全。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穀米湧貴。須陁將

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

唐裴耀卿為宣州刺史。時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州人為立碑頌之。

五倫書卷三十九

七

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玄宗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其後山東蝗復大起。復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

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徙。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又敕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宋張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唐

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仁宗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

韓琦。仁宗時。益利路飢。以琦為體量安撫使。琦至。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復

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百萬
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
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
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
使之從也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築石
為堤堤再歲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堅
久移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為築堤
植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一

蘇耆克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
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無以為賑洛陽留守
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
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
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
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
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
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
不以此相累朝廷聞而嘉之

范仲淹領浙西吳中饑殍殪枕路仲淹發粟
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
事仲淹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
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者諭之
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
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
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
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敎所以宴遊及興
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一

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
民不流徙皆仲淹之惠也
程顥主江寧上元簿攝邑事盛夏塘堤大決
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
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
仁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

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
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
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
以繼。會秋蓬生，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
狼戾，民食之餘，純仁令官糶，所收尚不貲。又
於鄰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
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

趙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
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

價，抃獨榜衢路。今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
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抃
治民所至有聲。

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
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拒之，匯于城
下。漲不時泄，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
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
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
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

五倫書卷三十九

三

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
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
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長堤于南，首起戲
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
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
三版。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
守，卒完城以聞。徙知杭州，歲適大旱，飢疫並
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
不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

五倫書卷三十九

三

大旱之苦。又作鱸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以
治病，活者甚眾。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
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三千，復發私橐得
黃金五十兩，因作病坊，蓄錢糧以待之。秋復
大雨，湖水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飢，復請于
朝，免上供米半，以備來歲出糶。朝廷皆從之。
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
且至，將蒸為臠，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

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

鄭驤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大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卒不因於民。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四

洪皓為秀州錄事。州大水。田不沒者十二。流冗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救策。會浙東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拯。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許飢者旁午。此獨亡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書奏。皓

曰。免戾幸矣。安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攜以歸。

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五

德秀慰而遣之

元張弘範初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世祖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劉秉直至正間任衛輝路總管。時秋七月蟲

螟生。秉直禱于八蜡祠。蟲皆自死。又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國朝費震為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六

曰。民飢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飢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為新。何如。眾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未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眾。因籍為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理財

列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七

唐楊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歲常省數百萬。劉晏代宗時。為戶部侍郎。領度支。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

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動之士用之。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八

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由是國用充足。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明。吏不敢欺。倉

庫蓄積始完

宋陳恕為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大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

五倫書卷三十九

十九

王堯臣。仁宗時。朝廷理趙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使者。皆加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稅。而用不足。堯臣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何如。由是帝一聽其所為。堯臣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

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百萬。又明年以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

元。耶律楚材。太祖時有。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

五倫書卷三十九

二十

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巨細。皆先白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九

五倫書卷之四十

禹導

水利

虞伯禹作司空。時洪水為害。禹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五倫書卷四十

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沆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瀼。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列國。魏西門豹文侯時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溉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給足。魏史起襄王時為鄴令。以鄴之田惡。由漳水

五倫書卷四十

二

在其旁。不知用也。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兮終古。馮鹵兮生稻梁。

韓鄭國為水工。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秦李冰為蜀守。行部至湔山。見水為民患。乃作

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漑。於是蜀郡號為陸海。人無水旱之憂。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言於武帝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虞。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而罷。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五倫書卷四十

三

白公為趙中大夫。武帝時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渠成。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灌漑。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鮑昱永平中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張禹元和中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鄧晨為汝南太守。郡有鴻郤陂。已廢。晨欲脩復之。聞許揚曉水脉。召與議之。揚願以死効力。晨大悅。署揚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揚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魚稻之利。流行他郡。

三國魏鄭渾為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滂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立功。至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

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

晉杜預為安西軍司鎮襄陽。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河。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又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滄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

南宋劉義欣為荊河刺史。治壽陽。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隨宜緝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夏秋常苦旱。義欣遣人循行脩理。有舊漕引澠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徑。由是豐稔。

隋薛胥為兗州刺史。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胥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

郭衍為行軍總管。文帝徵為開漕渠大監。部

率水工鑿渠引渭水徑大興城北東至潼關
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

唐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舊有河久廢塞大
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
駟美哉薛公德洩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河分
泄夏潦水不為害民甚便之

姜師度為易州刺史治厠溝於薊門以限奚
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

五倫書卷四十一 六

路玄宗時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
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從同
州刺史又泐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
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
嘉其功下詔褒美

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德宗時河溢瓠子東泛
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
因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
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道二十里以醜水悍

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

宋洪遵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
曲盡其方歲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
餉饑恩意傾盡人忘其勞圩成民享其利後
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
則旱故境內陂湖最宜早治令耕者出力田
主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
十七所民賴之

五倫書卷四十一 七

趙昌言知天雄軍大河貫府境豪民恃芻茭
圖利誘奸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
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膏積以給用自
是無敢為奸利者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
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
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
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
命者斬衆股栗赴役不決旬城完太宗手詔
褒諭之

張綸為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

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銅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脩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

五倫書卷四十一

八

范仲淹監西溪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詔從之。以仲淹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既成。民享其利。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人稀。賦不足以充役。尚寬乃按視圖記。得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

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萬餘。

陳襄知常州。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踰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溉。歲獲豐穰。

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波壞滑州。堯佐躬

五倫書卷四十一

九

自暴露。晝夜督促。剟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為陳公堤。

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給食。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後又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蘇軾知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

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獨多淤。河行闌閼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開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

五倫書卷四十

十

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脩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圯。璆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溉。眉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田萊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脩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

元烏古孫澤世祖時為海北海南廉訪使。以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饑農病焉。而

西北廣衍平表。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塌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塌六。以制其贏耗。醜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牐。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膏土。

五倫書卷四十

十一

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於都城之匯。世祖亟欲其成。又不欲役細民。勅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度其高深。畫地分賦之。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雲集。依刻而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便之。世祖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其眾。成不速也。

徹里。至元間改江浙行省平章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

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道不通。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民獲其利。

屯田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文帝時匈奴數為邊患。錯言陛下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二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之欲往者。賜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如是。則邑里相棟助。赴胡不避死。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趙充國以後將軍將兵擊先零。叛羌楊玉至金城。上言於宣帝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因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帝嘉納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明年羌斬楊玉以降。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三

間。上言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

南宋徐孝嗣。明帝時為尚書令。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畧曰。緣淮諸鎮皆

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澁。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北訪故老。淮南舊田及平原尤多。今邊備戍卒。衆資餽運。士多飢色。臣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郡縣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至於徐兗青豫荆雍各當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歲終論其殿最。明其賞罰。此功克舉。弘益良多。事奏見納。

唐竇靜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高祖時突厥數

五倫書卷四十

十四

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婁師德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韓重華。憲宗時為振武京西管田和糴水陸轉運使。初振武軍吏詣闕告飢。帝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故命重華為使。重華至。請募人為

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

宋何承矩。累遷知滄州節度副使。時契丹撓邊。承矩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

五倫書卷四十

十五

澤築隄貯水。為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俟其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闕。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成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太宗嘉納之。韓琦知并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

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范仲淹為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時延州諸砦多為元昊所陷仲淹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候於是羌漢

相踵歸業

陳規高宗時守德安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管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詔嘉獎之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六

仍下其法於諸鎮

元脫脫為丞相用左丞烏古孫良禎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七

五倫書卷之四十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臣道

秦穆王

周平孫滿事定王時楚子觀兵於周王使滿勞楚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郊鄆卜世三十卜

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列國屈完為楚大夫時齊桓公率諸侯之師伐楚楚使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公陳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完對曰君惠徼福於弊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公遂與完盟于召陵

臧文仲仕魯因歲饑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遂使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

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展喜仕魯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喜犒齊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

五倫書卷四十一

一

五倫書卷四十一

二

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西乞術自秦來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

五倫書卷四十一

三

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賓媚人仕齊。齊晉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

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它。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五倫書卷四十一

四

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救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匿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蹶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

五倫書卷四十一 五

使問焉。曰。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救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地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救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然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救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救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

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晏嬰仕齊。聘於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子曰。其有故也。嬰至。孔子問之。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君受幣也。卑。臣敢不跪。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何足以識禮哉。○嬰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

五倫書卷四十一 六

過。佯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嬰曰。齊國善盜也。嬰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為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為盜。今來楚為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王孫圉仕楚。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

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

五倫書卷四十一

七

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焉。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灾。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芊尹蓋仕陳。陳侯使為上介。從公孫貞子往弔吳。之被楚兵貞子及良而卒。蓋將以尸入。

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

五倫書卷四十一

八

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藺相如仕趙。時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璧。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

人可使報秦者。繆賢以相如有智謀。宜可使。惠文王召相如問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寡人。璧可與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與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請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惠文王遂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五倫書卷四十一 九

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因曰。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璧睨柱。欲擊。秦王恐其璧破。乃辭謝。相如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大王宜齋戒五日。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度秦決負約不償。城乃使人懷其璧從間道歸于趙。相如既得歸。王以為賢。使不辱於諸侯。乃拜為上大夫。

趙倉唐仕魏為舍人。時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倉唐請使以問。於是乃遣倉唐繅北。犬奉晨冕獻於文侯。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拜送書於庭。文侯曰。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斤帶則不更而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如何如何。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

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太子擊

毛遂與平原君勝及門下士十九人至楚欲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王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何為者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臣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一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理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淳于髡仕齊楚伐齊威王使髡之趙請兵賈

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笑有說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於是王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趙大發兵楚人聞之而去髡又為齊獻鵠於楚道失其鵠髡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水上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水乃飛去吾欲死之恐人議吾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二

王以鳥之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奔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也故來服罪楚王曰善齊國有信士漢陸賈以客從高祖名有口辯常使諸侯及高祖定天下南海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賈至南越佗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項羽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漢王起巴蜀誅項羽天子聞汝王南越欲移兵而誅王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遣臣授王印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人殺王降漢如反掌耳於是佗蹶然起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遂拜受印為王稱臣以奉漢約賈乃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五倫書卷中一

十三

蘇武天漢二年為中郎將與其副張勝常惠等持節送匈奴使還既至匈奴單于將殺武等使衛律召武等受辭勝惠降武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不得死單于壯其節衛律說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武罵律曰女畔主背親為降虜於夷狄何以女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復使李陵說武曰足下終不得歸漢汝之兄弟已死太夫人亦不幸婦年少已嫁矣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漢天子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五倫書卷中一

十四

侯兄弟親近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其後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得歸武凡留匈奴十九歲元始六年至京拜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馮奉世宣帝元康元年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歸國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攻殺王自立并殺漢使者畔漢揚言北道

諸國已屬匈奴。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人，攻拔莎車城，呼屠徵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而還。帝甚悅，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陳湯元帝建昭三年為西域副校尉。時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乃遣湯與甘延壽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五

使西域。湯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若舉屯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抵城下，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因矯制發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乃上疏自劾矯制之狀。因分兵由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怪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何以來？」湯曰：「單于亡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其城，遲明拔之。」

斬郅支單于以歸。

鄭衆、永平初為給事中。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五倫書卷四十一

十六

班超、永平中使西域為將兵長史。既擊斬疏勒王忠，遂通南道。超乃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諸部合五萬人救之。龜茲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國各散退。自是威震西域。超既悉定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

他道厲度及到焉耆去城三十里止營大澤中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超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五倫書卷四十一

七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

臣道

善行

秦使下

三國蜀 鄧芝為尚書時後主初立丞相諸葛亮深慮吳王孫權聞先主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宜遣使重伸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

五倫書卷四十二

一

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

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
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
與蜀連和。吳遣張溫報聘於蜀。蜀令芝重往。
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
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
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
款，乃當爾耶。

吳趙咨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

五倫書卷四十二

二

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問其狀。
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
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
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畧
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王志存經畧，博覽書
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
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
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
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
壯其言。

馮熙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若欲
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旌巴蜀，而聞復遣
使脩蜀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蜀使直以報
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灾
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教，每事必咨。
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罰必加。有

五倫書卷四十二

三

罪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
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
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
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屈，送至摩陂，欲困
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
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
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紀陟孫皓拜為光祿大夫，奉使於魏。入境而
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
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
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儼問曰。來時吳王
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
無恙。司馬昭饗之。百僚畢會。使儼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
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
塞難致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
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

五倫書卷四十二

四

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
固。對曰。疆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
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
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為之禮。

唐蔣儼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
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
畏威。叢爾之國。敢圖王人。有如此不幸。固吾死
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為莫離支所囚。以兵
脅之。儼不屈。乃囚儼窟室中。其後高麗平。乃

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

鄭元璿為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
十萬攻太原。詔起元璿持節往勞。既至。虜以
不信。欲中國。元璿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
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
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
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
可汗一不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
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馬銜

五倫書卷四十二

五

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
勞苦。若何。頡利遂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
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
於公哉。

婁師德為監察御史。時吐蕃盜邊。劉審禮戰
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
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國
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漢中郡王李瑀。唐宗室也。肅宗即位。回紇使

請昏。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詔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下。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兄弟也。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婚好。前此皆宗室子。今公主乃帝女。有德容。萬里下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可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蕭昕為國子祭酒。大曆中持節平回紇。回紇

五倫書卷四十二

六

恃功。廷讓昕曰。乃者中國亂。非我無以平。柰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戡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崔倫為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倫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倫。

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及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

殷侑為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時回紇請和親。憲宗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婿。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五倫書卷四十二

七

宋盧懷忠為內酒坊副使。時朗州軍亂。太祖將討之。遣懷忠使荆南。因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欲盡知之。懷忠還奏曰。高繼冲甲兵雖多。而控弦者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苦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帝召宰相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乃以懷忠為前軍步軍。

都監遂平荆南以懷忠知江陵府

李若拙太宗時為主客郎中直昭文館帝命齊詔書充國信使以玉帶往賜交趾郡主黎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

五倫書卷四十二 八

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大臣僉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動卒數萬會交兵以翦滅之使交廣無後患帝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今則不復會兵也桓憮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向頓首謝

辛仲甫太平興國初以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堯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爾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終不能屈

韓億為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皇后外姻也安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

五倫書卷四十二 九

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時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

富弼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使契丹契丹主以用兵為言弼曰通好則歲幣盡歸於人主故人主專其利用兵則所亡士馬人主獨當之故人主任其禍契丹大悟他日又以得地為言弼曰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

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遂不言地。唯請議婚。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不若歲幣之利。久乃約定歲幣而歸。

劉敞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契丹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

如公言

孔道輔。仁宗時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之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

故。對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盛。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

高遵裕為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營。夏人遣王盟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官語及大順城事。盟曰。剽掠輩爾。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為辱。亟遣

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獷。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寧軍。

錢勰。神宗授左司郎中。奉使弔高麗。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

四千兩。魏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婦則死。且左番已受魏。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准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衛膚敏。徽宗時為祕書郎。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来。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果然。遂置幣

今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二

而返。後復假給事中。使金。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使還。言彼且大入。勢不可住。至燕。報愈急。眾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持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授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而受。乃被羈留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离不遇。遣人約相見。且曰。有例。膚敏笑

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豈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而有二君也。金人氣折。聽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

今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三

請行。乃授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恐從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自陳聽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朱弁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

還虜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
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
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
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
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
腐矣倫解印以授弁弁卧起與俱金人迫弁
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
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

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四

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不屈久之
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
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
上國之威命朝至則夕死夕至則朝死又以
書與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
命也當舍生以全義又召被掠士大夫語之
曰吾已得近郊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
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
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

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
復強

洪皓奉使至金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
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皓曰萬里
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
原當還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
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
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
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旁貴人喏曰

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五

此真忠臣也粘罕怒少霽遂流涕于冷山雲
中至冷山行兩月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留
虜十五年而歸

魏杞孝宗時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
杞為金通問使帝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
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
且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
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

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附人。比還。上慰藉甚渥。

施師點。孝宗假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朝議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

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六

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乾道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帝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羅點。孝宗時為太常少卿。兼脩注官。使金告光宗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

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

元。速哥蒙古怯烈氏。為人外若質直。內實沉勇。而謀雅為太宗所知。命使金。因俾覘其虛實。語之曰。即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行。可無慮也。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達汴。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脩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為福矣。謁者令

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七

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即懷金卮出。速哥雖佯為不智。而默識其地理。阨塞城郭。人民之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

郝經。世祖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

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時宋相賈似道方以襄陽圍解。有再造之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歎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

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前後十五年。抗節不少屈。先是至元十一年九月。用蠟丸帛書一詩繫鴈足。祝之北飛。詩曰。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羣臣。有帛書。明年三月。虞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及伯顏帥師。問宋執行人之罪。以道懼。始遣總管段佑送經還。

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八

張立道。世祖時。以功累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先是安南主陳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發兵。丞相完澤等言。立道嘗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乃授立道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其世子日燭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燭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為書曉之。日燭曰。比三世

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眾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眾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相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為彼屈。汝為其臣。

五倫書卷四十二 十九

孰若為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爾恤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非上意。邊將讒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燭拜且涕泣曰。公之言良是也。為我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為賄。

五倫書卷四十二 二十一

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

梁曾世祖命為吏部尚書。再使安南。朝臣薦陳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攝禮部郎中。為曾副。至安南。世子陳日燭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燭以不庭之罪。日燭

遂出郊迎。詔入自陽明門。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日燭所贈二人悉卻之。

國朝趙秩奉使往日本。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汙華夏。而小國視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詠我以好語。初

五倫書卷四十二 二十一

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詠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

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邪。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廷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并僧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李思聰錢古訓俱為行人。洪武二十九年。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

太祖皇帝遣思聰等齎詔往諭之。思聰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

五倫書卷四十二

二十二

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眾。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等為書諭却之。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不為侵擾。斯可以明爾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燕為樂。率其部眾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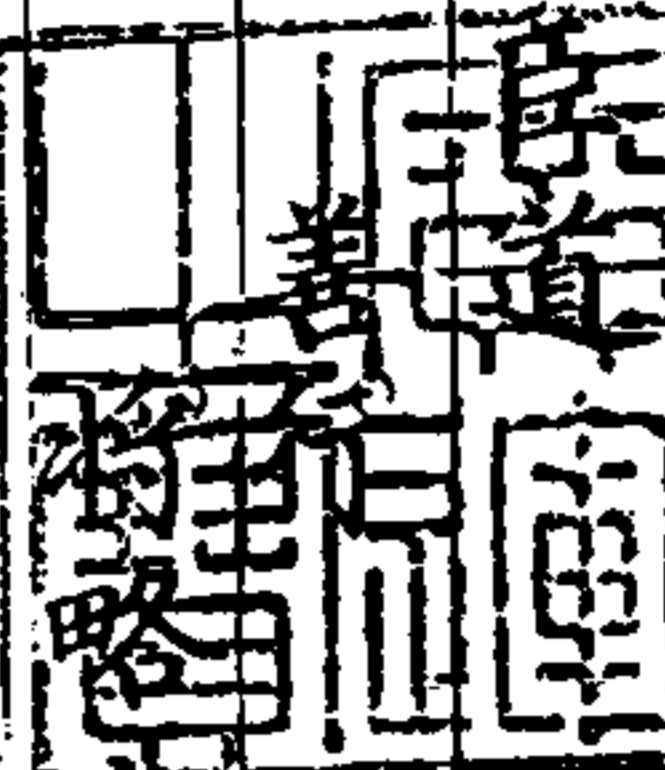
太祖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

五倫書卷四十二

二十三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列國魯曹蒯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蒯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五倫書卷四十三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後。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蒯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子之書，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

人。武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

五倫書卷四十三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王知武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

齊田穰苴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數敗晏嬰薦穰苴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賈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則忘

五倫書卷四十三

三

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名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孫臏威王時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以救韓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

五倫書卷四十三

四

見白書以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到及魏伐趙趙請救齊使田忌為將臏為師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引捲同拳救鬪者不搏搢音戢搢持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魏之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趙與忌戰于桂陵大破之

田單齊之疏族。燕將樂毅以兵徇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及即墨二城未下。單守即墨。聞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單乃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士卒由是憤惋不和。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中庭飛鳥翔舞下食。燕人怪之。單又宣言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

五倫書卷四十三 五

以為師。單遂起引東嚮坐。師事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盡散飲食饗士。令壯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於燕。燕

軍皆喜。單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掠吾族。燕將許之。由此遂解。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奔燕軍。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復銜枚疾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於是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五倫書卷四十三 六

趙奢為將。時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奢問之。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令奢救韓。軍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候有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者去。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悉甲而來。奢縱兵擊破之。闕與圍解。

一第 23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魏吳起好用兵。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後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武侯不能用。遂之楚。楚悼王聞其賢。至則用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戰士。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平百越。并陳蔡。却三晉。而伐秦楚。遂稱強國。

五倫書卷四十三

七

齊讎。於是毅為亞卿。問以伐齊之事。毅對曰。齊地大人眾。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若結趙及楚。魏四國攻之。齊可破也。於是昭王以毅使趙。別使連楚魏。諸侯爭欲合縱以伐齊。毅還報。昭王以毅為上將軍。毅并將四國之兵。大敗齊兵於濟西。諸侯兵歸。毅獨將燕兵。追擊至臨淄。齊潛王走保莒。毅入臨淄。盡取其寶物。輸之燕。昭王大悅。自至濟上。賚軍。封毅為昌國君。毅復收齊兵。徇齊城之未下

者。留五歲。下七十餘城。

秦白起善用兵。事昭王。嘗以秦兵屢破韓趙魏楚之兵。以功封為武安君。秦復伐韓。韓上黨降于趙。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齕攻趙。趙軍數敗。趙王怒。乃以趙括代頗將。秦聞括將。廼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出兵擊秦。起佯敗退走。張兩翼。奇兵以伺之。括逐勝至秦壁。起出奇兵二萬

五倫書卷四十三

八

五千人。絕其後。又一軍絕趙壁間。趙軍分為二。糧道絕。士卒不食。四十六日。括乃引銳卒親搏戰。為秦軍所射死。降其眾四十萬人。王翦少好兵。始皇滅趙。定三晉。遂謀伐楚。問李信曰。伐楚。度用幾何人。信曰。二十萬可。問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曰。君老矣。何怯也。廼遣信將二十萬眾擊楚。大為楚兵所敗。始皇聞之大怒。自如頻陽起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信果辱秦師。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

乎。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許之。翦至楚，楚悉國中兵拒之。翦堅卧不出。楚兵數挑戰，翦唯休沐飲食，撫循士卒，親與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伺楚兵引而東，翦舉兵追之。令壯士奮擊，大破楚軍，殺其將項燕。因乘勝定楚地，虜其王負芻，并平百越。

五倫書卷四十三 九

漢韓信為大將時，魏王豹叛，信將兵擊魏。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既定魏，請兵於漢。漢王遣張耳與信俱擊趙。代既破，代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欲出奇兵，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餘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之計，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殽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為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騎兵遂馳入趙空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不勝，歸壁。壁皆漢幟，大驚，遂亂。漢兵夾擊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

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又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既破，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廣東走高密，信追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與且并軍，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敗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齊王廣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欲以

兵二萬擊秦燒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孺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鄠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及從漢王東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一

擊楚，敗而還。漢王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為留侯。周亞夫，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亞夫請於帝曰：楚

兵剽悍，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帝許之。於是會兵滎陽。吳攻梁，梁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以便宜不往救，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絕其糧道。吳兵乏食，數挑戰，終不出。夜，軍內驚，自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令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走，乘勝盡虜之。月餘，越人斬吳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二

王首以告。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皆平。李廣，景帝時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鴈者也。廣乃從百騎馳往，三人所令騎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鴈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廣百騎皆大恐，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令諸騎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虜果疑為誘，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虜終怪之，不擊。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軍。

鄧禹光武以禹沈深有度，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三

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與俱，遂破箕關圍安邑，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復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諸將皆勸禹夜去，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更理兵，勒眾。明旦，匡悉軍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遂定河東。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

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諸將勸禹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吾且休兵北道以觀其弊，乃可圖也。已而赤眉西走扶風，禹乃至長安。大饗士卒，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四

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諸將會荊門伐蜀。吳漢欲罷三郡棹卒，彭不可。上書言狀。光武報之曰：荆南之事，一由征南公而已。彭令軍中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悉軍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奉牛酒迎勞。耿弇光武時拜大將軍，命討張步。步將費邑遣其弟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

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
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脩攻
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
亡歸。歸者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
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
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欲也。即分
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乘高合戰。大破之。
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洶懼。衆悉
亡歸。帝至勞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五

祝阿。功足相方。而韓信襲已降。將軍拔勅敵
乃難於信也。

耿恭。明帝時為戍。已校尉屯金蒲城。恭至部。
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
使獻名馬。明年北單于攻車師。恭遣兵救之。
匈奴既破。殺後王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
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
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
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殺傷甚衆。匈奴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三國蜀諸葛亮伐魏。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
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射殺郃。亮悉大衆由斜
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
對守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
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兵民雜耕於渭濱。而
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
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及亮卒。軍退。懿按行其營壘。曰。天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六

下奇才也。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
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
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老吾兵也。攻之正
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
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
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
陣而過。賊果邀之。懿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
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

捷

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會攻維未
能。艾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
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
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
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於
是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
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七

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
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
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
詣軍門降。

吳周瑜為前部督。曹操既破荊州。遂伐吳。孫
權集諸將佐議。請迎之。瑜獨不可。曰。請得精
兵三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甚與孤
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

備并力逆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
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
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
操詐云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
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
與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大。猛悉延燒岸上
營落。頃之煙焰漲天。燒溺者甚眾。操軍遂敗
走。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八

晉羊祜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
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
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
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
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十數人。又引澧
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
私賴之。及營武牢。城東陽進。據險要。開建五
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

晉有。乃增脩德信。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家眾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而不名。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饋之藥。抗服之不疑。士多諫抗。抗曰。羊枯豈醜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郡一邑不

五倫書卷四十三

十九

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是祐專其德也。

杜預伐吳。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於要害之處。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歎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遂虜歆。進逼江陵。攻剋之。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荆土肅然。諸將會議。欲俟來冬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而還。

五倫書卷四十三

二十

王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發成都。率諸軍攻吳。吳人於江碛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艦

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又作火炬長丈餘。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害。濬既克西陵。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蔽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遣使奉書請降。祖逖為豫州刺史。率眾伐陳川。石季龍領兵

五倫書卷四十三

三十一

五萬來救。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略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陳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成飢久。益懼。無復固志。江道。穆帝時為諮議參軍。從中軍將軍殷浩

北伐。羌及丁零叛。軍中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謝玄。武帝時。秦主苻堅與陽平公苻融率成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入寇。帝遣玄等帥眾八萬拒之。時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

五倫書卷四十三

三十二

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枕藉而死者。殺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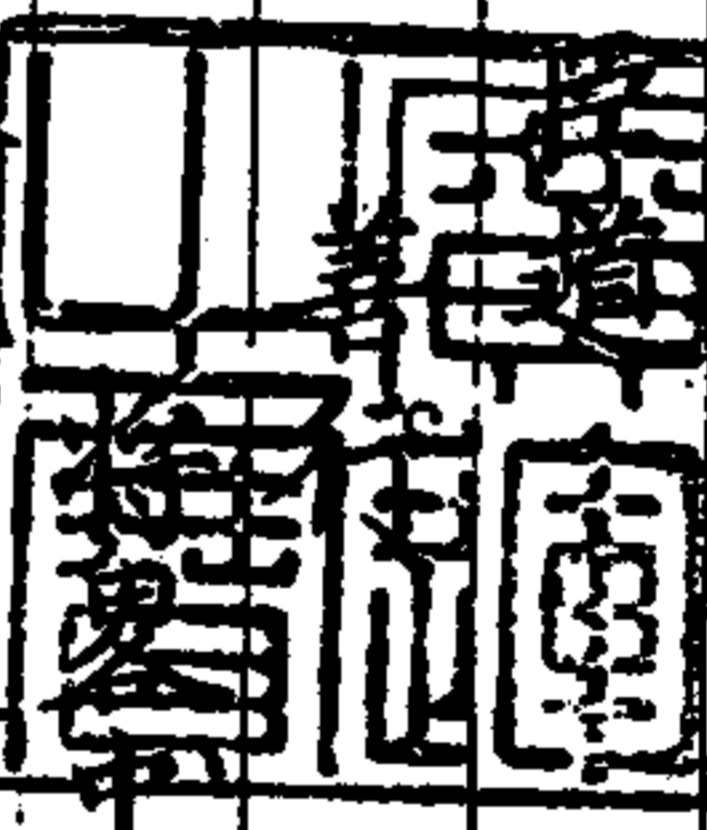
為晉兵。堅中流矢。單騎走。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二十三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南宋滅質。遷南平內史。未之職。魏太武率眾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以書詆太武。太武大怒。乃作鐵床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一

於上施鐵鏡。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帝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伐魏。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厯城。以資運竭。乃還。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為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乃命軍士悉甲。身衣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追。乃歸。

陳吳明徹為侍中鎮前將軍。統眾十餘萬北伐。

齊書卷四十四

齊遣王琳將兵拒守。明徹以琳初至。眾心未附。乘夜攻之。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備攻具。又造迫阻格切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腫死。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將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不進。諸軍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焉出。明徹曰。兵貴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而克。生擒琳等六人。

後周韋孝寬以大都督守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眾攻之。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此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燃火。以皮排吹之。

齊書卷四十四

三

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植。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賴以全

唐盛彥師。高祖時為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擊之非計。出萬全不可。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眾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

五倫書卷四十四

四

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

趙郡王孝恭。高祖時同李靖統巴蜀兵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吾因江漲乘其不備。必成擒矣。孝恭乃帥戰船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銑兵迎戰。大敗。靖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銑援兵不至。遂圍江陵。銑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群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乃縋麻布憤詣軍門曰。當

死者唯銑耳。願不殺掠。孝恭入城。禁止諸將。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歛附。

李靖高祖時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都督。武德中討輔公柘。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又遣一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諸將曰。二軍皆強兵。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柘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柘既保石

五倫書卷四十四

五

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苦戰破之。二軍潰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柘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蘇定方。太宗時為右屯衛將軍。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

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往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所。時賀魯集眾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命副將蕭嗣業追擒之。

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先是都護蕭嗣業率兵討突厥阿史德。饋糧數為虜鈔。軍

五倫書卷四十四

六

餒死。及行儉率兵討之。日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刀弩。以羸兵挽進。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且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張巡為真源令。守雍丘。賊將令狐潮來攻城。巡數敗之。城中矢盡。巡縛橐為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緹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

後復夜緹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既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城。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來攻。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

五倫書卷四十四

七

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未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未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閤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鐮。拔其鈎而截之。賊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

敢復攻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與史思明戰於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置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久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

五倫書卷四十四

八

備之。既夕還河陽。留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與高暉俱請降。已而思明復攻河陽。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

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令諸將曰。爾輩

望吾旗而戰。吾職旗緩任爾擇利。吾急

颯旗至地。則萬眾齊入。少退者斬。又以短刀

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不利。諸軍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

也。再戰。郝廷玉奔還。光弼命取其首。廷玉曰。

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

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颯

其旗。諸將齊進。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

五倫書卷四十四

九

遁去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

其將劉龍仙挑戰。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

將曰。孰能取此賊。孝德請挺身取之。因問所

須。對曰。願出五十騎為後繼。而大軍鼓譟以

張吾氣足矣。光弼遣之。孝德擁二牙策馬絕

河半濟。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

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語頃

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

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郭子儀自河中節度使入朝。時僕固懷恩叛。誘吐蕃回紇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虜進逼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後以衆三十萬復掠涇邠。躡音蘭車踐也。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代宗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圍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

已合。子儀乃使李國臣高昇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為誰。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彼欺我也。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力不可敵。吾將示以至誠。乃從數騎出。傳呼

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免胄見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與飲。遺錦綵結懽。誓好如初。回紇請盡力謝過。遂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李晟德宗時朱泚反。據京師。德宗幸梁州。以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晟拜哭受命。是時李懷光與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書遺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懷光慙而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一

女六晟以判官張彧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決志收復京城。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遂牒尚可孤等刻期集城下。晟移軍先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

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眾拔柵而入，必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戰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泚帥餘眾西走，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之。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一

震驚，非吊伐之意。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又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廸、蔣況等，遣露布上行在。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馬燧，德宗時為河東節度使，朝京師還鎮。初，田悅新有魏博，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至是，悅果圍邢州。攻臨洺，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伍固守。帝詔燧以步騎二萬往救之。燧出鄆口，

移書抵悅，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斬之，悅使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燧乃推大車焚朝光柵，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等。復進軍臨洺，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邢圍亦解。燧進屯鄴。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燧於下流以鐵鑠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三

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須悅眾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令士無動，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燧縱兵擊之。悅敗，橋已焚，眾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萬級。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謀襲蔡州遣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也愬命釋其縛仍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有陳光洽為謀主光洽勇而輕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今帥士卒刈麥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

五代史卷四十四

中擒之以歸復釋祐待以客禮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特羸卒耳乘虛直抵其城元濟成擒矣愬然之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人為前驅自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行七十里至

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鷺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忠義先登州城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乃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愬入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

五代史卷四十四

五代梁王彥章太祖時累官至行營先鋒馬軍使為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與梁為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至末帝時彥章為北面行營副招討而謀不見用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曰事急矣請將彥章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

皆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藪炭乘流而下。會飲酒半。伴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先是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至是彥章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云。

宋潘美。太祖開寶三年。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征嶺南。進至韶州。南漢主劉鋹兩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七

切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美因諭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止。非此五者。他不得受。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攻之。萬全策也。遂遣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

天大風。火勢甚烈。鋹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鋹大敗。斬獲數萬計。長驅進克廣州。擒鋹送京師。

曹彬開寶七年。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彬破峽口砦。進克池州。及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李煜軍於白鷺洲。師進次秦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七

淮。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破之。俘斬數萬計。金陵受圍。彬緩師。莫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

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
 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而江南遂平
 曹瑋知鎮戎軍虜入寇嘗出戰小捷虜兵引
 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以所掠牛羊輜重緩
 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
 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虜
 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嚴
 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虜乃止以待之虜軍將
 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
 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
 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
 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
 棄牛羊而還瑋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
 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
 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
 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种世衡知環州初趙元昊寇邊其將號野利
 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于別都元昊倚以為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八

腹心世衡方城清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
 本清澗僧察其堅朴誘令冠帶表授三班借
 職充經畧司指揮使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
 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衡以奴畜之或掠
 治械繫數日嵩卒無怨望世衡知其可任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勿言其苦有甚
 於此者能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常誓以死報
 況撫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置衲衣間密
 縫之告嵩曰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
 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
 節為信俾遺野利嵩至野利所致世衡命出
 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
 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有書索之嵩答以無
 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龜棗上元昊元昊召
 野利與嵩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執前對撫楚
 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之仍以前問
 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
 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

五倫書卷四十四 十九

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先遣屬官勞之。後乃出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吊。多述野利與天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二十

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襍紙幣。伺有虜出。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遂定講和之策。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五倫書 卷四五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善
宗澤

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取慶源。渡河遣數千騎寇磁州。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及金人入寇京師。受圍澤勤王。以孤軍進。屢擊敗之。金人復向開德。合兵夾擊。又敗之。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一七五

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金人入寇。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虜不得度。兀朮於世忠上流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意敵至必登金山廟。謂諸將曰。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澚。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者。即兀朮也。既而戰江中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及舟千餘艘。四年。世忠復總兵駐揚州以禦兀朮。時流星庚牌。世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

今五倫書卷四十五 二

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虜兵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孛也等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旗色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背。下搃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獻于行在。兀朮走還泗上。岳飛建炎初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時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既而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解廬州圍。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今五倫書卷四十五 三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謀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軍莫能當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破之兀

术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飛自是累戰皆捷

吳玠轉忠州防禦使以兵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固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後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

石馬不能行金人捨馬步戰移若黃牛會大風電遁去沒立方攻箭箬嶺玠復將兵擊敗之於是兀术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距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大計切其鬚髯

而遁

吳璘守蜀置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最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推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帥胡盞遇

遂用之。更休迭戰。金兵大敗。

劉錡克東京副留守。金人入寇。已至東京。所部軍纔四萬人。兼程以進。抵順昌。錡召將佐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請還江南。錡曰。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遂鑿舟沉之。分命將佐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凡六日。金之游兵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敵。遣千餘人掩擊之。殺虜頗眾。俄而金兵三萬薄城。錡用破敵弓及神臂強弩射之。發無不

五倫書卷四十五

六

中。敵稍却。以步兵要擊之。溺河死者甚眾。弁破其鐵騎數千。敵退二里營。夜募壯士五百人斫之。適遇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復募百人往隨電燭處。輒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不能測。終夕自戰。積尸盈野。兀朮在汴聞之。領兵不七日抵順昌。錡會諸將問策。或欲全軍而歸。錡曰。賊鋒已剄。雖眾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朮又至。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

兩淮。震驚江湘。則平生報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於是眾皆思奮。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其諭。兀朮大喜。治攻具。翌日錡登城。見兀朮縛送二人來。縋而上之。械係文書一卷。錡懼感眾。立焚之。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

五倫書卷四十五

七

朮怒曰。劉錡敢敵我耶。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願獻浮橋五所。濟師。兀朮曰。諾。明日錡果獻浮橋五所於潁河上。遣人毒上流及草中。敵渡軍以待。眾請先擊其部將。錡曰。兀朮兵精。法當先擊兀朮。一破則餘無能為矣。時天暑。敵人馬飢疲。食水草者輒病。適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待未申間。則遣數人接戰。俄以數千人持銳斧徑入其陣。亂斫。士卒皆死。關兀朮大敗。拔營北去。

魏勝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屢
攻海州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
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於內寇至則先
據之敵不敢近又嘗以已意勦如意戰車數
百砲車數十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
氈幙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
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
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
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牀子弩

五倫書卷四十五

八

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
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
則陣間發了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
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拔陣追嚴
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
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以其制上于
朝詔諸路遵其式皆造之

虞允文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兵踰百
萬自渦口渡淮陳康伯贊高宗親征葉義問

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
而以別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代王權允文
至采石而顯忠未至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
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曰今既有主請
死戰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
旗中建黃屋亮坐其上時敵兵四十萬馬倍
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
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
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

五倫書卷四十五

九

分甫畢敵絕江而來直薄宋軍官軍海艦船
衝敵舟皆沉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
文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
流別遣兵截揚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復
大戰焚其舟三萬乃遁去既而亮以詔來諭
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
權因退師已寘典刑新將李顯忠領一戰以
決雌雄亮得書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趣瓜
洲允文領兵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

儲水深數尺。塞瓜洲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以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凡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亮憤怒。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恐。遂弒亮。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召允文入對。

宋王倫書卷四十五 十一

帝慰籍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汪立信咸淳間。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筭今見兵可七十餘萬。其間老弱柔脆。僅二分耳。選兵可五十餘萬。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置守將。十屯為一府。府置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巡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

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其事。如此則可為安邊禦敵之長策也。後元相伯顏入建康。或以其策獻之。伯顏歎息曰。此策行。吾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此宋之忠臣也。

元木華黎為將。以忠勇稱。從伐金。進圍撫州。金兵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

宋王倫書卷四十五 十一

殭屍百里。遂自燕南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命騎下馬引滿齊發。大敗之。殺溺死者甚眾。張弘範以行軍總管從討李璫於濟南。父系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弘範營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

弘範曰。我嘗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雨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阿里海牙。世祖時為參知政事。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既破樊城。外郛宋將呂文煥復閉內城。拒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

平倫書卷四十五

十三

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為礮。攻樊。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整欲立碎其城。阿里海牙猶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語文煥俾降。又折矢與之誓。文煥感而出降。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

橋。襄兵不能援。遂拔樊城。樊城破。襄陽勢孤。援絕。文煥遂降。

伯顏拜中書左丞相。與平章政事阿朮等伐宋。師次郢州。謀知宋兵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遂舍郢順流下。至陽羅堡。堡甚堅。伯顏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攻之徒勞耳。俾阿朮夜以鐵騎三千直趨上流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雪方大作。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眾趨之。宋將

平倫書卷四十五

十三

程鵬飛來拒。大戰。鵬飛敗走。伯顏得報大喜。令諸將急破陽羅堡。宋軍大潰。師次鄂州。焚其戰艦三千艘。伯顏帥大軍與阿朮水陸東下。次丁家洲。宋臣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命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時已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兩岸樹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阿朮挺身登舟。突入敵陣。伯顏

命步騎左右持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算。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阿木分兵圍揚州。又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騎二萬攻柵。阿木渡河擊之。戰數合。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才軍不能支。已而宋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舫艦連接。旌旗蔽江。可燒而走也。」選善射者千人。載巨艦分兩翼夾射。阿

五倫書卷四十五 十四

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破。舟欲走不能。爭赴水死。追至圖嶠音垂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戰矣。

贍思丁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師往征。薤葉甸師。次其城下。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論之。薤葉主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贍思丁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贍思丁大怒。還鳴金止。

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薤葉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歎服。」

李黼守九江。雖孤立。辭氣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先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

五倫書卷四十五 十五

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先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率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

賊皆散走

余闕僉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寇至屢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皆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民得安集軍有餘力乃浚隍增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五倫書卷四十五

十七

國朝俞通海為樞密院判以舟師畧太湖馬跡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遂往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彼眾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眾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左右交下通海不為動徐令後者被己甲立戰船上督戰珍不得利乃去傳友德吳元年為指揮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友德率兵

五倫書 卷四五

二千餘汎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奮槩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闕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臥槍以待有頃李二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二眾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馬五百餘匹徐達為大將軍統兵取偽吳張士誠破降諸城柵進營于姑蘇葑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

五倫書卷四十五

十七

閭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死時姑蘇城堅難碎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為偵邏卒獲茂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逾報故陰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克葑門常遇春亦破閭門城

一八三

破。執士誠送京師。復進取中原。所至望風降。附。師至元都。駐齊化門。元主與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勒兵入城。籍軍民府庫及板。圖重器。封宮殿門。禁戢士卒無敢侵暴。人民。安業。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復與遇春克太原。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徑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

五倫書卷四十五 十八

都督總六衛之師。是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眾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

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眾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鞞。未及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遂走甘肅。

五倫書卷四十五 十九

馬雲為遼東都指揮使。洪武八年。納哈出入。寇雲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繼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

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移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疊冰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隱然如城。葢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遠前衛指揮周鶚及吳五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

五倫書卷四十五

二十

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穿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沐英。洪武十四年為右副將軍征雲南。十二月師至曲靖。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遣司徒平章達理麻將精兵十餘

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謂征南將軍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度。出其後。鳴金鼓。樹旗

五倫書卷四十五

二十一

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搏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禽達里麻俘其衆萬計。遂平曲靖。封英西平侯。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受詔討百夷。思倫發時。思倫發悉舉其衆踰三十萬。英謂衆曰。百夷乃敢如是。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

之。百夷以萬人驅象逆戰。英督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右膝及脇。象仆地。其首長亦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乘勝鼓譟而進。賊眾遂却。英復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近則前行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英復令眾曰。今深入賊境。與之相持。戰則生。敗則死。吾輩受主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退衄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眾結陣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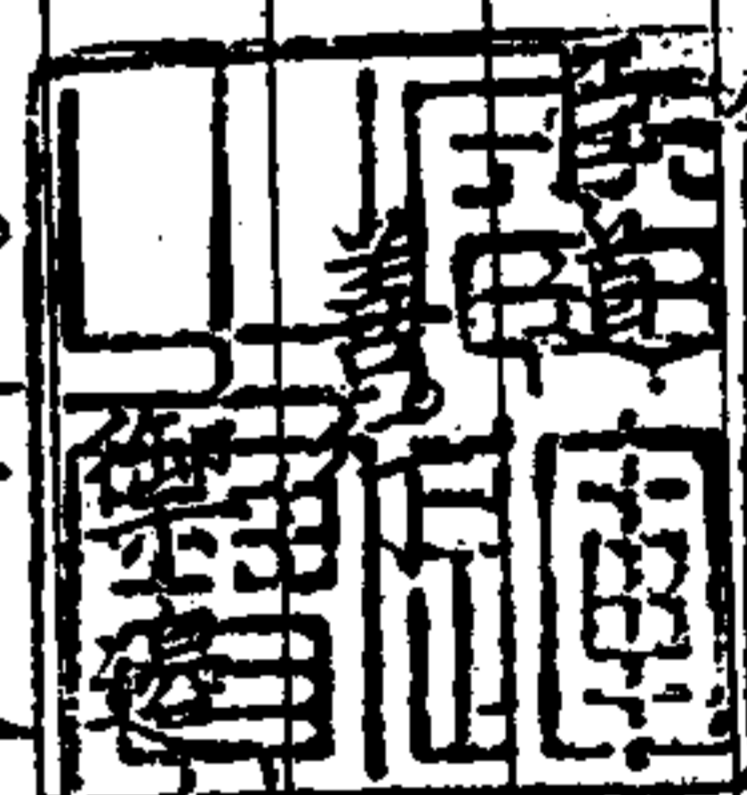
五倫書卷四十五

二二二

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騎士乘勝直搗其巢穴。破之。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追擊之。殺傷甚眾。賊兵大敗。俘萬餘人。思倫發遁去。英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五倫書卷之四十六



列國。趙李牧為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

五倫書卷四十六

亦不亡矢。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騎。勦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漢鄧都為人勇有氣。景帝時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李廣初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元光元年。遣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

五倫書卷四十六

二

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不識。

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

張堪拜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視事八年。

匈奴不敢犯塞。

祭彤拜遼東太守。彤以匈奴鮮卑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皆款塞上。獻貂裘好馬。帝輒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

五倫書卷四十六

三

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夷狄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彤在遼東日久。衣無兼副。明帝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賞賜甚厚。

廉范為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葺

食晨往赴之。斬首數萬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虞詡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安帝永初四年。羌胡反。亂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

五倫書卷四十六

四

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涼州卒得不棄。陳禪安帝時。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匈奴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詣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而去。

種暉為涼州刺史。得百姓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暉為度遼將軍。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諸胡來服。邊兵晏然無警。及薨。并涼人咸為發哀。單于每入朝。望墓哭祭。

李膺永壽中。鮮卑寇雲中。桓帝以膺為度遼將軍。先是虜數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左莫切

五倫書卷四十六

五

韃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應之。奐進屯長城。招誘東羌。東羌諸豪相率與奐和親。共擊真韃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羌豪帥感奐恩德。獻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

裴潛為代郡太守。時烏丸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

精兵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將兵多。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皆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郡三年。單于不復寇邊。

後周宇文測。太祖之族子也。性沉密。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

五倫書卷四十六

六

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後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疑有大軍至。皆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唐李靖。太宗時突厥種部離畔。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躒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葷。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李勣拜光祿大夫并州大都督長史。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五倫書卷四十六

七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每逼城下。元振始於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十斛。支廩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

張仁愿中宗時為御史大夫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帝從之城成虜不敢犯

哥舒翰玄宗時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高仙芝玄宗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小勃律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仙芝分軍三道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糶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沾鞵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曰嚮吾

李倫書卷四十六

李倫書卷四十六

方涉賊擊我無遺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峻絕下四十里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首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仙芝招喻乃

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婆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妻而還於是拂菻劫菴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馬燧代宗時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設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乃聚石種樹障之大曆中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募馬廝

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戰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威震北方。

楊朝晟。德宗時為邠寧節度使。先是貞元九年。吐蕃犯邊。城鹽州。發卒護境。至是朝晟請城方渠。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

兵可辦。帝問前日城鹽州。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我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城畢。吐蕃悉眾至。度不能害。乃引去。

李元諒。貞元中節度隴右。治良原。時良原隍

堞湮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勞苦。與士卒均。除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候。為守備。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

崔從。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一

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惠待之。羌不敢盜邊。李德裕。文宗時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後。民失職。無聊。德裕至。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

星。驚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桑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又秦蜀兵羸疾老弱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主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張仲武。武宗時為雄武軍使。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仲武遣其屬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三

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丞相李德裕入白帝曰。仲武求自效。可用。乃擢兵馬留後。尋拜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旗纛不可勝計。又嘗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回鶻酋長監奚契丹二部。因執其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

不遣。使失師期。人馬多病死。由是不敢犯三原塞。

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遼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手。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使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餼。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三

昭義。又遷河東。尤近胡。復脩押頭七十烽。謹斥候。虜不敢入。五代唐趙德鈞為幽州節度使。初契丹強寇抄盧龍諸州。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安。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

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周張葺英。世宗顯德二年為德州刺史。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民困於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帝詔節度使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葺英問以備邊之策。葺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四

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葺英為沿邊都指揮使。葺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葺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楊業善騎射。太平興國初。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陞而出。由小徑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由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

引去。以功遷雲州觀察使。

張齊賢。雍熙初。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入寇薄城下。齊賢約美以并師來會戰。使回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眾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薪。距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火。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五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塏。皆掩擊。大敗之。斬獲甚眾。

李延渥。知瀛州。景德初。契丹大舉擾邊。經胡盧河。踰關南。抵城下。晝夜鼓譟。四面夾攻。旬日其勢益張。唯擊鼓伐木之聲相聞。驅夷人負板乘燭乘墉而上。延渥率州兵強壯乘城發礮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殺傷甚眾。契丹主與其母鼓眾急攻。延渥多方拒守。益堅。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人。獲鎧甲兵矢數十

萬

曹瑋知鎮戎軍。李繼遷僱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間。以動諸羗。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畧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整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羗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六

遂給以境內閑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知秦州。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與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其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為順州刺史。瑋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舊羗殺中國人。得以羊

馬贖死如羗法。瑋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缺。為發州兵戍守。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整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為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七

出錢市馬。開邊濠。率命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整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喃厮囉聞瑋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及至。多憚瑋不敢仰視。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韓琦自鄆徙鎮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

法度不可使琦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暴橫尤不可教者。碎首斬于金門外。士死敵則賻賞其家。溫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皆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

范仲淹仁宗時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苗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八

長六百餘人。約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砦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通貨贏其利。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五倫書卷四十六 十九

孫覽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塞。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取葭蘆戍阻險。夏人聞之。濟師與覽相持。益久。覽不為動。忽一日。命具糗糧。嚴器械。已而賊果至。覽奮擊。大敗之。遂城葭蘆。种諤神宗時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請舉兵伐夏。帝壯之。以為經畧安撫副使。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時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

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聞帝大喜群臣稱賀

張叔夜為蘭州錄事參軍蘭本漢金城郡地為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水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而守之而使敵至河則吾殆矣訪得地有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此點集後議所向叔夜遂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建為西安州而守之自是蘭無羌患

五倫書卷四十六 二十一

馬堅咸淳中知邕州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堅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

國朝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在軍常謹斥候先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築城堡立煙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光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

十一艘泊馬雄島寇眾登岸徑奔望海塢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馬步軍並進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之自辰至酉生獲百三十人斬首千餘級

五倫書卷之四十六

五倫書卷四十六 二十一

五倫書卷之四十七

善行

除寇

漢尹賞宣帝時為長安令。時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報仇。薄暮塵起。剽掠行者。死傷橫道。賞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雜舉長安中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分行收捕。皆劾以為群盜內之獄中。數日皆相枕藉死。與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屍。數月盜賊走散。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涿大姓東西高氏二家。賓客多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道路張弓矢。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

震恐道不拾遺

張敞宣帝時長安市偷盜者多。帝以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得偷盜首長數人。因賞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駭散。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有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桴鼓稀鳴。偷盜屏息。帝深嘉之。

及為膠東相。盜起。敞曰。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帝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

陳俊建武中太山盜起。與張步連兵。光武拜俊為太山守。行大將軍事。張步遣將擊俊。戰於贏下。俊大破之。遂定太山。後徙琅瑯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帝深嘉之。

耿純為東郡太守。盜賊清寧。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光武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乃能治郡。見思若是乎。及東郡盜起。帝以純威信素著。遣與大兵會擊之。盜聞純至。九千餘人悉詣純降。復守東郡。吏民忻悅。

虞詡永初中。朝歌賊竄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安帝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及到

五倫書卷四十七

三

官募求壯士。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張綱順帝漢安元年。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

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汝等為之者。亦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今聞明府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

五倫書卷四十七

四

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隄為負土成墳而去。

陳球桓帝時。桂陽賊群聚寇鈔。州郡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朞月間。賊虜消散。州兵有叛者。復誘賊攻零陵。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集

吏人老弱與共城守。拔大木為矛。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會救兵至。遂共破賊衆。帝賜錢五十萬。拜其子為郎。

度尚。延熹中。長沙零陵賊作亂。轉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州郡不能討。桓帝擢尚為荊州刺史。尚進擊大破之。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乃宣言卜陽潘

五倫書卷四十七

五

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之。因曰。卜陽等財寶富足。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者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陽鴻等。州郡悉平。

皇甫嵩靈帝時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

來圍城。嵩兵少。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其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勒兵雞鳴馳赴其陣。

五倫書卷四十七

六

至晡時大破之。又悉破其徒黨。竟斬梁。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今海內一同。唯黃巾造寇。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縱敵長寇。非良

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觀之，顧謂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大破之。忠等皆降。

晉周訪為揚烈將軍，領軍屯潯陽，與甘卓趙誘討華軼。其部將丁乾與軼所統太守馮逸交通，訪收乾斬之，逸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遁。

五倫書卷四十七 七

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傳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軼斬之。江州遂平。

後魏賀拔岳為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騷動。岳率兵討之，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略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

水交言，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召還兵，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兵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以輕騎追之。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擊之，賊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乃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五倫書卷四十七 八

唐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州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自稱皇帝，以胤胤為僕射，破睦州，攻歙，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

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司功參軍崔玄籍曰。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為先鋒。而自統眾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者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障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叱去之。由是眾皆奮力。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遂平。

裴懷古。長安三年為司封郎中。時始安獠歐陽倩擁眾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欲得良吏以

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武后以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高崇文討劉闢。敗其眾于鹿頭關。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禽

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闕送京師。餘無所問。一境皆平。

劉潼為京兆少尹。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乃遣潼詣果州招諭之。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王式。懿宗時劇賊仇甫亂。明越宰相薦式為

觀察使往討之。帝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人。發龍陂監牧馬給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禽甫斬之。明越遂寧。

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僖宗時王仙芝起為盜。黃巢應之。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饒信。寇宣州。入浙東。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

北渡向襄陽。復引而南。自采石渡江。陷申州。入潁。宋徐充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長安。帝出奔。巢僭踞大齊。朝廷召克用討賊。遂破賊於渭南。引軍屯沙苑。大戰于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僮背城移三十里。復擊敗之于渭橋。三戰。賊三北。入自光泰門。呼聲動天。賊夜奔。追敗之于封丘。克用悉軍窮蹙。晝夜奔馳。誅殺殆盡。僅餘千人。走保泰山。未幾。賊黨斬巢以降。

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一

宋侯延廣。太平興國初。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時有叛卒劉渥。嘯聚。亡命寇耀州富平縣。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眾已千餘人。相持久之。延廣怒甚。挺身與渥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眾。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關右遂平。

石普為西川行營先鋒。太宗時。與韓守英馬知節討斬叛賊李順。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

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順。餘黨復寇。邛蜀偽稱。邛南王。蜀民疑不自安。多欲從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歛苛急。農民失業。宜少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蜀。揭榜諭之。民皆悅服。盜賊止息。

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二

楊允恭。太宗時。為廣運都巡檢使。時寇賊有葉氏者。眾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船。襲斬之。餘黨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殲之。賊每遇風濤。多避止洲島間。允恭領眾涉海捕之。賊皆望風奔潰。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擊輕舟。俟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眾舟。張幕。允恭兵刃所向。多為幕所縈。允恭乃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禽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查道知果州時寇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諭狄青仕至樞密使仁宗時廣源州蠻儂智高

今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三

反命青為宣撫使擊之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約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青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賊據坡上青急麾軍進

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桑懌以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仁宗時京西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曰盜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其下數請自效不許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又民

今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四

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為治飲食如事群盜懌歸閉柵三日復自携饌就媪而以餘遺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與語因及群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處某在某所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後又三日往媪為察之審矣明旦部分軍士悉禽獲之

宗澤知開封府河東巨寇王善擁眾七十萬

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爾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韓世忠為平寇左將軍。高宗入錢塘。詔世忠赴行在。適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見張浚曰。今

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五

日大事。世忠願與公身任之。舟師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師次臨平。賊將苗翊馮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等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不被矢者皆斬。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開湧金門以遁。走入甌閩。世忠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

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禽正彥及翊。送行在。傅亡。走建陽。追禽之。皆伏誅。○方臘反。世忠討之。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建安范汝為反。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

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六

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險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頻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萬。據道賀二州。命飛討之。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命逸之。謀歸告

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賊大潰。成走據北巖嶺。置砦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其黨潰散。飛與諸將分道進兵。追成。成走時韓世忠為宣撫平閩寇。旋師豫章。招成降之。○四年。命飛捕楊么。先遣使招諭之。么黨黃佐來降。飛縱之入湖中。以招其黨。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遂以兵如鼎州。黃佐果招楊欽來降。飛喜。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飛急擊

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七

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以革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禽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李芾為湖南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能下。芾與叅議官鄧垌提千三百人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又知德清縣有妖人為亂。民蜂起附之。聞芾來討之。衆立散。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移浙西。群盜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皆駭散。元董文炳為山東路宣撫使。李璫反。濟南文炳會諸軍圍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城降。田璫之愛將既降。衆遂亂。禽璫以獻。完者都以材武從軍。授昭勇大將軍。遷管軍

五倫書卷四十七 十八

萬戶。時劇賊陳吊眼衆數萬劫掠汀漳諸路。命完者都往討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以往。時黃華亦聚黨三萬人擾建寧。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納款。完者都以為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慮其姦詐。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鵬翔空。完者都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乃聞于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與完者都同署。

五倫書卷四十七

九

華遂為前驅。至賊所。破其五寨。追陳吊眼至千巒嶺。禽之。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

國朝陶安知饒州府。時信州盜蕭明率兵圍城。安召父老告之曰。國家乘天運除禍亂。今逆賊扇餘黨。驅烏合之衆。徒貽民害。爾不足畏也。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衆皆諾。安與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兵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

衆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遣千戶陳明來援。遂大敗之。明遁去。擒偽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饒州遂安。

祝挺知上海縣。錢鶴皋作亂。時其黨執之。欲脅至鶴皋。所挺曰。爾輩吾編氓。吾為爾邑長。安得以賊勢屈我。吾不畏死也。寇不敢迫。挺乃密遣人告諸巨姓里中長老曰。逆順禍福。

五倫書卷四十七

二十

惟人自取。若等宜速思之。毋為不義以取滅亡。聞者翕然而附。其民顧正福等渡挺至黃浦。與主簿李從吉等會。建義旗。集民兵。民皆嚮指。血誓効順。遂率其衆復邑治。斬偽元帥姚大章及金萬戶等于市。餘黨悉平。

五倫書卷之四十七

五倫書卷之四十八

臣道

善行

鎮靜

漢曹參高帝時為齊相國。惠帝召參入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火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

五倫書卷四十八

一

王商成帝時為左將軍。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呂振老切弱號呼。長安中擾亂。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吳漢光武時為大司馬。率將軍耿弇王常等。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王霸封富波侯。光武使霸將兵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建眾既敗。霸亦歸營。茂復聚眾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僥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

五倫書卷四十八

二

兵也。茂果不得戰。引還遁去。餘眾以城降。張奐桓帝時為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使之斬屠各渠帥。破其眾。諸胡悉降。三國蜀費禕事後主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所。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

馳人馬探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爾。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魏張遼為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五倫書卷四十八 三

田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吳人來寇。豫往拒之。賊既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晉謝安為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崩。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及符堅入寇。眾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安無懼色。方與玄遊涉。至夜乃還。指受將帥各當其任。後玄破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畢。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書何言。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其鎮靜如此。

唐李石。文宗時同平章事。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譴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

五倫書卷四十八 四

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閭里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五代唐李嗣昭守潞州。嘗享諸將。登城張樂。為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宋李及為樞密直學士。曹瑋在秦州久。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及。帝即以知

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擗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億見旦曰初用及外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公知人也旦笑曰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

五倫書卷四十八

五

也瑋知秦州羌人讐服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旦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張方平移鎮西蜀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蜀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以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趣方平行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里智高安能寇我哉此必妄也

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人心稍安已而得邛部川之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蜀人乃安

張知白仁宗時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聲言欲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積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

五倫書卷四十八

六

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若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未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呂夷簡在相位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中使數輩促同列亦贊夷簡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帝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

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帝以為得輔臣之體。

王曾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河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文彥博為相。時仁宗感風眩之疾。彥博等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

五倫書卷四十一

七

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當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眾。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眾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於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

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溧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宮聚處於大慶殿廷。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

五倫書卷四一八

八

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胡宿天資謹靜。為樞密副使。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吳育知蔡州。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爾，可走一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為然，頃之召十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

王素太尉且季子也。英宗治平中，知渭州，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且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五倫書卷四十八 九

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姦諸將皆服其明。」

蘇頌英宗時為度支判官。送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頌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搃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帝問頌所以處之，稱善。

良久，益知頌可用。

韓琦在相位時，英宗即位已數日，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惱官家？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

曾公亮神宗朝拜司空兼侍中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做備，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遊。公亮心不為動，曰：「此妄語也。」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城中帖然。

蘇軾知密州時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殺之。

趙鼎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責之。鼎曰。今日之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昔張浚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恩信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一

漢倪寬武帝時由廷尉文學卒史累遷左內史。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僮。輸租不絕。課更以最。積官至御史大夫。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郡中翕然。恩信周徧二十四縣。吏民不忍欺給。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二

陳眾初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眾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眾之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掾。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愆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伏湛尚信義。拜大司徒。時賊徐異卿等萬餘。

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
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
日歸降。

鄧訓。章帝元和三年。拜張掖太守。時護降校
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
尉。諸羌激忿。眾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
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三

端。漢亦時收其用。又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
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
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
胡相攻。不宜禁護。訓曰。不然。張紆失信。眾羌
大動。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
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
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
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
欲闢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

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
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
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三國蜀諸葛亮為丞相。率師出祁山。魏明帝自
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
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
山。旌旗利器。守險要者十二。更下者八萬。參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四

佐咸以賊眾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
月以并聲勢。亮曰。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
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
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
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踴。思致死。
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
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
懿。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隋王伽。高祖時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

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汝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措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唐呂元膺。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五

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囚果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柳公綽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以禮。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

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安。馳獵。至則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令屯塞上。以禦匈奴。沙陀感恩。悉力保障。

宋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餼皆以上意分賜

五倫書卷四十八 十六

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及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

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國朝胡大海僉樞密院。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大海率兵救之。珍勢感。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彼若再來。吾有以待之。且吾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五倫書卷之四十八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臣道

善行

正學

列國魯孔子定公時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齊人鼓譟而起。孔子謂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遽止之。願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乃歸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繼而為司寇。攝行相事。教化大行。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庶聘諸侯。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萬世帝

王法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宣王問以齊桓晉文之事。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適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是時。秦用商君。楚魏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征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七篇。韓愈曰。自孔子沒。獨孟

五倫書卷四十九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首推春秋之義。以明王道之要有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且請興太學。設庠序。以教化為務。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其後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表章六經。設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蔡邕。靈帝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五倫書卷四十九

三國蜀諸葛亮受先主遺詔。輔後主。再出師伐魏。首表勸後主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親賢臣。遠小人。復表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請鞠躬盡力。以討賊。後儒比之伊訓。說命云。

唐韓愈通六經。百家學。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嘗上佛骨表。其畧曰。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又作原道篇。推明聖人之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說者謂其文與孟軻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宋周敦頤博學力行。仕至虞部郎中。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明。異端邪說競起。幾至大壞。千

五倫書卷四十九

四

有餘歲。至宋中葉而後。敦頤出焉。得聖賢不傳之學。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言有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

程顥與弟頤聞周敦頤論道。遂厭舉業。有求道之志。求諸六經而得之。即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神宗時權御史裏行。數召對。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所獻納必據經術。進王伯育賢等論。皆係教化之本。及王安石進用。顥見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疑其迂。遂以言不用求補外。其學在於窮理盡性。正心脩身辨異端。闢邪說。以明聖人之道。及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頤之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

五倫書卷四十九

五

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拾宗時為崇政殿說書。當進講經筵。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異以感動上意。其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宰相文彥博。呂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退輒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多歸其門。頤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遂與時忤而去。乃以廣著述。淵求學為事。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緒。學為諸儒之倡。

司馬光七歲聞講春秋大愛之。自是手不釋書。年十五無書不通。由進士應官于朝。嘗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救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召對之際。必切切於開陳善道。又患應代史書大繁。學者不能究。況於人主。因進通志。遂受命綜括舊史。如左氏編年體。上起周威烈下訖五代。志辯論。其是非疑似為書。以進。神宗重之。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五倫書卷四十九 六

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猶未以為是。及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是。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西方學者皆宗之。熙寧中。用薦被召。神宗問以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授崇文校書。他日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於子何如。載曰。若與人為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追琢。則人固有不能。所言多不合。晚居橫

渠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與學者議古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又著正蒙西銘諸書。皆足以羽翼道學。

邵雍於書無所不讀。一日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嘗從學李之才。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程顥嘗與雍議論。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五倫書卷四十九 七

胡安國入太學。以朱長文。靳裁之為師。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

要典也。及為侍講受詔纂脩春秋傳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其父韋齋聞河洛之學。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熹已心知其說而力行之。故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

五倫書卷四十九

八

箴以自儆。又筆之於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孝宗時除提點江西刑獄。淳熙間召見。有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可勿以言。熹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熹見浙東士習馳騫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功利。大為學者心術之害。語門人曰。今海內學術之弊。有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真德秀理宗時累遷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嘗入對言三綱五常為扶植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又言人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又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監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以害敬。帝皆嘉納。初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當世大

五倫書卷四十九

九

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迨德秀出。獨慨然以斯文為己任。於聖人之經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復明於天下。後世者多德秀之力也。立朝蹇蹇。講論切至。

元許衡嗜學如飢渴。然貧無書。嘗於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又得易玉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

居蘇門。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故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至元二年。議事。中書省乃上疏。有曰。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又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書奏。凡五。帝嘉納之。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

廉希憲在中書。時方尊禮國師。世祖固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世祖乃罷遣之。

高智耀。太宗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眾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憲宗即位。

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吳澄。英宗時。拜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用以追薦。詔澄為序。澄辭曰。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一

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事遂寢。澄早以斯文自任。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白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

勤勵

漢張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才。擢尚書令。

吳漢性強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三

三國蜀諸葛亮後主即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嘗自校簿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

晉陶侃大興初。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侃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雍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初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又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擗蒲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三

唐溫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間逸。致天生靈。

李大亮太宗時拜左衛大將軍。後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直。必通宵假寐。帝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卧。

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

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貴而服其博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韓琦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內人或以其任勞事過多勉其畧於總効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四

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況可以委人乎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琦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呂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

司馬光拜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五

元拜住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
常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篤行

列國魯宓子賤孔子弟子既仕孔子見而問之曰自子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之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

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衛季羔為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崩。賸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

漢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七

學士皆師尊之。後相江都膠西兩國。執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業。以脩學著書為事。

嚴彭祖。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意。曲謹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遂以太傅官

終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姦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東平王蒼。明帝詔問其處家何等最樂。王對云。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故云。

五倫書卷四十九 十七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初為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許劭。少峻名節。為郡功曹。太守徐璜甚敬之。府中聞劭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

族豪俠去灤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為佐吏每飲酒有定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勸更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唐王義方性褻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因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而去

平倫書卷四十九 十九

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宋杜衍推獎後進知名當世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衍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所難而衍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

無得記述

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張戢初登進士第累遷御史裏行平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

平倫書卷四十九 十九

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

范純仁為宰相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

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

元劉因。才器超邁。讀書不泥章句訓詁。務明聖賢大學之道。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皆有成就。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宰相以其學行薦于朝。屢徵不起。世祖歎曰。古所謂不召之臣。殆斯人之徒歟。其見重當時若此。

明敏

列國齊鄰。忌以鼓瑟見宣王。王善之。拜以為相。而齊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欲設辭難之。乃相與見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敝羊皮。何如。忌曰。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等曰。方內而負鉅音工車。何如。忌曰。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省負減吏。使無擾民也。髡等三稱忌。三應之。如響。人美

五倫書卷四十九

二十

其明敏也

三國蜀費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衆務煩猥。禕識過人。每省讀書記。粗舉目暫視。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後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相懸若此。非吾所及。晉劉穆之為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

五倫書卷四十九

二十一

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唐姚崇。玄宗時與盧懷慎同為相。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陸贄。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

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由蓋事
情中於機會時吏簡札不暇同舍皆服其能
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
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吳湊為京北尹。初府中易湊責戚予不便簿
領。每有疑獄待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
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槌盡中其弊。初無
留意。由是眾皆畏服。湊精於裁遣如此。

宋張齊賢真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戚里時

五倫書卷四十九

二十三

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
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帝俞之。齊賢坐府
中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
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
乙家入甲舍。貲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
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
錢勰音協神宗朝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因
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
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

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調
音關。遠言也。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
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吃

楊寔知監利縣。時縣有疑獄。歷年不決。寔未
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
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常試以
難事。寔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寔曰。朝
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者。即對曰。某
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

五倫書卷四十九

二十三

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
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
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吾何敢不
敬。

元王思誠至正初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
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
無訴監縣效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
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弊衣乘駿馬。非詐而

何衆服其明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二十四

五倫書卷之五十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
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
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又要其期。則不得
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
恥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固不忍也。○

五倫書卷之五十

公事成王。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糞
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
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
乎。後三年。越裳氏果重譯而朝。

列國。魯子貢仕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既而果然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乃起趨駕請顏淵淵至定公曰向寡人謂東野畢之御子何以知其馬之將佚

五倫書卷五十

二

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人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盡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廕險致遠馬力殫矣然而猶乃求馬無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進與顏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居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定公曰善哉君子之智寡人之過也

齊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五倫書卷五十

三

虞宮之奇以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言於虞公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厥後晉滅虢遂襲虞滅之吳伍子胥事吳王夫差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進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謀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

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劍之劍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二十三年。越果敗吳。夫差遂自剄死。

漢劉敬事高帝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

使人覘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疾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踰句注三十餘萬。已業行。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於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易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魏相為茂陵令。時御史大夫桑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遂收捕之。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入為大司農。遷御

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上言。今光死。子禹復為大將軍。兄子山乘樞機。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帝善之。皆從其議。後霍氏果有反謀。伏誅。

陳湯成帝時為射聲校尉。坐事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等議數日不決。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人，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烏孫兵圍會宗，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今會宗欲發城郭燬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

今平倫書卷五十一

六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烏孫兵已解矣。其識多類此。

鄧禹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

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光武即位，拜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

今平倫書卷五十一

七

寇。恂、光武時為執金吾。時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也。城畏誅，堅守。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爾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

耿弇少好學父況為上谷太守弇年二十一奉父奏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兵邯鄲從吏曰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爾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犄烏合之衆如

五倫書卷五十

八

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乃馳北上謁光武光武留署門下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懷反而反光武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數召見加恩慰以為偏將軍遂率兵從

拔邯鄲

吳漢初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廼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

五倫書卷五十

九

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封舞陽

侯

王霸從光武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虜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五倫書卷五十

十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爵關內侯。

馬援。光武時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棨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邪。帝復笑

五倫書卷五十

十一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邪。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以為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讜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聞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噐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昧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噐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辭於噐。噐然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卒以敗滅。班超明帝時為假司馬。永平十六年遣都尉竇固伐匈奴。固使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一

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

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三

明日乃還。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

三國蜀諸葛亮初在南陽時。先主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

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四

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咸資決策焉。及亮事後主為丞相，

出師伐魏，屯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蒼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

五倫書卷五十一 一

時亮拊手大笑，謂參佐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殪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魏荀彧為漢侍中，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既用其計，破張繡，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繼也。不繼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可一戰而禽也。太祖遂以或議用奇兵。嚴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

吳周瑜事孫權為前部督。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吳將士

五倫書卷五十

十六

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未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非其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

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爾。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果敗操于赤壁。晉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敷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敷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敷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患聞其言。慮敷或疑己。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敷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五倫書卷五十

十七

時允之父舒始拜廷尉。求還定省。敷許之。至都。以敷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鳳俱啓明帝。及敷平。帝欲命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之。

後魏崔浩為祭酒。宋高祖為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沂河西上。假道於魏。詔羣臣議。咸曰。劉裕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必欲伐

之。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太宗不聽。竟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

今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八

後周宇文深累官尚書直事郎中。及高歡以兵屯蒲坂。遣將竇泰趣潼關。太祖問策於深。深曰。秦高歡之驍將也。頑凶而輕敵。今大軍若就蒲坂。則歡拒守。秦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遣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歡退。是冬。歡率大衆渡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帝詰之。深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

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所謂忿兵。一戰可擒。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兵邀其走路。殆無遺類矣。帝然之。尋大破歡軍。如深所策。

唐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今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九

明。出入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然其言。衆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房玄齡父彥謙。仕隋。應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而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清置嫡庶。競

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其止跬步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坐累徙上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太宗為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太宗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及太宗與隱太子有隙。召玄齡與謀。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考功郎中。

今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

文學館學士。太宗即位。謂玄齡有決勝帷幄之社稷功。進爵邦國公。

裴行儉為禮部尚書。曉陰陽筭術。每制敵推兇。必先期捷日。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帝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澁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

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裴知古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張九齡見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

今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一

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玄宗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玄宗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未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郭子儀建中初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婢妾。及御史中丞盧杞至。子儀速麾去。遠側獨隱。

几待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咲。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李晟德宗時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率師討朱泚。復京師。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

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

宋曹彬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十一月金陵城陷。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下。爾及還。獻俘。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覺。遽詰所以。美

不敢隱。遂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

李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李沆為相。寇準嘗以丁謂之才薦於沆。而終未用。一日寇謂沆曰。比屢言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其後謂與準權寵相軋。交互傾奪。始服沆之識。

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真宗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今關右兵多。可分付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

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患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其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

用此而知勝帝益重之

王旦相真宗時趙德明言民飢求糧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又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帝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

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王嘉祐為館職寇準謂之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與其君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天下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

則不逮吾子矣嘉祐元之之子也

薛奎守蜀一見華陽范鎮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喻年人不知其為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張方平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嬖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時論皆請發兵誅之方平識其意以為朝廷與契丹盟天下忘備蓋三十年矣

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當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狄青為樞密使。領兵討邕州賊儂智高。敗之。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已而知智高果不死。人服其有識。

韓琦為相。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府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

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六

及宴。使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唐介神宗時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人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已而果然。

呂誨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

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七

誨將上疏劾之。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朝夕所與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願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趙鼎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

魏。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辟。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鼎。之。能。知。人。也。

江。萬。里。罷。相。時。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因。見。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五倫書卷之五十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臣道
善行
忠謹

周。周。公。曰。佐。武。王。克。商。二。年。武。王。有。疾。不。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列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桓公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遂下拜，登受。魯孔子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入

五倫書卷五十一

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衛蘧伯玉為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驂驂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

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未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石奮，景帝時為諸侯相，歸老于家。以歲時朝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帝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時奮家

五倫書卷五十一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景帝尊禮之。建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

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性資端正如此。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

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

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

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與通。有郎功高不

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五倫書卷五十一 四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

遷。

孔光。成帝時為光祿勳。復領尚書給事中。如

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

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時有

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

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

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

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

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

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

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

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

五倫書卷五十一 五

馮豹。章帝時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

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帝聞而

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

賞賜。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

亂。征討叛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

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

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

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曰。

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隋。張乾威。煬帝時拜謁者大夫。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對曰。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謹之至。其慎密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五倫書卷五十一 六

唐。韋斌。為銀青光祿大夫。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言。笑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徒足。雪甚。幾至韉。亦不失恭。

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守官奉法。勤恪。

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宋。王景。太祖時以周之宿將封太原郡王。復以為鳳翔節度使。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

五倫書卷五十一 七

陳恕。太宗時為鹽鐵使。每便殿奏事。帝未深察。必形請讓。恕歛板蹙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以近藩。恩禮甚篤。然能謙謹保身。明德皇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外拜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後行茶爐烹飲焉。

晏殊真宗時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

呂夷簡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曹佾神宗時封濟陽郡王帝每咨訪以政然

五倫書卷五十一

八

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蘇頌執政時羣臣奏對惟稟旨宣仁頌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僚以聽聖語帝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元祐執政至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

豐稷哲宗徽宗時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元拜住為宿衛長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也帝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

五倫書卷五十一

九

之惡也楚人心惡梁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亭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請於就就曰惡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人楚聞之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

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趙蘭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不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羞。相如曰。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一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漢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國。擇郡國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焉。為相三年薨。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已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賣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一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王丹。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班超。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寘。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二

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陳重。順帝時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三

劉寬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三國蜀。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愼愼。姑對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

請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晉王述，清潔絕倫。自康帝以來，累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急，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後魏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四

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時山賊為梗，景伯命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隋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關訟褒受金，文帝遣使者窮治之。使者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賊也？褒便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尋發於他所。帝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嘆異之，稱為長者。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五

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珎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瓌寶不賞，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

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咲還之人。服長者。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六

狄仁傑。武后時。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郭子儀握兵處外。而魚朝恩短毀于內。嘗使人竊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見代宗。唁之。即跽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

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備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陽城有人盜其樹。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七

五代晉高防性沉厚。守禮法。初北京留守張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防為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思緩其罪。給曰。判官使為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從恩悔。命騎追之。防不得已。還賓主如初。居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焉。宋張永德。太祖時為武勝軍節度。會出師討金

陵。永德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實於法。進潛詣關。誣永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耳。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張平以供奉官監木務于彭門。時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黨謫務平子從式。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八

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為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為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太宗。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帝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帝由此益重昉。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

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張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及後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

五倫書卷五十一 十九

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齊賢憫然。語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必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王旦為相。寇準在樞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

真宗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一

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佩。刻心骨。沉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短。坐落職。知饒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尔。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帝顧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趙槩仁宗時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知制誥。脩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

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二

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倘得解。始服其長者。蓋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而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云。

王繕為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繕。猶不足。則又懇繕預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宗道私貸繕錢。州并劾繕。繕諭宗道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繕曰。某仕無他志。得罪無害。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宗道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由是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案其功。過上奏。中有宗道姓名。宗道時已參大政侍殿中。仁宗目宗道曰。豈卿耶。宗道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嘆曰。王繕長者也。

韓琦在大名日。有玉盞二隻。每開宴召客。特

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蘇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颺。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辨。頌笑曰。吾豈為是哉。在穎日。通判趙至忠。本朔漠人所至。

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金韓昉。熙宗時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致仕。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元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然咸得卜譖於宗

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疾
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
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
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
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
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
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
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

五倫書卷五十一 二十四

吏治世祖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
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
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
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帝曰卿真
長者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五倫書卷之五十二

臣道

善行

廉介

商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
人二介不以取諸人

五倫書卷五十二 一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
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
列國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季文子相宣成襄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
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

食麓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簋衣惡而我羨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它七日。自是它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公儀休為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二

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宋子罕為司城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

乘。嬰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以是重焉。

宣秉。光武時為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其賢。賜布

帛帳帷什物。後為大司徒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僭石之儲。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孔奮守姑臧。長姑臧稱為富邑。奮力行清潔。

五倫書卷三十二 四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奮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奮供養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賊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

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楊震。安帝時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轉為涿郡太守。子孫常

五倫書卷三十二 五

蔬食步行。故舊或勸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應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八萬遺秉。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晉胡威。荊州刺史。質之子。為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初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束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既至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晉武帝賜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

五倫書卷三十一

六

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鄧攸元帝時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吳隱之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還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

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再為廣州刺史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歸舟之日裝無餘資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檀席遷中領軍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

五倫書卷五十一

七

子不露寸祿

南宗孔覲仕至廷尉卿御史中丞性貞素不尚矯飾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安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作賈客邪命取火燒之後道存代覲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覬謂吏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路糧不辦。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之。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齊劉懷慰。太祖置齊郡於京邑。乃治瓜步。以懷慰為太守。懷慰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帝聞之。手勅褒賞。

五倫書卷五十二

八

北齊表。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後周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悉罷之。又有民丁三十人。以供役使。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蕃息。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嘆服。號為獨立使君。

五倫書卷五十二

九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因誡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房彥謙。歷齊州錄事參軍。司隸刺史。卒。涇陽令。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其

子女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唐屈突通嘗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太宗平薛仁果。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始終。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千段。

皇甫無逸。高祖時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常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

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

賈敦頤。貞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關。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韋夏卿。代宗時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

段秀實。德宗時為司農卿。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往取視之。其封帕果皆完新。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

陸贄。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為忘年交。贄既行。餉錢百萬。鎰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錢徽。憲宗時遷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徽有公望。

宋曹彬。初在周。世宗時嘗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

范質太祖時登相位。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貲。帝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沈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從王全斌伐蜀。清庶無欲偽蜀群臣以珍異奇巧為獻。倫皆拒之。蜀平。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擢為樞密副使。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二

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有清操。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帝。帝曰。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王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禹偁却之。及知滁州。閩人鄭

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買馬虧價者。太宗曰。禹偁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

李沆為宰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瓦。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及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三

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畢士安。真宗時為宰相。雖貴。奉養無異平民。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王旦嘗面奏曰。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貸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矣。

包拯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杜衍仁宗慶曆中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趙抃仁宗時改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後再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劉恕神宗時官至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四

十月無寒具司馬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賁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

元賈居貞甫冠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

日必有由郎官授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許衡嘗暑中過河陽暘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五

鄭制宜世祖時為樞密院判官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千兩張雄飛世祖時累官至參知政事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曰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

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政。乞
追奪賜物。帝命近臣伯顏閱之。封識如故。
董士選世祖時累官江湘行省右丞。遷汴梁
行省平章政事。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踴廉介。
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
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
賞。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
往稱廉吏云。

國朝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為翰林侍讀

五倫書卷五十二

十六

學士。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嘗奉
使安南。襍被而往。還遇疾卒於道。臨終有詩
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朝廷
命有司歸其喪。營葬以禮。

劉敏洪武間為刑部侍郎。初為中書吏時。暮
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于家。而後入蒞
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其亡。以青
瓷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
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

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
婦事。何預它人。及奸權事敗。敏獨無所與。人
稱其有行識云。

凌漢為監察御史。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
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
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時有
廉得其事者以聞。

太祖皇帝嘉之。陞漢為右副都御史。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七

五倫書卷之五十二

五倫書卷之五十三

善行 謙讓

虞禹為司空帝命兼百揆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垂帝命曰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夔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益帝命曰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伯夷帝命典三禮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列國齊鮑叔牙事桓公桓公使之為宰對牙辭

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

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

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

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于軍門使百

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

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鄭子產以入陳之功鄭伯賞之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

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

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趙衰文公使為卿辭曰藥枝貞慎先軫有

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公從

之

原季晉文公使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

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乃使狐偃

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乃使狐

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

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

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

也。且臣之倫。箕鄭齊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

五倫書卷五十三 二

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術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蒐于清源。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士丐晉侯使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范文子晉景公命卻克將中軍。欒書將下軍。以士燮代荀庚佐上軍。率師救魯。衛敗。齊師于鞍而歸。文子後入。其父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五倫書卷五十三

三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文子見勞之如卻伯。文子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欒伯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秦公孫支事穆公。時公既得百里奚。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

五倫書卷五十三

四

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許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

楚屠羊說以昭王失國。從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

何賞之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

五倫書卷五十三

五

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安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漢陳平文帝初立，以平為相。平以太尉周勃功多，欲讓勃位。迺謝病。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馮異為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

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桓榮光武欲用榮為博士，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榮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榮卒，子郁當嚴爵，上書讓於兄子況。帝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

五倫書卷五十三

六

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後代鄧彪為太尉，時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鄧騭平壽侯，訓之子。高密侯禹之孫也。安帝時，以定策功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戶。騭辭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詣關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並寵列侯。

光昭當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繼立皇
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
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誠不敢橫受爵土。以增
罪戾。疏上不聽。又上至五六乃許之。

南宋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宿衛輦轂。
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
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謙退類如此。

後周蔡祐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

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
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祐口不言勳。孤當
代其論叙。

隋高熲。賀若弼。平陳皆有功。一日文帝從容語
及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
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武將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讓。

唐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
史尚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

於色

宋呂蒙正為相。時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
郎。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
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
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
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
京官。著為定制。

呼延贊少為驍騎卒。以功遷康州團練使。從
真宗幸大名。為行宮內外部巡檢。真宗選補
軍校。皆叙已功。或至諠譁。贊獨進曰。臣月俸
百千。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
敢更求遷擢。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眾嘉其
知分。

文彥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
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
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官將有就館者。故
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既服闋。復以故官判
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

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筮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謝不敢當。至神宗時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係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

五倫書卷五十三 九

王剛中。高宗時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金敗盟。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

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不欺

列國。齊晏嬰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乎。嬰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公許之。明年上計。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嬰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

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貧飢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強復而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後魏高允為著作郎時。遼東公程黑子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

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事連及允。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

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故也。宋曹彬初為周世宗親吏。太祖始事世宗於澶州。彬掌茶酒。太祖嘗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之任。魯宗道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帝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至帝詰之。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呂夷簡真宗時。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關下。左右稱賀。既而

二六七

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

寇準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竟以實對。

晏殊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

善擢秘書省正字

胡宿仁宗時詳議官，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灾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是自上以累才。宿不可。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其才是。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宿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自上。緣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

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李君行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恬退

漢張良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嘗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

董仲舒為膠東相，以老病乞致仕。武帝欲留用之，不得。朝廷每有大議，輒遣廷尉張湯至其家問得失。仲舒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以對時論高之

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以其年篤老，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五

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朱雲為槐里令，既罷，復建白欲斬佞臣張禹。成帝直之，自後不復仕。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復敢言。雲年七十餘，終於家。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章帝巡幸過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白衣尚書。

晉陶侃鎮武昌，至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居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六

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

南宋沈慶之封始興郡公，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武帝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自有何用，必為聖朝所須。乃稽顙自陳，言輒泣涕，帝不

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齊主僧虔以舊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左僕射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寵命之加我若復受此則一門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以貽官謗耶

唐李靖太宗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靖得畿內道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七

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授檢校特進就第李日知先天中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初不謀于家既得請歸即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而已

宋韓維不好進薦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陳執中罷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族子多獻老人圖為壽其姪世侑獨獻范蠡圖且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八

贊其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執中甚喜即日疏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龐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籍陳請不已或謂籍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籍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賓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取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隨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後拜翰林學士。時王安石行新法。上疏乞致仕。遂以戶部侍郎家居。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焉。

邵雍與富弼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曰

五倫書卷五十三

十九

禁曰。為我問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為雍言。雍不答。以詩謝之。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不屈。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謚康節。蘇頌為集賢校理。富弼韓琦為相。務推尚廉。

退有德之士。以勸勵風俗。知頌頗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弼遺頌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范祖禹以司馬光薦。編脩秘省。時王安石當國。人皆奔競。祖禹未嘗往謁。安石弟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以祖禹獨不親附。故未進用。祖禹竟不往見。哲宗時。祖禹為翰林學士。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五倫書卷五十三

二十

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其後以蔡卞之譖。貶永澧黔州。復安置賀英州。祖禹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謫。處之恬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元史天澤初拜中書左丞相。辭曰。臣兄天倪有一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寵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憲宗不許。後以李壇之反。由權太重。天澤復言兵民之權。

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始。即日子姪。兵符者十七人。

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至元間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閱書賦詩。怡然閑居。裕宗在東宮時。數言文用。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於是臺臣復奏起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文用竟辭不起。

五倫書卷之五十四

父道

嘉言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春秋左氏傳。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禮記。幼子常視無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

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女子許嫁笄而字。○知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凡生子。擇於諸母與。

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雅女。俞。男。鬢。革。女。鬢。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儀禮。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

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孟子。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說苑。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箴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已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必漸之以善。使之早化。○父母正。則子孫孝慈。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

韓愈曰。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張栻曰。為人父者。當脩身以率其子弟。身脩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頤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教子有五導。其

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養
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
滋潤之。

善行上

父

周。周公曰。伯禽父也。伯禽與康封朝于成王。
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對有駭色。謂伯禽曰。
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對與伯禽見

五倫書卷五十四

四

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
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馬實
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
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
子往南山之陰。見梓。勃馬實而俯。反以告商
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
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
商子也。

列國。魯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
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又嘗謂鯉曰。汝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歟。

五倫書卷五十四

五

魯子有疾。謂曾元。曾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
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
也。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
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
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
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漢石奮以上大夫歸老于家。少子慶為內史。入
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
許。舉宗及其兄建。肉袒。奮讓之曰。內史貴人。
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
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

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晉陶潛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任總內外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

五倫書卷五十四

八

恭敬擗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後魏源賀為太尉疾篤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病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直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積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

無用也

唐李巖譽高祖時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得廩祿散于宗親以餘資寫書罷揚州載書數車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屢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資仕進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

五倫書卷五十四

九

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王凝常居粟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

韋陟為吏部尚書家法脩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之

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在公卿間。家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

今五倫書卷五十四

十一

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內。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柳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

爾

五代劉玘為縣令。其子黃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黃。乎林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黃益力學。舉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儼。僖。皆為顯官。世稱教子。必曰。燕山竇氏。馮道贈之以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今五倫書卷五十四

十一

宋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其見焉。高瓊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真宗嘗賜以經史。瓊每戒諸子。毋曲事勢。要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楊億嘗訓子弟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并教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

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誑哉司馬池光父也光五六歲時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父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誑語光自是不敢誑語後光

以誠授學者曰自不安語始

包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凡十四字珙拯之子也

韓億教子嚴肅第二子綜自西京倅謁告省親綜弟絳續及從弟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坐

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綜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諸子股栗衆賓力解方已

張昱之有女幼最鍾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

不許更進時。显之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女嫁。呂希哲女之母。乃其姑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公著教其子希哲。事事循蹈規矩。希哲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鞵縛袴。衣服唯謹。行步

五倫書卷五十四

十四

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著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邵雍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

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胡瑗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五倫書卷五十四

十五

范純仁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遣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

胡安國。其子寅被召造朝。安國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惡人小人。吾憐憫之。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康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

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元董俊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為累也。

庶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五倫書卷之十四 十六

國朝王升其子瑱為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凡為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以謙敬為先。進脩以學業為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樹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覲也。後瑱

坐事逮繫刑部獄。其書為搜獄者所得。以奏。太祖皇帝覽之。嘉嘆良久。遣使賜升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樹五斤。仍復其家。

五倫書卷之五十四

五倫書卷之五十四

十七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

文遊

善行

母

列國魯敬姜者。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

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德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備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子懼穆伯之絕嗣也。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少時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

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

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

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

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

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

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既長。就學而歸。母

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

之廢學。若吾斷斯織。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

大儒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

二

魏。芒慈母者。孟陽氏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朝夕。勤勞以救之。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

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齊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召其母。問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夫少子者。人

今五倫書卷五十五

三

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夫前妻之子也。夫疾且死。屬妾善養視之。受人之託。豈可忘之。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曰義母。田母者。齊相田稷子之母也。稷子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之。對曰。誠受之於下。

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其母。

今五倫書卷五十五

四

王孫賈之母當齊閔王時。淖齒作亂。王出走。賈失王之處。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楚孫叔敖母有賢德。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出遊見之。母

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而埋之矣。母曰。女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爾嘿矣。必興於楚。其後叔敖果為楚令尹。

趙。馬服君趙奢之妻。括之母也。孝成王時。秦攻趙。王使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

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後括果敗。秦射殺之。卒四十萬皆降。母以諫得不坐。

漢。王陵母楚。漢相爭時。陵嘗聚黨數千人。屬漢王。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

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陳嬰母。素有賢名。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強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又欲立嬰為王。其母謂嬰曰。自我為女家婦。未嘗聞女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以兵屬項梁。

雋不疑。母有賢行。武帝時。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則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嚴嫗者。河南太守嚴延年母也。延年每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為屠伯。母嘗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女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

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吾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敗東海莫不稱母賢知

翟母者翟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辭後母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從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後為丞相封高陵侯既富貴而後母

尚在供養甚篤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為太守尹興門下掾時楚王英謀反事連太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及掾吏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遠至京師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續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因食餉美識母所自調和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曹世琳妻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有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昭傷諸女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辱宗族作女誡七章曰卑弱曰夫婦曰敬慎曰婦行曰專心曰曲從曰和姊妹昭諸女各寫一通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范滂母有賢行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女為惡則惡不可為使女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

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息情甚密。興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五倫書卷五十五

九

趙苞母就養遼西。為鮮卑所掠。苞舉衆出戰。賊出母以示苞。母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破賊。母卒遇害。

姜氏母者撫夷將軍姜叙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叙時屯歷城。母亦在焉。叙姑子楊阜為康從事。陰欲為康報仇。過歷。候叙言康被害及冀中之難。母聞之。謂叙曰。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汝

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殺我。不以餘年累汝也。叙進兵攻超。超自出擊叙。至歷。無備。執叙母。母怒罵超。超殺之。事聞。詔令褒揚。

三國魏羊琇母辛氏有才鑒。鍾會為鎮西將軍。請琇為參軍。母曰。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

吳孟仁之母遣仁從南陽李肅學。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仁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晉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童。便
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弼構
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
士。潭遂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
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女
當捨生。勿以吾老為慮也。仍質其所服環珮。
為軍資。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峻平。拜武昌
侯太夫人。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一

交勝已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
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
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葢饌。逵聞之。歎曰。
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梁。
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尔為吏。以
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憂矣。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
官音義授之。并以其書付焉。其後適韋氏。生
逞。夫卒。逞幼。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紡績。

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秦主苻堅為太常。堅
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博士
盧壺進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
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
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
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
家立講堂。置生負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
踰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
於世。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三

南梁主僧辯母魏氏。性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
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以罪下獄。夫人流淚徒
行謝罪。及僧辯免。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
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佑當世。亦乃
慶流子孫。及僧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
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
為明哲婦人也。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
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

伯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入，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隋鍾士雄，母蔣氏。士雄初為陳伏波將軍，陳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質蔣氏於都下。及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三

隋平江南，欲以恩義致之，乃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汝前，士雄遂止。復為書諭子茂等，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朝廷聞而嘉之，封蔣氏為安樂縣君。鄭善果，母崔氏，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

曉治方。善果以父死王事，方數歲，嚴開封縣。公年十四，為魯郡太守，每出聽事，母輒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即還堂泣不食。善果歸伏床下，乃謂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徇國，吾望汝副其心。汝不知禮訓，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嚴茅土，至方伯，安可妄加瞋怒，墮於公政，或內墜爾家風，以亡官爵。外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見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四

汝先人地下。又恒紡績，夜分乃寐。善果曰：見秩俸，幸是何勤如是。母曰：此秩俸乃天子報爾先人之忠，當散贍族姻，何可獨擅其利。且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善果由此克己，彌為清吏。唐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官，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賞貨盈行，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

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

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曾孫。家法嚴肅。儉約教諸子。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令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五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大將為請不許。皆泣謝。迺罷。由是一軍遂定。

宋蘇易簡母薛氏。賢而能教。易簡參知政事。太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帝顧左右曰。真孟母也。冠準母太夫人。性嚴。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

飛鷹走犬。太夫人每不勝怒。舉稱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為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墮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六

歐陽脩幼失父。其母鄭氏親教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脩書字。嘗謂曰。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脩服之終身。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七

韓賢母者，韓肖胄之母也。肖胄，琦之曾孫。紹興三年，以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將適金。其母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忽聞言及人之長短，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減否？」士之常而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

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張奎母宋氏嘗親教奎與其次子允讀書。客至，輒於窓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饌。或閑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元姚天福母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俾吾追蹤陵母死之。」

五倫書卷五十五

十八

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世祖歎曰：「天福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薛闡母姚里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里氏入奏，會世祖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及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等見帝于河西，請以薛闡罷。帝曰：「薛闡從朕征西域，積功為拔都魯，不可遣。」

當令善哥嚴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閣者留哥前妻所出，當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竊以為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閣嚴爵。

拜住母怯烈氏有賢操，拜住為太常禮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為，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汝當日

益戒懼無酣于酒，拜住之賢，母之訓也。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夫病且死，囑柴氏以二子，柴氏鞠之，無異心。閏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賊犯晉寧，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

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時人皆以為難，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伯叔

漢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吾

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二子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故援切戒之。

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許荆許世對父也。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世。荆時為會稽郡掾。從府休歸。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忍令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張範字公儀。漢末之亂。其子陵及其弟承之子戩。俱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前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曹操聞而嘉之。以範為議郎。晉庾袞之孤女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

五倫書卷五十五

二十二

若為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以此。匪噐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郗鑒值永嘉喪亂。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類。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鄧攸為晉右僕射。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

五倫書卷五十五

二十二

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荀崧從弟馯音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已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廢。欲以崧子罷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南宋主僧虔為武陵太守。携諸子姪以往。兄子淦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亡兄之胤。不宜

五倫書卷五十五 二十三

忽之。若此子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齊劉靈哲為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兄子景煥為魏所獲。父懷珎卒。當罷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無容越當茅土。乃傾產贖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為遣使請之。魏人送以還。罷懷珎封爵。朝廷義之。

後魏房亮。太和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廉稱。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已子。而請以弟之子起為奉朝請。士論稱之。

宋范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鴉。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

五倫書卷五十五 二十四

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然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古人疾。蘧蒢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

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
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
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
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
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舍晚翠。
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徒為耳。

歐陽脩與其姪通理書曰。歐陽氏累世蒙朝。
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

五倫書卷五十五

五十五

思報效。如有差使。盡心向前。至於臨難死節。
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
可思避事也。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
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
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

范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鎮聞其有遺腹子。
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
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遂。
携以歸。名曰百常。

元朱顯姪彥昉等幼孤。自祖宗來分財異居。已。
五十餘年。至是顯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
一氣。況彥昉孤弱如此。可異處乎。乃會拜祖。
墓下。取分券焚之。與姪同居。

叔母

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嘗。
得瓜果輒進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
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
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五倫書卷五十五

二十六

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乎。
脩身薦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就學。勤力不怠。遂博綜典籍百家。
之言。誦玄晏先生。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

五倫書卷之五十六

子道

嘉言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得中
道也

書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

五倫書卷五十六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春秋穀梁傳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故州間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
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
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
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為人子者居
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
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
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凡為
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

五倫書卷五十六

不純采○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言不
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庶子之正於公
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
幼之序○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
總拂髦冠緌纓端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婦事
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總衣
紳左右佩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

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緹。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篋而濁之。○父母舅姑

五倫書卷五十六

三

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數年。危。匪。餒。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餒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褰。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擽。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紵請補綴。○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

飲食之。雖不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五倫書卷五十六

四

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

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歲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雨。母沒而杯圈

五倫書卷五十六

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

非所以事親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

五倫書卷五十六

六

謂禮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

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五倫書卷五十六 七

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養生者不足以

五倫書卷五十六 八

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荀卿曰。勞苦彫碎而能無失其敬。灾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

揚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

五倫書卷五十六 九

歐陽脩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司馬光曰。某事親無以喻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凡子受父母之命。必藉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

是乎

程頤曰。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張載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

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

胡宏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

朱熹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或問
盡其道謂之孝弟熹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
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
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
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
謂歟

呂祖謙曰愛其親者事親之孝

善行上

子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一

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為後母所讒而見逐乃
編芟荷以為衣采葶杜花以為食清朝履
霜援琴而歌從親之令不敢有怨

列國鄭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初莊公以其弟叔
段之故寘其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
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

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
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
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晉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嬖妾無子命
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
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命也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二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
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
廢法縱罪非忠臣罪當死王曰追而弗及不
當伏罪子治其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
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之惠也
伏誅而死臣之職也遂自刎而死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
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
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魯皋魚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三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仲由，孔子弟子，嘗曰：昔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閔損，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

體寒失靴，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曾參，皙之子也。參養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皙嗜羊棗，參不忍食，羊棗，嘗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悲。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四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

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嘗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剡子父母年老俱患雙目。思食鹿乳。剡子衣鹿皮入鹿羣之中。以取鹿乳。獵者見欲射之。告訴乃免。

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武帝元狩中。父為昆邪王所殺。日磾日夕悲愴。與母關氏弟倫俱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帝游宴見日磾。奇其狀貌。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五

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帝聞嘉之。既死。詔圖其像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夫人關氏。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涕泣。久乃去。帝愈厚之。

丁蘭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董永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遂偕其妻詣錢

主為奴。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絹若干。即放爾。及絹足。遂放之。

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臣不收。聞于官。官依券題還之。遂得供養云。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馳歸。跪問其故。母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六

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與食母。及母年九十。以壽終。未葬。里中突火。逼其舍。順抱棺踰哭。叫天。火越燒他室。順獨得免。

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平為命。願得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

遣之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革負母逃
難常采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
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
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
俱全於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備以供母
便身之物莫不畢給鄉黨稱之曰江巨孝
庶范父遭亂客死于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
父喪蜀郡太守張穆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七

客徒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
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抹瘵僅
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

固辭

姜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經其里束兵
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詩子常取
水溺死夫婦痛之恐母知詐云行學一日忽
泉湧出舍側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魚常以
供膳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
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
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數辟公府
及舉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
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
稱其孝獨養其父躬服勤苦夏則扇枕席冬
則以身温被後名聞於世官累遷至尚書令
薛包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八

夜踰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
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
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
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
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
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
卒以成德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以孝稱於時蔡邕性篤孝母患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竒之

三國魏徐庶初從昭烈在樊曹操來攻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

五倫書卷五十六

十九

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罷社

吳孟宗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荀食時地凍無荀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荀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皆以為至孝所感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

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竒之

晉王裒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

五倫書卷五十六

二十

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李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長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乃上表陳情有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武帝覽

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王祥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
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
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食生魚時天
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
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
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
致事母三十餘年始出仕累官至司空太保
山濤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盡孝道年四

五倫書卷五十六

二十一

十舉孝廉為尚書吏部郎後遷尚書濤以母
老心在色養旦夕不廢後轉太常卿以疾不
就母喪濤年踰六十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
植松柏時人稱之

庾袞少時諸父並貴盛袞父獨守貧約袞躬
親稼穡以給供養父亡作筭賣以養母母見
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
母感而安之母歿服喪居墓側歲大飢藜羹
不糝門人欲進飯者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

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鄉人集于墓
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不脩
不能庇先人之樹袞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
泣自後人莫之犯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流涕
而奉母備極孝道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
母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為
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曹當舉如
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五倫書卷五十六

二十二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
日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恩恒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祖母聞而問之延終
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
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水叩凌而哭忽有
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
日不盡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
温被卜氏心悟撫延如己生

南宋潘綜遭孫恩之亂祿黨攻破烏程村邑綜

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衆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文帝時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五倫書卷五十六

二十三

何子平事母至孝。為海虞令，得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而問之。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時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五倫書卷之五十六

五倫書卷五十六

二十四

五倫書卷之五十七

子道
善行中

南齊庾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梁吉盼

子云

年十一。遭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盼年十五。號泣衢路。祁請公卿。其父

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評。虛自引咎。當大辟。盼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蔡法度取其款實。法度多方脅誘。盼竟無少變。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陳殷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魏平江陵。失母所在。于時甚寒。雪凍。老弱死者滿溝壑。不害

行哭道路。遠近尋求。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扶捧。閱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舉輒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弟不佞為武康令。道路隔絕。父不得奔。赴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及母柩歸葬。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人稱其兄弟之孝。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

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及母終。遂絕

梯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郡縣嘗

大獵。有一兔奔入。秋廬匿其膝下。自是常宿廬中。馴擾左右。大業初。郡守嘉其孝感。以聞

詔表其門閭。

唐陳叔達。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

食。得蒲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誑。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父訟遂得直。

張志寬。居父喪哀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歸急。令問狀。志寬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今謂其妻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蔭松栢。高祖遣使者就安

五倫書卷三十七

三

邑弔之。拜負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房玄齡。為司空。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林粥。食菹菜。

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少玄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

玄鏡。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授徐王府參軍。

許坦。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及居母喪。有白

五倫書卷三十七

四

鵲馴擾之異

李迴。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猶帝以為孝感。表其門。閭。張九齡。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玄宗時。出為異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徙貴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改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

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鵲巢家樹。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玄宗時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杜羔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存。羔徧求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鞠獄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媪見

五倫書卷五十七

五

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煙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

五代唐張葳英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葳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

問。就補牙職。葳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携鐵搗。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禽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齧其肉。經三日。剗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讎張孝子。

宋王樵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淄川。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

五倫書卷五十七

六

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遊塞下。畫策千何。承矩。取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累磚自環。謂之蘭室。入室掩其戶而坐。顧忻早喪父。事母至孝。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初母病。忻葷辛不入口者十載。及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祁天。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許俞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父之所欲。無遠通必致之。與妻子共食。簾榻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觀汝登科之後。沒于地下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洛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慮父經由之地。

涕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司馬池少喪父。舉進士。當試殿廷。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查道。父元方。為滑州掌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鰕魚。求莫能得。道詣黃河。禱而釣焉。因獲魚。攜歸。為羹。母食而疾愈。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

布素徒跣。杖而後起。

趙抃。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及抃卒。子岷掘擬執喪。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范純仁。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

趙槩。知制誥。時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

京官槩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槩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槩矍然。即請郡以便親。遂除蘇州。

富弼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未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為門。

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弼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

歐陽脩為南京留守母沒奉喪歸葬吉之永豐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脩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老父告之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脩乃為文齋潔而謂之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張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

五倫書卷五十七 九

寇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址恍然識其處既發其水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李瓊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

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真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極謹嚴朝夕具公裳定省非有大故未嘗去母側所奉飲饌皆手自調味母飲食時輒率家人侍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悅之舉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載

五倫書卷五十七 十

母入京師母亡水漿不入口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哭不絕音

朱壽昌年七歲父巽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壽昌知廣德軍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其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司馬康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父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為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

唐伯虎。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心動矣。汝奉母真朝夕。吾趨瀘南。

五倫書卷五十七

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江岸。時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疾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是日病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丹稜。

黃庭堅為太史。性資至孝。奉母安康郡君。每夕親為母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故史

傳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云。

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嘗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

楊節。性至孝。每自外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

五倫書卷五十七

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節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糲。戒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乃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

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虎殘。

趙善應居饒之餘干縣。性純孝。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母。露立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瘠毀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鬼神也。終身不食兔。

王倫書卷五十七 十三

鮑壽孫。宋末。歛盜起。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元。廉希憲至元初。應官至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動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

王閏。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澹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父嘗卧疾。一夕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世祖聞之。復其役。

蕭道壽。家貧鬻鐵。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

王倫書卷五十七 十四

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郭狗。狗父寧。成大良。史太尉攻陷大良。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寧家俱得還。

陳韶孫。父瀏世家番禺。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手。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及父死。韶孫哀慟。見者為之泣下。肇州萬戶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黃贊。父均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時

平倫書卷五十七

十五

贊年幼。及長。聞父娶妾居永平。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貲去。更嫁。拒不見贊。贊泣語人曰。吾來為省父也。今不幸父沒。思奉骨歸葬。而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指示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見。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日夜悲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輒即可得。明日就其地。

求之。庶母之弟曰。此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遂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趙應祥。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既長。往尋其父。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多榛莽。冢墓累累。

平倫書卷五十七

十六

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遇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視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葬廬陵。人以為孝感所致。周樂。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首遣人沉日成於水。樂哭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願以身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捨。遂同

死焉

孫抑有孝性。登進士第。應任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至。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得免。而父為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洪洞

平倫書卷五十七 十七

吳祐至正二十六年。晉安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刺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而絕。

國朝章溢。洪武初擢營田司僉事。嘗有疾在告。太祖皇帝問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疾平否。來碩對以溢念母不置。思之成疾耳。即日遣歸省。仍賜銀綺。後拜御史中丞。母沒。乞

丁憂不允。章數上。知其情不可奪。遂可其請。溢居喪悲感甚。居常忽忽若不能自存者。感疾益深。尋卒。

李貞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投其食。罷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

平倫書卷五十七 十八

弟皆媿服。

王中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沒。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飡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為孝感事。聞詔旌表之。

李英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溫衾席。母嘗病。瘕。英為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母

尋卒。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詔旌其門。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差。人以為孝感所致。侯昱事母甚謹。嘗受業於東平州學。聞母病。即謁告歸省。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母沒。廬於墓側。寢苦枕塊。蔬食水飲。旦夕哭奠如初喪。三年然後歸。旌其門曰孝行。

五倫書卷五十七 十九

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閭宗族稱之無間言。顧仲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為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得不傷。母卒。仲禮年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詔旌其門。

魏敏洪武戊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衰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趙讓母喪。廬于墓側。有猛虎猝至。讓無懼容。虎竟去。又有強賊六人。夜入讓廬。讓以情訴。賊憫之。遺讓鈔而去。張翼為國子監生。父母死。皆蔬食。廬墓三年。有慈烏數百。旦暮飛鳴墓樹。人以為孝感。有司上其事。詔旌表其行。

五倫書卷五十七 二十

五倫書卷之五十七

五倫書卷之五十八

善待下

漢叔先雄者。捷為叔先泥和之女也。永建初。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而溺。屍喪不得。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為訣別之辭。言

五倫書卷五十八

一

欲赴水求其父。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屍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喜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

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

孝女曹娥。父盱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元嘉中。上虞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五倫書卷五十八

二

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又代書與南中郎將周訪。結為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氏女。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梅芳陷揚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芳納之。於暗室中擊芳。

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蠶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乃自殺。

後魏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里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有司請為營墓立碑，表其門閭。比之曹娥，號其里曰上虞里，名其墓為孝女塚。

唐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稍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敬事舅姑，克盡婦道。而尤孝於其親。初聞儉有疾，即號踊自傷，不能食。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令史官編錄之。

衛孝女，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

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達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魔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徒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

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楊香，順陽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

宋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于祖

媪。城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媪號呼突前擁蔽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無殺媪也。媪以城故得脫。城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會稽令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併命無益也。賊然之。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平倫書卷五十八 五

韓氏女。字希孟。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

間。寧當血刃死。不作社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元主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為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徐氏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見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平倫書卷五十八 六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隆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隣姬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斯。

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

隆興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婦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

五倫書卷五十八

七

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孝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養老母。妾既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

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女。羊子遠從師學。妻常躬勤養姑。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可全。不從我。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盜。而賜妻繡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五倫書卷五十八

八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賊凶橫。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矣。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搗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宋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

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

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十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壇。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氏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救姑。使

希文潛負以逃。賊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猶罵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什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元霍氏二婦。尹氏。楊氏。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卿繼

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婦如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姑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脩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聞氏。紹興俞新妻也。大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備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湯煇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岩。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汗。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國朝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太初故元

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為齧。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剖股肉和粥。以進。姑復蘇。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哀號不能歸。事聞。

太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貳拾錠。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李大妻甄氏。奉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其次子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氏心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沿道拜禱。至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終。既葬。甄氏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不輟。里人稱為孝婦。詔旌表其門。

五倫書卷之五十八

五倫書卷五十八

十三

五倫書卷之五十九

夫正位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

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家

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告師民言告言歸

五倫書卷五十九

一

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祈祈薄言還歸○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

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鷹。○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禮記。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柶。柶。不敢懸於夫之。揮。柶。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篋。輦。席。禡。器。而藏之。○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敬

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孟子。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善行

夫

列國。晉異缺。其妻饁之。相待如賓。曰。季使過。異見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

三倫書卷五十九 四

下軍大夫

漢。宋弘。建武初為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妻。難於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三國。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餽餽。

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十乘。而無嬪媵。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五

孫泰。姨老以二女為託。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姊。或詰之。答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宋。呂黃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黃曰。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大防是也。

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迪守亮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

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程頤曰。頤

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時。庭式通判密州。逾年不復娶。州守蘇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

可以為妻也耶。軾深善其言。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妣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其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

妻

列國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晉趙衰妻趙姬。晉文公之女也。文公為公子時。與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返國。復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中櫛。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

五倫書卷五十九 八

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齊杞梁之妻。當莊公罷莒時。梁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梁妻曰。今梁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梁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

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淚。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五倫書卷五十九 九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將出。命婦窺之。其夫為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之。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

深自責。學道謙遜。若常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并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

楚貞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貞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貞姬辭之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一

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如謂曰。可以去矣。女宗

五倫書 卷五九

曰何故。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妬正為首。吾如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一

魯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下。枕整席。槩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先生辭而不

三二七

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陶大夫荅子妻。見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荅子。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三

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今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毋老。以免其妻。乃與少

子歸。養姑終天年。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三

梁鴻妻孟氏。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簾衣椎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字之

曰德曜名光。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

王霸妻不知何氏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四

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麤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

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卒業。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五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離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

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桓氏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六

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整。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聰敏有才藝。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七

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為歡喜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素情不遂。奈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死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嬖覽殺翊。悉取

其嬪妾而復欲逼徐氏。徐氏恐違之見害。乃使人謂覽乞至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將孫高嬰等許二人。具白逼已之狀。欲以求助焉。高嬰等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餘人。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覽密遣偵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纒下

五倫書卷五十九

七

拜。徐氏即呼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衰經。持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

晉梁緯妻辛氏。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夫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許延妻杜氏。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

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屍。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怒害之。

後魏。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

五倫書卷五十九

十九

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寔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隋。裴倫妻柳氏。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涇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自念不能全

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於井中。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病垂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玄齡良瘡。禮之終身。魏徵妻喪氏。徵卒。太宗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喪氏曰。夫平生儉素。今葬以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二十一

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韋雍妻蕭氏。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詔贈蕭為蘭陵縣君。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為彌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疑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

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宋包縉妻崔氏。縉極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為包氏婦。死為包氏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二十一

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死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張晉卿妻丁氏。靖康中。與晉卿避兵於大隗山中。為金兵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

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扶上馬再三罵不已卒忿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

馬元穎妻榮氏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殺之

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為興州正將蜀將吳曦叛好義誓死報國迺夜饗士麾眾受

五倫書卷五十九 三十三

甲與昆季及子姓拜決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眾皆踊躍果誅曦而還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

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

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

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

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

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

師還挈行至嵯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

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石上南望慟哭自投

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

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

五倫書卷五十九 三十三

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謝枋得妻李氏宋末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

逃入閩中時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

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

荆棘中採草木而食武兵蹤迹至山中令曰

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

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

指李言曰是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

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

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許古妻劉氏。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其後仕于金。元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為所汙。柰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劉與二女相繼自盡。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宋末江南郡縣皆附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二十四

元。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之間。八載。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以熾炭。其狀益顯。

元。劉平妻胡烈婦。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

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李如忠繼室馮氏。名淑安。大名官家女。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而卒。再娶馮氏。如忠為山陰縣尹。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二十五

歿。相率來山陰。乘馮氏病。取其貲及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載反及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

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喪益自勤苦蠶繅紡績以為養舅姑父母繼死喪葬訖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仰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土妾何以生為乃卧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卧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千餘里不四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二十六

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處則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于童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遂旌表其門復其身惠士玄妻王氏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

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衣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

五倫書卷五十九

二十七

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肉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腸而去

黃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嘆曰我生何為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玄童與

乳母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盡掠其家財而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為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伏地。罵聲不絕口。

五倫書卷五十九

三

且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

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忽以癩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卒年九十五。王野妻柳氏。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王氏。雖

五倫書卷五十九

三

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裴皮鐵妻李氏。皮鐵疫死。李氏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遂合葬焉。

國朝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歲。男始五閱月。姑先卒。舅仕于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曰。吾忍令吾兒呼

他人為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復強之。欲自
刎。眾懼而止。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女長。嫁
俞邦用。亦早寡。所親憐其貧。亦勸之更嫁。女
曰。我再嫁。夫家宗祀誰主之。寧死不改節。以
辱吾母。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
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

步善慶妻陳氏。善慶為壻於陳。以疾卒。陳氏
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弟。乞養
以終身。父曰。汝年尚少。當為汝更擇配。女不

答。即日自經死。事聞。詔旌表之。

傳驢兒妻岳氏。年十八。未有子。驢兒病且死。
囑之曰。我死。汝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妾終不
令君獨死。而妾獨生。含恥以事他人。妾不為
也。驢兒卒。憑屍號慟。明旦自經死。

徐得安妻陳氏。年二十時得安病革。謂之曰。
汝年少無子。我死。從汝更嫁。陳泣曰。既為君
婦。尚忍事他姓乎。即割耳剪髮為誓。得安死。
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事聞。詔旌表之。

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甚
為鄉隣所稱。庸時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
值水溺死。袁時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
見。因大哭曰。夫死無子。我獨生。何為。即投水
死。兩月餘。水退。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處。皆
以為節義所感。有司以聞。旌為貞烈。

五倫書卷之六十

兄弟

嘉言

書惟孝友兄弟克施有政

詩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

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

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

兄弟急難○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儻爾

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伯氏吹壎仲氏吹箎○爾

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無人兄弟匪他○此

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春秋左氏傳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春秋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

論語兄弟怡怡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孝經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荀卿曰為人兄慈愛而見友為人弟敬詘而不

悖

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

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

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

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

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

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張載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

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

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

相學已施之而已

善行

兄弟

虞舜異母弟象。性傲。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不箴怒宿怨。封之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以富貴之。

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齊亦不肯立。俱逃去。國人立其中子。

周太伯與弟仲雍。皆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相與逃之荊蠻。以避季歷。是為

王季。而昌為文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列國。宋穆公。本宣公之弟。宣公以其子與夷幼。傳位於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君之子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愛後妻之子目夷。茲父亦愛之。言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臣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

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衛公子壽者。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公子朔之同母兄也。其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又使伋之

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佞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其母不能止。乃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佞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佞至，痛壽代己之死，涕泣悲哀，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

吳季子札者，王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也。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遏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遏謂諸弟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

五倫書卷六一

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約，以次繼立。必致國于季子。故遏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于外，夷昧之子僚逐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遏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季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號延陵季子。

漢陳伯家貧，與弟平同居。平好讀書，不事生產。伯力耕，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之，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五倫書卷六十一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賊，為所捕，琳自縛詣賊，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之。

許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

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
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
得並皆劣少。鄉人皆鄙武貪而稱弟能讓。由
是晏等俱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
不肖。盜竊聲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求
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
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家彭城。
紆性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

五倫書卷六十一

七

親自鞠養。常與同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
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卒。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王莽末歲饑。兵
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
崇卒。恭養其孤幼。教誨問學。有不如法。輒反
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姪皆愧而改過。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
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挾兵結客。遂往復
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

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
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
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鄭均。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
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
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
遂為廉潔。

楊厚。廣漢新都人。厚母初與前母子。博不相
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五倫書卷六十一

八

知其意。恩養博加篤。

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祿俸
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
食甘美。輒減以遺寄。

魯恭。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
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
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不舉方正。恭乃始
為郡吏。後令中牟。位至司徒。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豐為成。不尋子

烹之。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疾。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釋之。且謂曰。可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關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明帝甚奇之。召除蘭臺令史。

劉愷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而避封。有司奏請絕國。和帝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上納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逃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沒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為中牟令。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通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子兄弟。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姜肱。彭城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嘗同被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連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

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戡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乃兩釋之。

晉王覽字玄通，瑯琊人。與兄祥友愛甚篤。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采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趨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覆之。自後

五倫書卷六十

十一

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庾袞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劉洛，中山人。縣差充征，弟興私代之。背軍逃歸，州以洛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慮囚者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

五倫書卷六十

十三

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南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鄉。行至西塞山，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存。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

盡邪。述號泣吞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人以為精誠所致也。武帝聞而嘉之。

蔡廓考城人。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吞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三

謝弘微為尚書吏部郎。蔡預機密。兄曜歷御史中丞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除猶不啜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與之共食。見其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吞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感咽廢食。歔歔不自勝。吳欣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詵起義。太子遣軍主華欽討之。慰之見執將死。

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時發民為軍。薩代棘行。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遙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憾。太守張岱表聞。詔原之。仍榜其門。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四

後魏楊播與弟椿津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泗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當世莫逮焉

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同產操業相侔特相交愛遂請於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五倫書卷六十

十五

裴脩早喪父二弟三妹並幼弱脩撫養訓誨甚至弟務早世脩哭之慟行道不忍聞愛育孤姪過於己子及將異居田宅奴婢悉推與之

房景伯性淳和通知書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嘗寢疾弟景先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容毀瘁見者憐之景先亡景伯蔬食及期哀痛如親喪幼弟景遠亦終喪哭臨不入內寢鄉里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時除清

河太守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喪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以禮義責讓之明日

五倫書卷六十

十六

兄弟相率謝罪

北齊陸印文宣天保初為吏部郎中遭母喪毀瘁成疾頓伏牀枕弟搏遇疾臨終謂家人曰大兄疔病若此性至慈愛搏死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家人至祖載方始告之印聞一慟而絕朝野悲之

吳達之以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

亦不受。田遂間廢。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盧操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引繩。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七

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相謂曰。不意三賊有此。今兄某干犯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母亡。訓養三弟。恩愛沒身不衰。唐李知本事親篤至。與其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貨用僮僕皆無。間大業末。盜賊過。間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賴以免。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火燎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乃此。勣曰。姊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八

岑文本。棘陽人。太宗時拜中書令。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時為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對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鄆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覓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

力報國。死無所恨。玄宗嘉其交愛。特改嘉祐為忻州刺史。

陸景融。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友弟。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事親有至性。母歿。居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

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蓄納管鑰於妙。光進命返之。曰。婦違事姑。且嘗命掌

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九

宋王旦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旦忽自

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杜衍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

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

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

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

范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純仁侍疾。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

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

張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綺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

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娶窮嫠。不使一人失所。

司馬旦與弟光友愛篤至。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

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

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

五倫書卷六十一 二十

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曰曰長者之言也。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汝方聞汝礪喪。即棄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莊。

余天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弟天任友愛。

五倫書卷六十

三

至篤。天任為兵部尚書。方未仕貧時。兄弟率更衣以出。嘗終歲同衾。其從子晦出帥全蜀。亦嘗置義莊以贍宗族。

呂祖儉。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

范正平。純仁之子。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儀之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

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違正平儀之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為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逾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

五倫書卷六十

三

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以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鄭德珪與弟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被。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一日為仇。

家陷於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奸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死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葺。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去。

單煦友愛兄熙。兄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

五倫書卷六十

三十三

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嘆。遂輟訟。

元郭道卿。四世祖以孝行著。宋高宗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元初盜起。居民多走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祠不去。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

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羊仁。廬江人。元世祖遣將阿朮下江南。仁與兄弟為亂兵所掠。時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遣為良。仁跡知其兄在睦州。弟在邯鄲。皆為役。無恙。乃百計經營。懇貸親故。詣二家求贖之。六年始得。遂其志。小大二十餘口。復同居。友愛篤至。鄉里稱歎。

五倫書卷六十

三十四

弟樂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姝。具有恩意。人皆稱之。劉廷讓。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寘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繼母生三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

能止。凡田廬器物。自取荒瘠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

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主簿。父卒。還家治葬事。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可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不數年。宅後榆柳為之連理。人以為義感云。

宗族

五倫書卷六十

三五

晉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散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唐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中。荒饉。妻勸其異居。乃易置庭樹鳥籬。令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即與兄

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貞觀六年。表異其門閭。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五倫書卷六十

三五

宋陳競。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居江州。自昉至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

李昉治家有法。子孫守之數世不衰。閨門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

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韓琦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楸。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沒也。庫無羨錢。寶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五倫書卷六十

二十七

范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

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今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何以報之哉。

呂公著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糶以繼之。

五倫書卷六十

二十七

程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吳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陸九韶。九齡之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

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弟子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

五倫書卷六十 五

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

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子。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王元伯。鎮江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眾婦共乳。不問孰

五倫書卷六十 三十

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兄宣伯卒。即以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卷之六十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朋友之道

嘉言

朋友

易履澤光。君子以朋友講習。○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視爾

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毋友不如己者。○朋友數。斯疏矣。○晏平仲善與人交。久

而敬之。○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朋友切切偲偲。○君子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

佞。損矣。○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

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孟子。責善。朋友之道也。○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

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是尚友也。

揚雄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

散。故君子不與也。○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

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

程頤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

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

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

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張載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五倫書卷六十一

三

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

呂大臨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

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

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

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

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祖禹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

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

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胡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

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

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

幾希矣。

朱熹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

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

五倫書卷六十二

四

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

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葉賀孫問朋友

之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

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朱子

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

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

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

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黃榦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

五倫書卷六一

五

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見識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許衡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師生

禮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

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論語。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有教無類。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為

五倫書卷六一

六

教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老聃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荀卿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

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夫人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廟使然也。今與不

五倫書卷六二

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廟使然也。

揚雄曰。務學不然。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其平。一卷之書。必立其師。

王通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黃睇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其失鮮矣。

五倫書卷六二

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顥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也。○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楊時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

師道自居。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遊。今
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
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
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呂大臨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
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
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
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
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

五倫書卷六十一

九

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
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
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李愿中曰。其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
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
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
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
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
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

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
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
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
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
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
朱熹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
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
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
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
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
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
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
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
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
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

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饒仲元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一

我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盛美。治功之成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二

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泐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

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善行上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三

朋友

列國齊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夷吾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

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衛卜商。端木賜。皆孔門弟子。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四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魯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同寮有相交之義。昔者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漢杜林為光祿勳。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一馬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餽可以備之

朱暉嘗游太學同郡張堪素有名稱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嘗執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窮困乃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謂知己吾已信於心也

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游太學子居臨歿以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五

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授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卒業太學范式少受業太學式與汝南張元伯善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尔醞酒至其日巨卿果至

升堂拜飲盡懽而別巨卿式字也後式仕為郡功曹元伯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其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六

發引既至墳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備墳樹然後去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拜尚書郎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

習脂少與孔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故舊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為曹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會赦免。魏主丕以習有藥布之節。加中散大夫。樓護有故人呂公。無所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後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七

三國蜀張裔先主以為巴郡太守。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

吳周瑜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

陸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滎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

吳範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

五倫書卷六十一

十八

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際。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之婚娶。置宅居之。又薦于帝。以至顯官。詹卒。泓製朋友之服。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南梁范雲武帝時累遷至尚書右僕射。雲好節。

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駭善。駭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唐羅道琮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相善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虜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

五倫書卷六十一 二十九

負之還鄉

王方翼高宗時為瀚海都護司馬。還朔州。其友趙持滿誅死。親戚莫敢收其屍。方翼曰。藥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殺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屍。具禮收葬。帝嘉之。不罪。

王峻為桂州都督。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殺之。道出峻所。峻知其故。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告峻曰。勢且。

金正恐累君。奈何。峻曰。公之坐。非朋友所。幽求復執政。

吳保安。睿宗時。姚萼蠻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見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深入。與蠻戰。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緡。乃肯贖。會

五倫書卷六十一 二十

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故。引與語。日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乃以官貲助之。保安即委蠻。得仲翔以歸。後仲翔為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廬墓三年。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蓋出金付之

柳宗元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一無母子俱往理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

五倫書卷六十一

三十一

徐晦憲宗時權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遷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後應中書舍人強直守正不沉浮於時

宋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橐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至

五倫書卷六十一

三十一

參政世為婚姻不絕

范純仁仲淹子也仲淹在睢陽遣純仁到姑蘇般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純仁曰付之矣

侯可仁宗時為華原主簿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願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寔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五倫書卷六十一 三

陳襄少孤益自策勵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鑄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莫之講襄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

巢谷少舉進士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友善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會瀘州蠻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即隱避焉

五倫書卷六十一 四

陳希亮為太常少卿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遊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希亮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鮮于侁神宗元豐二年知揚州時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旆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證則所願也
王回哲宗時為睦親宅講書與左司諫鄒浩

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衰。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時有田畫者。陽程人。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之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得

五倫書卷六十一

五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汪應辰。高宗時。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平院。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父喪。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及通判袁州。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片南荒。遂為生死

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兵衛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為阿附死黨。符移訊鞫。編按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元。金履祥。好學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世祖時。隱居仁山之下。

五倫書卷六十一

五

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集為知己。其在江浙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為問候計。千里訪集于涪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惓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

平生益友也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五倫書卷六十一

五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

朋友之道

善行下

師生

魯孔子弟子子路初以戎服見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聞此言請攝以受教

五倫書卷六十二

一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漢云敞師事同縣吳章平帝時章為博士王莽秉政章忤莽坐腰斬當是時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乃盡更名

他師。敵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節義。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

鍾興從少傅丁恭受春秋。明帝召興拜郎中。令授皇太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不受。帝曰。生教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讓師恭。於是封恭關內侯。

鄭玄事馬融。居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第弟子授玄。玄日夜尋繹。融聞之召見。玄因從質諸疑問。義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已去。吾道東矣。

符融少游太學。師事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論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

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膺。由是知名。

三國。魏牽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免。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著名。

晉許孜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

冲在郡卒。孜聞盡哀。負擔奔赴。送喪返葬。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然後歸。

唐陽城德宗時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由是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咸同文家世業儒。邑人楊慈開門授徒。同文

幼過學舍。因授禮記。輒能成誦。慤異而留之。未終歲。畢誦五經。慤後妻以女弟。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亂。絕意祿仕。慤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何仕。慤遇疾不起。以家事託之。同文為葬其三世數喪。聚徒開講。學者聞之。不遠千里。請益于門。被其教而登高第者五六十人。

宋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

五倫書卷六十二

四

其在湖學。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故其所教者多適於時用。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嘗言劉彝善治水。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時稱湖學多秀彥。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

之簡諒皆出其門。○徐積嘗從瑗學。初見而退。頭容少偏。瑗忽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曰。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孫明復以師道自任。時孔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明復之風。就見之。石介執杖履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曾人既素高此二人。自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

五倫書卷六十二

五

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茂對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對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李之才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為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

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
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頷受業。於是先示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
世。

程顥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
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
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
大而卒無得也。在穎昌時。楊時調官京師。因

五倫書卷六十二 六

往穎昌從學。顥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
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
建州林志寧出入文彥博門下。求教彥博云。
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
使人送顥處。志寧乃語游酢及時時等。謂不
可不見也。於是同往師焉。

朱公掞初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月。

楊時得明道之傳而歸。及聞其卒。設位哭寢。

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與游酢同見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
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
一尺矣。

譙定初自涪陵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
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
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
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後
居蜀。蜀人敬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云。

五倫書卷六十二 七

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少程一二歲。察其
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
見日益廣大。然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畧去枝
葉。一意涵養。直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
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
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
尚虛言。不為異行。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己之要。光
語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行之。

家居未嘗有情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剛直皆則象光。年既老。名望益重。嘗曰。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足矣。

胡憲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故山力

五倫書卷六十二

田賈藥以奉親從游者日衆。歸籍溪先生

劉勉之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喻寇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於易學。遂師事之。不事科舉業。專務正學。以卒其業焉。

劉子翬。太師幹之仲子。高宗朝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與籍溪胡憲。白水

劉勉之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

楊萬里高宗朝為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五倫書卷六十二

羅從彥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乃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

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前氣象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林光朝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焯學因往從之遊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

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

張栻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

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教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

以古聖賢自期嘗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

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

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

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

五倫書卷六十二 十一

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

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

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

矣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

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編交

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從之終日儼然

端坐一室討論墳典未嘗少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

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

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

五倫書卷六十二 十一

則脫然若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洲諸人者不可勝數。嘗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有以知其所以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

五倫書卷六十二 十二

禮之可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蔡元定父穀。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食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

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朱熹來守其郡。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

五倫書卷六十二 十三

問

錢時幼奇偉不群。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與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

廖德明嘗為漳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

程氏遺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解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

元許衡至元中辭中書左丞復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筆少者則

五倫書卷六十二 十四

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耶律有尚初受業許衡之門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為本前後五居國學三為祭酒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精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

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海內宗之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

五倫書卷六十二 十五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
六年陳大綸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〇五毫米寬二九八毫米

白沙先生至言

〔明〕陳獻章撰



白沙先生至言序

甘泉子曰夫至言何為者也曰言之至者也輯白沙陳先生之言

至而為之以示人約者也曰言何以為至也言由中出者也本乎

其自然者也白沙先生之言曰夫道以天為至言請乎天曰至言

人請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以至周孔其至矣下

此其類孟大賢歟水也伏讀先生之書若文若詩無慮數萬言曰

博矣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獨懼夫學者讀其言

誦其詩而未必知約也乃命門人鍾周輩輯其要約以便初學之

覽將以反說約也凡十卷三十三章古林何子見之曰宜題曰陳子

至言蓋本諸先生之語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人謂天也夫斯之謂至人白沙先生自然合天之學非斯人

之徒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數言是彙其訓于帝其訓

言請天也夫斯之謂至言先生輔相皇極之言非其獲乎或曰何

哉子之阿于師也擬倫之大也曰非敢為大也道一也夫道一而

已矣何其大天一而已矣氣一而已矣人一而已矣庶民于帝其

自然一而已矣白沙先生自然之學蓋與天一也奚其大或曰子之

一言自然是吾之感其大然則老莊九得之矣曰老莊人為之私

白沙先生至言十卷 明刊本 棟亭學堂印

嘉靖二十六年門人湛若水撰序曰至言何為者也曰言之至者也輯白沙陳先生之言曰夫道以天為至言請乎天曰至言人請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以至周孔其至矣下此其類孟大賢歟水也伏讀先生之書若文若詩無慮數萬言曰博矣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獨懼夫學者讀其言誦其詩而未必知約也乃命門人鍾周輩輯其要約以便初學之覽將以反說約也凡十卷三十三章古林何子見之曰宜題曰陳子至言蓋本諸先生之語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人謂天也夫斯之謂至人白沙先生自然合天之學非斯人之徒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數言是彙其訓于帝其訓言請天也夫斯之謂至言先生輔相皇極之言非其獲乎或曰何哉子之阿于師也擬倫之大也曰非敢為大也道一也夫道一而已矣何其大天一而已矣氣一而已矣人一而已矣庶民于帝其自然一而已矣白沙先生自然之學蓋與天一也奚其大或曰子之一言自然是吾之感其大然則老莊九得之矣曰老莊人為之私

也矣其自然子謂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時之序鬼神之幽于帝之訓非自然乎先王之不用安排非自然乎昔者橫渠張子曰人知道為自然而不知自然之體明道程子曰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夫無人力者自然之學也皆灼見夫至道者也其意是故君子能見自然之體而自得之是亦至人已耳言發乎自然渾乎與夫無作是亦至言已耳韶陽太守約谷陳子大綸學於余而深知乎白沙之學者欣然梓布之以為教超山眾見者也甘泉子曰吾哉陳子之志也吾將與子相勉乎至入之道入至言之訓默而成之以歸於無言然後為至學也孔子曰子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為天何言哉夫無言者教之至也作至言序

嘉靖貳拾陸年丁未夏陸月貳拾陸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養養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脩 國史 經筵講官

賜一品服八十二甘泉翁門人湛若水頓首謹書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一

夫道以天為至言請乎天曰至言人請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以至周孔其至矣下此其類孟大賢歟

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是故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一齊穿紐一齊攪乎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為飛魚躍若無孟子上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空事推測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無故也

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綫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必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故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

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待其說而以用心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懼其太嚴也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哢哢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

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入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其能為萬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無物處使運用行轉其學以自然為宗可不著意理會乎

一直二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

賜谷始見萬物畢見而居於部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掖衣四十丈維浮之岡引肘於扶桑之區亦光在海底俄如書日仰

木 李言

一四

見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在蔽則開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

蔽者日月之蔽色蔽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伏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夫之人欲其清天理日明羅

於扶桑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明天理日明而羅羅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存乎思不思之間耳

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人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探其極端其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御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

為學貴先於為己為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熟味此詩則晦翁所以教人之意可默契矣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夫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為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孟子說平旦之氣最為有功於學者

學問大總腦處要見見則便自快活皆向前下面節節推去無非一箇道理

木 李言

五

最怕不善思索氣難道

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尋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慢則流濫無所歸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九民也若夫處僻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大夫夫其可以九民自處而不以愛德自任乎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而為之三善乎

平生學問多是因循過了今已是四下已上後來歲月能復幾何思量此身未及誠實哀痛虛生浪死何如於世然謂之全無所得不可謂真有所得則其欺人今對好朋久不敢出此開口恐見得不

熟友誤了別人故近年以來所接之人能尚名節者已是第一等人物平日所論只在此上更去不得此不是不忠於朋友自己既不敢謀人在彼又無確然相向之意故只得隨時應付然細思之實是已不得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臨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其之罪也

人要學聖賢畢竟如何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聖之心却恐未稍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聖賢我遂打如此等不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人心中容著一物不得才著一物便有碍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不待做不去時被他惱方是累只初間要去做時便已偏了此與世間嗜酒色者不同其為有累則一是以聖賢之心都然若無為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非獨聖賢如此人心本來體面皆一般只是養之靜便自開大

氣養美者固是美然有不純所以又有學以填補之如勇者多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強其所不是以為是若能克之以廣大養之以和平去其勇之病全其勇之善何遠不至哉

光正謂天下無盡非之理備已常自照檢直到十分是處不可強說已見惟在虛以受人

人無氣節不可處世難無涵養不可處事難如唐之柳宗元不足道也歸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一貶便也撐持不去如共太顛狂未嘗是憂愁無聊急急地尋得一人來共消遣此是無涵養

且溺按輿輩後人溺於常貴者見孔子道他不是却以籍口如何得他肯肯他雖偏過於高後人偏淪於污他猶不失為漸之上九後

來籍口者却是晉之九四一則鴻漸于陸一則晉如碩鼠鴻也鼠也何異雲泥之相懸隔耶

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常此言取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今未須說聖賢且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俗言語無序縱有其誠意亦不能入人此是氣象不好若舉止從容言語簡重雖無甚誠意動人亦不敢輕他此便是氣象好然人

拘於稟賦不同或有正當好人與人交接不問生熟肝膽與之言開心見誠人反不信他以為謗已此則失於無序若能克去排意為和緩變激烈為和平則大有功亦遠矣道也非但氣象好而

君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強而誣之必不能入則棄其語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能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以相矛盾吾猶不吝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

非孔陽家貧既無以爲養又其親命之仕便不得自遂其志應止於貧而已若能進退以道其佳至於貧不得已爲祿而仕亦無不可但非出處之正使人不禁與孔陽承親之命殊科蓋非以此籍口不如此則逆親之命以全己志始非所安尹和靜一日告伊川曰吾不復仕進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尹歸以此意告其母其母曰吾知汝以善養安知汝以祿養乎且遂得不仕若孔陽之親能如

至言

尹母則可以和平貴孔陽矣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未斟酌不定便多差却隨其氣質而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着律以道均爲未盡到了只是成就一偏之善而已非聖門之大全也

看利害不免開口告人此淺丈夫也伊川平生與東坡不合至於成黨自來未嘗向人道及真無愧於斯言矣

立志不可不遠且大然於天下之事亦須量方爲之有所志大心勞力小任重鮮不敗事此語可玩味

昔夫子設教洙泗博文約禮之誦夫豈獨安坐之顏得聞之三千之

徒莫不預聞焉卒之啓手足得正而斃子曾子之外果誰歟使大夫猶有煩夫子鳴鼓而攻之者七十子之不負夫子幾何人哉使顏子而壽能有夫子於至神之域其報夫子有矣使四代禮樂見用於天下夫子之澤單被一世顏氏所事之報又何加焉由是言之弟子之於師能不肯其道能推其說以及於人皆報其師之大者也

至言

九

泰山爲高矣泰山頂上不屬泰山也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淨雲過目夫自生民以來功業之盛孰有過於元舜者也程夫子何獨以爲易而輕之耶誠以道之全體初無不該心之大用初無不貫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於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是堯舜事業何必位九五統六合布德行仁履壽世而後爲大哉自夫三代以降聖學之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爲之不行道不明故雖日誦萬言極羣書不害爲未學道不行故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不其於吾心無不該之全體固未嘗覩其彷彿則於吾心無不具之大用又豈能望其藩籬哉今試語於衆曰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淨雲過目聞而疑者百一其不疑者十九惟其不疑故卒不信何則疑而後問問而後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而有請已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又曰友身而誠樂莫大焉夫道雖極於高妙而樂莫不
於人之心泛而感之若隱而難知近而驗之其顯而易見蓋學者
王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動靜周流體用一
致然而識之然後知浮雲一點信非虛語而吾日用之所出者固
浩浩其無窮也如此則知足在茂倪焉日以學學無入而不自得
其進皆可其哉

其南海之野人也嘗力於耕矣請以田事為喻可乎方苗之始植也
鋤耨之欲上之易即吾心之故而收焉者也苗之既植其土未固
時而灌溉之欲其生意之浹洽即吾心之遠者復日涵泳乎
之中以滋養者也及乎苗之向碩穗既凝矣若其土使而

稂莠之支豈要遂絕各且非吾心既慎之後戒謹恐懼之不忘非
解勿得以千焉者類耶自始至終循其序而用力為無欲運之
心則未種之田與吾方寸之田一施之無二道也然盡力於耒耜
之田者其獲美稼豐力於方寸之田者其獲直美稼哉孟子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收其入吾身之府庫耳
是也出其餘天下之沛澤陰焉者是也而何其悅於彼者十九
於此者百一耶吁有由然矣夫五谷與麩粟孰美必嘗而鳴
然後知其正味之可好否則未有不為狂藥之所勝而棄焉
今之自棄其心者皆是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二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
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
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也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
夫之所以與我者固憤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其
亂而不知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
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為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
漢以米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
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

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
也而奚陋自待哉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
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
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
鮮矣况德行乎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邀遊乎聖人之
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
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瞻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
親切如是夫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聞而
由來有不肖為者矣孟子曰鶴鳴而起聖人君子者舜之徒也鶴

15 2 2 十 續修四庫全書 5 卷之二

嗚而起擊擊為利者助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能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多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白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脩焉者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彼學政之不脩禮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

予少無師友學未得其方沮洳於聲利支離於批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其業從其師若徒然後遂途其末遠覺其是

至言

十一

而非非取向所沮洳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湯之以大波瀾而為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庵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戶閭倪為莘莘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學校一也所以有今古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皇變穆數伊傳周乃其載於典謨訓誥任者之所施也右為己之心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者學者之所蘊也右為人之心乎若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始不以興學育才為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其人有不田產

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為己古之名世者會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悲歡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水下注為瀾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一為澤澤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然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

至言

十三

已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顯之微微為己也其仕也為人學為人其仕也為己斷不疑矣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
過者疾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行周旋與世駢肩吁是何夢耶將有應于後早為之兆耶抑夢幻無同異端之說從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
道至天地亦至大天地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木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大舍之一粟舍海之一勺耳豈是

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
 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為君子所得乎
 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
 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外而我
 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
 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率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
 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及惑惑則徒為往妄耳
 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語是他向
 來經歷過一箇功案如此是最不可不知錄上克恭黃門若未有
 入處但只依此下功不至相誤也

至言

十四

吾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
 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
 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體合處也於是
 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
 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
 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
 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予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
 且何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錄示張東白詩且疑我更號逃禪不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
 事固愛助我者請問今所疑於我如此果何自來耶若出於東白
 未可據也東白蓋我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未深契而想料至此
 從而疑之竊恐未為至論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
 數首論者云陳公甫喜荆公輩人直如此草草我平生得無已鼻
 之謗多類此可怪也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勉人也橫渠見人便告
 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
 後彼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是文王我師也周公吾欺我哉區區
 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既以寄民澤水也亦以告有志於門

至言

十五

下者咸得自勵而日勉為非但為美言以悅人也
 此學以自然為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
 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
 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
 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同志之人托區區於無
 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
 李世卿書來問守臺者某以民澤告之冷焰迸騰殆出楚雲之上蓋
 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人自
 期安能遠到賢即在病可徐徐而來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
 也

茂澤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其言曰川間所屬諸人皆著此類
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吾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學業
傾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慮固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
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一年三秀之獨何為有志不就其可念
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前車謂學士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
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即此
便是科級學者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傳曰道在通而未之遠事在易而未請雖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
一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
一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未諸言遠不待其門而入悲夫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未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飲久之然後
可及也

出處憂感感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凡天相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

四顧洒然左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

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至羅浮之將甚樂第恐心有祈往情隨

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修樂耳

儒道釋不同其與眾同也太靈尚能竟我於衡山否耶

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若周子曰實
勝善也名勝耻也其為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夫往來音問之有無
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
焉耳此之謂勿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三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自信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閑自
關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
此應於彼發乎適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
福萬歲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太哉前聖之
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今爭一個當歸
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
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錄軒冕而塵金玉耶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籠籠與吾儒似同而巽毫釐間便分
霄壤此古人所以肯綮之精也知此辨所見大體覆了了知此開

者安能不為之動也起脚一差至到前而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沈潛貫著落

人其七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看衣服能行淫慾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嗷嗷則嗟凡百所為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為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固可罪者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其庶幾乎

三言

十八

惡乎同乎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者門也歸者本也周誠而程敬考學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道一之道孰為道孰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大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王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為要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道書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論語而嘆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巖云善矣冬雨連連平儂為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餓窮民怨咨嗟何為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日短誰為致之不如待時時誰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眾芳汎汎輕航駕言出遊不泥一邦雲龍風虎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於

化之如赴壑之水汨汨洋洋不亦深乎嗚呼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采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而信與道翔翔固吾儕事吾志其行乎倚數林哉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故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驕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本為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一

三言

十九

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君與親一也在親為親在君為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皇章屢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嘆此學寥寥世無人整頓之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吾人以不專之學方其為之也凶莽濼劣而不自知又何怪乎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縱數檢着便有不肖已者仰之以義則弗和好之情於此處必欲事事

當而又無所忤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
讀之庶能有所契合若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
學法門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
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有揣摩紙益口耳所謂何思何
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

宜一一洗條昔之習氣煥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知也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
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與奪之間哉

吾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
得焉

賢人屈伸在道

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求靜之意及應酬之末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矣愚在其能靜耶
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
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

斬釘截鐵工夫當自方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倚壞了人也
進脩在我成我者天也

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言語終是鶻套
者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然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
生為得而相干富貴非樂湖山為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
愧怍哉

利乃眾人之所趨義則君子之所獨

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善之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
門豁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况於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

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者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

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
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四

我道非空亦非小萬事會得終未了

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

則庶物咸亨太和網緼

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

為道之障為其溺也

事不撥諸道徒人言是狗奚可哉

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

自負重日與逐逐者伍耶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

至言

十二

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過月征良可憂耳

羅先生柱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關書齋於後園靜坐其會

不以病廢學者乎

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

病而至此當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漸省挽亂幸而天年未盡便

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因言以求其心致迹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矣

由德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助勿

忘之訓則有見於鸞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

之渾淪

撤百氏之藩籬於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歛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淨華盡剝真寶乃見皎然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

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

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連才之周者其治也廣

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雖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

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問以夫子為的者也夫子不能

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者未信也師不能強於弟

子

為賢者有曰自立開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偽

者姑以迹之近似者言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

一為要二者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

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儒亦曰靜坐曰惺惺吾儒

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教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

類歟吾在京師適當應慈菴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

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吾亦非吾所能與也不幸其

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吾其

責取証於二公而吾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毋以如老

是以不能也耳則其責吾以不仕者遂不可非所謂妄人率人

至言

廿三

於偽者又非此類歟。

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拙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

有然者矣後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官於羽雖師曠不能

使之合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然急之聲異也

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其正焉耳矣

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受朴於天弗繫於人稟和於性弗淫以習故七情之後而為詩雖匹

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駭能

迷失本真乃至句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曹魏以降

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對偶窮年卒

李言

廿四

歲為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

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自之

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

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

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

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

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尚省為竽瑟羽衣白雪陽春稱

寡和雖非詔讓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

人哉

聖賢之言在方冊而讀之節其可者次其不可者直截勇性日

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將心太而著蹟太奇將來成說難

上

處既非庸常所及而予素蒙純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

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所不能諸公即居子虛山亭所能也

居虛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

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精納其猶

未免於玩物喪志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

無之檢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

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

而親書隨處得益以書傳我則釋卷而茫然

廿五

古者至誠置小學於粹雅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

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

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予嘗

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

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

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

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

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

父兄不以其言為子弟師業修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為教也不

因其世其養其耳其固其教其直其士哉其自其也

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此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耶

禮在天下其間以至顯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早扣仍波蕩間作良日涸涸以干思神之謹祭權之用始不窮矣

夫天下未有不溥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矣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原道顯人道脩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訟者謂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嗚呼孰能信斯言之不誣也哉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修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強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為也

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為挾私妄作矣無其權則有其心將安按哉今天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行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耗不貸而用舍乖張

矣今天理財於操獲之秋非常賦稅取之民故推牛醢酒豐犒厚事非以醉飽為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矣與小吏計才籌算算餘矣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建賤也燕毛所以序尊也廟始遠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憊歟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夫郊第之雄田園之美肥井鹽鹽記妻子祖考所棲與無風為仙殘膏餘燭何有及之其鄙陋活哉可

滕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為卿大夫作家廟以魂之鄉大夫也然况士庶乎先世之風流餘韻至此幾絕以吾身之一身故而為百體援其一毛而心為之痛是就彼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肖者骨肉富貴不加於父以宗族者誰乎故曰收拾人心必原於此幼時讀孟子入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之於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入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耶此弱能求文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僕此督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不商

滕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為卿大夫作家廟以魂之鄉大夫也然况士庶乎先世之風流餘韻至此幾絕以吾身之一身故而為百體援其一毛而心為之痛是就彼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肖者骨肉富貴不加於父以宗族者誰乎故曰收拾人心必原於此幼時讀孟子入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之於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入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耶此弱能求文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僕此督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不商

一頁八行 升 貴 參 四 車 全 書 第 36 版 頁 內

改諸內外性重之間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術於事
子其思慕其親其不以皓首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
道不苟於言也

庚寅秋月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
房既倦而小夢與應魁數元克恭黃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
一人次之次克恭次余應魁塗過流涕予呼童子取行其童子不
應余因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應魁發憤不置克恭顧予作愁狀
其不識一人者漢梁若無所聞焉既寤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不
同人之聲音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人歌之楚人聽之
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
人歌之楚人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莫不相說之
有是故越不可為楚楚亦不可為越越與楚不相能非有先之初
習使然耳習之又殆與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
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為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為楚
者以從我楚人得不釋怒而逐之手然則何如曰守其為越者無
遷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白沙先生 心之五

天下事物雜然而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自有卒然舉而
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
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米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
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
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人心萬
里完具事物雖多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
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目而生哉稟父不能容一瓢菽
陵不能禮漢光此孰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
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為物耳
事吾知其為事耳勉焉舉吾身以從之初與我不相涉比之醫
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鉢視軒冕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
得一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
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
也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
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
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
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固於形道通於物
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人得之

為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茲不可狀繳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及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伏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似弓而以竹為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也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焉故曰道不可狀為難其人也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此樂于此身於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復而泰然後安又曰復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于此然後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

本至言

三十一

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與也九三曰繫負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以懈者剛而已夫豈勞哉君子何為不暇乎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偽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偽之間而已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為之也一誠所為也蓋有此誠則有此物則有此誠則誠在人何

所其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為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犬此誠且可為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備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邪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惟萬狀不復有可同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心乎其一元之所會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莊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備載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莫如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

本至言

世一

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為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厨也夫庖厨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成君子因是心制是禮則二者俱全矣巧莫尊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然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逆之四裔四裔之民矣非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則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禦寇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在于死聖人即不與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逆除之善惡難施也聖人以授聖聖人一舉而逆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用其間矣周公金縢一發大信皆以

後世事觀之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任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相固不得會蓋而學韓也

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最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

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

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後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宰相分割民受

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催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

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將相不以等

威自異過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

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率于茲前此有司固

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日禦武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

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瀉之劑病飢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損太租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

存者處功則光明者在光明矣

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已而勿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

故始求之深以取困大易所以凶也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躬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繫乎義奇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

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百仙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云

恐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

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公由端陽入省積任之初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大絕塵步驟

固知不與凡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其銜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蓋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澈寄寄丹詩耶

流傳世間識者嘆之執事真無有斯言哉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

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

吾自為之不可不知也
知悔惜哉
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末弊弊焉終其身而不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信

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也亦然蒲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

更望元卷心氣臻極和平勿為蒙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黃玉畧無瑕類可指摘若恣意橫為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為英華率謂之化然水陸所能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蓋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九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芙蓉者氣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

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遺其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多矣在人

自審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但當自勉其難勿輕自恕

嗚呼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燕人妻

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嘗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

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真節小失節事極大故此二氏乃能之學者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

書及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止於誇多聞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

天理日消其不消於心者幾希矣

尚友古人求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

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門而世龍門朱梅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

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為是者非

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予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

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脩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為異而欲聞之也昔呂蒙正拜

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之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

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碧玉樓卧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其病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

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有覺耳

昨多穠上聞兩聲澎湃睡不能者枕內檢會鄉里平時往還人十七

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最晚死者極

多鳴呼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

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中蟻並活而已耶浮屠其學亦

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

節世未嘗之入在人立志大小何如歲月固不待人也

於乎勢利為市朋友道絕普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政之號不

足於余固其所矣惜乎貧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普人所謂旋渦

底佛安能救落水難漢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亦濟於余者矣

矣言蜀政哉

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其真難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

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嘆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

省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酒

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止雖同歸于止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其遠

醉者歸光內映謂醉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耳元非泥

於酒而飲者也嗚呼嗚呼得見古醉鄉之迷以與之共飲哉

凡觀人者審其愛惡去就取舍之間足以見之矣

正以真為獲而不與童子慮情乎力也成大天下之事

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疲於遠途金龜

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

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

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

謂建諸天地而不悖管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

其分內也字而無窮誰當負荷

昔所稱性處非乘雲馭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妻之乎官守

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忘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

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

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秋梁公徽黎公仕唐在

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以

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

表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夫孝百行之源也通乎神明光乎四海死輝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

弟而已故君子莫大乎愛親

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也

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欲理命者述及諸外事若若具行禮令我潔潔淨淨非余放下終難

泰自非然陽語乎

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不獨作詩為然也
當道知人無難也惟行其所知善有則惡有懲則公道明美惡雜居
賢者羞與不肖者伍設若有如爾元亮者傲睨於其間其肯為五
斗米折腰而不去耶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六

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姑息憂其憂無愛人
之憂其亦有以異乎蒙菴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僚若居山林也則
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僚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
一也在已在人則殊耳

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
不可得也

醉以濁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嘗
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克夫善醉人

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木不立徒以

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畏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
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
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公謂鷹鷂不如鳳凰即如引裾折檻請劓斬佞臣頭埋輪都亭將壞
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之而不為耳至如明刑弼教保
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志
不為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四往淵於既倒此宜無不在我者顧猶
有掣肘之歎耶

推之欲其高及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
需者事之敗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

國家安危所繫視用人何如耳如兩廣之地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
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興何如耳

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既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
日也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觀之思過半矣
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

當以古之立言者自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
何足與論斯理也

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為不畔乎道
不惑乎義則其為孝也大矣

論詩者當論性情論性情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

者異於是性情佳矣風韻自佳性情不真亦難強為之說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

門人子弟不已薄乎

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

處死之道乎

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

為累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

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

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

白沙先生至言

四十

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

親不以文覆愆

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

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富道樂則行之憂則遠之古今

一揆也

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靜宜亦有漸乎

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尊也不藉勢以徼利

人之遂其生養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塗灰者若枯槁之遇

春風

竭股肱之力而効臣節之職勞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

以壽國家之命脉

賢才用世大小有補長節下山可以撐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羣

仲尼與世為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為戒千古

君子之窮小人之幸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

予獨畏子感激而慷慨其本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

人之望之也若斯鴻天路之翱翔

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戒不滅而彰匪事之常憾而

弗彰庸或可傷惟其不待生而存故不隨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

又焉論其行藏

至言

四

聞善必錄遇惡必推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闕有開

顏子之壽過於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

我不枉已君無鑿坏

費而不傷壞而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

可已而已不可已而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

國其庶幾乎

無違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

君子但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未嘗有所隱哉

吾鄙野府曰別奉鈞帖命緣月恰共一百幾夫二名不設書執事所

稱通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通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其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吾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甚意於自脩亦甚矣

答朱都憲曰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為親在君為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孝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擇安於事劉則止為中而行非中也今若聖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

四二

予遠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謂劉東山云採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交游中有不勸人進者乎其獨不然是以退為進也

論孟古義讀之炳然其長於造語發揮神采脫去時之凡陋也今之為舉業者能如此亦何害其為時文也文章與世運升降孰能留心於此乎

江右藩臬諸公以幣聘先生主白鹿之教先生辭之曰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哉亦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

嚴其行自肆其文於莫而不意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斯道非且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况以導人哉

比歲聞南京有陸孔陽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稿言之稍就而固焉果出言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解辭意而失之其所謂風生董血然欠一洗之力

詩真是難作文字亦然百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不及韓退之只為太安排也

至言

四三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七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公是月告病不識此機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則更無說矣拙詩六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聞定山考察前久告病南京吏部復尚書不為達遂以老疾退可惜

辭氣然之自然達實爽快特有猶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在平日致

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

詩不必作不必不作道固爾也

表侍御能納善言故不易得

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親左右無遺泥此與世相濁濁其

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蓋有之矣時周別去益以時周平生務履

之難大畧與我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其百煉金者

子也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

者

予凡於公卿之門惟知身敬禮而已不敢隨衆亦不以負其詞其

有賜於我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

近苦愛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而壞

佛老安能為我謀也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免妨奪而工夫不

精

絢等之在門墻其意未相接也徒以名分相繫為美談耳雖欲賢於

吹雪者多矣廣叔而勿拒小謬言而大遺其諸全交際待衰俗之意

于

貫之自謂也必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為限復深責望之昭仁可

義始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進其

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尤於後世矣

則其其可悔哉

予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絕不作詩值輿動輒過之至今年夏四

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遠

殆亦不可為懷及乎中堂童子吟歌蹶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

聲

詩道性情故不論工拙然亦當審其所發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鄙則凡俗倍則背理二者有一焉皆為辭氣之病非君子

所安也周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然發之如鳴鶴為鳳如調琴

瑟如奏金石十載之下聞者不知予之操也尾之語之者不在辭

氣之聞乎得之非易言之實難發所美德氣深者當默而識之耳
惟我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于今賴
之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發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馬於是乎
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
變也率吾情溢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也揚
歸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
伯察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雅
不畢究而王通不吝辭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
達五常於是微有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

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
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配
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帝靈之褒貶雲月風花
之品題一而已矣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
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後而為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為之
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為哉此之謂不有於人也
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書
謂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
也一或巨之則絕然矣其體絕然而且為怨心而強與之其情也

哉噫曾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嘆也天下之偽自茲可憂矣
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秋坡一人而已與余連
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潘齋之子益游始拜潘齋
余以林坡事續續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

外海之南山山之坡陀有石延表夫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祭為室石
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杖飲為持敬之學又於白沙築小室
三間命曰昇樂以為間業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甚苦
時人無有能窺其際者惟潘齋與林光與余知之

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
有守者矣其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
歟

顏淵問為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
陋巷以致其誠飯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躬行
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
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並苟也哉
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群兇之納欽州七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
動於此應於彼然而觀之一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
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
哉程子謂切脈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
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丁侯為縣六年卒于官... 仕不為已耻以俗吏自居... 使統之俗淫於侈靡... 守俗由是盜賊鄉鄰老以禮正之... 錢上下交侵民受其害... 甚賴之時有積微實民必慶... 不救安在其養民也... 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 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有用世才... 為政暇必走白沙往還歲月內不知其幾... 矣人不可無志也... 不顧學而切於救民... 有老嫗夜哭於其廬... 死者不可作已

自有邊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 之性人未必知也... 刃失其愛鼓之以鬪爭之風... 之性與生俱成誠不可不懼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八
衛靈公問軍旅之事孔子辭以求學曰... 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勞民... 言吾得已哉今地方寧謐文教革新... 耶邑長祖且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官... 祖且其志而忠信體之書端而俗正... 者自至有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 可戰守令之責盡矣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歙... 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能噴氣成雲... 取其變也... 而雲以蘇枯澤物為功水以動為體... 亦妍姪亦姪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
一善可書也吾書其善多言也信多乎... 無位也言不能化而入惡在乎多言也... 潘某氏者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 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以... 事繼述而傳無窮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 卒噫茲可憫也已若是者其亦足與乎... 可封降自後世不以善而以利父子也

增婦姑勃餓朋友殺劍者皆是也夫恒入之情莫甚於顧其私而不忘其後某也致孝乎祖禰委視乎兄弟其至也若道其死也若虛非求馬於唐肆者歟

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樞樞百工慕能商賈慕賢選有無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發而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求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初而慕壯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非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於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

伍光字楷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於君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

與亭往來又明年而光字死矣草屋之成光字蘇戒沐浴焚香更

大危坐厥明請余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聖賢入以為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間自覺惟坐為樂耳每每讀書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為愈也蓋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曩宜廢將其所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余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願余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幾千有年矣周子程子又幾百年為學果從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

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母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焉為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

有以風木圖請記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存不忘乎心矣存效問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否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

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燕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欲之弗逮養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子可謂盡意矣矣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為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為然也一以貫之其所緝孝非常所緝常所緝者豈其養其親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緝孝率以是為至矣吾恐聖賢之意不明於後世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世道作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士少讀宋史謂宋之君臣是也

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一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世其所為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主業盛賦詠既出而世道亨之若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事邪議得以聞之大志弱而易掩大義隱而弗彰豈敢玩愒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命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刑賞失當然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為之捲卷出涕不忍復親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問之生也幸而克劉文靜廣之以詩曰三綱一索國風沉人道方幸見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善惡

至言

一五二

右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心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陸忠相負心帝赴水死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崖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趙氏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

五變之頃竊顧公忘之昔者斷崖凱歌適足為韓公之景此唐石之後所以有頌於今日諸公也安地方後民業惟公留意焉

北門園池之勝與潯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軋與弘農公今日復病夫為邵克夫乎為戴顓乎病夫得附驥尾為羊城添勝迹於後代豈假言哉故曰金龜不換與人願文之昔宋易耳病夫

生山水稍瘠待來年服闋後來蔡羅浮訪醫而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客少微風碩

北門園池之勝聞者以為美談某不敏以一時虛名在左右者一通讀封的平生山水情欲償之餘年

後山禍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倖倖擄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寧誅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

吾又履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佳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儼今日之圖可速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抑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

至言

一五三

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聞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是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實諸鬼神焉往而不吝然也耶

海北在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事於海上此外有脩古書院於香橋之作所費不少恨無以成就之耳

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謬之此豈來人所能議哉

順德人誇李進德由吳飲臣王積兩性李世卿由我多言至子自愛人者人傳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

書中所制平胡去寇其亦快率爾書一時事體所關萬一有止

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侯更得詳其非不難見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九

出處無過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情矣但須觀今日事勢所
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以信與道消息若居首徹服首
順應自然無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和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
窺聖人至神之用其不似也

其平生拙學於出處謹密有不察不致其意者不敢不告也謹於送
行之文間嘗一二為之而不以意為道者一則於上文一則
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年矣
白去買米人不知所買米被官濶流者民之負荷者一切宜盡之
以明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趨者則君子所履者一以義故

於民非即事也

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為而化
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
口入於他耳何害伊川終不為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
否惟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為不忠矣

嘗謂道不測之變發隨虎口矣不得已為諂錄之行所以避之非出
處不意也吾享其亦聞之否乎平生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
往往寄聲以不能去離此邦為懼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也
惟其他特患不得時耳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顧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效例
名節道之藩籬濬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古之庶士資送其子有禮一犬而足者今犬之殖幾何益者雖有百
犬不以資送也亦不帶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其矣俗
之能殺人也

賢者行己志惟恐一事不底于道

子嚴平謂人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
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准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寄
生筆端無事而後安能使人受之而卒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

之與之運人不可得現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與之顯者耳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書曰君子制節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

之命在人宜自盡是中有以強為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

人而獲利既可鄰矣傳及其子託養而衣食由是琴瑟微而家

國後轉歲日幾不能生里人賦之耻與為逐亡士夫之名此豈

嘗為元惡大憝而後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重業以取重於

時其所挾者寧時所不傳者也而又自賤其業之何其能立也大

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感無之

又不能立諒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矣若此

昔人所以嘆成立之難也

讀一之自罰帖所以善三代之儀乎猶存也此舉雖通究其為心

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重其進固未可准也若夫久居師席不

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錄算一過

諸君其誌之

先師康齋遺稿其歲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京

途中紀行諸作皆寫自手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

李出北京是日次于折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錄一見舊編閱

之竟日不月解以手撫弄以口吟哦其憐之詞一紙是歲六月過

青丘以手書問先師尚書其書凡有年以被書來求教又二年壬辰

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計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月至其三月為

錄求跋語時屬歲末一年矣嗚呼悲乎先師道德一舉傾一世婦

人小子知之華夏變顧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人某之

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謂其言想見其神采而得其為人則宜

其有惕然而感動然而興者矣其猶望此於百世之下况其遺者

乎後生可畏錄其念諸

中間一簡告鄭先生以處貧之難甚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無所於

謀也三百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

也而徒告之難鄭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

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之間三十四至矣不自激昂

不自鞭策他日伎倆又似拙者模樣耳

白沙先生集卷之七

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無宇宙賀太賢者其風必厚惡宗

道旁往來者皆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亦透

人情之發惟恐其速遂之加惟恐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終

火矣以忍水制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

謀此乃有濟如其不忍禍敗立至

古人蓄積和糴非其傳砂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

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感藏極淵泉吾

能擇其機何必規陳編學意不用心用心滋益經本虛形乃實立

本貴自然滅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倘後儒不肖事差失毫釐間音

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聖賢又豈真六等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

往安可辭遊哉遊與願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願

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為年馳力不與鏡鏡嘆以悲豈不在一生一

生良違違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曹陽之正揮

元神誠有宅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圓其跡上

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可以參兩門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堯舜於無聲氣

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翩翩竟美取老夫嘗自力茲以告五子文

二費情神百九可以止一落求不取年光建瓴水

我否乎亦不我然字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

乘風中旋胡為不自返溺水迷清淵

神性氣自隨氣氣無物冰賢聖一切無此理何由曉調性古所謂然

然兼穆穆恥獨不耻獨者根萬善

漢晉黃庭陶珮鐵橋水宇宙幾千年洞天今有主借問主為誰

生子湛子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遷化以理定化不

可言守之在教有一其在中養吾德性

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者也不明了了心到頭反被懂懂提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為主一番拈動來自出扶桑樹怒怒都不拈江

河自流注瀛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熱度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獨立無朋倚誰為自然配春陵造物徒斯

人可神會有如壽星者乃我之僑輩末結無情道相期八絃外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過諸生學不加進故汲汲焉告之與其有所底

發而自憂耳至於末職則為我所以為諸生憂若但如楊朱為我

而不恤人則彼楊朱何為者耶於是告之曰聞楊氏者孟子也

豈若是極哉道固爾也及復言之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

然而不容已則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亦不容已也乃作

詩昔屬意於此訂頑後愚或此吾在何處於人我與自任正何之

重耶記語類所載文公力疾與學者語勉奮見而止之文公曰除是楊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楊朱亦此類也

少年作老人語詞氣終別詩真融道妙密若未理會得明白處遂然語此其躡筆也夫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未與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為野遂止之故寇公不悅後

來通州始著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誦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為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

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為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重貴為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

孔脩妙年如廷實所稱非悅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便庶幾一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知人善取友以為快也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應還手馬留屯秦烟燭寸心丹對青燈

搔白髮滿盤殘老米數葉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滿酒清泉白石惟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石水調歌頭吾

知先輩翁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在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表

夢拜公坐我於末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公顏色可親

一步趨聞不知其已翔翺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手書公於

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學也耶其非也耶

余又有田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鐘雨後天愁人知未夜遠

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充玉枕錢床風無意緒吹斷藥鑪煙弟

三燃亦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東海平日

自謂且復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

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波閣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

以上遠涉濶博師道尊嚴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

名家也其出處大節不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學在

往讓呵太甚聲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祭也微君益蘇

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為是歟孔子乎了翁之信也

意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為說辭其

辭曰使君使民不厭其使君為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為言信

死生為戚忻而必嗜欲為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言

流砥柱人

上而未聞道未免為物撓註言知者則有主不為物撓矣故曰知止

而後有定

作詩尚平淡宜與風雅期如飲玄酒者豈用瓦為卮

一詩可送方童子千鍊不如在定山註先生每以鍛鍊推定山然元

主自然天成之句定山亦每性之文云隨渠若輩清終勤君子

書自不同

一語不道無極老十年無極老終窮證道則同門路別君從何處竟
高踪

白雲市伯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
臺深註金針借引以言心與字也風月即道也又云如今老去還分
付不實區區收景錢跋云達磨西來傳衣為信江門釣臺亦禪夫
之衣鉢也茲以付湛生將來有無窮之祝珍重珍重

六經盡在虛無裏萬里都歸感應中若向此邊參得透始知吾學是
中庸註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觀不聞虛無之體
天下大本也感應則達道生焉

天地列兩儀其中位太極不悟各家生焉知書畫則易伏羲古已亡圖

書久晦餘守語山中入妙契在端默

大流無此奇偶值銀河傾願回銀河流免與世濁并一洗日月光再
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萬世無甲兵

孔子曳杖歌道遠夢化後我夢已逍遙六字書在牖聖愚各有夢說
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還何必久即
死無所憐乾坤一芻狗

天人一理通感應良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
夜因何事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

日行漸不遠也忍發華髮頭頂多髮少所希在真紅書編絕周易節

裏餘慶茲飢冷玉臺霞清飲滄溟淵

一度一萬劫飛空本無鐵何名為飛空道是安排絕夜久天宇高露
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弄碧海月

袁狄犯中國妻妾凌夫君此風何可長此恨何由申仲尼憂魯也作
經因感麟往者宋元間適逢大運屯仰天泣者誰屈指張陸文臨
事誠已疎哀歌竟云云一正天地綱我祖聖以神缺與誰表章屋
山莽荆榛寥寥二百年大忠起江濱慈元廟繼作爛快崖山雲遠
者陽江尹一念何精動作祠此崖山兩廟存三仁大封赤坎墓昭
昭愜衆聞深悲魚腹冷一躍海門春厓海風波隔陽江面目新自
然聲氣應坐使風俗淳短卷心先賀神交夢每親珠詞告萬世老

病敢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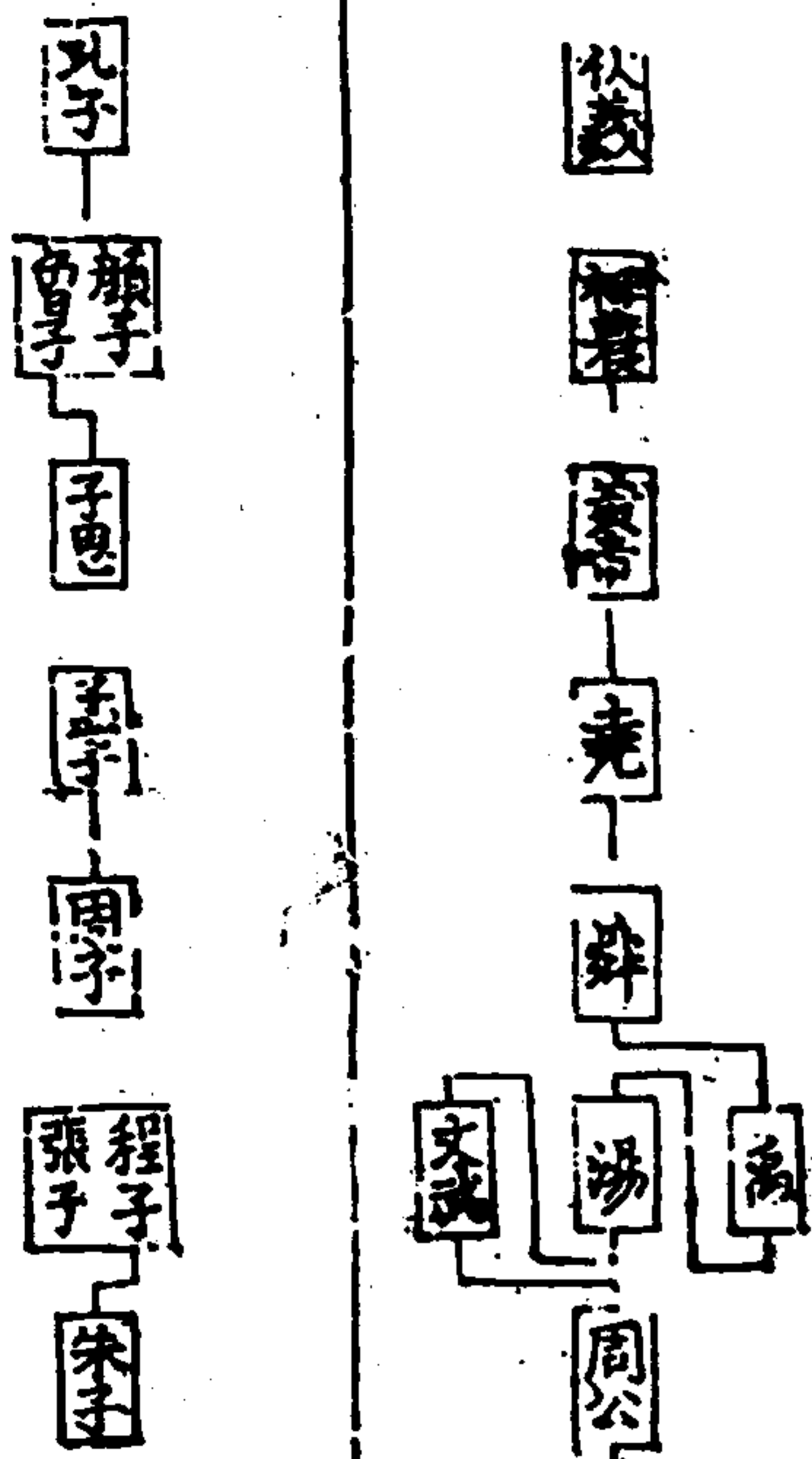
南京僧太虛書求印證卷之云予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我以此證本體自然註儒佛之途辯於此矣

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其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
諷詠之千周燦彬彬兮萬變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
雖此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十終



道統相傳之圖



朱子
全體大用
之學維性
開米之儒
折之極其
精而不亂
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
影小



周東遷而孔子出

家南渡而文公生

學白用

學的上

下學第一 總論為學之道

上海輯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於理也理只在事中○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

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朱子曰聖人教人為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

是正當學問○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道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

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又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理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朱子曰既

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

先致其知然後致其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真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精一敬字○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朱子曰古人教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致忽然後可以銷磨其

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
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
助○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
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
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
跟做去裁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
方用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

事上

四

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掇隨處收斂
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至易則
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
當用力○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
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
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
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

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
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
有切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纒悠悠便是志
不立○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
亦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
漸做來○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
又白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
處而不學○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

事上

五

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飲
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爲
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
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學者當自博
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廣○朱
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達○程子曰學

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為士則知所

學上

六

以為聖人矣○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分上

七

持敬第二

朱子曰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

乃聖門第一義○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其最緊要處○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不足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白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學的上

七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春秋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童蒙問問主一無適曰主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此一件又作一件○或問敬當何謂曰是不待而訓

也惟畏庶幾近之。○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大作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熱時整齊嚴肅威儀儼澁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

學的上

六

工夫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思曰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自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在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猶當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

學的上

九

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言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明道先生言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皆植工夫皆

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學前上

十

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朱子曰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天理常明白。然人欲微密消治。○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肯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脩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

學前上

十一

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同敢或為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

焉。屬同敢或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在聲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
惟一萬變是歸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
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
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
既淪九法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以上分

窮理第三

進學則在致知

學由上

十一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人入德處
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
全體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
言致知以心言○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
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
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
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
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

見○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
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
其實只是一理總明彼即曉此○因其所
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謝上蔡說格
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
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格物十事格得
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
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

學的十

十一

處○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
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
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
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
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
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
理會○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
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遇著一件事
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謂陳安
卿曰凡看道理須要來箇根源來處如為
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
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
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問

學節上 南

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
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
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
習多後自然貫通○昔聞延平先生之教
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
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
以究其理待此一事既釋脫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曾

中自當有洒然處○窮理且令有切已正
若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
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窮理須有先後
緩急之亦要窮盡○朱子曰看道理若
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
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
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
得其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朱子曰萬

學節上 圭

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
緒都理會四面轉合來見得是一理○朱
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法在循
序而漸進莫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
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致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其言
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
出於吾之心○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
涉函然。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
音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
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
之源則一而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通毋遠。○朱子曰且讀一書先
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
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先

學的上

一六

須讀得正入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
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縫處
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
反復向上有通達處。○讀書須是成誦方
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
時熟着時熟玩味時熟。○聖賢之言常將
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韓退之所謂
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潛有沈潛反復

之功方得。○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讀。○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
是第義。○讀書須教細看心粗性急終
不濟事。○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朱子曰學者
之於經未百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讀書

學的上

一七

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己見
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
說雖不肯理然非經文本意。○凡讀書須
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又曰須
看他文勢語脉。○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
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
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取雖或傳以爲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看文字不可先
懷權斷於胸中。○看文字只要虚心橫渠
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朱
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
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
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
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朱子
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

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
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真是鏖
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真是推勘到底決不
恕他。○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
見得真味。○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

快洽當稍見功耳。○昔陳烈先生集書無記
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曰聖賢心
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
就自家身上推究。○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這道理須是見

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
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皆透極其透徹
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
始得。○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
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朱
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在於

居敬而持志。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
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
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
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
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
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

學的上

示

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
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
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分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
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
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

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論大經而讀天下
之專論天下之事哉。善理會得此四書
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
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
書皆未易看。○論孟工夫少得幾多六經

學的上

示

工夫多得效少。○子所推言詩書執禮未
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
先為玄妙之說。○朱子曰大學是為學綱
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
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
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
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
下是達此理。○致知誠意是

學者兩關致知乃憂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意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看來者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放寬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宜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

學中

三

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間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亦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只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

之做工夫處○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要龜山曰事事緊要者此可見○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古篇之旨無所不究而

學中

三

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便了○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或問以言說為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言是理而無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讀中唐者毋跋於
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
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
其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
學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朱
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出之以雅。以大其規。

事類

卷一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
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
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
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
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
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說辭之志。當以
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關
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
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
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
方是有味。○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
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

事類

卷一

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
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
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
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
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
外是矣。○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
言學字。○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
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禮記是

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之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

禮記

三

本流傳得此箇文字○朱子曰周禮一書唐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朱子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

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卜筮說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象

學易上

七

解○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法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文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文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

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
其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沈元用問尹和
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
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
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子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

書的

三

書益加詳密云○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
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
透得動○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爲
易一至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或問
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
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
也又曰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只

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
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
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
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
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詞與義
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
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
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

書的

三

耳○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務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
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春秋是明道正誼
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及成謀利
大義都晦了○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
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
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往往
不曾見國史○朱子曰考經只前面一段

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朱子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

學而上

三十一

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易通與太極圖

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錄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通書近世道學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則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朱

學而上

三十一

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愾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西

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
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
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西銘一篇大
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兩句○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件事
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
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
同○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為深切

學的上

三十一

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
理則無餘矣○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
物之理○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
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
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
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太極之精
而約○朱子曰易之為書最不易讀其作
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

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
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
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問
為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
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
○讀書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或問看
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
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

學中

三十二

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讀史當
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綱
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
使夫歲年之次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
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朱
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朱子
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條分

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旨。○天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

學問上

三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張子云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即理也。以人所

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氣即體之充也。○心者身之

學問上

三

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

物而動者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之降命而其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極者至極

學的上

三

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程子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或云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惻者傷

學的上

三

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耻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又云善其親曰友。○善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存心恃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悔自凶而趨吉者自吉而向凶○直者心無私曲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典常也謨謀也○道之顯者謂之文○德合天地稱帝○聖通明也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美

學術六

三

華貴者而言則謂之文○君子成德之名○賢者才德過人之稱○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擇精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愚者知不足厚有餘○術謂法之巧者○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法○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

學術二

三

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

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
同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朱子曰
堯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
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感知其所當然
故行不繆以上分三節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如豈可
不自鞭策○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

學節二

甲

實君子蓋深耻之○學者讀書須要將聖
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
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
如此方有益○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
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
夏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
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
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
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
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
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
變是暴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年十五
六時見此段解得痛痛讀之未嘗不喟然

學節二

甲

警學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
工夫方得○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
就心地上用工○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
曰不是是切己便的當○朱子曰學問之
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
已蓋能如此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
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
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聖賢千言萬語

只幾人未失其本心。問心如何得在腔
子。曰：欲使在腔。子。曰：朱子曰：此心固
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
人欲作天理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
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
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幾者。動之微。是欲
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
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一念起處。

學中上 里

源尤更緊切。微動之初。是非善
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善惡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
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人之
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求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
察。察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
得脚。儘長進在。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
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
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這
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順適底意。
惡便是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
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
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懸念室欲
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

學中上 里

方動之時審之。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朱子曰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
是那不仁。陳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
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
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
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
等思慮矣。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

主張故為私意所勝。○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朱子曰所謂收放心非是別去未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

學的上

器

力。○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曰慮事

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為所

學的上

器

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音有偏重。○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人最怕陷溺其心。○朱子曰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不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朱子曰

學者常用操醒此心使如印之方亦詳邪
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
內外相養之道也○朱子曰人不自知其
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為學
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
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
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

學聖 聖一

是克治氣稟偏處○克已固是學者急務
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
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
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
克將去○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
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
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為人欲
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已工夫

淡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而且故過明
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問類于地位有
甚非禮處白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
須用淨盡截斷了○問已私有三氣質之
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
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
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
欲為多○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

學聖 聖一

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亦有不失其本
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敬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
可學矣以上分十四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
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
如何曰且克己心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務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脩身之要也○朱子曰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

東坡上

天

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盜○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為親切真當佩服○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有

由亦不可得○損者三樂性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朱子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急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性○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

東坡上

天

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安發即求仁之端○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朱子曰入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

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此常事做將去○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

學的上 五

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熊夢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平為本如勇決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朱子曰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牢不知廉耻則亦何所不至○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

學的上 五

不如人矣○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

必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凡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朱

學的上

卷三

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及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忝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

若其誠致卑凡之在求能與步下之
朱子曰學者常帶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後心後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總極其小便害其大○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曰學

學的上

卷三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子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適者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須從此處立得定然後博學之功方有進步耳○

朱子曰為學之要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心學○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必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地是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朱子曰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

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為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葬車禮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上分二

道在第八

朱子語類 卷之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

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學而上

柔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然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嘗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者已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其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

學而上

柔

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盡而盡恭硬要關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事其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養其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所以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人子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不幸處繼母

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
有那樣子公脊舜如何只是為子止於
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
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
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
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
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學的上

五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
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
况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
事母或刑以馭下律無僕從莫不俟命夫
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
至威命之不行耳○問絲既被誅禹又出
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以
絲為有罪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

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
之豈是顯父之惡○問父母之於子有無
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
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
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決○叔慶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
為非義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
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又嘗訓其子曰

學的上

五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
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及之而下有無限不
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
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
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
不聞非所憂也○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
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遺○兄弟設

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
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齊家治國之道
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
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
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
看他蒸蒸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
他有以處那變處○朱子曰大宗法既立

李
李

不得亦當立小宗法○處鄉黨宗族見有
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朱子曰夫婦
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
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
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婦情意密而易於
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
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
之際戒謹恐懼則是丈夫從裏面做出以

之事必也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
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
於有怒○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
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
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
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
之助為多○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

李
李

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
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
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
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
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
事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

子曰然○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必擇勝已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不如已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學的上

卷三

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尊矣○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

也○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踈但踈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或問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

學的上

卷三

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持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各就自是以相感而相持○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常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察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學子角二 李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者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者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幾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近臣以察諤為體遠臣以忠諫為體○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於憂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修身

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朱子曰君道貴

學的上 奎五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蓋

心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
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
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
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
彼而平天下○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
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
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
所根著而忘之耳○朱子曰天高地下人

學的上

李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
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
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
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
九分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
間○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樞紐品彙之樞抵也故曰無極而太
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云者
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
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
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
之極無以加此云耳○以其無器與形而
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

學的上

李

曰太極本無極○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
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
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推之於前而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
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
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
有性外之物哉○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
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
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
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
無窮矣○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
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

學而上

卷上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
見其全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
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則其心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
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入其
與而及其同哉○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
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
本之於靜○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

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
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
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朱子曰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
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
振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
外極而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學而上

卷上

○朱子曰元亨利貞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
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
也者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
動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
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
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
之靜矣○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
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

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各義其密不易之至論也○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

學論

七

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

不同○或問慎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叫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

學的上

七

氣言之則不能無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為物實主於仁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這
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
次而及於身之形其則有口鼻耳目四肢
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德則有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
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
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

卷上

七

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
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或
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
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浩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

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
性情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為體者
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
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
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
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
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
者也○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

卷上

七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情中
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
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
大本而行達道者天理之主宰也○靜
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
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
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
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
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
始學所當識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
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朱子曰儒者

章齋上

五

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
之全○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
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
抑之存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存以
盡其大而無餘真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分
二十節

章齋第十

章齋師豫章羅從彥與李子愿中為同門友
聞楊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
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學華以
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
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
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
遊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嘗指日間章

章齋上

五

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月何所附
章齋奇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
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耨老之學亦
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章齋疾亟
屬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
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

朱子既孤則率以告三君子而專學焉
○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
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默然告曰吾於
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
字符也汝尚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
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
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
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

學的上

美

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
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第二
○其色粹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
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
常樂其心和而氣平○其閒居也未明而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
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

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初寒盛夏造
次顛沛未嘗有涓更離第四○羹食行列
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
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也第五○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第六○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學的上

美

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喜第七○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
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
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
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
子年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
喪不與子盛祭於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

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朱子曰宗
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
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八○宿客往來
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情○於親故
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
闕九○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
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于今又創為月

學節五

卷一

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春夏之交豪戶閉糶居民發廩強奪動相
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知立社會
第十○在同安泚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
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
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
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已隱憂
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

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
乃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
者為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為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脩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
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已

學節五

卷一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漳州習俗未知禮乃採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
聚僧廬為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為菴舍
以居者悉為之禁俗大變第十一○將趨君
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為今日三綱不立
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感人皆
趨利不顧義而主勢朱子首用其說以

對○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

學節上

半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際凜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曾觀已死王抃已逐甘井尚

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昇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丁內難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身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退朝權

學節上

半

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
第十節○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間
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
之行事者益霽然矣。第十節○終日儼然端
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註
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
道之闢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
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

亦必沉潜反覆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
求至當而後已。第十節○從遊之士迭誦所
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
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
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太廣之以聞見約
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
之惟恐其不立○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

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沉
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
○偽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者朱子
笑而不答。第十節○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習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
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
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
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
裕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
急於小成○以一心而窮造化之源盡性
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
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
其微剛足以任其量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
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

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卷深積厚。終始
者。絕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誠不
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
然。然有不足之意。○朱子疾且苦。諸
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
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
固着足。方有進步處。問。溫公長禮曰。踈略
問儀禮。領之。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

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也。小
變哉。以上分九節

學的上終

學的下

上達第十一

丘濬輯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
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
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
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
天者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
無不管於是焉。○朱子曰。陰陽非道也。
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
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
道便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
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
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
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窺見此意○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未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純

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曰

前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滴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自無

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這道體浩浩無窮○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朱子曰鬼神者達

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太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入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無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之而後為惡○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朱子曰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

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
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

學節下

六

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

學節下

七

不然者。○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序無成各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存於四時。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

而意善志陽而意陰○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學中下

本心也○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作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闕處可安頓之處○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敬之問夫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

學的

九

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如命○問乘而言乘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者乘執然○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本分不為恠異之事○孔子所為只是

庸夷齊都不是庸子○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

學曲下

十一

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朱子曰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思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着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

學曲下

十一

貫○朱子曰誠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

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
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
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
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
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撮足毋踞將
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呼韻處
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

學語下

三

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
女誡温公家範亦好○朱子曰教人者當
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
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
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
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
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
去做○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觀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
瑟自成年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
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
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古士由養之
至也○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
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昔
李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學語下

三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
言每爲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
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
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
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
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
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
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及之於身

見於日用則安矣○朱子曰人有此身便
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
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
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
焉○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

學的下

南

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
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
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
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
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
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

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
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
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朱子
曰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
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於義理却坐於閑
事却熟○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已
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

學的下

五

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者○朱
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
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已務外
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為學須要剛毅
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得
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
不成○朱子曰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
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

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
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
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朱子曰
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
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
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
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

學問下

未

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
病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
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
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
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
益也○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
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

求向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諒則又
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
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
朱子曰其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
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
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
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學問下

未

耳○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
靜是窮理以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
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
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
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學學
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朱子曰

道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關他人見之却有
長進方可○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
咳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
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
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問自覺賦性
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
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
磨轉成急迫矣○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

學的下

六

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朱子曰言有發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
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朱子曰古人
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
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
令其光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
定則明○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
與非○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

中欠却工夫然欲舍靜求動又無此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
本深固自可致遠○王近思問曰平時無
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
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懼可畏可
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
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學的下

七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
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
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
下之事○童叢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
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
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
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則當止於忠自此
節節推去○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

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
力待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
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朱子曰天下
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
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
其中自有精密透滿不得處方有餘味○
大着心宵不可因一說相礙○朱子曰自
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

學前

主

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
大家商量事情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
更似世俗避捷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
便成嫌隙○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
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
以其左驗之異同而實之○文字元來直
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
智即是下愚也○朱子曰解經但可畧釋

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
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
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緣處○解
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
自明意自足○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
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經不敢自以
己意說道理○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

學前

主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變改之以
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不盡之意邪○朱
子曰學者辨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
聖雖學作古所貴者資便嫻較屬于去道
遠而○朱子曰論事當視已之所處與所
論之事所告之久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
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
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了不為人所信則

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真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感此言深有味○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必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幾固皆內德

學前下

三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習中泰然豈有不樂○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異以

異朱子曰此以及反身窮理為事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譬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安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

學前下

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義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問明德是

學節下

三

自己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未之匡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把盡一身發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陵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

學節下

三

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率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絀有權

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

學的下

朱

秤量中是物得其平處○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世間事患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為力拯其末者雖若切至

而實難為功○朱子曰古今聖賢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九日用常行應事接

學的下

朱

物之際亦有一毫私心便非玉道便是他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朱子曰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處不得○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朱子曰六抵人若不透得此頭一關則萬事俱休○人須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會開闔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為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官既未免出者只得忍
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官不起
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
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子○人當有以自
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
先生云如魯即行如濼即止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問漆雕開亦

學的下

天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朱子
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
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
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而妄有覬覦恐
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
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
安之於理○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焉

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
位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
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
○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
亦有所急而不暇焉○朱子曰未嘗行之
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
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
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

學的下

天

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
平然後出來譬如夫之將曉雖未甚明然
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
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
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
幾而作○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
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

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
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
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
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
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讓處不在致
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常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
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而言者縱

學節下

三

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朱子曰由處
語無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通
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
俗不好直道而自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
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
有所不足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

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
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
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
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
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
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憾仰不愧俯不怍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朱子曰以聖賢之
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

學節下

三

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今人遇小
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
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若着此利害
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地則亦
可以少安矣始者其學其說以為何至如

15026 中華書局影印

此後亦歸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
所動乃見學力○朱子曰困厄有輕重方
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
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
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
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
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

學的下

三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
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乃秉彝義
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
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
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恐就彼
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軻
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
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朱
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學的下

三

不能以變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
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
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朱子曰仁義
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

通乎四者之中蓋備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
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
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
已矣○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
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

學節下

三四

已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
仁者而已矣○或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
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
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
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
言令色為甚○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為
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

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以
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
這裏○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
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
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
力之始終矣○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
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學節下

三五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
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熟處是仁生
處是恕○然底是信勉然底是恕○朱子
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古
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
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
疎逮親○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
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
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

學的下

三

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
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
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
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
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
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
其精誠焉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
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數無餘而氣之
在此者猶自若也。○朱子曰君子將營宮
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
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
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
正別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

學的下

三

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
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
也。○朱子曰祭祀湏用宗子法。○非嫡長
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
其子孫爲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
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
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
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若不

可關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但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

學的下

三六

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凡祭上於愛敬之誠而已足以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着力處也。○問而今庶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子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

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朱子嘗書戒其子執曰吾不孝為先公奔指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班戾今思之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身祀致其謹密猶是了着力處汝輩及新婦

學的下

三六

等切宜謹戒凡祭時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數慢以重吾不孝。○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或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宛轉

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經人何苦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自齊以前皆謂之真其禮甚簡蓋家不能久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漢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真為

學曲下

學

喪祭而真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朱子曰及哭并堂及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禮其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禮意述事之事○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日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便除者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大戴禮謂

候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遷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

學曲下

學

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以子為喪主未安○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禫必三年而除

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去耳之但小祥之後
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
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問妻
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
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
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
如吊喪及忌日之服可也○實文卿問子
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

聖學下

聖

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
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秘室○問夫在妻
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
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祧主朱子曰天子
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
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
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朱子曰舊
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西
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
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
受昨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
獻不讀祝不受昨也○朱子曰宗子雖未
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
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
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聖學下

聖

是此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
皆得為父後乎○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
有耕耨者當服甚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
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
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李
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
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
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中有論凡是

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朱子曰出
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為子孫者只
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
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
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朱子曰朋友
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吊服而如麻
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闕
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

禮由下

甲四

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
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問
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
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
子曰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
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
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
鬼神之情狀矣○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

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
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看來為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大如何
有些子差感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
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海

為治第十五

朱子曰為學者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
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曰士之

學由下

甲五

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
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
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
世者也○朱子曰凡事須是調則能立纔
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
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訂
勸農桑抑未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
大體事都不管所為皆是細碎之事○朱

子曰在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

學問下

四下

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避事亦勿侵奪○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平易近民為治之本○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

之以寬非廢施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寬○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講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開然成擾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在用者如

學問下

四下

何若者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走人中石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不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棄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學的下

學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條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宜要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朱子知

學的下

學

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問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脩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助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

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

學的下

平

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愚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鈔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請其華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直之辭。○今人微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

學的下

平

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郵民而郵民之實。在者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朱子曰屯田實邊。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因陋。則誕欺者易以為奸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置為立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書為一法使

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曰在其間者以
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
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
可漸為復古之緒○朱子曰先王之世使
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
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

學問下

學三

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
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獨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
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朱子曰財
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
不得其利者矣夫拯有國有家所以生起
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言言
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
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
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
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
餓赤眉黃巾葛滌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
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
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
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學問下

學三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為大吏便須求賢
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
君子居內曰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
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
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
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愚
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
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事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為不足其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
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
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
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咨詢訪問取
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
之日。○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
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

學的下

五四

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朝廷設官
求賢設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
當有禮義庶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
求薦。○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
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或曰未
當其年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
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
之學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

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
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數短棄一
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
曰某所有文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
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
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
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
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

學的下

五五

不至矣。○朱子曰集眾思者易為力事已
智者難為功。○問若經世一事尚使先生
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今法
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
難。此二言。猶前卷所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

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
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
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
○情德之實本乎君人欲存天理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後也但存諸心

學下

素

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抵懼之心以畏
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
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
侮入而外敬正古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
猷○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
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
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
矣○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

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
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
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
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
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
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
入於其間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
師傳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學的

五十七

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
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
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
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
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朱子曰治道別無
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遜于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
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

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學節下

五九

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者若則適足以覆國而已○婦人與宦人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

易之定論也○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六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具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學節下

五九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眾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朱子曰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朱子曰湏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

為王莽矣○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變不正則人亦不喜人極不喜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文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及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

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

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忽○齊敬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朱子曰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務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宜為一體防罰臧否不宜異同○朱子曰

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

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

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又云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

術則宰相失其職矣○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拘貨色則好賢不篤費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學解下

李三

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能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譎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

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拆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學解下

李三

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病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
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
也○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
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
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
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
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
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學下
朱子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
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朱子曰天叙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
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
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

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朱
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玉天下之本也○人
君嘗黜伯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朱子
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
小財散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救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學下
朱子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
根柢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
以佐入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
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
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百姓是君
孰與不足百不足者孰與足此乾坤廣
大之心聖賢親功之訓○蓋有人斯有土

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歛亦
不濟事○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
廢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
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
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
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
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

學節下

卷六

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
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
藝不備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
不足以悅其心○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
發乎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
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
不坊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
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
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
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
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
六卿六遠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

學節下

卷七

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身合為
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滅則
凶○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
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
在乎紀綱○朱子曰人主之行專與天地
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

學下

卷下

正事故能變災為祥○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是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

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而不優漢儒是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進去○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

學下

卷下

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右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石主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如只見那地在眼前○朱子曰箕子為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及五事蓋

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入政而已○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

聖人無不可為之時

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厚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其所以為至

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

孫合如何而改

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特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

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士。○朱子曰武帝病痲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朱子

學學

圭

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道無甚寬大氣象。○朱子曰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鼻陶之心不能言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朱子曰

內惠高似伊尹伊尹天似夷惠。○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者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委者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

學學

圭

勝其德。○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管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思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朱子曰帶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予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朱子曰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寒○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

學的下

去

同乃至於此○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謬○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下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

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方得○司馬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寬密闊略而能有成者○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箇寡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朱子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各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學的下

去

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未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朱子曰荀爽之死胡安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以取為得真情狀之實無復政評矣○朱子曰義利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世其學有未足故邪○諸葛武侯嘗言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
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
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朱子曰南軒論諸
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
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
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
論其精愚所不及○朱子曰陶元亮自以

學下

主六

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
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舉
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
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朱子曰文中
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
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
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
又輕其道以承售焉○王道也有好處只

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
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
得○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
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問原性
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
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
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

重論下

主七

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可以爲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朱子曰楊維用
而大臣損者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邪○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
原也○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擬
作出大穴之功爲多○范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朱子

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宰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朱子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古又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

學節下

夫

正○温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朱子曰玉介甫雖清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充近○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豈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學節下

夫

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伏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登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胡致堂議論英

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却反說得低了曰儲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

學的下

全

可誣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布衫繫麻鞋赴向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可也○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又曰李綱入表方成朝

廷○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後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朱子曰子靜之學者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學的下

全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五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漢儒惟董仲舒純粹道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

學的下 全

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養○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技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論

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絕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察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

學的下 全

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天網是○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麓温公差細密又小○子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子翁得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覆屍之禍乃口過之所

歐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
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
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
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
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朱子曰古之
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
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學節下

全四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
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
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
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
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
好文章詩亦然○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
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
如辭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
踴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朱子曰仲舒
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
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
議論正規模太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

學的

全五

正○杜詩佳處有在飛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
嘆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
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為
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東
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行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
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為

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
章雷灼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
有之為可貴也○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邊頭
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
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學曲下

六六

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
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
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
曰畧用體式而櫟括以至理○朱子曰當
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
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
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

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
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為害愈
甚○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
濶學畧王道而專術術極論古今興亡之
變而不察此心存士之端若只如此讀書
又若不讀之為愈也○朱子曰近年以來
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
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

學曲下

六七

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
見然後為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
容貌詞氣之間脩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
之學有大不相似者○朱子曰若予之學
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
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
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民自化然不化
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天道而後德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苦難子仁義
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
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為
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
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
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
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

連字下

半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却
似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
自然相齊為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
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
皆說楊朱孟子闢揚朱便是闢莊老子○
周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
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
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列子言精
入其門骨骸反其根哉尚何存者即佛書
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嘗在何處之所出也
他若此類甚衆○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
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
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
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朱子曰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釋氏以事

連字下

半

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
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
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
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
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
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
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
自知其為罪○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

之公者云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耶
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
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性此語剖析
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
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
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
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

學中下

李

為異說所迷及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
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
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
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
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
自謂可豎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
黷婦賤兒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
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

學中下不假漸脩是上達而下學也其
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
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
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
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
近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
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
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

學中下

李

可槩見○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
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
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朱子
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
一為好辯之間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
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擄
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
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朱子曰異端必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殺之私固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學節下

李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看做天律○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嘗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為之事者不可為之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憂見周公與吾已

學節下

李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專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憂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怨天不尤

15091 15091 2 15091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是孔子
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
不要高子聖人越說得越有意思○問
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
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顏子之
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朱
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朱
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

學節下

卷下

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語悟莫若子貢自曾子
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朱子曰子路仕衛
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為也
○朱子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深棲○曾點
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學者須是
有二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
偏○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若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麼樣剛毅○朱子曰孟子做義上工夫
多養氣只是一箇養義○孟子說滕文公
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朱子曰孟子教人多
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人○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
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朱子曰明道
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或
問顏子之微有跡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施
勞皆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
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
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
用力處○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慈潔積
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朱子曰
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
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
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

學的下

九

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
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
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
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實慈精
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
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不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

其味○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
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
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
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
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學的下

九

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
千古萬世說性之根基○朱子曰橫渠做正
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德地勇方
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
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
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

減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為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學節下

一百

安能知耶○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之

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或問呂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

學節下

一百

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績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揚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浴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

學節下

一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

之久反復問益為多。○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此辛苦方可望。○又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儼有所望於賢者不輕。○朱

學節下

一

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謬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朱子聞周舜弼游屏山曰固雖佳而人

之志則荒矣○再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吳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其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真者非獨為遊好之

學下

百四

私情也○予合純篤庸仲疎敏○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味行與仲默帖曰書說未有分付處議定細類便與下手為律○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

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障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為救此病耳○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正平自此專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

學下

百五

要人做得徹○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成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成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古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有勝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

聖的

下

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濇不有先覺孰開哉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脫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闡然而日脩

學的

下

或庶幾乎斯語○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積

欲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漸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

學下

章

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

君子必有取焉。○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

學下

百九

覺勝似前年。○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

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
今文之難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
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
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
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
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
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黃東發曰謂易
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

學節下

章

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熊去非曰
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
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翰且曰
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
又適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
也○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
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
識其門庭○許平仲曰小學四書書敬信

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黃
發曰敬齋歲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
為至○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
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

學節下

章

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浚為之辭剝
條書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
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曆地志曲藝
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

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造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
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
際者○蔡茲為考官得朱子所試策嘆曰
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

聖由下

一百三十一

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
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
○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
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
一等人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也○張敬
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
友也○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
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

人最多○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
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為德行舉而措之
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詘於
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胡炳
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
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
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
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黃直卿曰

聖由下

一百三十一

道之再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真希
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
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
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
之所能為也哉天也○劉夢吉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

精而貫之以正也。○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以而已。○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

學而下

百四

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惰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生生而立。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借擬論語得罪聖門為效之王通有書以已擬孔

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指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魯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借哉。一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一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學而下

百五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揚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無意焉。一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下學何書為初學者作也。一論語篇次無論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辨說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一所謂

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
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
也儒者之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
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
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
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
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

大學

卷一

精粗一一周備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
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
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
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令人
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不可不立
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
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
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

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
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
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
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
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
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總論朱子
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一前十篇
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

大學

卷二

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
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
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之外
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窮
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
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
吾見其茫無歸宿矣一六經次第皆始易次
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

事由下

重來

邵馬其意蓋未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恐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立濟謹識

道一編跋序
此序文字初擬在卷首後因卷首已滿故移於此
有自序者則在卷首初編序後在卷末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
見于書者可攷也
不知者往
往尊朱而斥陸豈
非以其早年未定
之論而致夫終身
不同之決惑于門
人記錄之手而不
取正于朱子親筆
之書邪以今攷之
志同道合之語著
于莫文反身入德
之言見于義跋又
屢有見于支離之
弊而盛稱其為已
之功於其高第弟
子楊簡沈煥舒璘
袁變之流拳拳致
意俾學者往資之
廓夫公無我之心
而未

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為
 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
 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
 極七書鵞湖三詩鈔為二卷
 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
 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
 有及于陸子者釐為三卷而
 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
 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
 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
 車之相倚且深取于孟子道
 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
 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無收
 陸子之學誠不在南軒東萊

之下顧不攷者序之為異是
 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
 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
 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
 以為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
 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
 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
 一編序而藏之
 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
 新安程敏政書



道一編目錄

卷一

朱子與梭山陸氏書二

陸子與朱子書

朱子答陸子書

陸子答朱子書

朱子答陸子書

陸子答朱子書

卷二

復齊陸氏為湖示同志詩

陸子和韻

朱子和韻

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

卷三

朱子答呂子約書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附陸子與胡季隨書

朱子答呂子約書

附陸子與陳君舉書

朱子答蔡季通書

附陸子答朱子書

附陸子答王順伯書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附陸子贈劉季蒙說

朱子與黃直卿書

朱子與程正思書

朱子與邵叔義書

朱子與趙子欽書

附陸子與陶贊仲書

附陸子與朱子書

附陸子與鄭溥之書

朱子答劉季章書

附陸子與曾宅之書

附陸子答曹挺之書

朱子答陸子書

朱子與黃直卿書

附陸子與李省幹書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朱子答劉公度書

附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

朱子與胡季隨書

朱子答項平父書

朱子與王子合書

朱子答曹立之書

朱子與吳茂實書

附 陸子論學古入官

附 陸子論學說

附 陸子答劉深甫書

附 陸子與包顯道書

附 陸子答包敏道書

卷四

朱子答張敬夫書

附 陸子論則以學文

朱子答呂伯恭書

附 陸子與包詳道書

朱子與孫敬甫書

附 陸子與趙然道書

朱子與劉子澄書

朱子答呂伯恭書

附 陸子與呂伯恭書

朱子與呂伯恭書

朱子與林擇之書

附 陸子與胡達材書

附 陸子答劉溥叟書

附 陸子與吳仲詩書

朱子與呂伯恭書

附 陸子與包顯道書

附 南軒張氏答陸子書

朱子答呂伯恭書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附 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附 陸子祭呂伯恭文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附 陸子答詹子南書

附 陸子與符舜功書

朱子答劉晦伯書

附 陸子與朱子書

朱子與諸葛誠之書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朱子答李好古書

附 陸子與唐司法書

卷五

朱子答項平父書

附 陸子與趙詠道書

朱子答陳膚仲書

附 陸子答包詳道書

朱子與呂子約書

附 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附 陸子與舒元賓書

朱子答陸子書

附 陸子與傅子淵書

朱子答呂子約書

朱子答何叔京書

附 陸子與陳正己書

附 陸子答潘文叔書

朱子答吳伯豐書

朱子與周叔謹書

附 陸子與邵中孚書

朱子答呂子約書

附 陸子雜說

附 陸子與胥必先書

朱子答呂子約書

朱子答滕德章書

朱子答符復仲書

朱子答滕德粹書

朱子答林退思書

朱子答詹帥書 西山真氏跋慈湖訓語

卷六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畧

師山鄭氏與汪真卿書畧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像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於天

其在人則為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

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

者故孔門之教在於復性復性之本則

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顏之四勿曾之三

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

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

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為窮理

之地而何望其盡性以至於命哉中古

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守玄悟空

為高訓詁行而以分章析義為具辭華

勝而以譁世取寵為得由是心學晦焉

不明尼馬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歉於

此而亦何覲其他哉予周子生千載之

下始剛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

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其

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



其統者於是朱陸兩先生出于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于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于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分章析義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守玄悟空者悉心于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于世而學者扭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道一編目錄

七

道一編目錄終

道一編卷一

此卷凡七書皆二先生論無極者書之始識其異同之始

朱子與梭山陸氏書

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

道一編卷一

一

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懶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玉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

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朱子答梭山陸氏書

前書示論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尔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盖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

道一編卷一

尊无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无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此迫急即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盖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予靜歸未必

網夕得款於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存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陸子與朱子書

往歲覽尊无與梭山家无書嘗因南豐便人借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盖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

道一編卷一

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无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盖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盖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无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

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耐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

道一編卷一

足為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晚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

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無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真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大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加力之深為日之久曾

道一編卷一

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為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濂溪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蓋于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

差之言與許行辨別據其與民並新之言與告子辨別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况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絕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况書中後山究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

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况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况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况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言非是况今某平心觀之某嘗名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後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

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以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纖文致之辭願况無易之也後山况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况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唯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况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得圖合并而承教今况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

愛術需柄用以澤天下

朱子答陸子書

前書論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率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公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紬古書為不足信而

直任習履之所教乎夫書反後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素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意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

大道一編卷一

六

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轆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

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行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論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

大道一編卷一

九

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躰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之上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

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

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無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濶世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未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

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尔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

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陸子答朱子書

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洪道非道洪人此理在宇宙間

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遠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

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聲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嗟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穿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樂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惡節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曹南豐之嚴健南康為狀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在

必簡健有力多切敬服嘗謂尊兄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向來書但見文辭縱橫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頗皆透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及因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者得氣力為漢唐分疎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者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

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無於辨說揣摩量模為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因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無遺憾請

半皆之來書本是以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跡其竊謂學元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屋底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

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揚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黑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半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無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

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話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開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

性來開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
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
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惟變所
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
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
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
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
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願以陰陽為非道而直

道一編卷一

六十六

謂之形器其孰為味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
言辭有旨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
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
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
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
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
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
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
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其指歸本
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
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即也天下之達道

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
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此外豈
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
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
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
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
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
頗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為不足信
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
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
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為不足信而微

道一編卷一

十七

任宵臆之所裁乎末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
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碩傍人是非不計自己
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
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
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
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
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
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
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
迥出常情迥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
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

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
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
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
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况其母
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
俗無知必謂不達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
惟為國自愛

朱子答陸子書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
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

道一編卷一

一十八

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
戾如此亦可怜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
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
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
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文蔓躁率之詞
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
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
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說說及引大舜善

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
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
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
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
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
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
此創為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
為淫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
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

道一編卷一

一十九

氣象只于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
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曾止固自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
躰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
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
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子細
著眼未可容易議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
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
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
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
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
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
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
尔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尔字不指天地極字
亦非指所受之中此儀疏明伯似熹總於未勝

其勝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
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
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
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
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
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
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

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
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
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
更詳之此儀疏明伯似熹總於未勝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
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
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
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
以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日之明耳之
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

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儀疏明伯似熹總於未勝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
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
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
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
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
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
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
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

不改之過乎

來書大傳止執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續說云若謂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

道一編卷一

三

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正觀徽著方知說夫之慮遠也乃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碍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未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

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擲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

道一編卷一

三

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

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麓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厘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

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君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

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未嘗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

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陸子答朱子書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跋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嘆 新天子即位

海內屬目然雁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皆
小賢有而野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愛國
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
二十八日替黃元章制尚三年半頃有以教之首
春借兵之選伏領賜報承改或動息慰沃之劇
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
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先從其條析且有
無若令况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
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先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

道一編卷一 二十六

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
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按以上七書幾數千言二先生所以論
無極者援引摺發纖悉畢具後學不容
復置喙矣然陸子第一書云周子若懼
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
上天之載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
朱子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
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於此實見
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
之者不為多矣竊窺二先生之言無易

此兩端然猶反復不已者尹氏所謂有
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是正中庸辨
之弗明弗措之義豈若後世口耳之學
隨人立說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
欺泛焉以應人者哉抑此皆二先生早
歲之事考兩家之書陸子他日不復論
無極而朱子注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
根柢故曰無極而太極實陸子語意豈
非二先生晚年有合而然與
又按朱子初注太極圖曰無聲無臭

道一編卷一 二十七

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嘗
以書問東萊呂氏東萊答書以謂太
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恐多
系焉兩字朱子從之蓋陸子雖不主
張無極而理則不外乎此也

道一編卷二

此卷凡三詩蓋二先生論所學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

復齋陸氏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子和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朱子和韻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按東萊呂氏訪朱子于寒泉而歸朱子送至廣信鵝湖寺二陸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皆不合而罷此三詩則倡酬之作也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為訓詁朱子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為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惠其

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凡七見于友朋書札開示後進警切備至而陸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真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為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畧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慮焉言先生之學者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為門以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

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苟或升而未入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秦華岑學者或止消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加議而莫有能破其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云

道一編卷二
按包氏此論發明陸子詩中積至崇成四字深有警於學者

道一編卷二

道一編 卷二 卷三

道一編卷三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始焉若冰炭之相反者附見陸子之說二十條

朱子答呂子約書

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畧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為務

而獨切切以空言為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為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為不同者之甚焉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天之所以予我非由外鑿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

五二九

辨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為藩籬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矇眊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着意見增庇益贊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倚蒙蔽至理杆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

道一編卷三

悉精畢力求多於人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切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葉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陸子與胡季隨書

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

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父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顏在曾子私見之網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曾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

道一編卷三

之憂耳

朱子答呂子約書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若生常談徒竊憂嘆而已

按朱子以祖習禪學誤後生者為憂嘆

陸子以假先訓自附益者為悼懼其苦

於不同如此陸書附左

陸子與陳君舉書

世習靡蔽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對於私

見蔽於私說却執拒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蓋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

朱子答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邪圖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嘗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咸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捨閣壞了其可嘆也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

且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書性性以異端為憂其於儒釋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為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為葛藤末說不知繁絀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為定論也

陸書今摘于左

附陸子答朱子書

尊克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

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

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繁絀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况其母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

附陸子答王順伯書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純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適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函焉

附陸子贈劉季蒙說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未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按此書則二先生論無極在不曾面會之前今文公年譜以論無極事置鵝湖已會之後失其次矣

朱子與程正思書

谷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

朱子與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橫以示人所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訝吾人所學却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

朱子與趙子欽書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按以上四書皆為辨無極而發說見第一卷附見陸子三書以備參考

陸子與陶贊行書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其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

陸子與朱子書

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底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

陸子與鄭溥之書

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非蘊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尊倫之叙散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

正接於耳目而真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

按朱子有言學雖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真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上人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威仁熟而靡然合并于晚歲也

朱子答劉季章書

來喻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着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揀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

橫物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自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赴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此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抄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功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為憂欲其以尊德性為先

以故放心為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趁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兼有取于陸子之說今摘附于後餘見第五卷

陸子與曹宅之書

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之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

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

大道一編卷三

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焉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餘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

所謂敬果能不停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陸子答曹掇之書

來書氣象甚覺翹翹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

大道一編卷三

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洪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後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後有暇便可觀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擬之殊未嘗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循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

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朱子答陸子書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愛却在
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
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
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悖悖將有大為吾
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未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
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
去遠無由面論徒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
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着實者得目前道理事
物分明將來不失儒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

道一編卷三

六十三

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
未必如乃翁撲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按此書有妄生內外精粗之別及聖賢
之言不必盡信等語疑為陸子答曾宅
之而發然陸子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
朱子亦謂樸實無許多勞攘是雖二先
生早歲語然中間皆有獨見不可以為
徒異而不求真是之歸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
問不能盡弃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

牧皮乃是真商得於夫子者其言推解乃至於此
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嘆可嘆

按陸子之書最尊顏子曾子以為曾子
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
絕不見有推尊琴張曾皙牧皮之說是
豈門人流言朱子一時聽之而以為實
然者邪陸子之說摘附于左

陸子與李省幹書

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
無可疑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
四子二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思

道一編卷三

六十三

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
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
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
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
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
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貢子游子張又下一等
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
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
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
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乃得其傳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

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揚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遠可以孔子望我邪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無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

道一編卷三 十五

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過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皆亟稱夫子之沒其傳在曾子謂曾子得之以曾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憾于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弊今考朱子注曾子三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

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內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克於世之疑矣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朱子答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莖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按朱子此書深厚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恠同志之士猶或未盡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又率本諸司馬溫公

道一編卷三 十五

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注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子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附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畧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

道一編卷三

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朱子曰彼石行紀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之不足為者任此其志謙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賢所未聞者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譚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
朱子曰祖宗之法固不可謂非行其時而後不能無弊則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後不能無弊亦未為失其全無弊可及之計是以下之民

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末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蘇軾曰今世之求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蘇軾曰今世之求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蘇軾曰今世之求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蘇軾曰今世之求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

道一編卷三

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危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法司馬溫公謂劉元城曰今甫變

前此之語以介於此論之末也
此語之出也非徒欲行一事或不可窮此論之
所以然也且其言又安有極乎哉熙寧排公
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
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
不足以解公之弊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
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明道先生曰新政之成亦
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按文公語錄門陸象山嘗記之
臨川當作如何言曰陸象山嘗記之

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
姿亦有拘強處觀此語則又與谷劉公
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
抵牾若是學者詳之

朱子與胡季隨書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
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
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
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
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

仗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
所安也

朱子答項平父書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
發時常常記得以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
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
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
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
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
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指何

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
相攪擊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
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
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
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
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
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
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朱子答王子合書

前月未送伯恭至鵝湖陸子靜兄弟來會講論之

問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朱子答曹立之書

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詳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開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未參識不欲論

朱子與吳茂實書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又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

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

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有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參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

按以上五書前二書始拈出敬字及持守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皆若指陸學而言後三書稱其講論有益及謂陸子欲隨時立教且方要理會講學之事然又疑其欲速好徑而流於恠異蓋朱子至是亦微有去短集長之

心而猶有未釋然者焉陸氏之說附見

陸子論學古入官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遠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關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盡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為典訓則古制之所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

矣

陸子論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徧私智而能進學者

陸子答劉深甫書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

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戒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回疑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其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誥訓董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

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躐其本失已滯物終無明時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濟養之功使總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

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

按朱子稱陸子近方理會講學者如此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得曾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揚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其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

相聚時稍減其往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揚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履踐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

附陸子答包敏道書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倘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按朱子所謂惟異所謂欲速好徑如彼

陸子所謂奇怪所謂好進欲速如此學者皆當奉以為戒而內自省也

道一編卷三

道一編卷三

二五



道一編卷四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中焉竟疑信之相半者南軒張氏之說十四條

朱子答張敬夫書

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

道一編卷四

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又按陸子有論明理踐行一條朱子晚年蓋嘗有取焉者今附于左

陸子論則以學文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

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明藪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學之本者固以蹙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煥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道一編卷四

二

其衆矣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按意見議論之說朱陸二先生蓋嘗面加究詰宜有定論矣然陸子雖以涵養講究為本分事終以閑議論非就已向實工夫其所答門人書今附于左

陸子與包詳道書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

道一編卷四

三

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聞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

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開議論則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朱子與孫敬甫書

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疇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拚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

自陷于不誠之域也

按朱子謂陸子本禪學欲以欺人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陷于不誠之域陸子亦有書云苟為大言以蓋繆習器以自勝豈惟不足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自欺其心殆指朱子也其言過矣今附于左學者得以考觀焉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

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容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

道一編卷四

五

繆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慢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朱子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言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此子恐是葱嶺帶來渠意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

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朱子與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于靜約秋涼未遊廬阜但恐此時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于靜猶似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朱子與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說只如此講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

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

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又

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

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

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陸

子之言有契于朱子者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胡達材書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騁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

宅棟宇宏麗殿廟堂堂庭庫廩更百爾器用莫

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

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繕葺屋續先世之業而

日與飲博者遨遊命肆樂不能不時時寢處於

故宅亦不復能學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

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沈妄人之言從事

於丹砂青芝煨爐山後之間興蓬萊瑤池可至

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

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

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騁於外

也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

學中切已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誦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陸子答劉淳叟書

中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揚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

道一編卷四

十一

計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餽人不言餽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顯更之不必伐術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

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力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陸子與吳仲詩書

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書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道一編卷四

十一

朱子與呂伯恭書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按南軒之亡朱子極為之痛悼象山亦有吾道失助之悲且以未及通書論道而為之抱恨皆公言也謹附于左

陸子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

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
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主
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處邪今
錄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劇
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為之法守也
南軒張氏荅陸子書

朱開昆仲之賢有年矣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
于中第惜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
虛來就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弱心
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

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
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
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
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
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
而後為行乎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
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
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
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
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
溺心之病而無躡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

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
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
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
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
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嗟寃之
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
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
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
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慮多耳心之精
微書莫能究

朱子荅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迹發明
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
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
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按以上五書朱子始稱陸子有讀書
窮理之益與鵝湖議論不同而又惜
子壽之亡蓋深致意于斯文之不幸
焉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
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齊訓實從十日丁

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也講義附見

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

道一編卷四 十五

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無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曾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

道一編卷四 十五

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網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願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曾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

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子辭官而未獲停驂
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
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
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斯杖屨之肯願
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
訊并裹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
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
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
惟兄德之允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
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
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

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淳熙八年一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
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
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為文以
真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
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其之有追惟曩
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
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其文
附左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

之生度越流輩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
窮而益厲約偏待平素疵養粹詩傳之集大事
之紀先儒是禪麟經是嗣計音一馳聞者隕涕
主盟斯文在數君子彙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
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竭川夷陵
恐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既而值公將命
考試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
公之藻鏡斯已奇矣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
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
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教之以身抑又
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已後一歲

輒復妄發宛尔故慈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
優游以受硬劑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疑
言符心契再疾顏天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齋
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道同志合惟公不二
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者加細追惟
曩昔鹿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
以親講肆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
未既計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霽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
子壽及弟子靜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

弟為予道餘干曹立之為以後予守南康立之
果采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
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及予所請白鹿洞書院
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錢侯子言以書來問孰
可為師者予以立之告子言欣然具書禮授使者
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
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為
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感
年相繼淪謝而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相
弔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幼穎悟長
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

大道一編卷四 六十八

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為
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
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
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
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
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
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
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
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
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
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

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
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
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
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
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
未有幸而得之者邪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
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
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
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為學有非文
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

大道一編卷四 六十九

于弃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
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本者亦未
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
末先後為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
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躓等陸節之
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陸子之書今
摘附左已見前卷者不復出

陸子答詹子南書

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
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
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耳口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

陸子與符舜功書

道一編卷四

二十

善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朱子答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直書耳

按陸子有與朱子書亦嘗稱其文字且叙述起居極其親厚蓋溫然友朋相與之情無病已不平之說豈亦因門人有所騰口而然與

陸子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其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元英諸公間號為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文曾記憶否令似伯仲令壻直卿為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道一編卷四

二十一

示翁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米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與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

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所喻于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繞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朱子答李好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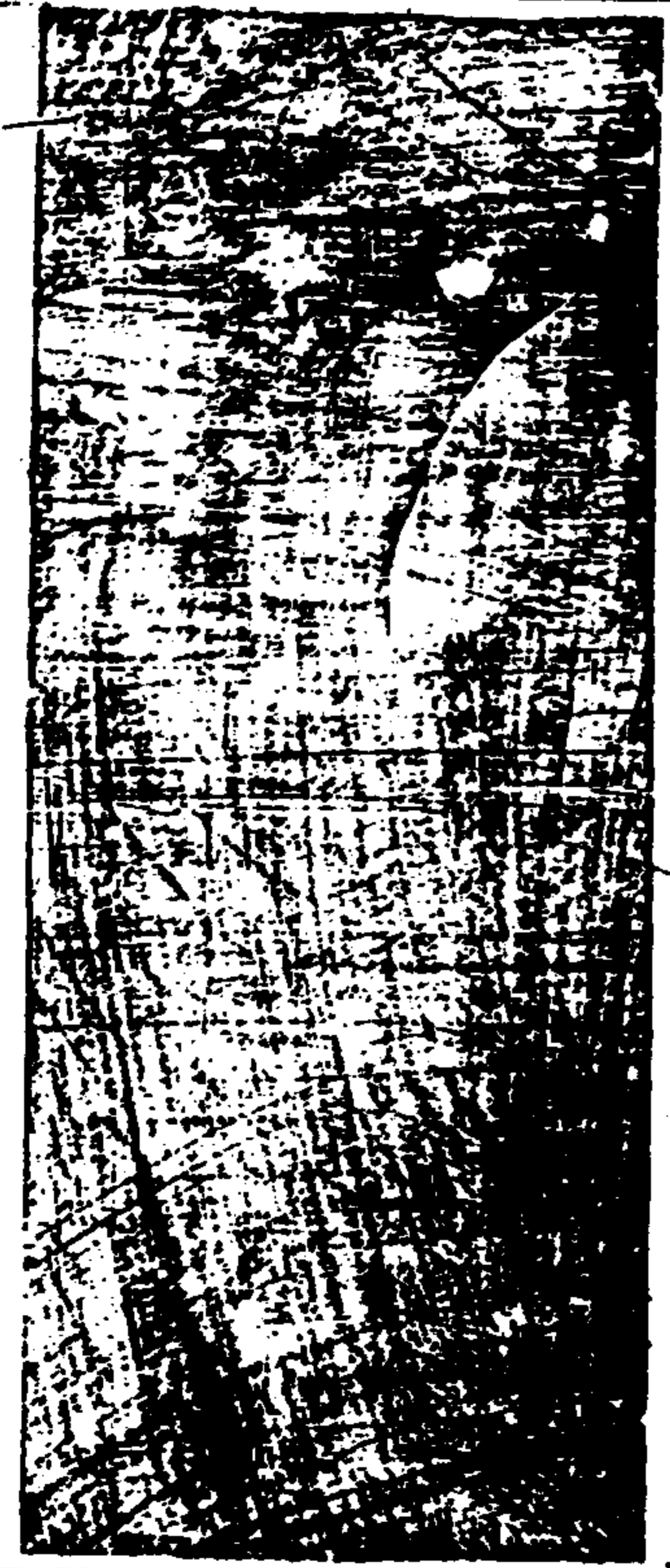
向來見陸剛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遽來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朱敢對也

按此三書朱子竟其門人輩嘗陸太過故其言曰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未能盡同正當虚心熟講以歸於是又曰

不容更似世俗才有異同便成嫌隙皆至論也然陸子亦有與門人書其言正與朱子合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五條所謂終焉若輔車之相倚者

朱子答項半父書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學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其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難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

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補心自用務強辨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愓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書附于左

陸子與趙詠道書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

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能行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

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涇涇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按草廬吳氏為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為陸學

而見擴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朱子答陳庸仲書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

道一編卷五

三

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即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性為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陸子之言有與朱子相發者謹附著之

附陸子答包詳道書

垂諭新功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廢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皆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

患

朱子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按此正陸子之學平日諄復以教人者也

附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

道一編卷五

四

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綠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欲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

陸之不說者

陸子與舒元賓書

此心之良本非外錄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該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尤看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繁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朱子答陸子書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後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請見不

道一編卷五

五

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砥礪石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即在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已誤矣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已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衰減日甚一日恐終非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有異同否耳

按朱子此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支離二字始見於此其謂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蓋指傳子淵子淵嘗學於朱陸之門者故又曰亦嘗痛與砥礪石考象山與子淵書有云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者正朱子之意今附于左或疑朱子書尾尚持異同之說以二書味之朱子既自以支離為病陸子亦復以過高為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

又按朱子他日答人有不計平日異

道一編卷五

六

同之說疑於陸子終有未釋然者然其言曰足下何其慮之不審而為此傲睨之詞况賢者之燭理似未其精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此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味其詞意蓋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于陸氏也

附陸子與傳子淵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者多忽此

謂為易曉故躑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
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
明茲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
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比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
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
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比後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
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
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

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
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然其忘已逐
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
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
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
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按此書謂方始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
雖與彼中症候不同蓋指陸子而言謂
或以支離而失之或以過高而失之其
所病異而失則一也

朱子答何叔京書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
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
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
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
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
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
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
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
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
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

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
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
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
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
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
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
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荆公可勝既乎
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
動靜不能如一未得平穩也蓋兩先
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謹附著之

陸子與陳正己書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蟻螟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陸子答潘文叔書

急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

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朱子答吳伯豐書

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覺得外地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

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脫畧過高蓋指陸子之門人其一寬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已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者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取衆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朱子與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

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庶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喜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

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為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考

陸子與邵中孚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遇師友沉沒於流俗驅而納諸吾獲隔岸之中而莫之知避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长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殘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

道一編卷五

壅塞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大抵讀書訪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茲類策磨勵之功或有不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口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羨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足以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鮮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

畫尚書畢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日懈覺得此心操存捨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正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堆中使

道一編卷五

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行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陸書附左

陸子雜說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陸子與存必先書

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瑣德固且熟讀此。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極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史雖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肯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次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朱子答呂子約書

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悔得子約書，報復恍然，充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在，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見支離白覺得外，馳入離繫碎后向來。

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有見于後學支離之弊，不可不極故於書札之間屢撥以語人，勸策津礪極其警，則所謂學問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朱子答滕德章書

陸丈教人於收拾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上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朱子答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為陸丈所以尊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有功，居敬之益密者也，後一書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陸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朱子答滕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
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
咨決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喜所識
者楊敬仲商呂子約盤米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
叔到彼皆可從遊也

朱子答林退思書

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
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省固如是也不及為
書因便幸畧道意

朱子答詹帥書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
為已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
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
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愈也

按此三書皆致禮于陸氏門人者蓋朱
子晚年不獨尊其師而又兼重其高第
弟子如此

西山真氏跋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願嘗側聽諸公間
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

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
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
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
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
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論為
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為當世之務
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
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
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
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
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

道一編卷五

六十六

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
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
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
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第當時攻陸學者
必以慈湖為首然西山先生論其所得
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
斯道而為朱子之世適也與

卷六

此卷凡六條皆後賢論二先生者後賢之論二先生多矣然獨有取於是焉以其究事精審觀理平正而無偏黨適莫之弊也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隨州名集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按朱子答葉公謹後復姓謝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

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亦因此戒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哀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發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心身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說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弄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

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愛夫詞說之淺一且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與為則之言也病中絕學捐書之詞水死灰心如墻壁以為者朱子嘗歎其學問之少多尊德性之意正謂此也其宗然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

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為新法條例司官而伊

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研文剛之况學識之下先

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真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先生名融

人頗鉅

了既為朱子立行學宮後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黨同伐之論而為至當精一之歸夫陸氏所以異於朱子者非若異端之別為一端也特所見出於古訓而或謂知者過之耳今之學者前輩者故月朱子之言無任天下之公言也

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苟合者後之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按此表實用朱子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之言

師山鄭氏送為子熙序畧

方朱陸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管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

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

於類情委靡而無以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師山鄭氏送為子熙序畧

自周程朱子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謂性與天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矣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踐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其嘗謂陸子靜高明不為明道續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

光明之說亦未始為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又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未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者者恐有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方以敬為主則不放肆而心廣體胖以謹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為如何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全大節于叔世也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傳山名流

陸先生之學與朱子不同蓋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之學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為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湯我者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弊率由

道一編卷六

五

氣稟之偏孟子舜跖雞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為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

道一編 卷六

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徒彼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當得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之不當論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意也夫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稟之性則其言庸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漠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有不啻於不同者乎然

道一編卷六

六

而簡易支離之說遂密深沉之說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日闊節之多矣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為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意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所自言者可乎予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

五六三

行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如此豈鵝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於莫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威仁孰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顏魯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洒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之學則知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

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與平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與平人之集義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復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擴充持守為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雖學知利行之不足不足以語此而况於小

子復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乎奈何前脩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者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而不知本心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存也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然蓋朱子幼唐仲友在淳熙九年

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及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并者殆未之深考也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象

儒者由其學似禪佛者由其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向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傳而

費不若東山此贊之約而該也

道一編卷終

道一編卷六 八九

道一編 後序

右道一編

董澂先生取

朱陸二夫子筆札鈔彙成帙而

次為著說也蓋

二夫子之學人惟知其始之異

不復究其終之同故不得已為

是編以合之然前此未之有聞

使非

先生博約之至致以示人何足

以知之信敬閱之餘遂命工刻

梓廣其傳與四方學者共焉俾

知夫尊德性道問學之說當交

脩並進為造道不易之方凡紛

紛者可無容議矣嗚呼

二夫子去今四百有餘年無一

能要其指歸者茲始得白於

先生之編則

先生有功於斯道豈為少哉若

五六五

泛然綴葺無補世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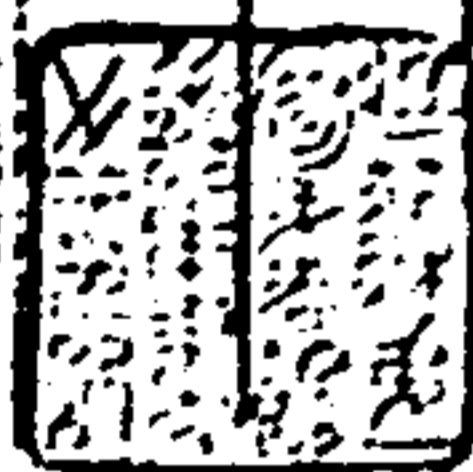
先生亦奚暇為之竊恐不諦觀者或尚持於初說因識其後雖然大賢君子之道在天下後世必有公論豈以人言之是非為加損哉

弘治庚戌冬十一月朔旦門生 祁閻李信識



道一編後序

婺源汪道全繕寫



虛齋先生密箴序

余束髮而談掌故竊竊焉
斲不詭於先民蓋嘗步趨
槐市憑几據梧則憮然而
思偃俚辟雍陪儒紳論議

蘇序一

則悚然而戢縛絀豆籩唯
諾詔介則芑然而歛前席
衿帶自羞型範則愁然而
憂然至卧廬清燕四顧聞
寐時而焦火時而凝冰彷彿

徃傳遷之間跣驅唐肆之
迹方寸遂廬若棧山航海
矣夫人一身惟是精神榮
衛脈絡相環龍淵燕息既
病於坐馳蒙茸陸梁必傷

蘇序二

於物化如腑臟內虛而欲
禦風寒之外至豈可得耶
蓋觀古之聖詰几杖著銘
工虞傳箴目頌哀惟良非
虛境因取吾鄉虛齋蔡先

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既
俛而惟頽然若有得也我
朝程朱之學為世赤幟河
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千之
胡有居業錄并先生之箴

蘇序三

而三矣因梓之以示同志
清源後學蘓濬誤



艾庵密箴

宗裔廷魁經五枝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密箴五十條予年二十四三十三時所作者
當時類用片紙書置于書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
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開尚無一人得見其一者
故謂之密也密之者踐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
已徒証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笥病
中見之不欲棄滅也因令子弟輩錄之未及次第
亦以貽吾子弟爾蓋予自三十三以後亦自厭

艾庵密箴

作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固箴中語也光祿
楊方震先生辱與進我甚厚然當悉予所病且相
別在適故特出此以道予愧尚望為不肖密之也
弘治庚申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虛齋蔡清書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風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為一編清心正容一
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
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與與子騫
曾子與魯中之故也閔子騫無為之有為也吁君子

不覺慙雨

點君莫若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點君莫
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
公津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字技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
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瘡皆在乎此咄
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蓋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
做了彼凡計較日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
而使王莽而肯為周公曹操而肯為文王亦孰得而

艾庵密箴

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拔其素所著者危矣噫

毋說說多言毋說說多言聖天子曰德盛者言自傳
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竊以為未然是又
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
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
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為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
皆詳考竟不得其說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皆部

艾庵密箴

使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
但當與有志之上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
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為前輩也而雅
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毋徒嘍嘍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
身毋徒嘍嘍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即此目前
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只驗夫喜
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艾庵密箴

三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且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乎
元城於不妄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只去得個字而明道少年之氣心猶不覺
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
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
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是也

爾其亦知之乎能知之又自言之言不能踐之然則

爾其亦知之乎能知之又自言之言不能踐之然則

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

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憾惜不幸蹉跎死

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真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

艾庵密箴

四

為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

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

視管為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疾雷破山

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

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周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

問者詳下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噫門者

敬爾心術慎行事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

之未至將不迷於明者之一照而為遠近之所瞻

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避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像作中之據程朱之敬

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像以作聖吾計始定

艾庵密箴

五

清不清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

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至惜也早不知茲

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

今而蓄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危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重則人之聽

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天聲垂之後世

而為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若不見鍾不鳴則不鳴水

不止則不登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若不見鍾不鳴則不鳴水

不止則不登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若不見鍾不鳴則不鳴水

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存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其無幾幾處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發善也至快至周而無毫髮之或怪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

艾庵密箴

六

蹠跡不當論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子之言表矣和僧未之察也

澄其心於淵堂之天未其身於光潤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竹之發一發使中其機會此亦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幾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閒事

俗云一刻直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是見得真實切已

艾庵密箴

為實信天下以大節鍊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

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欲實事業副天下於手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耄矣不早為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豈爾危哉

艾庵密箴

七

欲為一世經綸手止讀編纂要書校其繁根幹餒空勞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令始

不迂格天之功與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若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噴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以楊勉仁之動而論文故以李原德之望而論文達吁彼乎遠乎其公論之不可沒乎誤矣二公今真可為也已矣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臣吾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艾庵密箴終

艾庵密箴

八

密箴序跋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檢之功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岳最愛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親有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為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為禍尤烈自古拔之以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

密箴序跋

械翕張居之不疑久則之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察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嘉靖丁未夏四月吉後學惠安張岳識

曾自年十四五時仰深愧質不如人竊杜撰箴語或粘於牖或書於鏡其詞率乳臭甚私心常畏人知以爲行之不逮言之反作惟嘿取性理中濂溪明道晦庵南軒諸先生贊仰屋思之庶幾見其人顧若德高語遠第尚口吻問與耳食無異反躬謂何則又取方正學雜箴雜銘如坐立行寢之類及所著冠帶衣履

聖視紙等里也者而遇事做焉久其志之
肯而馳矣獨吾鄉虛齋先生密箴僅數條繕寫一紙
常帶袖中期出入不悖今叨官逾二年所曾自省行
事與箴言無當也况孔孟四書之言能庶幾于友人
聞而笑曰吾與子生同虛齋之里學步虛齋則虛齋
矣何子每苦心如是也會曰質不相同心同異致子
不見夫易與子易之性甘俟日至之時未有不
者也梅性酸必奪其酸而許多甜劑之始能可口與
易同甘曾今猶然酸者友人仁曾言而勸傳之梓使
同志者或諒會好規之其而以過規會也萬曆乙

密箴序跋

二

未夏四月吉後學管江林序

歸里期月掩屏獨坐家君既授先儒遺言致所讀之
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針砭入骨及繆先生又示蔡
文莊公密箴藏木罽日習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
是語云為善無近名又三心為嚴師此文其作箴意
也夫人心喜溺晏安則引之檢攝而不樂就好言夸
大則鄙于浮偽而不自知入莊當境然一室時乃原
為之防嚴為之責危其惡警其闕兢兢本聖賢為
又恐流于汗下顧名思義不惟銘之于心而直行之
于書嗚呼何其前也蓋前于獨而猶有出入于外者

不有獨之不慎而外能
思憧憧潛滋暗長浸假而為鷄鳴之起且書之牯
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服也通書曰若
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光史冊抑知其不以昭
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
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非致虛守寂之謂
正在于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
密者哉定也志學不早物比日深願以有生之年得
從繆先生後質請先民自勉忠柔請奉是箴以作之

密箴序跋

三

鑑云康熙辛酉孟秋後學彭定求謹識于思過居
昔有問程先生云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答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
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八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
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滿養意久則
自熟此先生慎獨之功也今讀蔡文莊公密箴五十
條何一非先生戒慎恐懼之遺意乎當其靜處一室
外人足跡所不至每自呼其名又自責曰某不肯又
曰爾誰欺負爾名忽曰爾今年幾何矣提撕警覺皆
於人所不見之地反躬自責刻刻有不自安之心刻

有不白滿之意如在上如在左右上帝臨汝見
暇汝十手十日悅然在心嗚呼亦可畏哉文莊公學
問精微其著述見于經解圖說為後學津梁而其用
功嚴切又在此五十條中所以秘不示人者也先王
父大參西垣公筮仕閩中得此書于公之曾孫如川
君雖經鐫刻流傳甚少久為吾家秘本一日與予同
門雲客彭翁讀之擊節稱服謂予曰子既刻劉念臺
先生證人約以勗同志當刻此書以自勗也後學繆
彤撰

管子曰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商之子恆
密箴序跋 四

為工商是故肯苗肯播則有先人之耒耜在鳩工庀
材則有先人之尋尺在變化贏縮則有先人積著之
法在至于脩行誦讀世故則有先人之箴規在此良
有所傳非苟而已也先人父虛齋公明經潔行為世
莊重而密箴五十條尤其吹紫此吾家之木耜尋尺
積著也名卿張淨峯公甚愛其書付之梓而序其首
今舊本就圯矣如川不肖既不克闡揚世業又懼不
克守先人之遺書以至泯泯也因重新之以識不忘
萬曆丙子春孟孫如川謹跋
於天地為完人便於親為肖子先文莊公箴中所念

也箴行百四十餘年海內諸名公多為序引無慮數
十家矣神廟丙子春先光祿祖伯重新之題數語為
跋伯雖登仕雖武宦跡多奇行猶未敢任完人肖子
云况邦駒顯頓序中祖先遺書多不能讀唯謹尚而
守敢曰是吾祖父語我以作全志者完人肖子方法
乎箴之末條有云有數大恩不可忘詳書于後聊誌
祖德崇禎庚辰中秋孫邦駒謹書

密箴序跋

五

河洛私見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看河圖洛書私見

看河圖須按據太極圖而指畫之則自然理路分明不然但見支離而不回活渾成有若涉牽強焉者蓋通河圖是一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動而生陽者言之陽起於太極之子位是為天一水生於天者成於地一得五而為六於是地六居其外矣陽進於太極之卯位是為天三水生木三得五而為八於

河洛私見

一

是地八居其外矣自其靜而生陰者言之陰起於太極之午位是為地二生於地者成於天二得五而為七於是天七居其外矣陰進於太極之酉位是為地四生金四得五而為九於是天九居其外矣陽極於午而陰生陰極於子而陽生此又陰陽之相根而循環者也是河圖渾然一太極也噫予周子實再闡吾道之太極者也然周子留中所得之趣無窮而其闡於指下者則技亦窮矣何者謂不足以盡其留中所得之趣也今學者但知○之為太極耳而不知此箇圈子周子意本欲其圓圓旋轉百千萬周而不已

河洛私見

乃是以形容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也但畫之筆下則無可奈何僅得如此而已况太極雖一氣循環而實界分陰陽今此箇圈子終是不見得陰陽動靜之別至是則周子之技又窮矣於是再為陰靜陽動圖而以左白者為陽右黑者為陰白中之有黑為陽之根於陰黑中之有白為陰之根於陽而中復結之以小圈子以為太極蓋此箇圈子元非小也與上而大圈子只是一箇而陰靜陽動皆其中所元有之物事也但筆畫之際外此再無餘法耳豈三才之理真能使其活潑潑於此也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河洛私見

二

或能徒誦之數四而已耳豈能盡知其所以不盡之故哉蓋學必洞其微妙而後能從容自在做箇人庶不汨於聲利盡於近小也

河圖配八卦說

清謂欲知河圖之配八卦先須定却水火木金方位然後將數與卦分貼則庶幾明白如水太陰居北火太陽居南木少陰居東金少陽居西於是以數配之蓋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一六皆在北為太陰也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二七皆在南為太陽也三八木則在東為少陰四九金則在西為少陽明明白白

五七五

無可疑但四九以老陽之數而居少陽之位二七以少陽之數而居老陽之位為不盡合然此就可以明陽之道主動而通變與陰之守靜者不同是亦造化自然之理矣是於河圖之中又自有陰靜陽動之妙豈人為哉亦豈人為所能到哉

按啓蒙圖式艮震俱可說在北巽離俱可說在南今却只以艮連坤為北而以震連離為東只以兌連乾為南而以巽連坎為西者此天道左旋之運也而又以見天下無有無根之物焉何者坎西金也金則生水水雖旺在北而根已發於西北之艮矣坤北水也

河洛私見

三

水則生木木雖旺在東而根已發於東北之震矣離東木也木則生火火雖旺在南而根已發於東南之兌矣乾南火也火則生中央之上而從中土以生金金雖旺在西而根已發於西南之巽矣是亦非人力所為要皆天然之妙也管見如此尚恐牽強穿鑿而無俾於正義姑且私記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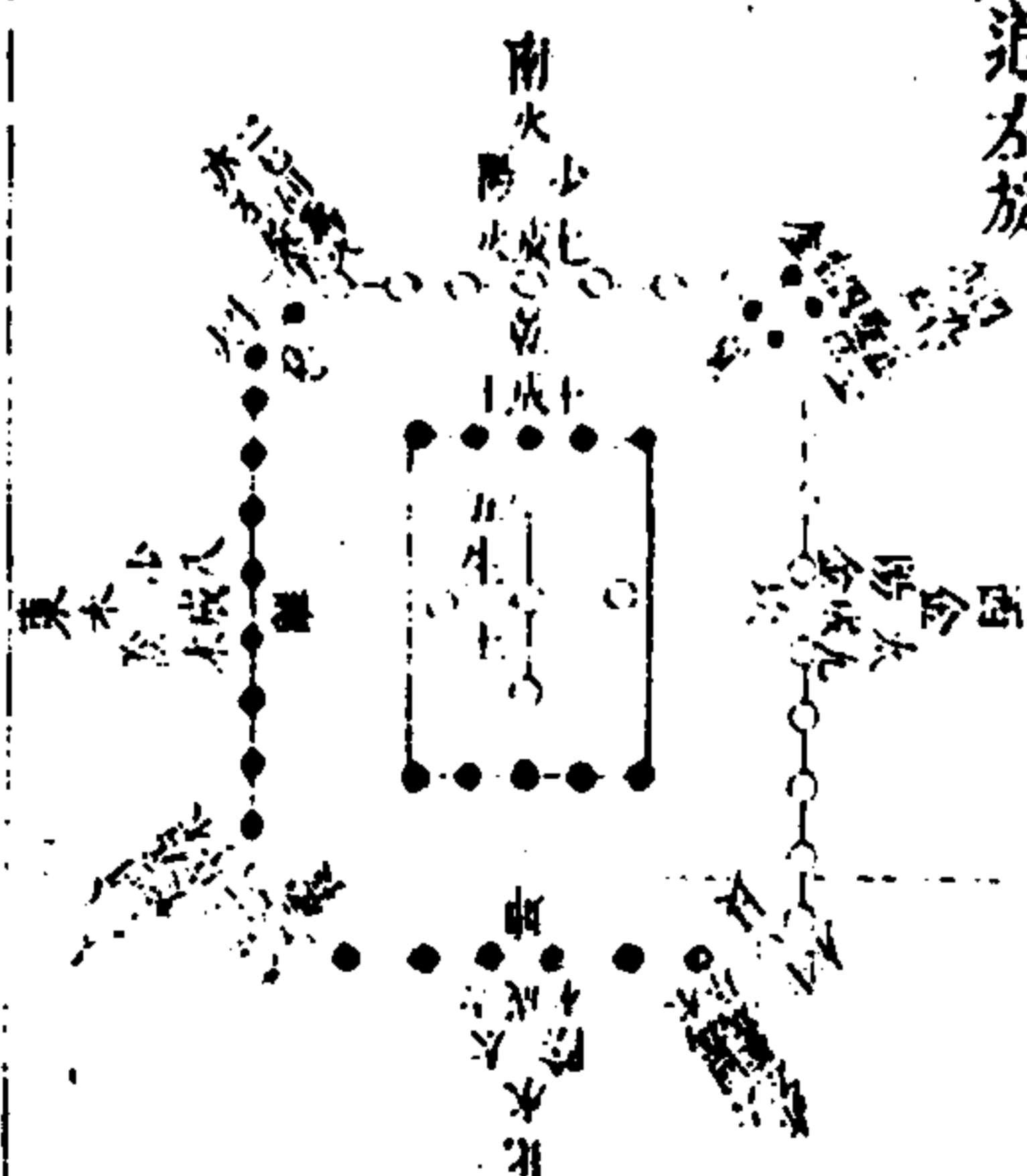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則又全不假一毫安排天道之妙其不可測其所以然也
易分明是天地所造也
天之生物借地以形天之作易借聖人以呈

洛書之數其四連九為老陽二連七為少陽者以左旋也陽之從其方也其三連八為少陰一連六為太陰者以右旋也陰之從其方也蓋亦未嘗無說焉洛書之為九時象不得如河圖之為八卦者之詳密矣蓋以是恰好當得簡九字耳其取象本意只如此同簡徑而用易不事求太深密也故邵子又曰方者地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且畫州井地只是取九數而已又豈必拘拘於戴九履一三右七云云哉故先儒管病人讀書有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河洛私見

四

卦氣之運
天道左旋



準橫圖乾兌當為太陽巽坎當為少陽今却反之者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方知是圖又有陰靜陽動之象焉

右啓蒙圖式或伏或則河圖以作易圖

此所謂橫圖者卦畫之成也其太陰之一六少陽之二七少陰之三八太陽之四九者本河圖之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之數也橫圖圓圖之所以合者即在此若泥於數目次第則似一六當為太陽二七當為少陰三八當為少陽四九當為太陰而非本圖自然之造化矣故推以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一七為少陽四九為

| | | | | | | | |
|----|----|----|----|----|----|----|----|
| 乾 | 兌 | 離 | 震 | 巽 | 坎 | 艮 | 坤 |
| 太陽 | 少陽 | 少陰 | 少陽 | 少陰 | 少陽 | 少陰 | 少陽 |
| 四 | 九 | 三 | 八 | 七 | 六 | 五 | 十 |
| 陽 | 陽 | 陰 | 陰 | 陽 | 陽 | 陰 | 陰 |

河洛私見

太陽者蓋陽主進二七少而四九老也三八為少陰一六為太陰者蓋陰主退三八少而一六老也大抵不出此理分而言之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今併論之者蓋有是位則有是數數與位元自相依也何以謂陽數九為老七為少陰數六為老八為少蓋陽之純則三為九而進之極矣若兩二一三則為七是陽方進而未純斯少者也陰之純則三偶為六而退之極矣若兩三一二則為八是陰方退而未純斯亦少者也此陰陽老少之所以名也

河洛私見

七九皆高故為陽數六八皆偶故為陰數而極陰退至六而極蓋四象之數只是河圖外內之六七八九而已易數雖百千萬億無不思於此其內尚之一三四又自為四象之位也

啓蒙圖式元註云橫圖者卦畫之成此謂伏羲畫易一勿生二至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也

圓圖者卦氣之運此謂自艮坤水而震離木而兌乾火而中央土而巽坎金五氣順布也土於四行無不在

河洛私見

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橫圖離震為少陰之一八艮坤為太陽之一六同圖亦然同也橫圖乾兌居太陽之四九巽坎為少陽之二七及圓圖乾兌乃居於少陽之二七巽坎乃居太陽之四九異也同者象陰之靜而守常也異者象陽之動而通變也陽不異無以見其動陽不動無以顯陰之靜陽無動陰無靜無以盡造化之妙用此是圓陰陽同異之閒所以為不可缺之義也

八禹... 則洛... 書以... 作範... 之圖... 一五行曰水火木金土... 二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三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四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 五皇極... 河洛私見... 七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德曰正直剛克柔克
七稽疑曰雨霖蒙駱克曰貞悔
八庶徵曰雨暘燠寒風時
九福極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內
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證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又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又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
以數明也

又曰木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河洛私見... 八

二七四九以左旋
先天
八卦
合洛
書數
之圖

一六三八以右旋

河圖艮坤為太陰水洛書亦艮坤為水河圖震離為少陰木洛書亦震離為木但河圖艮居二而坤居六此則艮居六而坤居一河圖震居三而離居八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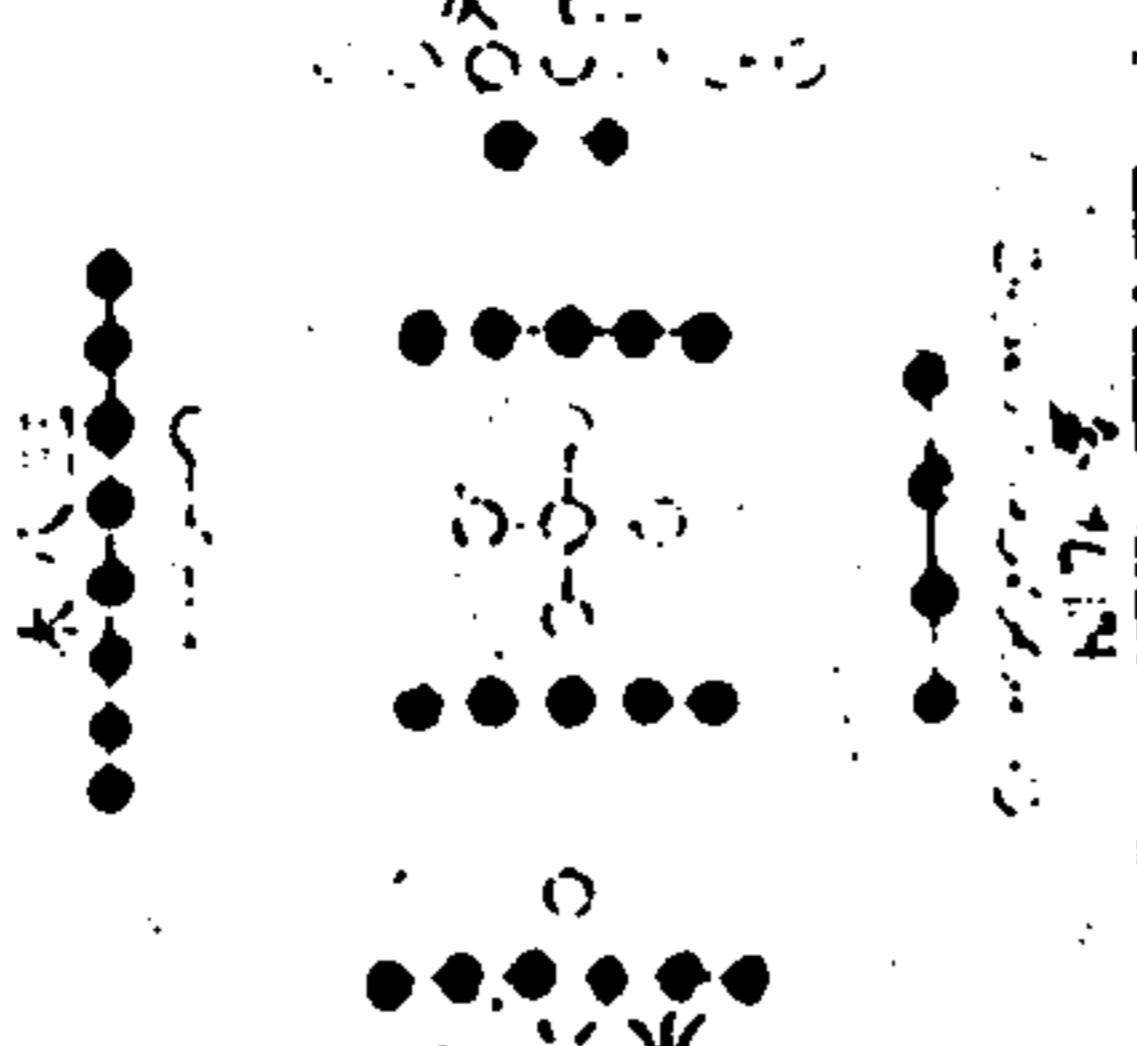
震居八而離居三雖然其共為水為木則一也此所謂二而一也至於乾兌之為火巽坎之為金則又二七四九之各易其位固足以見陽之主動而通其變抑又為老少之各當其位也

原註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謂以下諸圖亦詳見原卦畫篇也

河洛私見

九

後天
八卦
合河
圖數
之圖



原註云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七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天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嗟乎蔡氏之言曰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圖書往往有合也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通釋原註云管因節于冬至于半之說推之則六十

河洛私見

四卦分配節氣三至二分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也詳見原卦畫篇

二十四氣分屬十二月十二支

十一月大雪冬至子 十二月小寒大寒丑

正月立春雨水寅 二月驚蟄春分卯

三月清明穀雨辰 四月立夏小滿巳

五月芒種夏至午 六月小暑大暑未

七月立秋處暑申 八月白露秋分酉

九月寒露霜降戌 十月立冬小雪亥

河洛私見

十

氣有節有中節云者蓋其初過月限也中云者月已及半也每月之節氣猶四時之立也每月之中氣猶二分二至也

圖中有每一卦各生八卦其四立并二分二至則在彼此八卦之交界處其餘十六氣皆在諸卦腹裏也腹裏六卦分作二氣其交界處首尾各一卦此卦之首交上卦之尾此卦之尾交下卦之首各二卦為一氣勢亦自著不得三卦也亦似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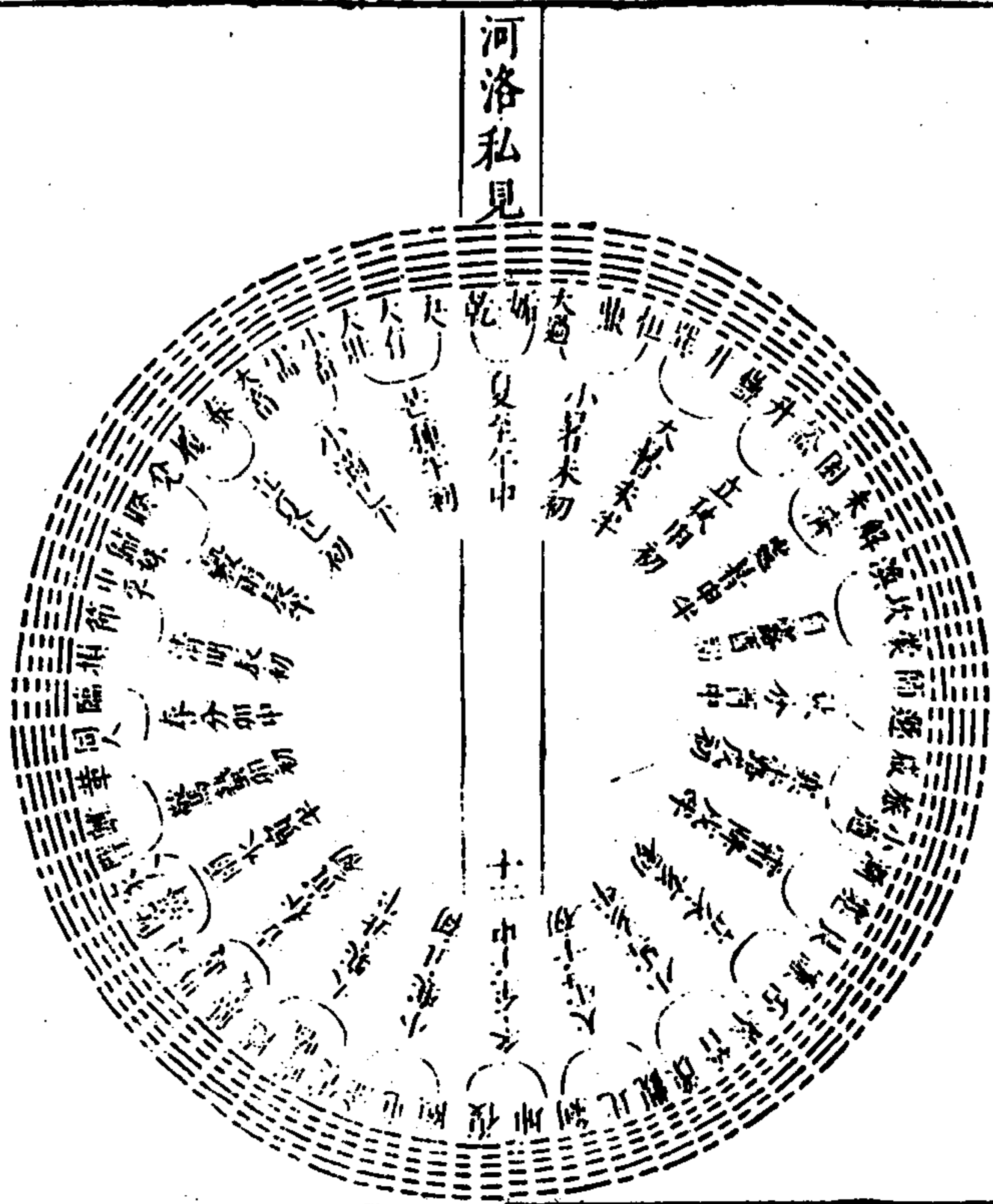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每氣皆三卦而惟四立及二分二至各二卦却似不恰好而涉牽強者然以

其十六氣各三卦皆在八卦所生諸卦之
裏每氣三卦為一氣之始中終也其二至二分四立
止二卦而皆在上下八卦之交界處彼此之交有中
為則亦前一卦為氣之始後一卦為終其交界之中
即中也此義似隱而顯豈不亦自恰好哉此所謂交
界之中亦猶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明者也

河洛私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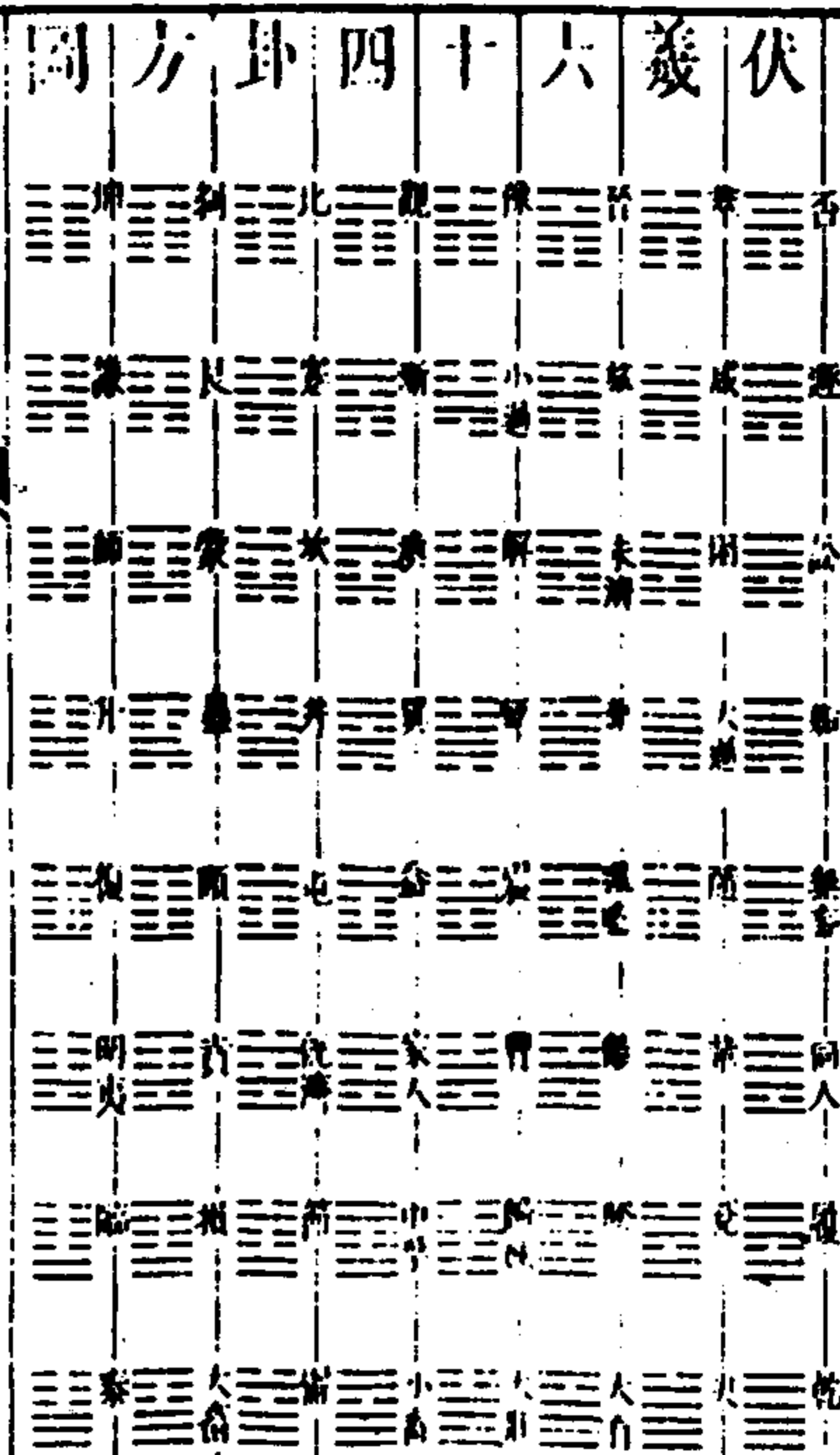
十一

啓蒙通釋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
圖虛中以象太極



愚謂圓圖既可虛中以象太極則亦自兩儀分四
象又分而為八卦以至重為六十四卦必矣但圓
圖是河已畫之卦改現而圓耳故當初不復畫方

一倍法為圖非蔽其妙也



河洛私見

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此八卦乾起於西北以次而兌而離而震皆斜向上東南坤盡於東南其次為坎為艮為巽皆斜接下之西北泰否咸損既濟未濟恆益仰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交也

泰者乾坤之交否者乾坤之不交交者謂乾下坤上之交通不交者謂乾上坤下之各居其所也咸者艮兌之交男下女也損者艮兌之不交由在上澤在下亦各居其所也既濟者坎離之交水火相為用也未濟者坎離之不交水火二物各居其所

河洛私見

也坎上離下所以為交者火木炎上之物今居下以上熟乎水水木就下之物今居上而受火之熟烹任之象也

恆者震巽之不交剛上而柔下所以為理之常也益者震巽之交柔上而剛下為交相益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

本註云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此恐未然蓋緣圓圖乾居南之乾只是一箇乾既只是一箇乾則亦只是一箇乾轉今却分為西與北則與轉字為非本旨且轉字下亦當添字矣若圓圖之有

河洛私見

古

八乾則七乾乃一乾之子卦也在方圖亦當以此例觀之不當分西與北為二也况如此說又與下文所謂乾起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者自背戾矣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

本註云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此亦未然而其辨如上

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

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今則兌居西北艮居東南圓圖離東坎西今則坎東上離西下圓圖震東北巽西南今則巽東而近南震西而近北是此六

卦又皆易位也

于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
有一定之位謂不似圓圖卦氣之運也有變動交
易之義謂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之類其變
動也既變動則彼往此來而為交易矣此交易承
變動而言與一定之位義相反對不必謂是對待
之定體也

啓蒙通釋本義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
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此舉四正之位就該得四隅而統十二支矣乾盡

河洛私見

十五

午中者起自泰之巳也過乾則一陰之巽生而為
姤矣坤盡子中者起自謙之亥也過坤則一陽之
震生而為復矣離盡卯中者起自明夷之寅而盡
於同人之卯也坎盡酉中者起自訟之申而盡於
師之酉也蓋四正之卦四時之正位也謂之此圖
圓布者對方圖而言蓋方圓圖元是以圓合方而
共為一圖今則折而改之也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此文以二儀之分運而言而即見一氣流行之
妙動靜相生之機也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一氣之運其實陽達於南陰歸於北以十二律管
驗之可見氣運之生於子盡於亥也

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

於乾曰始於坤曰盡此亦有義蓋地氣之行實自
西北來以古今正氣觀之可見地形亦然故曰天
下如常山蛇勢西北為首中原為腹東南為尾也
蓋方圖象地

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其陽在北故北方風氣剛勁其陰在南故南方風

河洛私見

其

氣柔弱

據圓圖則陽在南陰在北據方圖則陽在北陰在
南何如此之相背耶曰南方體陰而用則陽北方
體陽而用則陰體者其靜用者其動也天圓而動
地方而靜也故今南方雖風木柔弱然受陽氣之
流注故山川之生物窮冬不絕也北方雖風木剛
勁然陰氣盡歸於此陽氣方散於此故偏寒而少
產後榮而先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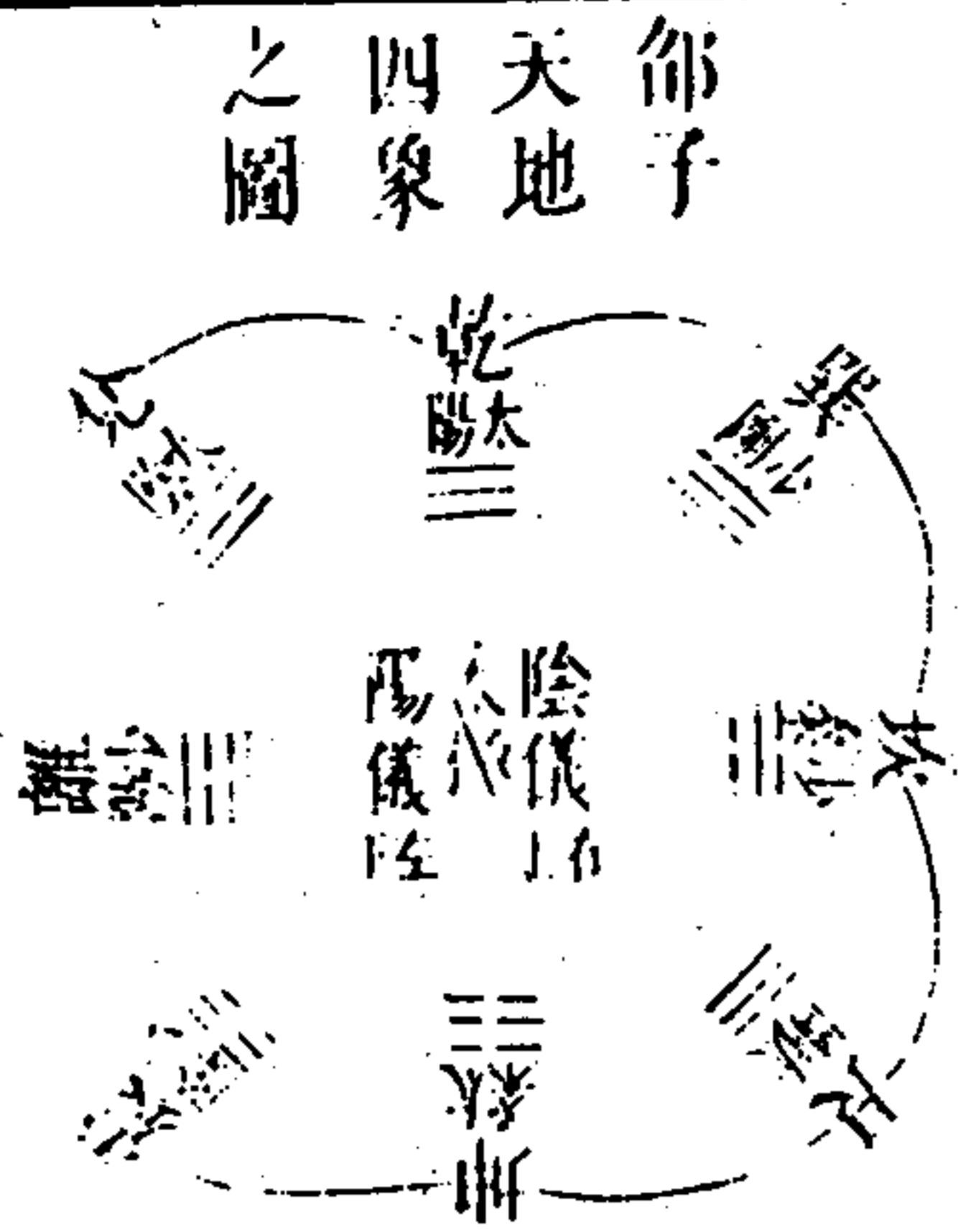
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
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

二者謂方圓二圖也不謂陰陽二氣也陰陽二字則當以活套看隨在而取配也如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則以方圓相對取陰陽也其實所謂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則圓圖元自有陰陽也又如所謂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則方圖亦自有陰陽也

動而為天者未嘗無靜靜而為地者未嘗無動此亦就二圖相對而云以見其各以陰陽相耦所謂無無對之物也此處實以方圓二圖為對耦

河洛私見

十七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為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為地四象詳見原卦書篇

愚謂先天後天圖不分天地者渾天儀也舉天而該地也意亦謂地對天不過也蓋造化之柄亦歸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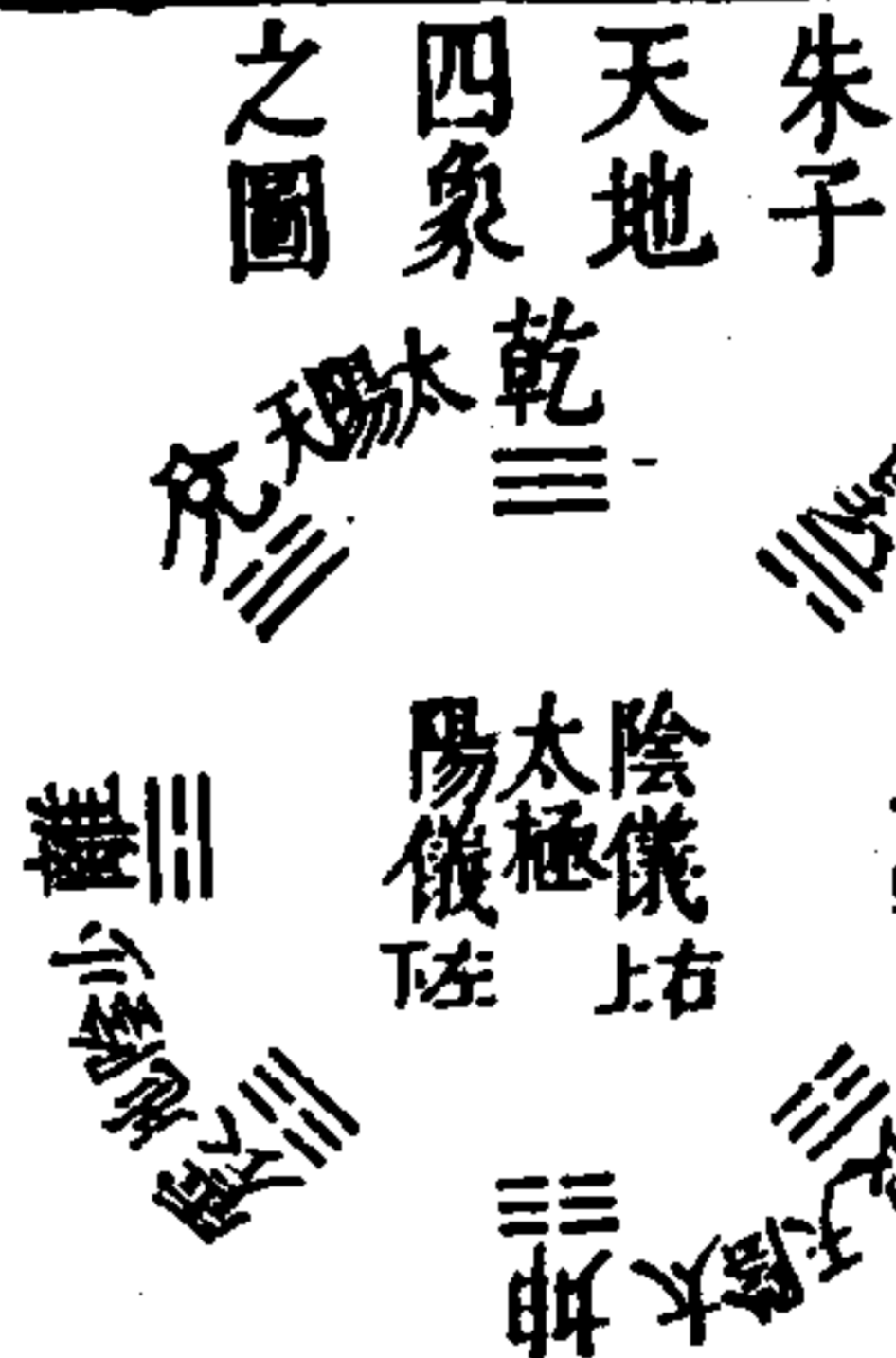
河洛私見

故乾無所不統也邵子分天地各有四象者陰陽配合之氣也其實陰陽無定名分合無常勢苟於義有取則意之所見皆非鑿也抑足以相發明也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少陽為剛少陰為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為說也

河洛私見

六



上文元註云云似不可曉蓋以二太為天四象二少為地四象則太陰亦當為天少陽亦當為地而又謂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何也實未可曉當記以問若夫與邵子本意不同愚意則謂朱子一時記憶或偶有誤不然則記錄者之謬耳不深求其義不錄亦可

河洛私見終

掛劫過樸總圖

掛劫 四約以四
策約之
分以十二
策分爲
一即四與
奇爲者
即爲四
按劫也

此存指
復三
復三
復三
復三
復三
復三

過 四約計九
箇四亦爲
復三
復三
復三
復三

老陽劫 爲 九三三六
九三三六
九三三六
九三三六

按掛劫十二之圖似當改置今私附之

初有左劫三 後有掛一右
右劫一者其右劫左劫一右
掛一不計圖左劫劫二者圖
如下 如下 掛一者圖

河洛私見

掛劫 四約三分
同上爲
者三計兩
前四也爲
者一計
箇八也
二即八也
即偶也

過 四約計八
箇四亦爲
復三
復三
復三
復三

少陰劫 爲 八三十二
八三十二
八三十二
八三十二

按掛劫十六之圖亦當改置

初有左劫 後有掛右
二右劫二右劫 一左劫
者去掛一左劫 四右劫
不計 三者 掛

掛劫 四約三分
同上爲
者三計兩
前四也爲
者一計
箇八也
二即八也
即偶也

過 四約計七
箇四亦爲
復三
復三
復三
復三

少陽劫 爲 七二十八
七二十八
七二十八
七二十八

老陰劫 爲 六二十四
六二十四
六二十四
六二十四

河洛私見

通釋按朱子掛劫圖四圖說并及過樸之數今總爲一圖著之全數除初掛一外粲然可見矣詳見明著策篇

此係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無復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著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劫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劫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

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

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一
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
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無復
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爲圖以明之

河洛私見

注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
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天
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
矣吾鄉文莊蔡先生沉浸理

蘇序一

學諸所著述一以宋儒為標
如密箴數語足追訂頑蒙引
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
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
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趨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
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櫛之
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
究心象外若揖羲皇於夢寐
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

蘇序二

考亭之間而未易為口耳糟
粕者道也未學卑卑雕鏤為
工考索為拙此固無足齒者
乃踰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
棄象數甚且舉宋儒而迂之

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
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
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
而疇不必九即天苞地符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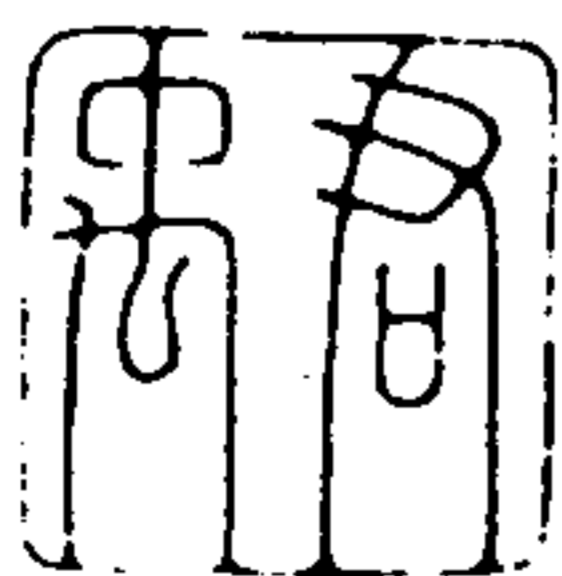
蘇序三

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
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
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
也即數明理君子也忽君子
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

議是長禪定之標而樹甚閑
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
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
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
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

蘇序四

哉 清源後學蘓濬謨



宗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彼
之天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虛齋蔡先
生沉浸理學諸所著述實迥宋儒而上之如審歲數
語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掌故
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趨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
櫛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揖我
皇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考亭之間而
未易為口耳糟粕者道也末學早卑雕縷為工考索

太極圖說

為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
象數且舉宋儒而迂之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
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疇不必九仰大
苞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
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即
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議
是長禪定之標而樹勘問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
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
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哉清源蔡

太極圖說

宗齋廷魁經五枝梓

山人徐居敬重鵞校

坤道成女



○今強讀曰虛圈子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說

太極圖說

曰無極言初無固極也曰而太極言實則為人之
極也

極字所從來本指座極故極字從木今以理之至
極而借此以名之故也本是道路之義今亦以之理
為人之所當行而借名之也
太字是太字加一畫蓋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太
而又加以太蓋以此理至廣至大至精至微至中
正一極字尚未足用之故加太字於極之上以
矣盡矣不可再加矣易貴乾曰剛健中正純粹
亦此意也則其詞約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又《易》曰：至哉坤元，至即極之義。曰：大哉乾元，大亦太之意。但陽雖得兼陰，然對陰靜而言，則只是陰動之一偏，而非其全體之妙。故乾只言大而不兼言至，亦未至於太也。

自孔子以後，只言太極，未嘗言無極。世之昧者，蓋有以陰陽五行之例而求太極，於有形象者，故周子復添言無極二字，明其只貫乎陰陽五行之中，而實超乎陰陽五行之表也。朱子釋此句之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圖說

太極云者，只是理之尊號也。蓋言萬理而一之也。所謂道之大原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二而字輕，無次序也。

或曰：因此而字，故生陸氏議論。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其本體實全體也。曰：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者，愚嘗以為所以動而陽者，靜之陰也。所以靜而陰者，動之陽也。蓋陰根乎陽，陽根乎陰。此所謂全體也。即所謂本體也。即所謂理也。以愚嘗見論之，盡六合皆然。

也。理則只是此氣之理耳。先儒必先有理而後有氣，及理生氣之說，愚實有所未解。

此只是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其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正易本義所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非道，陰陽所以迭運之理，則道也。非他也。

朱子曰：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今強讀曰實圈于

太極圖說

此改讀曰之動而陽，靜而陰也。陰中○極者，其本體也。朱子說

陰靜陽動之中，有太極焉。此即所謂陰陽一太極也。所謂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者也。其實○與○也。對而觀之○其不雜乎陰陽者歟。○其不離乎陰陽者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非不知其不雜亦不離，亦不離而為是分岐之說，以取譏於人者。以必如是觀之，乃得二者之辨，而其一致之意，亦自可識也。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此蓋太極之本體也是豈離於一
一陽乎抑豈雜於一陰一陽乎所謂道之體用不外
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左者陰
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左者陰

以此觀之則本體之為全體亦可見矣謂兼有體用
也蓋泥於器而不雜於器乃所謂道也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者各適其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實妙其
全

○陰中者○陽之根也○陽中者○陰之根也○朱子

太極圖說 四

陰根陽陽根陰者如此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向非其一本之
故則何以異形異勢而相求相合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哉又五行亦其宗也故能相生而相尅以相成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與周子陰根陽陽根
陰之說若合符節張子未必見太極圖與通書也而
其起然獨見有如此以此益信周子之太極圖不必
自神穆而來也神穆豈足以與於此哉

也 自左而下者陽之變也 自右而下者陰

之合也朱子說

陽變而之陰生水及金陰合而之陽生火及木上則
於一變一合之中故兩得之而居中焉下文曰上冲
氣也以此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
所以言變合

朱子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木火氣也流動閃爍
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
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一

愚謂陽變而生陰之水陰合而生陽之火然水太陰
太極圖說 五

也則又交於陽而生少陽之木火太陽也則又交於
陰而穿乎土以生少陰之金此皆以質而語其生之
序然也其水金在右火木在左則以陰陽方位而定
也詳在下支

○水陰盛故居右朱子說

右陰所居之方也大地人物皆然

○火陽盛故居左朱子說

左陽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何謂天地人物皆然帝出乎震說言乎兌生氣在東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非女子六脉以右為主是人物亦左陽而右陰也

(木)陽解故次火朱子

少陽次于太陽之下也

(金)陰釋故次水朱子

少陰次于太陰之下也

此皆特以陰陽方位而分固非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亦非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然自左陽而右水陽生陰也自右水而左木陰生陽也自右陰而左火陰生陽也自左火而右金陽生陰也方位雖若局定而其相交之勢則固與相生之序及推行之序不相悖也

太極圖說

六

(土)冲氣故居中朱子

冲氣即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以其無定位也故獨位之於中以見其於四行無所不在無所不該也以流行者言前乎為木為火者於此而成其終後乎為金為水者於此而成其始
太極圖本旨言陰陽生五行正當主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而是五者之氣上行於天則自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故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於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下
而水火之一變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朱子

右水陰也却自左陽動而來左火陽也却自右陰

而來蓋陰陰也其根則陽陽陽也其根則陰二者互

藏其宅也誠以太極之全體無閉可破特自其體之

全而別其分之殊豈可謂是二者判然不相關者哉

今以水火二物觀之火能照物外明也而內體則實

暗非以根於陰乎水外暗不能照物也而中却虛明

能照非以根於陽乎又朱子曰水質陰而性陽火質

陽而性陰

愚謂水內則陰中有陽也分明是圖之陰靜一邊火

內暗陽中有陰也分明是圖之陽動一邊所以然者

太極圖說

七

非以陰根陽陽根陰而何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

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朱子

自水陰盛故居存以下至陽根陰也皆據圖中五行

定位言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自水而木而

火以下言四時行也乃兼圖中五行數條牽系而言

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

木氣布為春萬物以生火氣布為夏萬物以長金氣

布為秋萬物以斂水氣布為冬萬物以藏土氣則

於四序之間萬物之生長收藏者以成此所以

之以下二圖

朱子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
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
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
故能生秋金也

又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
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
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太極圖說

八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
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
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閉隔
哉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
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朱子曰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
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
陰曰此以時序而言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謂土之一字當折作四分看水火木金各有土也
故象止有四而四時有土氣

危齋黃氏曰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
一樣流行是一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
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
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
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
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之數多寡耳非
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
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一

太極圖說

九

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為三也地得耦而
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二極
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
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
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為次
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偶一
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
為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為次
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
其奇耦初盛而為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無兩樣

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
初非以次序而言猶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
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
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一生火而未成火必待
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
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

蓋五行本渾融無閒而立言之序自有別耳勉齋之
說獨精明是補朱子之所不足也

勉齋又曰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陽居中天
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

太極圖說

十

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水也天七包
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為陰以其在
內為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
勉齋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
偶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
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勉齋又曰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
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不一
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為陰陽者
亦不出於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而

太極圖說

不二哉然也各有本末各有始終故二分而
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為木火一陰分而為金水
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
各有終始未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二者各有
終始則二分為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
為是四者亦道之本體也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
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
見道體之本然也蓋為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
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寒天
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

太極圖說

十一

愚謂此五行自造化言故以水木火土金為序易大
傳天一地二章之五行是自造化之生成萬物言故
以水火木金土為序其以水木火土金為序者分明
是自流行之用而言也其以水火金木土對而上居
中者分明是據對待之定位而言也論造化之生生
則當以流行者為主論陰陽之生五行之分陰陽
陰陽則惟以對待之定位觀之為明白也
○虛 ⑤ 實 ④ 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陰陽之義也

無餘欠也夫五行既只是一陰陽則安容有餘欠乎
其用字之義亦甚精矣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此所以申解陰陽之義也
蓋分理與氣則理為精氣為粗所謂形而上形而下
也太極者二氣之本體二氣者太極之支分是太極
為本二氣為末也所以無彼此者蓋精而本者實包
舉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實皆精而本者之所在
耳故曰無彼此也明陰陽一太極也然五行一陰陽
處印便是陰陽一太極處今於彼曰五殊二實無餘

太極圖說

欠而於此乃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何與二五均氣太
極對陰陽則有理氣之分也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朱子

所以別太極於陰陽五行也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
夫太極惟本無故能博其有也蓋天下之有不能
以自有而所謂無者實有其有也此所謂性立天下
之有而天下無性外之物亦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也

朱子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此五行各一其性也但書洪範之五行主質其
者言太極圖之五行主氣行於天者言此為小
據先儒亦引此為說蓋以影出各一其性之意云其
氣殊質異五行各有氣有質也或謂水火為氣木金
為質者恐非也

各一其○者譬如日月之光輝一也或在水或居
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也以水得之而為水之光
戶得之而為庭戶之光屋得之而為屋戶之光要
之則初無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也
各無欠缺故各無假借也

太極圖說

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質雖異各一其極○言行雖
有五其性則一氣殊質異其極則同蓋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也曰太極者猶言性也曰五行者猶言
仁義禮智信也其實仁義禮智信五者一性也一性
之分則五常之德也

○水火金木之有性此無極二五之所以妙合而無
間也朱子

所謂無二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於是遂有乾

以男坤成女之功矣

葉子曰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第四太極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朱子說

此男女是天地間闢之初氣化融結而成無一性也種在天地也如身上初生之氣是也亦無一性也各一其性者男健女順也其實道健順之所在皆太極之所在也故曰男女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言男與女各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十四

萬物一太極亦言物物各一太極也非謂萬物統一太極也

○第五太極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也萬物一太極也朱子說

非以男女為人萬物為物也男女兼人與物言

亦兼人與物言乾坤者男女之父母男女者萬物

父母凡男女所生先皆謂之萬物其實萬物不特

男一女也在獸之牝牡亦男女也在鳥之雌雄亦

女也朱子曰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

雄之類

或曰竹與麻之外安得一辨其男女曰若如此

求其盡則不特植物雖鳥獸之屬亦有盡為男者亦

有盡為女者不能一一男女其所以為物也如兔全

無牡蜂全無雄螺蝸亦不能生自蓋亦無雄也或曰

偏雄偏雌則何以能生育曰偏雄偏雌則其物之

身自具夫陰陽之氣其氣當其時候則自相交感故

亦能生育故生生之理全也兩化雖不分一神自不

缺此又可見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翰墨全書所

載外國有男不婦女不夫而生育者則不但物為然

人亦有然者大抵皆是得氣之支末者也

太極圖說

十五

人物之初是氣化者既成人物則以形相禪是為形化而氣化載於其中矣易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也然至今亦尚有氣化之物氣化可以兼形化形化不能外氣化如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但人不及察耳

此以上引說解到全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朱子說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朱子說

曰惟人也則知上文所謂男女萬物者兼人與物而

言也

得其秀者氣質之秀也最靈者心也心之靈者太
之所在也故曰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邵子曰
心為太極為其全也物則偏矣

大學或問曰得其正而且通者為人得其偏而且塞
者為物正即秀也通即靈也

朱子曰且如人頭同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
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太極圖說

其

與物異者此耳

又曰以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為
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
中查滓者愚不肖

然形靜之為也神動之發也朱子

形曰為者坤作成物重濁也神曰發者其氣發揚上
上為昭明輕清也

愚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謂雖上
知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

正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亦據理而論之要亦有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理所謂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也似不可遽指為實惡者言若下文小人悖之內乃
是指實惡者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五性常
完矣純粹至善而無少有邪惡之雜矣萬化自我而
行人極自我而立天地自我而參矣下文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正是
說聖人與天地參處此又是一條五箇圖子也
上文惟人也至萬事出矣是一條五箇圖子又上文無

太極圖說

七

極之真至而變化無窮焉亦是一條五箇圖子

五性以之德也朱子

木之德為仁火之德為禮金之德為義水之德為智
土之德為信一無極之真也此依朱子五常之說但
終是可疑蓋五性既是仁義禮智信則是純粹至善
者也自此而感動則是自性之發而為情之正終始
本末一無極之真矣果何以兼善惡愚意周子本旨
或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耶其未發則
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朱子

男與女相對善與惡亦兩相對此以陰陽言之
而言也非謂凡男皆善凡女皆惡也類分之辭耳
朱子曰天地之閒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
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
大傳繼善成性及太極圖說似皆謂在人者無不善
及在人乃有不善有來只是自致之意其實在天便
亦有不純乎善者故陰濁之氣必有所泄泄於人則
為愚不肖泄之於物則為豺狼蛇蝎之類亦人所賦
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 朱子說

太極圖說

六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矣猶一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
焉者也
善惡分萬事出者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人心雖非不善之心然既自上智而下則
不能主之於靜未免一善一惡交戰相勝於是紛紜
雜揉人事始多端矣所謂天下之至賤者也則善惡
為男女之分萬事為萬物之象為可見矣故程子曰
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
也 朱子說

言內悔吝亦有相循之理



此以上言眾人其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 太極之體
用者也 朱子說

精則不雜而理欲之界限明所以安而知之不思而
得也一則不感而天理之宰制定所以安而行之不
勉而中也精一二字實以尚書之惟精惟一義類有
同者但書本以工夫言此借以言天資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太極圖說

九

然不動之中 朱子說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者蓋靜亦靜動亦靜也無極之
真常完也極者至善之謂也

如此則天下之動常貞于一矣可以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誠神幾也聖人也

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 動也 太極之用所以行也
正也義也寂也所謂 靜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
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 極於是
乎立而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
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所不能違矣說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其行
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聖子
論乾坤動靜曰不專一則不能由遂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亦此意耳

又曰聖人子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禮智中
正即禮智一止五觀口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
正當處又曰中則無非禮之禮正則是非端之分明
乃智之實也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與

既曰太極陰陽五行而入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天
太極圖說

地日月四時鬼神豈有出於太極陰陽五行之外哉
愚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太極陰陽之所出者也

本易文言成語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註則言仁義中正方而言之以
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執為先執為後也
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右百字言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
於春夏而收斂於秋冬發正是用收斂是體自十月

坤陽氣既盡似乎生氣已息不知收斂者乃所

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
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須冬閉
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
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
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

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
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
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
愚謂無欲故靜動而無欲則雖動而不失其靜矣

太極圖說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說
獨言戒謹恐懼不兼謹獨者蓋主靜之意多體立而
後用行也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吉者自與吉會也敬勝怠者吉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說
君子修之以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放僻邪侈更無靜時

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也物之始也說

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蓋元亨者誠之通萬物之出機也人之仁一理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靜也物之終也

蓋利貞者誠之復萬物之入機也人之義亦然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成象一極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成質一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仁義成德一極也

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夫易有太極乃不出乎之謂此可見太極之本無

極而只在乎陰靜陽動之閒也此可見周子之為太

極圖直所以明易蓋易卦具有三極之道其義至隱

至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然後其義始彰然

又不若此圖之統體分明條貫詳備一圖立而三極

之旨著此吾儒周子之學所以為至中至正至精至

妙盡善盡美為吾道重開一古初大有功於伏羲大

有功於孔子大有功於來學也

愚謂太極圖與中庸同貫蓋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焉有聖人修道之教焉有君子由教入道之功焉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能事焉又有小人反中庸之戒焉

而太極之無所不在又以見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萬

古一理千聖一心其妙豈容以言說盡哉

太極圖說

周子於篇末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釋之云云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

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旨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

說

霍州學正曹端因太極圖說中有氣化形化死生之

說乃述其意而作詩以自喻

氣化

太乙分兮作兩儀陰陽變化化工施生上物都無

太極圖說

種此是乾坤氣化時

形化

乾坤氣化已成形男女雌雄化社名自是生有形

化其中氣化自流行

死生

陰陽二氣聚時生到底陰陽散時死生之理陽聚

為古今造化只如此

輪回

釋家不解死生由妄說輪回亂大猷不有大民先覺

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身往
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瞭然見得
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
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
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
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
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
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

太極圖說

言

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
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
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太極圖果若不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
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又曰周子
太極圖經許多人不同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
索出得他如此精密

太極圖說終



題道統問對序

一氣未分而斯道具於

太極兩儀既立而斯道在於

聖人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

之方來以承斯道之統者其實心

同理一也若

太古之三皇肇開混元明天地之運

陰陽之變為三才之聖君既而

五帝相承其為百聖之至聖有先

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

為人道之極故美世仰之而不可

加於是

三王迭興其為百聖之大聖有經天緯

地之文制禮作樂之具為王制之

備故美世由之而不能易斯皆生

當天地氣運之盛時達而在上以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

有自來矣 洪惟

皇朝聖聖相承心協乎

二帝三王之心道底乎

二帝三王之道至於

雍熙泰和之治誠可比

漢周之盛

日矣愚也何幸生於

而蒙

斯世之澤哉是為之序

至治紀元有四戊子春正月既

望一日戊寅後學臨川文山

恕軒黎溫頓首百拜謹識

題道統問對序 畢

小學總論訂疑九例

小學書自豫章熊氏為之句解建安何氏為之集成海
虞吳氏為之集解其訓釋甚為明備深有資於學者矣
况溫幸生於

聖朝治教休明之盛世輒不自揆鄙愚會集諸先儒之說而為
問對名謂之總論訂疑庶俾初學之童蒙易覽而易明
之矣

一本註諸儒之言誠大有功於世教故故一一擷取之以
資講論而開訓後學至若先儒有未說者間以先伯雲
泉之言或不得已而竊附愚之意以備明之

斷疑訓說字義悉考先儒之旨以釋不敢妄為穿鑿而
誤童蒙如開端古者小學書題一遵海虞吳氏惟中間

實其事之言則以禮記內則曲禮之說以實之但於學
觀之則知實者是言而實者是事矣

一問辭本愚之意而對則不敢輕易故援舉諸先儒之說
以明况朱子集是書皆述古先聖賢經傳之言又如近
思錄與東萊同集亦皆特載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語

蓋信而好古其惟先儒矣愚故服膺尤深故畏之
一小學題辭如 亨利貞仁義禮智之類愚借通會諸儒
之意請貫以歸一揆使初學者觀之則見天人之道同

矣餘諸篇之易解者詳在集解中不及悉舉間有疑難
則故表出以為問對爾
一立教篇如禮樂射御書數條目甚多愚每先以條目總
之於前復逐段分列而為問對於後庶俾初學童蒙觀
之始有次序而不紊雜矣

嘉言篇世俗信浮屠誑說與巫覡符章之類乃朱子舉載之以警訓後學深辨異端邪說妖妄之說當遠之而不可信愚故旁集程朱之言以斥其非使初學者立心當以吾儒正道為主而勿為異端之感也

嘉言善行兩篇皆載漢唐宋諸賢之事迹愚考擬其出處悉遵熊氏標題其紀年則遵史籍通鑑間有無稽者直述姑闕之未詳

唐宋以來古今郡邑沿革不一初學多所莫知愚與士友撰文珍同為參考方輿勝覽及翰墨全書與

當今大元官制以為一定使初學則知沿革之由

每篇問對既畢復以先儒京兆李氏之言通貫諸章之旨為之總約俾初學者舉而覽之則知一書之各篇先

綱大要也

小學總論訂疑九例畢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凡例 目錄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目錄

卷之一

三皇 伏羲 神農 軒轅

五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唐堯

三王

夏禹 商湯 周文武

周公

卷之二

先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卷之三

宋儒

周子 二程

卷之四

宋儒

張子 邵子 溫公

卷之五

宋儒

楊子 羅氏 李氏 朱子

卷之六

元儒

許氏 吳氏

卷之七

附集

小學總論訂疑

卷之八

附集

大學總論訂疑

卷之九

附集

論語總論訂疑

卷之十

附集

孟子總論訂疑

卷之十一

附集

中庸總論訂疑

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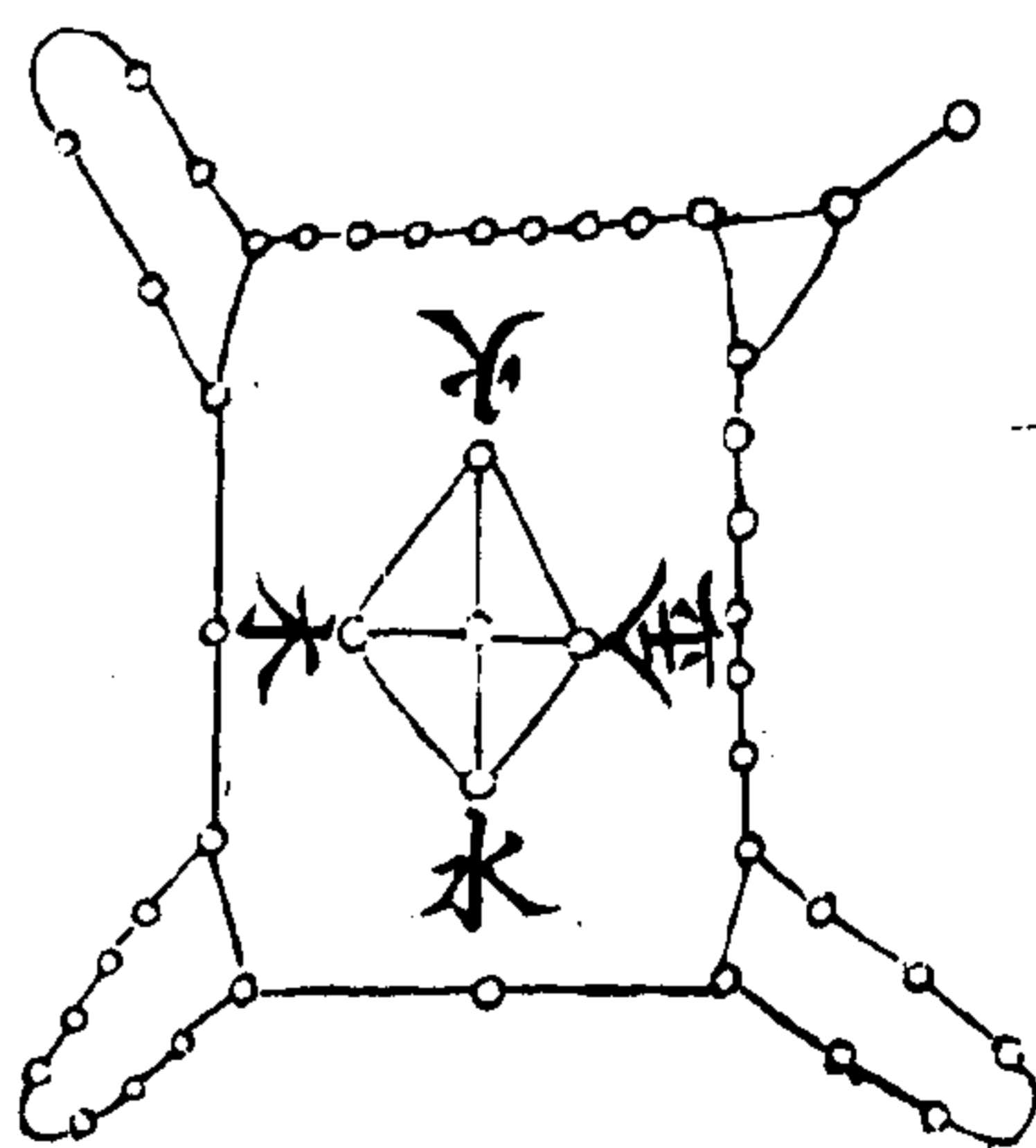
附集

讀小學四書六經法

京兆劉氏日
新書堂刊行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目錄甲

洛書之圖



書象方者地之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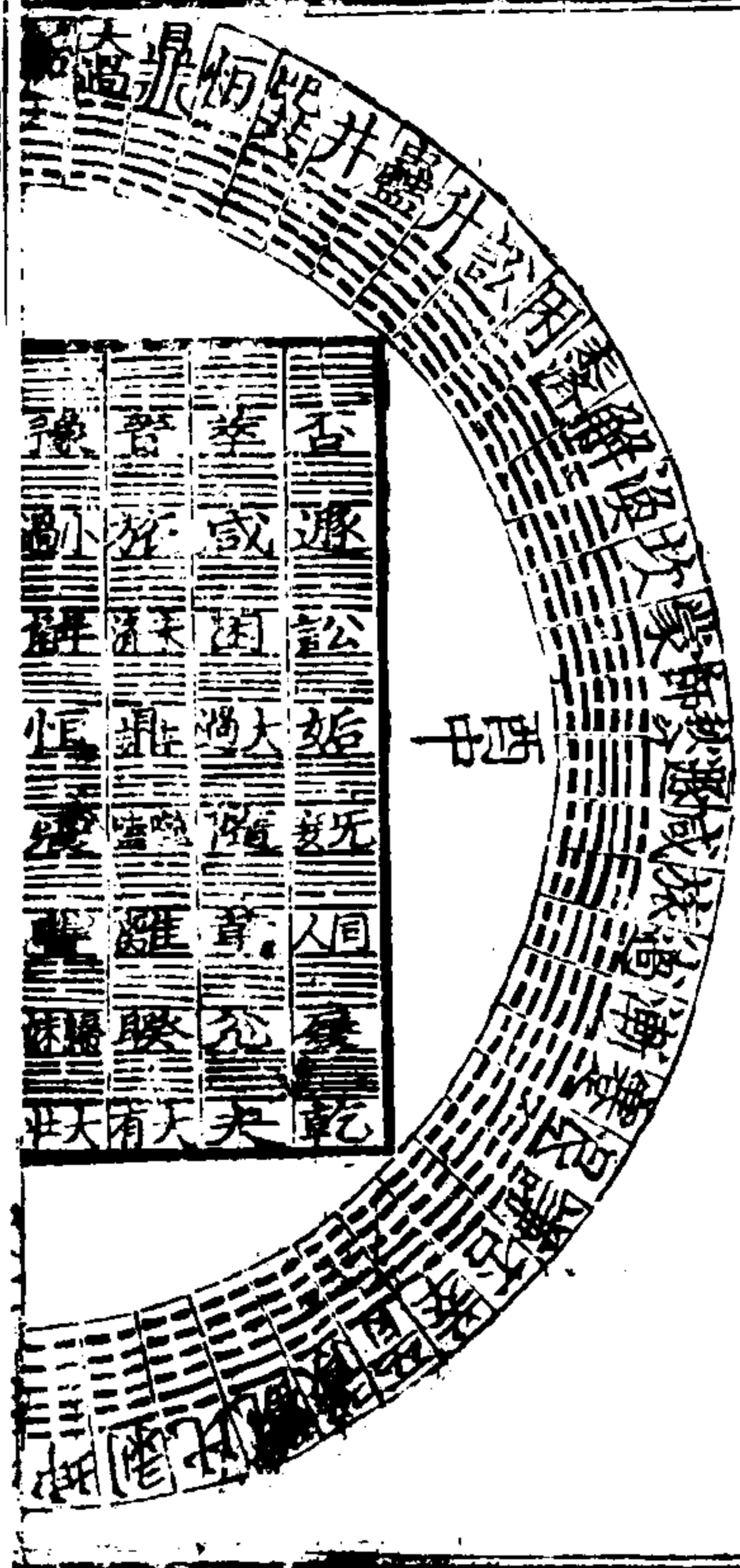
履一戴
九左三
右七二
四為肩
六八為
足正象
背之象

伏羲八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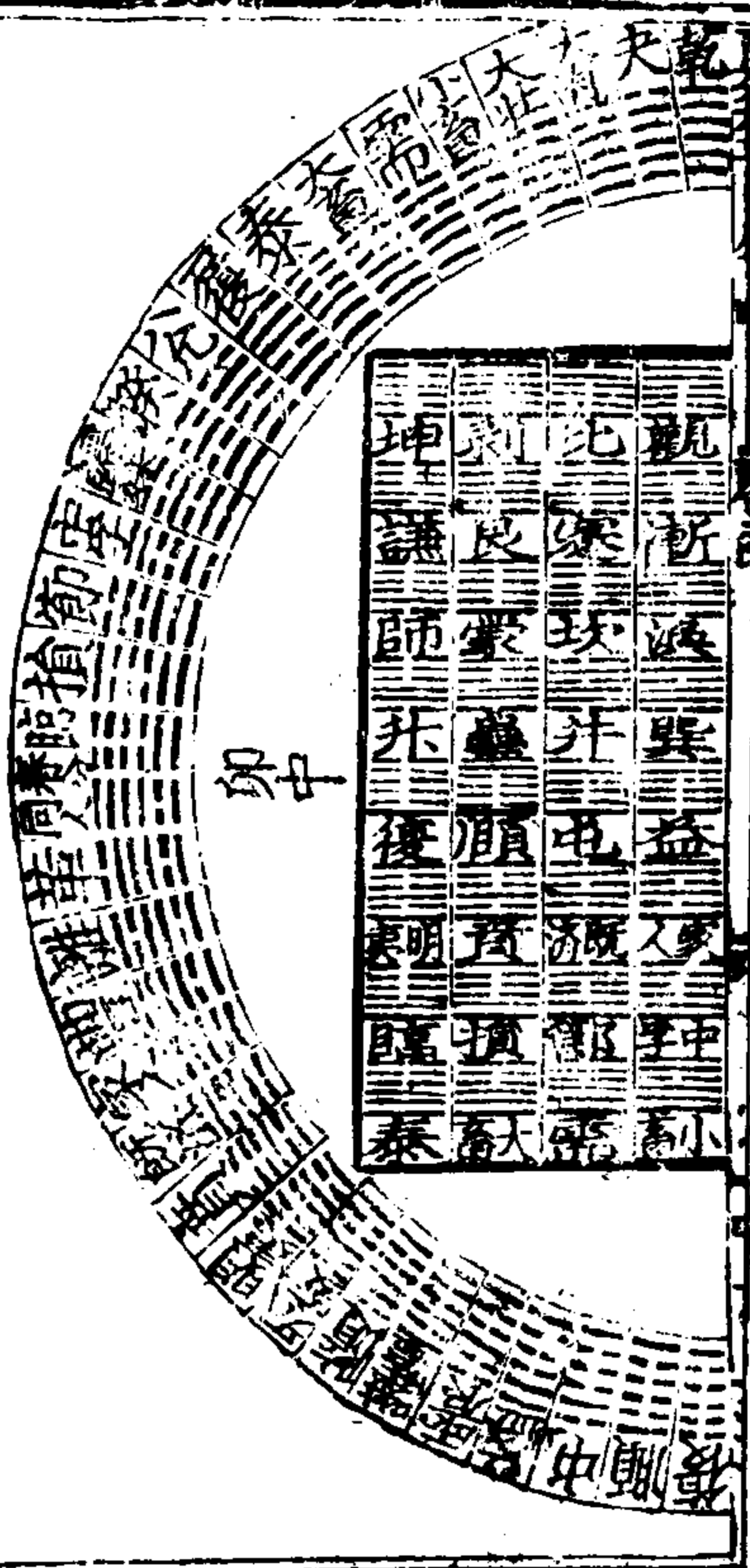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短

先天六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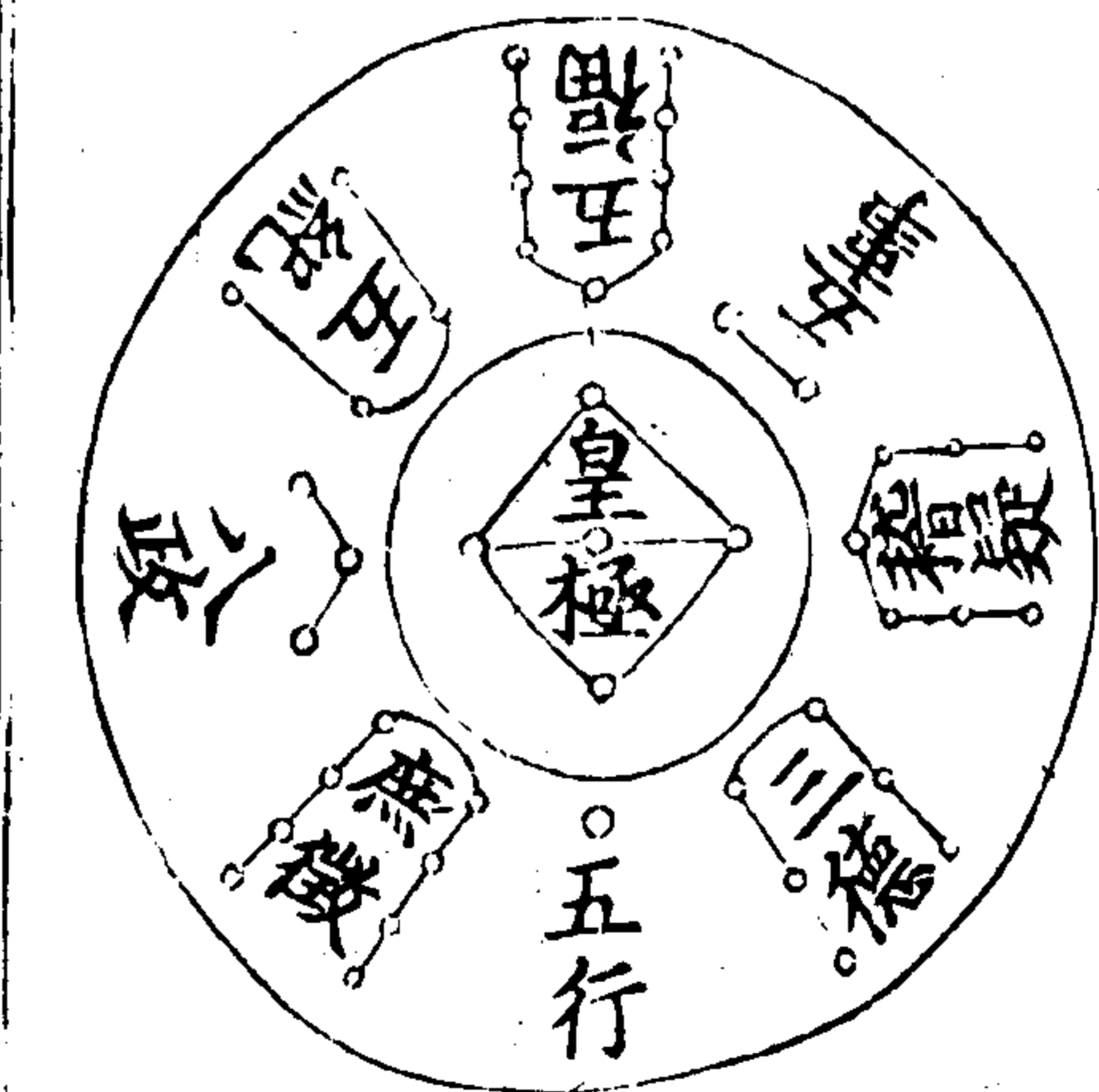


方圓之圖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圖說

洪範九疇總圖



一合五而為十
合八而為十
七而為十四合六
而為十河圖以虛
數相合而為四十
九疇則以實數相
合而為五十皆自
然之數也

文王八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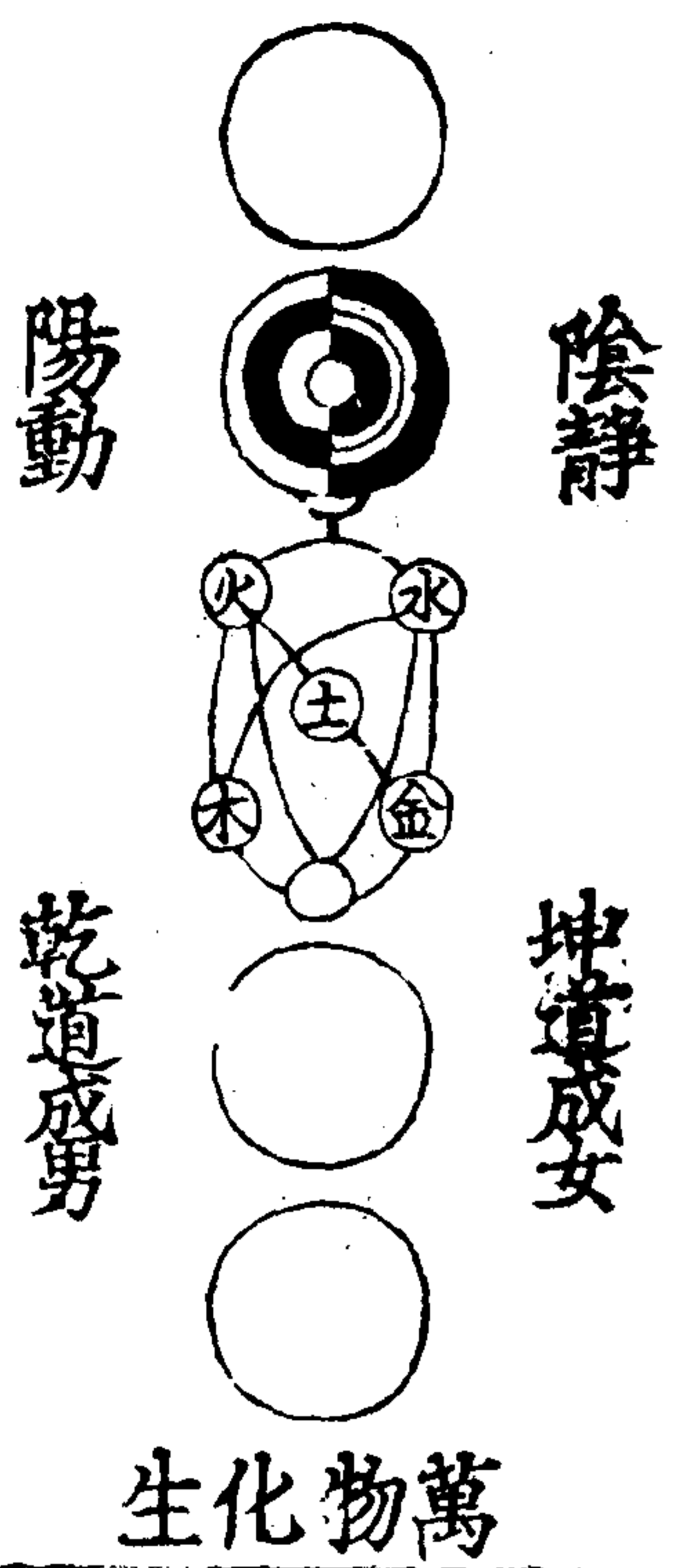


乾坤縱而六子
橫震兌橫而八
卦縱陽五數三
男皆奇合父十
八數陰四數三
女皆耦合母十
八數保夾陳鄭
言圖說

六十四卦方圓圖說

伯溫邵氏曰先君公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
 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
 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圖者為天方
 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圖布者乾蓋午中坤蓋子中離蓋卯
 中坎蓋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子中極於子中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
 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圖於外者為陽方於
 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通書太極圖



太極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也
 極者無極之謂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其本體而言之則陰陽無極而動靜無極
 以行也體而言之則陰陽無極而動靜無極
 分陽兩儀立焉
 生水火木金土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本無極也

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成男坤道成女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人極焉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杜義誠而於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體則一太極也
又曰有始有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二句也此二句也此二句也
其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間之綱領也此二句也
其所以死則反其始而知所以生矣此天地間之綱領也此二句也
其所以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
豈不深哉 又曰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
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
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
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常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
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
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
這物事在這裏面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
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將去 又曰太極

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
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
根乎陽故也 又曰太極自是兩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
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
又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如何如何
行朱子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
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
之一字便可見 又曰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
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
達用從微而至著 又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
先後言然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
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
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亨利

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春而不真又何以為
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此此以下論之
朱子曰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此此以下論之
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此此以下論之
有以離乎陰陽也此此以下論之
就陰陽中看出不離乎陰陽而為言此此以下論之
動靜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此此以下論之
動者其本體也此此以下論之
動也此此以下論之
者陰之靜也此此以下論之
立也此此以下論之
根也此此以下論之
於陽而生水火木金土也此此以下論之

陽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陰之變也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而水火之氣此此以下論之

無聲上天之載即上天無聲莫也此理也無形無體又豈有
 五行之生五行之氣行于天各一其性水之性濕火之性燥木之
 其性各一氣殊質異陰陽動之氣既殊水濕火燥木性各一其
 性也五行之理也無假借也自然之理也○此理也此理無極
 二五此無極之理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理也此理無極
 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
 理妙者理氣之○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乾男坤女乾屬陽母道也故成男以氣化者言也○此理也此
 化不可見各一其性乾柔坤剛男剛而男女一太極也○此理
 陽陰各各具○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一太極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生天下萬物以形化者言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
 其性飛潛動植而萬物一太極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
 此以下引諸經諸論諸說諸理惟人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
 之秀而性異以異其性則所謂人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
 矣則人之極於此乎在然形人之○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
 之所為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常之性五德之德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
 之德純則信五者善無天地之道善無言善無男女之分
 也陽而貴者為男陰而賤者為女○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
 是萬物形此天下之動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所以紛紜而
 吉凶悔吝者吉者動之善凶者動之不善○此理也此理無極而
 惟聖人者有聖人之中獨又得夫秀之精一○此理也此理無極
 而不雜至一而有以全乎○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
 之全就 是以一動一靜○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
 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此理也此理無極
 之蓋中也仁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此理也此

所以行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非強然不強義之行用即正也義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
 者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此理也
 又得陰陽五行之秀者是以行之○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
 也中如之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
 動靜之德而靜者常為之主焉○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
 主於靜靜而動則相攻者此乎是則九天○此理也此理無極
 下之發動靜動則相攻者此乎是則九天○此理也此理無極
 乎立則人之道而○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
 四時鬼神四時之運有所不能遠矣○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
 能以修此而吉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
 此道肆然放縱非所以修此而凶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
 地人之道三才各一○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
 之質仁所謂陽也物之始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
 之質仁所謂陽也物之始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
 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此理也此
 太極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此理
 也○此理也此理無極而氣不雜乎理妙者理氣之○此理也此
 勉齋黃氏曰易止言太極蓋漢則發無極之妙中庸止言夫
 命之性而伊洛則發出其氣質之性六經止言人倫之正
 而橫渠則又以兩路發天下皆父母兄弟之意也
 此漢陳氏曰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
 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曰極
 又曰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遍何又謂之極極者至也以
 其在中者有極極之義如皇極此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
 便訓極為中蓋極之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
 都去不得如室有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眾材四面

湊合到此點皆極其中就此點分出去有為衆材四面又皆停勻刺備欠之處如塔之尖點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有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為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論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為人為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又曰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縱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又曰晦庵嘗謂周子手畫是圖以授於二程蓋二程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山陽度氏正曰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發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圖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而土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所以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

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皆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皆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焉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無而以為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至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極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者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或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

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神取者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感傳者伯末第時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曾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笈定同人說傳之書蓋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復自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各易通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等說而亦無所謂始說何人說者則其書之散佚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友復論辨究極其說章句句解無復可疑者

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必熟復而深味之哉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搏而震巽列水火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而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卦天地鬼神之奧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以伏羲先天之易所謂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運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屬象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

大木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寔遠世之諸儒或泊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推謀功名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太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蓋皆指太極之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千古

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之中五上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折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中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圖象為表裏伊洛道學傳者多矣其真中與以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皆家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也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也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床架屋之論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顯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臨川吳氏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在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固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中漠無朕青與混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又曰開物之前渾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人消物盡天地又合為渾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極常常如此始終只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信友極者是不知道之言也又曰太極者何也道也道而補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不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者玉膏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會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

曰神賦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具於心曰仁
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
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
之各也屋之脊棟曰棟就一屋而言屋脊棟至高至正無
以加故曰極而九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
辰星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統會至尊至貴無以
加者假借星棟之名而補之曰極也然則何謂之太曰太
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棟者棟為屋之極而已辰星者
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天下衆人之極
而已以致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
物一處而言也道者莫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
強為稱號而實何足以擬議其義哉受其辭曰太極
者蓋此極乃其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

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
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曰何物最大答曰道理
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
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
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斯之謂與然而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長極皇
極四方之極九物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
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所謂
極也雖無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程氏復心曰易有太極周子未立圖以前亦有所謂圖圖
者矣自周子之為圖也獨以極之程子而程子所與門人
講論又未嘗一言及之宋夫子為以周子此圖立象盡意
剖析幽微蓋不得已而作者慮未能盡識於言意之表則

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既而朱子為
之釋文讀者病其分別雜語紛然酬應不給宜乎周子之
獨授程子而學業嘗以真門人也今無極之辨既已彰明
則可見夫前之為圖未嘗有不備只一圖定陰陽而分太
極兩儀四象八卦者是也周子之為圖未嘗有所離其上
一圖於陰陽圖內推出太極以見其本然之妙下諸圖於
陰陽圖內各分出五行男女萬物以見其流行之廣然以
周子之圖求之於易實未嘗不相表裏易繫辭曰易有太
極即周子之圖上一圖是也是生兩儀即陽動陰靜之
圈是也兩儀生四象即水火木金土之各一圖是也四象
生八卦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圖而乾坤六子震長
坎中男艮少男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是也八卦定吉
凶生象即化生萬物之一圖而漸動萬物者震撓萬物

者巽燥萬物者離說萬物者兌潤萬物者坎終萬物者艮
是也又求之通書則圖與書又相表裏者也通書上章
曰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上一圖太極是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原也即圖之陽動是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即圖之陰靜是也繼之者善陽之屬也誠之原也
成之者性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即五行之性是也知此本末又師第七章所言剛柔即易
之兩儀也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也又加倍以為八卦而
朱子謂此書及圖則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
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
則並行而不悖是也嗚呼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此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者如此然神而明

之則實在乎其人孔子雅言詩書執禮於易辭及焉周子於圖自一氣五行說從人物上去已就實體上指出示人然由詳於性命之原畧於進為之目及善之作則既推一理二炁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又決以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悉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奈終非學者所能聚而窺也程子既沒又幸有朱子以發其精蘊學者苟能求之於心主之以敬則知夫太極者此心之妙用通書者又太極之妙用而圖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其要實不出此書而吾心之極亦庶乎其可立矣南軒張先生有曰一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朱子曰太極便是性動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也化生萬物是理事又曰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尤妙是理與氣合而成性愚故以此為性命道德之原云

程氏拱曰太者至大而無所不包極者至極而無所不備太極之道大化同流信消長萬類一本至理兼該莫不包舉而悉備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物之所以為人物皆本於太極自然之理周子曰无極而太極也蓋謂是理至神至妙動靜互根陽變陰合循環無始焉有終極形而上者之謂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物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同此一太極也

愚按朱子嘗謂門人有曰水質陰而性本陽故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質陽而性本陰故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是以陽動之中有黑陰靜之中有白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沉潜此說語意精密真發明太極之蘊矣

朱子又曰天地之初如何討論種來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出許多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得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如而今人身上兩相似自然變化出來又曰天地生氣其厚固如此讀書言氣化處可氣

太極圖說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二

後學 臨川 慈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徽軒 黎清 騰正

歷代道統聖賢出處散見諸經傳史及
編年通鑑惜世多費心稽難獲全觀愚
於講暇之際不憚借蹤履搜集諸書會
歸一覽以為問對俾學者有所資矣

三皇

太昊伏羲氏

問朱子叙道統之傳而始於伏羲者何也 對曰謹按通鑑所

記云帝德合于上下天應以爲獸文章地應以爲河圖洛書
記釋義云當時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吳氏擊云官名中寺一龍字定也於是

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人始畫八卦卦有三

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

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象是以教民決嫌疑定猶

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

文籍興焉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上古

男女未有別始制嫁娶以儷儷音禮皮爲禮教民正姓

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矣
朱子語錄云蓋非特爲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
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東陽許氏曰朱子中庸章句序云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按易明
精易而作十翼之辭十篇上象下象上繫下繫
辭文言辭卦序卦辭卦象十篇之序而古西消長之理明於

進退有仁之道備矣其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

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

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朱子但言上古

聖神蓋混言之則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也

問伏羲生於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云太昊乃木德之君之母

名華胥按史記索隱云居于華有巨人之跡出於雷澤

氏按史記索隱云因名曰華胥也有巨人之跡出於雷澤

之意有所動且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矣

問成紀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註云屬陝西鞏昌府成縣是也

問伏羲之姓何 對曰按史記云風姓也

問如何謂之風姓 對曰按通鑑記云以木德繼天而王故曰

風姓也

問以木德繼天而王者何謂也 對曰

易代改號改法五行更旺相生先起於木木屬東方萬物之

初皆出焉故伏羲首以木德王天下索隱記云木德春令故

易稱帝出乎震月令記云孟春其帝太昊是也
問太昊者何謂也 對曰按通鑑記云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
曰太昊也
問既曰太昊又曰伏羲者何也 對曰按通鑑記云太昊始作
網罟以佃音田以漁以贖民用故曰伏羲氏也
問既曰伏羲而又曰庖犧者何也 對曰按通鑑記云伏羲氏
養六畜雞牛犬豕以充庖厨且以爲犧牲而享神祇故又曰庖
犧氏也
問姓與氏者何所分也 對曰按史記註云姓者統其祖考之
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也
問伏羲都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都於宛丘也

問宛丘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註云即今河南陳州古宛丘縣

太昊之墟是也

問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通鑑與陳氏世編及胡氏通要記云

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而崩也

問壽幾何 對曰通鑑史籍諸書載固所難考不敢強說也

問葬於何 對曰按他書記云葬於陳州也

愚按先儒有曰鴻濛未判而斯道具於太極乾坤奠位而

斯道在於聖人蓋具於太極則道之體有以立在於聖人

則道之統有所傳矣粵自古者太昊伏羲氏之首王天下

也畫八卦以發天地之藏造書契以啓斯道之原伏羲氏

沒而神農氏出焉作耒耜制商賈以興衣食之利神農氏

沒而軒轅氏作焉定律呂造舟車以垂世教之法是為上

古三皇聖矣立極而道統之傳則肇於伏羲之聖神矣

炎帝神農氏

問神農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云少典之君娶于有

媯氏之女曰女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為

姓也

問何以謂之炎帝也 對曰按通鑑記云以火德王

時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為火德而火代伏羲治天下故曰炎

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

伊繼國者合而稱之故又號伊耆氏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

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

始列國于國教人日中為市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當時諸侯風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

諫而被殺炎帝帝崩厥後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

於是南至於比至西至於暘合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

也 問既曰炎帝又曰神農者何也 對曰按他書與通鑑記云炎

帝母見神龍之祥感而有娠因而生炎帝古者民茹草木之

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種五穀炎帝因天時相地宜始教

民稼穡而事耕種主於耒耜之農事故曰神農也上古民有

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

其君臣佐使之義以療民疾而濟其夫喪遂作本草方書而

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有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

天下後世咸以頌之

問炎帝都於何 對曰按史記云都于陳徒曲阜

問曲阜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註云魯邑屬東魯州是也

問在位年幾何而崩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炎帝在位一百

四十年而崩于長沙之荼鄉也

問長沙荼鄉在於何 對曰按他書記云在於衡州也

問炎帝壽幾何 對曰通鑑史籍諸書不載姑闕之可也

五峯胡氏曰洪荒之世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

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繼

是以為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乎事夫生人人成天三

皇肇其體五帝妙其用三王成其功孔孟傳其學孟子死雖

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何莫由斯

道也

黃帝軒轅氏

問黃帝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云黃帝迺有熊國君

少典與有熊國君少典之諸國皆在少典也

母名附寶見大電光耀耀繞北斗樞星

孕而產也居壽一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

孕而產也居壽一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

孕而產也居壽一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

孕而產也居壽一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

孕而產也居壽一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

狗也濟速長而敏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矣
問既姓公孫又曰姬姓者何也 對曰按史記索隱記云本姓

公孫長居姬水故改姓姬也
問名軒轅者何也 對曰按通鑑釋義記云黃帝作於車與民

利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也又按史記音釋記云始
生帝居於軒轅之壽丘故因以為名號二說未知孰是

問有熊國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音釋記云春秋楚人伐鄭圃
新城即此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

問何以謂之黃帝也 對曰按史記索隱記云有土德之瑞
黃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

黃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
命其臣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

容而作大卷之樂又曰黃帝之樂以神農之樂為本
樂也當時有指佞之草生於庭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焉

始立制度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
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海濱

以師為衛復命其臣容成造曆以定四時寒暑晦朔弦望命
伶倫取鸞谷之竹空竅厚鈞斷兩節而吹以聽

二鍾協其律呂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命隸首作算數
以同律度量衡命元妃嫫毘教民蚕桑以供衣服

乃染五彩而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袞冕衣裳之制具乃採
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以享上帝神祇矣

黃帝都於何 對曰按史記云都於涿鹿
涿鹿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音釋記云涿鹿古燕地屬幽州

今屬北直隸順天府涿州是也
問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黃帝在位一百年而崩

問壽幾何而葬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黃帝壽一百一十有
一歲而葬於橋山

其臣左徹感恩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率諸侯群臣歲時朝
焉子玄謂立是為少昊

問後世延傳黃帝得仙術騎龍昇天者果是否 對曰按五
胡氏云此後世妖妄之說不身信也旨我言乎

問自伏羲歷神農而至於軒轅年代幾何 對曰神農以上無
年甲不可攷也

問伏羲神農二聖人之世如何 對曰按雙湖胡氏云伏羲神
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為朴畧至黃帝之世

實為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汚穢
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

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用利難以枚舉
駸駸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

柄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為十二
律呂之本度量權衡之所由出四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

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
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蓋至

和氣氤氳生安樂鳳凰巢阿閣麒麟遊于郊苑盛矣哉三皇
之世也

五帝 少昊金天氏
問少昊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云少昊延黃帝之子

也黃帝娶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
者之祥而生少昊姓已名玄囂又名摯黃帝之世降居江水
邑於窮桑按方輿勝覽記云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
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
少昊其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服一鳥字是也命臣
而作大備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淵也帝之御世諸
瑞畢集為致治之美以通山川之風矣

問都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都於曲阜曲阜屬山東
問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少昊在位凡八十四年而
崩也

問壽幾何而葬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少昊壽一百歲而葬
於雲陽按方輿勝覽記云在四故後世又曰雲陽氏兄高陽
之子高陽立是為顓頊

顓頊高陽氏

問高陽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云高陽祖曰黃帝父
曰昌意亦姬姓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按方輿勝覽記云蜀山氏
僕是為女樞感瑤光瑤光北斗第七星貫月之祥生高陽于若
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王紹金天氏為天
子初國高陽按方輿勝覽記云屬北直隸保定府安州高陽
故號高陽氏命其臣飛龍氏而作承雲之樂以調陰陽享于
上帝也始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
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
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以顓頊為曆宗也
帝之靜淵而有謀疏通而知事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依
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繁誠以際祀於是日月所照動靜
之屬莫不歸順焉

問都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都於帝立
問帝立在於何 對曰按通鑑釋義與史記訓釋記云帝立在
衛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濮州屬又按方輿勝覽記云在開州
濮陽縣今屬北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據此二書所記未
知孰是

問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陳氏世編記云顓頊在位凡七十九
年而崩也

問壽幾何而葬於何 對曰按陳氏世編記云顓頊年九十八
而葬於濮陽少昊之孫帝嚳立是為高辛
帝嚳高辛氏

問高辛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云高辛亦姬姓名姜
祖曰少昊父曰竊極竊極妻方輿氏之女曰女節生帝嚳生
而神靈降十五佐顓頊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水德王代高陽

為天子以其善其事故號高辛氏也元年命其臣虞虞
作九招按音之樂以動盪天地中和之氣陶鑄人物德性之
質矣帝之普施利物而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
之義知民之急仁而感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
節用之撫萬民而利誘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按東萊呂氏云
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
巖巖按索隱記云郁郁猶巖巖也其動也應其時其服也公且廉於日
月所照風雨所至皆歸化矣

問都於何 對曰按史記云都于亳

問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史記註云今河南府偃師縣是也

問壽幾何而葬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帝嚳壽一百有五歲

而葬於顓頊按方輿勝覽記云在開州是也子摯嗣位荒濤無度不修善

政君九年諸侯發之而尊為天子

問顓頊帝嘗是名乎是字乎 對曰按張氏曼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因其所與之地名顓頊帝嘗以其字為號也

帝堯陶唐氏 世系圖



自丹朱以後相傳聖賢而有曰杜伯周武王封於祝

問帝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書經與通鑑所記云帝堯適帝

嚳之子也帝嚳第二妃適陳鋒氏之女曰慶都 世系圖云堯

懷之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眉有八彩姓伊祁或曰名釀

荒蕩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年十六而立以火德王也而

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

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感之如天地戴之如日月

親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責

而民勸不罰而民治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克明俊 對曰按史記音釋記云堯初生時在二

問堯何以姓伊祁也 對曰按史記音釋記云堯初生時在二

河之南伊祁之地故從所居以為姓也

問放勳者何謂也 對曰按史記云放至也猶孟子之言放乎

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本史臣贊堯

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 對曰按史記注云堯初為

唐侯而近於陶丘後為天子故號陶唐也

問堯都於何 對曰按史記云都於平陽也

問平陽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注云府屬山西河東晉州之地也

問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與邵子皇極經世書云帝

堯元年起甲辰又歷甲辰至乙卯在位九十七年生子丹

朱不肖 對曰按史記注云帝堯壽一百一十有六歲也

問堯壽幾何 對曰按史記注云帝堯壽一百一十有六歲也

問堯葬於何 對曰按史記注云堯葬於齊魯

姑闕之可也 對曰按潛室陳氏云

聰明以天德言欽明以人德言雖是堯舜性之亦不廢堯業

寅畏聖人大德教化小德川流而已矣

問堯舜之聖至於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而乃有百姓不親等語

何也 對曰按潛室陳氏云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君子多

而小人少耳自古觀否亦只如此幾曾盡無小人矣

又曰五帝官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官而與賢不為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焉故與子以定為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又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知之文王之德則以堯舜大禹之德則以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又曰聖人無德而能堯舜之讓大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請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建而在上而道行孔子窮而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履其心以為天下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舉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詩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之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者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為宋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者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有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私而無憾也

雙湖胡氏曰書稱帝堯之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堯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堯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敬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民於變時雍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帝堯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

物物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以與人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帝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帝堯之功顯不鮮乎蓋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夫道散在於三極之間所以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立人極耳

帝舜有虞氏 世系圖

商均 自商均以後稱聖賢而有自胡公而漢武封於陳

帝八代孫也黃帝三昌意 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

窮蟬生敬康 敬康生句芒 句芒生驕牛 驕牛生瞽瞍

瞽瞍生舜 舜或曰名重華居於滸汭舜父頑母嚳

傲 傲即嚳也 嚳之弟各舜母死舜母生象父母

及弟象皆下愚 不識禮義感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

乃召舜舜至堯將適之 堯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濟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 堯命以位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堯於是使舜攝攝位焉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 朱子曰南河在冀州

謂之南河其南 天下諸侯朝覲及誦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於是踐天子之位號有虞氏初攝位誅四凶之罪

而天下咸服既即位詢于四岳闕四門明明四目達四聰舉才
子八元八愷世濟其美按索隱云前代之善也命九官咨
十有收四海之內咸戴舜功而致異物之瑞鳳凰來翔天下
文明之德皆自舜始遂作大韶之樂第乃六樂中之言其德能
紹堯之道而齊七政肇十有一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
德名其司中星司命星風師星雨師星也
問何以姓姚也 對曰按索隱記云舜母名握登見大虹感而
生舜自有重瞳居於姚墟按即氏節王世紀云姚墟在陝西臨潼府金照是也故因以
為姓也

問何以名重華也 對曰按史記註云重華也華光華也言堯
既有此光華之德而舜重有此光華之德可合於堯而無異
故因以重華為舜名也

問舜父何以名瞽瞍也 對曰按史記註云自有重子而無
者曰瞽無童子者曰瞍又按孔安國云舜有繼而不能別
是非妍醜故名之曰瞽瞍非其瞽瞍也

問舜居於姚洎在於何 對曰按書傳與史記註及訓釋記云
姚洎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于歷山入于河又按爾雅
云水北曰洎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
水從內即舜所居之地矣而堯治裝以二女下嫁之

問舜初耕於歷山嶺於雷澤洎於河濱在於何處也 對曰按
吳氏訓釋記云歷山在河東道河中府河東縣河中府今改
為蒲州屬今山西平陽府為洎之二水出于歷山入于河迺
舜所居之處雷澤即雷夏既澤在山東濮州雷澤縣之西北
河濱按陳氏音釋記云在山東濟陰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又按吳氏訓釋記云在山東兗州曹縣二書所記未詳孰是
問舜去四凶誰也 對曰按書經與通鑑記云舜流共工

於幽州流三苗於三危流丹朱於南蠻

云流諸蠻而遠去如水之流使不得復還共工官名蓋古之
世官族也乃吳氏之不才子子曰窮奇謂其行窮而其好
也于幽州迺北裔之地水可居曰洲按此州字趙氏云舜
分冀之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附此也放廢堯臣也
也其地謂之於夷方使不得往歸堯臣名蓋古之世官族
于崇山迺南裔之山在今湖廣岳州府澧州慈利縣也
三苗也書傳記云南裔之使不得立孟子書作
才子子曰窮奇謂其行窮而其好也于崇山迺南裔之山
或以為甘肅沙州燉煌蓋未詳也 殛鯀於羽山迺東裔之
不才子子曰窮奇謂其行窮而其好也于羽山迺東裔之
山即徐州蒙羽山或云在今南直隸淮安府海州是也凡此
四凶皆投之四裔乃主城四千里之外矣

臨川陳氏九江曰隴楚比周相黨蘇方命地族治水無功
三苗侵襲崇雋負固不服所謂四凶渠所當加舜何與焉

問舜舉才子八元八愷誰也 對曰按通鑑與史記音釋記云
元善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故謂之八元迺高辛氏之才子
八人 伯翳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夷 仲熊 叔豹

季狸 春秋傳曰帝舜舉之使布五教註云此八人即
契采虎熊麋之倫也又於之通鑑與史記音釋記云愷和也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故謂之八愷迺高陽氏之才子八人
蒼舒 璜散 伯翳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夷 仲熊 叔豹

庭堅 仲容 叔達 春秋傳曰帝舜舉之使主后土註云
此八人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

問命九官咨十二牧何也 對曰按書傳與史記訓釋記云命
九官者 禹為司空以生百揆 棄為后稷教民稼穡 契
為司徒敷其五教 垂為共工 益為虞官 伯夷為秩宗
典禮 皋陶為士師明其五刑 后稷為農師 龍作納言

答十二之牧者養民之官也曰太守曰府尹曰刺史即今之知府是也十二牧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十二州每州一牧也而舜咨之使厚有德信仁人拒燕燕也

問何以謂之舜也 對曰按史記謚法云仁聖盛明曰舜也

問既曰舜而又曰有虞者何謂也 對曰按史記正義云舜初封於虞在宋州虞城縣南均為後無子次也女為夫人生商均皆堯之二女也堯以繼之故舜以為有天下之號也

問舜都於何 對曰按通鑑記舜葬以土德王而都於蒲坂也蒲坂在於何 對曰按通鑑註云在今山西平陽蒲州是也

問舜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通鑑所記與皇極經世書云帝舜元年起丙辰至丙辰在位凡六十一年生子商均不肖而禪位於禹也

問舜壽幾何 對曰按通鑑記舜壽一百有十歲也

問舜廷於何 對曰按史籍所記舜南巡狩於蒼梧之野孟子謂舜葬於鳴條然史記經竹帛之言未敢的決而孟子之言良可信也事詳見孟子離婁下篇首章

問蒼梧之山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音義註與方輿勝覽記云在湖南道州州屬寧遠縣之南六十里亦曰九疑山山狀似

望之而疑故謂之九疑山又攷之史記訓釋註云舜崩於古百粵之地蒼梧縣之野在今廣西梧州府而太史公亦云舜崩於蒼梧歸葬於九疑是為零陵前零陵州言九疑山半在於蒼梧半在於零陵然據此太史公之言與二書之所記固皆不同一在於湖廣之永州一在於廣西之梧州地之相去想必隔遠矣

免率合誠可變矣當據孟子為是

問舜葬之地在於何 對曰按史記註云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安邑之西是也

問舜葬於鳴條則是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狩不反禮經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 對曰按朱子云孟子之言必有

所據竹書與禮經二書駁雜恐難盡信按潛室陳氏云閩廣古號百粵之地至秦始皇方開闢為郡履夏之迹決不至此禹跡曾至會稽稽可也若蒼梧以為舜所葬處此必無之理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于此後人以書有陸方乃死語而傳會之不知陸方即升遐之異名爾按山堂章氏云蒼梧零陵地總百粵山連五嶺其氣炎蒸風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於萬乘之君而巡幸其境事不足信之驗矣按河池曹氏云舜既老而倦于勤禪其位於禹年百有十歲夫何南巡狩之有且竹書又有

二妃姓與之事尤難確信二妃此時亦在舜百歲之左右又何能性與之有說以此慶之至言良可信也况孟子於六經未火之前而二書蓋後出也凍水司馬溫公有詩曰舜葬在倦勤焉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以此証之不符辨說而明矣

自軒轅歷高辛而至堯舜年幾幾何 對曰高辛以上有年甲者不詳也

州安邑之西是也

經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 對曰按朱子云孟子之言必有

所據竹書與禮經二書駁雜恐難盡信按潛室陳氏云閩廣

古號百粵之地至秦始皇方開闢為郡履夏之迹決不至此

禹跡曾至會稽稽可也若蒼梧以為舜所葬處此必無之

理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于此

後人以書有陸方乃死語而傳會之不知陸方即升遐之異

名爾按山堂章氏云蒼梧零陵地總百粵山連五嶺其氣炎

蒸風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於萬乘之君而巡

幸其境事不足信之驗矣按河池曹氏云舜既老而倦于勤

禪其位於禹年百有十歲夫何南巡狩之有且竹書又有

二妃姓與之事尤難確信二妃此時亦在舜百歲之左右又

何能性與之有說以此慶之至言良可信也况孟子於六經

未火之前而二書蓋後出也凍水司馬溫公有詩曰舜葬在

倦勤焉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以此証之不符辨

說而明矣

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蓋亦未詳也至於堯舜始治四
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壅溺一朝之命懸不能治而禹
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州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
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
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究青徐揚之下流
而刑豫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
以立咸則三壤自賦漕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
得而平矣自伏羲始履黃帝之後至堯舜之世又適當一元
文明之會風氣變開初制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
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見
此又立人極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
也

問伏羲始履黃帝何以辨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何以辨

帝夏商周文武何以辨玉也 對曰據通鑑管子云明
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伯溫邵氏云無為謂之皇尚德
謂之帝尚功謂之王五峯胡氏云初胃天下謂之皇主宰天
下謂之帝繼天撫世謂之王也三說未知孰是
問五帝而朱子叙道統但稱堯舜二帝而遺其三者何也 對
曰按五峯胡氏云堯舜之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
制作之義民到子今受其賜故朱子稱之少昊顓頊高辛雖
嘗帝天下然三君居位僅治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以貽萬
世故朱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此耳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
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
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
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以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自飯糗

茹草若將終其身若使 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
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
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既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
以判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
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
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
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
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凡之象如象則當如舜封
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
也舜處其常周公勳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
變胡胡氏曰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
禹復益之以三言者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蓋以中之為道泊於人心之危者易陷墮於道心之微者難
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
著自無過不及之差信能執乎此中則天下之大以之傳賢
者此中也以之傳子者亦此中也推之而為湯武之放伐亦
不外乎此中也此舜所以別白入心道心之危微而且誨之
以精一用工之要者其厲至深遠矣吁精者明也即堯之所
謂明德一者誠也即堯之所謂欽敬此十六字之傳為萬世
心學之要也
五峯胡氏曰讀二典三謨之書然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
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堯
舜禹之三聖入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
建廟庭而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
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 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源器用

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况
狄之人駕一偏空之說甚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迺得蟠據
中華名山魏魏相望又聽其離梁蓋棟群倫既滅三綱之人
而養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徒蠹民財迺細
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中華無人可悲之其矣

三王 (夏禹) 世系圖

軒轅 顓頊 伯鯨 大禹 是為夏

自大禹相傳九十七君至桀而終厥後有苗裔而曰東樓

公周武王對於祀

問大禹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書經與通鑑所記云大禹西黃

帝之玄孫也姓姁氏或曰名文命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

頊 顓頊生伯鯨 伯鯨生大禹 大禹後舜躬乘四載

水有功為司空以宅百揆受封於夏 禹之出處如何

子商均於陽城 朱子曰陽城在嵩山 天下之民不歸商均而

歸禹禹於是踐天子之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為人聰

敏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發言

其和應於律呂身之左準繩右規矩直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

用動作之法度也言其德也 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出見

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

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

心為心是以痛之初舜分天下為十有二州禹復合為九州

而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三足象三德 禹以享上

帝鬼神禹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而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

萬國禮樂王制備內再會舜臣於會稽惟防風氏後至禹數

之有典則以貽子孫而作大夏之樂初賦繅中之言禹能光

大中國堯舜之德平其水土故周人葬之以祭山川也

問大禹初受封於夏在於何 對曰按書傳註云屬山西陝州

夏縣是也

問何以謂之禹也 對曰按通鑑註法云受禪成功曰禹也

問何以姓姁也 對曰按通鑑註義與世紀記云禹母姁有

莘氏之女 姁氏云在河州 姁氏云在河州 姁氏云在河州

脩己正義記云禹母吞神珠薏苡而生禹故因以為姓則此

當作以字讀

問何以名文命也 對曰按史記註云命教也言禹布其文教

於四海祇承于帝故目以文命為禹名也

問夏禹稱后者何也 對曰后者君也迺尊之之辭也

問夏禹之娶誰氏而有幾子 對曰按書傳與通鑑記云夏禹

娶塗山氏之長女而生子名啓繼禹之位既生啓至其

禹去而治水

問塗山在於何 對曰按書傳與史記註云塗山國名在淮西

安豐路壽春縣之東北而有禹會村之地名又按通鑑釋義

記云在浙江紹興府會稽山陰縣之西北四十五里乃禹會

萬國諸侯之所又攷之史記訓釋與方輿勝覽記云在淮西

臨濠府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縣廟在焉臨濠今屬南直隸鳳

陽府臨淮縣也據此諸書所記未知孰是

問論語於夏稱后稱氏殷周皆稱人何也 對曰稱后與氏者

皆尊敬之辭以其本揖遜而有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

后氏稱殷人與周人者皆簡略之辭以其本征伐而得天下

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按趙氏惠云禹受禪於君

故於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矣

問三代立社不同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何也 對曰禮
唐孔氏謂遠之君都於安邑其土地宜松故樹之以
名松社商湯之君都於亳其土地宜柏故樹之以名柏社
周文武之君都於豐鎬其土地宜栗故樹之以名栗社也
問是以木造為主數遠是以樹為主歟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
以樹為社主使神有所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是矣
問禹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經世書記云禹元年起丁巳至癸
未在位凡二十七年也

問禹壽幾何而葬於何 對曰據通鑑記云禹壽一百歲初禹
嘗為桀於天既得七年禹崩三年之喪葬於夏禮禹之子啓
箕山下箕山在豫州之陰天下諸侯朝覲及讎歌訟獄
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賢能故承繼禹之道於
是適即天子之位蓋禹為三代之首天下自禹始葬之

禹有白地乎夫成六府林林於陸三事莊難允治萬世未
乃功功謂禹也也乃功也禹有天下子孫世守而不失之
太史公曰禹會諸侯于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之曰會稽會
稽者會計也今禹廟在會稽山陰之東南七里

問會稽山在於何 對曰按水經禹廟記云會稽山在古越州
山有禹穴禹穴在會稽山陰也禹之所葬在浙江紹興府之東也
問自夏禹至桀幾何年世幾何 對曰按通鑑記云
自禹始相傳十七君又按經世書云自禹起丁巳止桀甲午
該四百五十八年而終也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 又曰禹之為聖本
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雙湖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而

夫子稱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非居處而致孝非衣服而致孝非
冕單宮室而盡乃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何哉蓋中道之傳
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
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率之建立偉績克盡前愆至於禘
饗而郊祭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
致其美於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
皆不敢暇顧者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
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堯舜之
道亦孝悌而已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乎何有觀
禹即位之時任皋陶伯益以國政懸鐘磬設鞀以待四方
之士建旌旗旆旒以別尊卑等威興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泣
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有道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

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則石和鈞王府則亦
敵禹之功耳德茂立極垂統為萬世準者至詳且恪矣後世
胡河洛者思禹之功見舞大夏者稱禹之德盛矣哉不可忘
也然禹崩啓遂繼世以有天下後世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實
自此始矣

又曰啓王嗣位之初何為遷有有唐氏之變也太史公謂啓立
有唐氏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
甘誓誓罪之辭不過曰時有唐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啓召六卿以征之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也吁傳子之事固
非出禹之本心也天與之而人歸之啓不能以逃其責矣然
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
之心至重煩王師之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事有是乎大
子定書而存此篇固孔啓之有為有為且著有意氏不臣之

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以夢之一會其可識矣

又曰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因已言禹禘益於天矣未嘗不以官天下為心也其時誰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啟幸而啟賢能啟承繼禹之道啟之再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為當然矣未幾太康失邦釀成羿之禍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虞運至於廢矣極矣何則繼之分固前定也而猶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任之說也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彦啟迪後人者其庸官深遠矣夫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教具生大奸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殷廢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勿冲有過者又誰為之尤世子之法耶厥後一君卒能

紹前烈為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僅之然哉學問之功大師極之青隆也三代而下昭烈孔明蓋知此道矣後主以闇弱之質孔明所以為之計慮者深矣微天奪孔明之東漢業猶可維持而木望也雖然亦在其委任權力如何耳商家一代師保之任迄于其亡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商辛之暴則於此又將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傳而早諭教之至於托孤受遺之際尤必重其任焉則庶乎其可矣

| | | | | | |
|---|----|----|----|----|----|
| 帝 | 契 | 昭明 | 相士 | 昌若 | 曹圍 |
| 振 | 報乙 | 報丙 | | | |

君至紂而終厥後有微子放周武王封於宋

問成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書經與通鑑所記云成湯通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第三妃有娥曰簡狄與帝嚳祈于高禘有緣當在蒲州也氏之長女曰簡狄與帝嚳祈于高禘者學之之辭也然言禘者神之祭也見玄鳥隨郊之祥吞之感而有娠遂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既長事唐虞為司徒後書經記云官掌邦教敷五典播兆民屬六教民有功封於商屬西乃古之也官則世之戶部是也

世五百餘年世傳德至湯湯有天下以水德王都於亳

氏云書在宋州... 而從宋王居... 自商丘遷亳故... 此 時伊尹耕於有莘... 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伊尹因以堯舜之道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而湯進伊尹于桀欲其悔過遷善桀不能用伊尹復歸於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故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桀殺直臣諫者聞龍逢眾庶莫敢直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 見有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地出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其甚矣乃解其三面而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皆曰湯德至矣又禽獸... 者四十餘國是時夏桀無道暴矣殘虐萬姓天適錫湯勇智表正萬邦伊尹迺相湯并自而... 之也

為御與禁戰于鳴條鳴條在平陽府之野禁

戰不勝奔於三腰之國今山東兗州定陶縣禁師敗

績湯又從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今安徽當塗縣之地

此因以放之今巢縣西南百里而有巢山而死諸侯大會

尊湯為天子於是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

所喜遠近歸之迺改正朔自夏之前皆是建寅之月為正月

湯既革夏命迺以建丑之月為正月按春秋則傳記云正月

惟元祀十一月為正月伊尹奉命王桀見履湯其為即位歲首之

月明矣是商雖以建丑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仲虺即

朱是為之而作大漢之樂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言湯之寬仁

能教護生民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故周人舞之以祀帝嘗

也

問湯既名天乙又名履何也 對曰初名天乙至為王改名履

也

問成湯有何謂也 對曰按史記諡法云武功克就而曰成湯

也

問湯者何謂也 對曰按史記音釋記云湯者和也言其德之

溫和也

問既號商而又號殷者何也 對曰按通鑑記云湯初號商自

於桐宮次子外丙即位

問桐宮在於何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桐宮在亳縣東北郭去

縣三里家四方各十五步高丈餘上平亳縣今屬河南開

封府歸德州是也

問孔安國言湯崩月孫太甲即位而無外丙仲壬何也 對

曰按九峯蔡氏云此安國或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

後而假仲壬之喪安國言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蓋太甲

之為嗣王者嗣叔父仲壬而為王也嗣叔父而為王者為之

服三年之喪即為之後而為之子也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願釋湯之典刑 史記云湯崩

太丁未立而外丙死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

弟仲壬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

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

序為孔子所作不敢言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而信

安國之失矣於伊訓序文之謬而遺外丙仲壬二王故書旨

不通是可嘆也按潛室陳氏云孟子所以言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者適是謂伊尹曾相此二君來不然舉此二君何為果

如此說太甲則君其為仲壬也

問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而疑周公

云自湯始相傳三十君又按經世書云自湯起而永止紂成
寅該六百四十四年而終也

勿軒熊氏曰嘗讀孟子言至三王四章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
方者亦何以取其義至於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
考之虞夏用人不過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陽高
辛之才子史記禹契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稱伯益
畢陶乃高陽氏之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為重武王兄弟九
人周公之管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鄭若邢皆列
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
抵各以其世雖九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
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尚父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
亦鮮矣迨至孔門高第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
之遠間親新間舊矣周公諒亦知其未廣也故自夜之所思

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
則曰旁招俊乂伊尹棄朱亦賢稱說諸大臣非以其親而以
其賢也主於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
且妨天下之賢路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
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為世法云

變胡胡氏曰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
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漸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
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
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攝遂於唐虞
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
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即
克寬克仁之明主我武惟揚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
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

聖人矣

勿軒熊氏曰天下治亂係於風俗風俗之微係於人心三代固
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微每言其微至終篇
紂之亡三仁寧死寧濼濼淫狂為奴罪人為之實子句諫得
罪而遭囚故為之奴蓋微子去之故存宗祀箕子為之奴所
意猶規諫比干諫而死故微子君心跡雖不同其亡則一也所
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
陳平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後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
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跡我罔為臣僕者去
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紂氏曰彼論諸微子去之
不言其歸周也夫以商主周父之兄而自歸於周則
周是辱其身而先亡其宗國微子其肯為之乎歸周以全宗
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王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祥狂後來
武王下車訪道投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
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

不肯臣周之心大謬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
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
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餘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
其時漢猶憤然真甚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
矣夏末之前周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厄虞夏之人畧
無能出一七強足以起其生者則所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
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周文武周公

世系圖

帝嚳 后稷 棄 稷 不窋 鞠 公劉

虞 舜 聖 堯 堯 陶 公 非 辟 方 高 圉

侯 牟 亞 圉 雲 都 太 公 公 叔 祖 諸 葛



自武王相傳凡三十七君至赧王而終 自周公之
 子伯禽受封於魯相傳至頃公凡三十四世而終
 問文武之出處如何 對曰謹按書經與通鑑前編所記云文
 王名昌武王名發適文王之弟也其先祖曰后稷名棄其母
 有邰氏之女曰姜嫄嫄感帝之靈而姜嫄為帝嚳元妃
 帝嚳禋祀于上帝出野見巨人之跡心忻然悅而踐之踐之
 感而身動如孕者居期年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
 隘巷生民憐之謂之棄馬牛過者皆避之不踐徙置之林
 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

嫄以為神遂收養之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初
 嘗欲棄之故曰棄朱子曰無人道而生子故棄為兒時
 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也又成人能相地
 宜者未補之則教民稼穡之在田曰稼民皆則之帝堯聞
 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矣有功封於邰武王曰在周
 氏之詩曰有邰家室此之謂也 子叔均立叔均卒 子不窋立夏后
 氏政衰不窋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曰不窋
 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後脩后稷之業務耕種克篤前
 烈百姓懷之多往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劉卒
 慶節立國於豳今豳屬陝西西安府邠州是也
 曰焉慶節卒 子皇僕立皇僕卒 子差弗立差弗

卒 子毀喻 子高圉立高圉卒 子侯牟立侯牟卒 子辟
 方立辟方卒 子雲都立雲都卒 子太公立太公卒
 子公叔祖 子古公復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善人皆戴之時穗
 名古公復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善人皆戴之時穗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我將去之遂去豳渡漆沮 漆水經程氏曰漆水出於岐
 山其水之清也 漆水經程氏曰漆水出於岐山其水之清也
 下君焉 國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澤國扶老携幼以從及他

旁國聞古公之賢亦皆歸之古公娶太姜曰呂氏貞順率道
 廣於德教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生三子長曰
 太伯次曰虞仲又曰仲勿曰季歷又曰公季王季歷娶莘
 任上音至國名也 氏之中女曰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而
 生三子長曰昌有聖瑞次曰號仲幼曰號叔古公廼言曰我
 世當有與王業者其在昌乎蓋古公擊基王迹而見其有聖
 瑞與聖德度其沙當其故因名之曰昌欲令其昌盛周也古
 公因有剪商之志而長子泰伯不從古公遂欲傳位立季歷
 以及昌 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 荆蠻者楚之舊名也
 吳所居城在蘇州吳縣是也 斷髮文身 示不可為君也 以讓
 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 備古公遺道篤於仁義其勤
 王家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施仁以治岐布惠
 以造周而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小邦

懷其德諸侯皆歸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天子也
 立是為武王自后稷建邦啓土以來相傳二十三子有餘
 年世修厥德至武王克商始有天下以永德王都於豐鎬初
 武王之伐殷也承厥志於九年大統未集之際而以車重三
 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于商郊之牧野按書傳記云牧野
 之南乃紂之故都今屬河南衛輝府汲縣各在古汲郡觀
 北地屬於地也言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四海未清適徂武備文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按書傳記云華山桃林
 之北也示天下弗服則戰于戈包之以虎皮散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按通鑑卷一百一十七年九月武王克商後以實之及曰金玉
 各詩慎云金銀之寶故各之曰鹿臺每橋金大賚于四海萬姓悅
 服而車重命適政正朔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服以冕按禮記注云冕
 服以冕者見禮記注云冕服也而作大武之樂按禮記注云大武之樂
 始於周王言能伐紂除害其德能成武功傳云武王以黃鐘
 布於野之陣歸以太獲無射故周人舞之以祀后稷也

問何以謂之周也 對曰按史記正義記云太王所居曰周原
 故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按禮記注云武王克商後北也

問何以謂之文也 對曰按史記注云季歷娶太任生昌有
 聖瑞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鳴丹書入于豐山之昌舍即故勝
 怠者言倉歷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是也 世紀
 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胸有四乳

問文王之娶誰氏而有幾子 對曰按詩經與列女傳記云文
 王之娶太姒按史記正義記云太姒之為言大也蓋
 乃有莘氏
 之文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而生十子

長曰伯邑考按禮記注云伯邑考之為言長也蓋
 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 伯邑考之為言長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武王發按禮記注云武王發之為言發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管叔鮮按禮記注云管叔鮮之為言鮮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周公旦按禮記注云周公旦之為言旦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蔡叔度按禮記注云蔡叔度之為言度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曹叔振鐸按禮記注云曹叔振鐸之為言鐸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霍叔處按禮記注云霍叔處之為言處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邶叔武按禮記注云邶叔武之為言武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次曰栢叔封按禮記注云栢叔封之為言封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初曰聃季按禮記注云聃季之為言季也蓋在州陽陰縣之北九里

問何以謂之武也 對曰按史記正義記云武王克商後北也

問武王何以名發也 對曰按春秋左傳注疏記云文王見武
 王之生以為必能發兵誅暴故因名之曰發也

問武王之娶誰氏而有幾子 對曰按四書註疏記云武王之
 娶邑姜也 有聖德乃太公望之女而生成王按史記正義記云
 誦名年十三即位

問論語記武王克商之事與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心焉何也 對曰按書傳禮經及通鑑記云武王克殷而
 罷兵西歸追思元聖未及下車而褒封炎帝之後於焦按禮記注云焦
 之地在河南黃帝之後於蓟按禮記注云蓟之地在河北炎帝之後於陳按禮記注云陳之
 地在河南黃帝之後於祝按禮記注云祝之地在河南舜帝之後於陳按禮記注云陳之
 地在河南十百里是也 堯帝之後於宋按禮記注云宋之地在河南既而下車封夏禹之後於杞按禮記注云杞之
 地在河南陳州之南陳州之北也 既而下車封夏禹之後於杞按禮記注云杞之
 地在河南陳州之南陳州之北也 既而下車封夏禹之後於杞按禮記注云杞之
 地在河南陳州之南陳州之北也

教湯之後... 命閔天追封比干之墓... 命召公奭其子之囚... 遂封箕子於朝鮮... 是太封功臣謀士而以師尚父... 尚字子牙... 立曰齊... 男分土惟三... 不才者重民五教... 崇德報功... 四夷咸賓... 之木未可... 夫何為... 而天下自治也

問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今言二十二世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不契稷同時受封於唐虞蓋契至湯五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有餘年而亦但十五世既果若是則湯文為步姪矣由后稷以來歷唐虞商之世至於文王已千有餘年信止十五世者又歷殷之自后稷之後缺繫實與叔均二世公非之後缺繫方高閔之後缺侯年亞閔之後缺雲都雲都之後缺太公組紉之後缺諸蓋以如此世次繼之至於文王凡二十二世則千有餘年理之或然若以史記世紀所記疑中有缺畧未敢的決為擬也

問武王在位年幾何 對曰按經世書云武王元年己卯至乙酉在位凡七年也 問武王壽幾何而葬於何處 對曰按通鑑記云武王壽九十三而崩子成王誦立亦葬於豐鎬 問周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周公名旦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佐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因武王而六合混其一相成王而克安於王室功莫大焉位居冢宰 按書經記治統百官均四海備六制之長乃子伯禽受封於魯故曰魯公也 問周公葬於何處 對曰按書經序記云周公薨成王葬於豐鎬 問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一月丙午師渡孟津依恭誓三篇而經云惟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何也 對曰按九峯蔡氏云十有二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序本依敘經文無所發明偶誤三而為一矣按漢孔氏言虞書實成爲文王受命啟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二年此皆感於爲書恭誓之文而誤解經文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蓋常事也而孔氏適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蓋經中之謬誤使武王蒙數千百年以臣魯君之惡一字之誤其誣善乃至於如此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當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

朱子曰恭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週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有一年之誤可知矣勉齋黃氏曰據中庸畫戎衣而有天下是言武王畫著戎衣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乃伐紂則是以臣魯君矣豈不誤哉 三山陳氏曰文王三十四年而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二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六十三也新安陳氏曰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為證則知十有一年之誤觀此說固不待辨論而明矣

問汲冢周書古史篇亦以為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何也 對曰汲冢乃戰國之偽書不足信也 問汲冢書是何等之書願聞其詳 對曰按隋經籍志與索隱

記汲冢周書太康元年庚子汲冢方輿勝覽記云汲冢在河內縣界有汲冢是也 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誠言得古所謂竹簡之書數十車皆蝌蚪文字其書散亂武帝詔命東晉荀勗和嶠隨疑分釋撰為五十部凡八十七卷十餘萬言多雜碎怪妄謬偽其紀年十三篇則用夏正書中與經傳大異所載三代之事而不及他國特紀晉書之書其書之史籍也又考之安釐王之子惠王之孫其載惠事甚詳又書安釐王不稱其諡而謂之今王先儒以為必載國事子先儒辨口滑口之徒為之其言荒謬益非指蓋繁乃遜位於湯夏年多殷益于啓位而啓殺之太甲僭殺伊尹文王逆弑季歷之事自周受命至於穆王百年非穆王之壽百歲也厲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是壞簡斷札錯雜在妄而與聖賢經傳皆相背戾固不足信自堯舜禹湯文

武王自武王至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已邪止殷王壬子該八百七十二年而終也 湖胡氏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史籍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商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決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讀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

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會謂太王之賢反不迨之乎詩稱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剪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太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紂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而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讒言乎不諸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而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故圖滅紂之於周哉且以履湯一質成之後婦文王者四十餘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十餘國之諸侯四十餘國之心則歸於文王矣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爾文武之心豈有

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會謂太王之賢反不迨之乎詩稱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剪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太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紂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而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讒言乎不諸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而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故圖滅紂之於周哉且以履湯一質成之後婦文王者四十餘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十餘國之諸侯四十餘國之心則歸於文王矣至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爾文武之心豈有

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是以請得以暴白二王
之於千百載之上者也
道原劉氏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一祿閔而幾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辜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
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為天下之主有一國者為一國
之主寡人固其主矣命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澤
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仁齋劉氏曰文王迺取伏羲氏易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二篇
以伏羲氏易但有卦畫而無卦辭遂於逐卦之下次序而演
之作為卦下之辭故名之曰彖辭以垂世立教孔子曰易之
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俱以終始
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雙湖胡氏曰武王之為君也尤之為漢範之陳而萬世垂範之
道明次之為冊書之戒而敬意義欲之辨著纖之為九府圖
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道王祭祀之禮垂裕
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於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
重民五教而食後祭之加謹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盡
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又曰成王之時外變雖寧而
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居東取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而繫之以爻下之辭以承文考文王之志進退存亡不
失其正之理蓋聖賢美善營洛邑為王城而郊廓之鼎以定營
成周於東郊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
定百王之大法作武樂以象武王之伐功今讀周官之書則
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述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
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拳之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

日休敬典在德兩言則又一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
之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妙歟 又曰康王按史記諸法云康既
居天子之位誥諸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之右皆拜拜稽首曰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和侯甸男衛予一人劄報誥
昔君文武建侯樹屏在我後之命維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予羞群公皆聽命又冊命畢公以成
周之衆保釐東郊及畢公之篇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
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只於禮義罔圖空虛成康之際天
下安寧道隆德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而有唐虞之風焉吁
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泰和在
於唐虞成周宇宙間真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
稽古晏氏曰天開國數陰陽肇判而分巽起攝提人物無為而

化樂稽穴土飲血茹毛人蘊五行之養生為萬物之靈為
聖為大賢經綸天下之大經建立天下之大本參天地之化
育究仁義之本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聖人作而萬物觀天地之品物耳幾廢弼直足以延休命
之申一德格天足以孚天心之君一秉乾體元而當宇無
日不憂勤于萬幾庶務不自安此三皇五帝三王聖德神功
光明俊偉為萬世之法程後有作者無能及矣若 太昊伏
羲氏仰則觀象於天文俯則觀法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始畫八卦以發天地之藏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養犧
牲作庖厨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有龍瑞以龍紀官而肇與人
文 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以教民稼穡教人日中為市以
通天下之貨財始為醫藥而扶持人命以火紀官 黃帝軒
轅氏始習干戈以征不韙造舟車以濟不通作律曆明禮樂

以雲紀官而律修教化 少昊金天氏迎日雉策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戰時象夫而命以民事 帝嚳高辛氏曆日
月而推納之紹天位而立紀綱以成三皇之治 帝堯陶唐
氏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睦
九族之親平章百姓以致昭明之效協和萬邦以成雍熙之
化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步占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明之
以折因夷陳治道有序如此至於嘉言罔有攸伏野無遺賢
以合天下之善立說設謗亦以來天下之諫訪衢室問下
民以通天下之情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以儉治身不產無告
不廢困窮其智如神而察虞舜之賢以正四凶之罪其仁如
天故庶績咸熙而萬邦咸寧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舜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帝舜有虞氏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
為善有大智之資而好問察言由在善行業而致事

致而為善素聞之聰明神速於德德諸難慎微五典五刑
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窮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
風雷雨弗迷初陟帝位也在璽璽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
帝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而禘于群神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柔遠能邁德洽民心恩波動植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舉
才子八元八愷比屋可封四夷來王恭已無為文德誕敷而
有由格功成作樂白韶舞萬舞萬舞於天後有作者虞
舜弗可及也 夏者氏惟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
昏墊視天下猶已溺之躬躬四載涉歷九州隨山刊木奠高
山大川手胼足胝不憚勤勞疏三江導九河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告成帝曰地維天而成天之曆數在爾躬嘉乃
不績授以天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畏非民后

克親厥后臣克親厥臣政乃以黎民咸德任上作貢下之奉
上有定法因田制賦上之取不無過求下無遺賢以邦咸寧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聲教訖于四海 殷王成湯
天錫勇智聖敬日躋不瀆聲色不殖貨利赫昭大德建中于
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子惠困窮表正萬邦績禹舊服維時
夏桀滅德作威而濫虐不悅天命殛之伊尹佐湯伐桀以至
仁伐至不仁以大義伐至不義用應天順人之師有虞棄鉞
無敢竭之微用之章夏商殷代禮以寬光民允懷氏羌之國
莫不來主德慈惠官功懋懋賞裕賢輔德顯忠遂良三宅三
俊內外兼脩宜垂裕於後昆也 周文王急於修德緩於立
功克宅厥心緝肥敬止有聰明睿智之德無畔援放蕩之私
躬卑服之儉絕遊畋之好雖雖在宮請庸在廟不顯亦無
射亦保不待禮而法武不待禮而文善道其心動而

暨其容和而穆穆德不泯純一不已至於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其備於身者與天無間視民如傷
而一老來歸虞丙質成營壘蓋而庶民子來人心既歸天命
亦屬且美明養晦以服事殷文王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武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皆為之
佐佑而修文王緒業時商紂無道舊醜之威任鷹揚之佐
舉兵孟津誦誦今為孟州河陽縣誓師牧野古謂紂三千之
臣惟同一心八百之國不期而會救民於水火之中綴厥士
女之情靈聚之迎方集倒戈之敵旋見一戎衣天下大定四
海承清刻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民五教惟食喪祭
位事惟能博信明善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有無競之德
不顯成康之功象懿德之士以保時夏之治養豐水之財而
貽燕翼之謀禮已問於箕子箕子告以天道而作洪範取以

仁義守以仁義值以仁義其武王之謂乎 周公輔成王幼
冲之濟其積累之業攝行生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
待士惟恐失之其君臨者推也豈得已哉奈何三監流言惑
亂王室內挾禄父外連淮夷以窮國勢周公不顧勞勩推其
忠誠出師東征誅三監以大義滅親廓清內難上下之情未
孚乃作鳴鵙之詩以自明周大夫亦為九豎狼跋請詩以美
周公之德天意眷周雷動以威以彰公德周公乃經營落邑
式化商民制禮作樂郁都于文復辟於王作無逸之書勉王
治已立政之書勸王用人故之戒以天道之顯公劉戒以民
事之原卷阿戒以求賢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勉王知夫稼穡
之艱事其防邪道正持盈守成如此後世言輔幼主以安群
黎之勲德必以周公輔成王為首稱也至於康王克遵成業
旌別淑慝懲善罰惡中書如圻慎固封守以安四海故成周
不建無窮之業而子孫有無窮之聞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
措四十餘年不用矣

稽古晏氏又曰輔幼主者有無窮之聞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
措四十餘年不用矣
配天而生萬物者所以配帝而子兆民天道主動地道主
靜天地之道得其常則三光平而風雨時失其常則有水旱
之災帝后之道得其常則三綱明而教化行失其常則有干
戈之擾故先聖王必自脩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身脩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古今之通義也
若 黃帝之母有熊氏乃見大電繞北斗極星感而生帝為
立極之聖人 有虞二妃嬪于帝好相成至治 夏后塗山
氏篤生聖子垂裕後昆 契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發植祥
之兆生契為唐虞司徒之職而教以人倫舜輪攸序 棄母
姜嫄履巨人之跡而毓賢哲長城唐虞之慶綿蕃種五穀以

滋民生 湯妃有契妣聖王而有日新之德 周太王妃
太姜王季妃太妊文王妃太姒繼壽懿恭嗣嗣徵首重寶
躬儀刑百辟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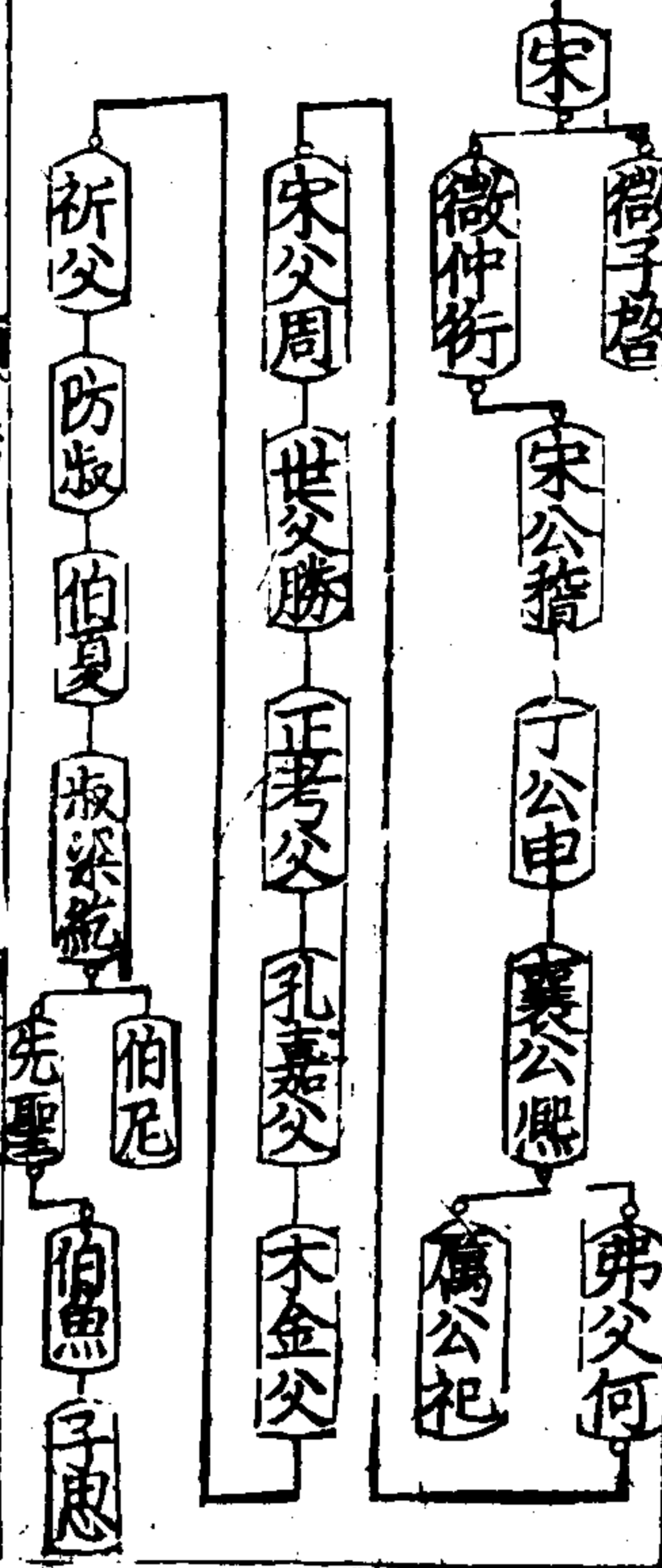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二

後學 臨川 怨軒 熱溫 編輯
後學 臨川 微軒 黎清 磨正

先聖孔子

世系圖



自先聖以後相傳聖裔至於我

國朝孔彥縉九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

問先聖生於何時 對曰按史記世家與通鑑所記云先聖生

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冬

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申時 庚戌年 戊子月 庚子日

甲申時

載在素王世紀

問先聖卒於何年 對曰按史記世家與通鑑所記云先聖卒

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壬戌之歲夏四

月乙丑日

問左氏傳載先聖卒公羊穀梁二傳載先聖生皆云先聖生於

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與史記社註皆不合丹陽洪應

作闕里譜系都陽稽登庸作年表辨正援據議論的確亦皆

謂先聖生於己酉歲無疑何其諸說之不一而記之不同耶

對曰愚嘗反覆攷之史記世家與通鑑二書之紀年周靈

王元年紀庚寅以甲子歲數之至二十一年實庚戌先聖

生又攷之周敬王元年壬午亦以甲子歲數之至四十

一年實壬戌先聖卒以此證之不待辨說而明矣况通鑑編

年記事之書豈有誤於後世之理哉

問先聖何以名丘字仲尼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先聖父禱

於尼丘山而生夫子故以為名若字也又按世家記云先聖

生而首上有圩頂故謂之圩頂也故因以為名之與字是象

其尼丘山也

問先聖其先曰宋人又曰鄭人者何也 對曰按先聖闕里世系

家譜與家語本姓篇記云夫子之先宋之後也殷微子啓乃

帝乙之元子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微國名子爵也周公相

成王命微子為魯後賜國於宋以奉湯祀啓卒弟仲思衍

嗣微子之後故號微仲蓋孔氏出於子姓之後自微子始

封於宋而弟微仲嗣位生宋公稽 宋公稽生丁公申 丁

公申生襄公熙 襄公熙生弗父何與弟厲公方祀

以國讓弟自弗父何而下世為宋大夫 弗父何生宋父周

宋父周生世父勝 世父勝生正考父 正考父為宋華

朕事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 群聖之大成原

道統則 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 契至湯下逮

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聞必先克昌厥

後如 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蕪於上

公之封 考妣宜親夫

素王之賢於戲君子之道致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教典而

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

篤其慶以福 斯文

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為啓聖王

魯國大夫顏氏可加封為啓聖王夫人

問先聖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闕里者何也 對曰按孔

安國云陬者叔梁紇所治之邑也陬是邑昌平是鄉先聖生

於陬邑

問顏氏待於尼山而生夫子而又曰闕里者何也 對曰按十

一經問對記云闕里有尼立山在兗州鄒縣又按先聖

闕里記云夫子生於陬邑長徙於曲阜仍號闕里也

問天生先聖夫子遷有奇祥異乎 對曰按闕里祖庭廣記

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者五星之精也顏

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

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先聖生有異質面玉紅

色凡四十九表 反首 注面 日準 月角 河目 龍耳

長 海口 斗唇 昌頰 均頤 輔喉 駢齒 龍形

龜脊 虎掌 駢脇 參膺 圩頂 山臍 林背 翼鬣

注頭 隆鼻 卓腴 堤眉 地足 谷竅 雷聲 澤

腹 面如蒙俱 手垂過膝 眉有一十二彩 目有六十

四理 身長九尺六寸 腰大十圍 立如鳳峙 坐如龍

蹲 手搥天文 足履度宇 望之如仆 就之如升

上而趨下 猶上上長也 末僅而後耳 未幾而後也

若營四海 世若營四海則長 耳垂珠庭 曾文曰制作

定世符 其頭似堯 其額似舜 其項類皋陶 其肩類

子產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其項似舜 其項類皋陶 其肩類

天人道窮秘奧昔先聖未生之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

文曰天生聖人係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續統繫麟角而

去及先聖將終麟至而繫角之絃潛存於是先聖抱麟解絃

以哀初先聖設教於洙泗之間從游者三千傳學者六萬而

升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矣 先聖適周周大夫莫不語劉

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龍

也脩然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堯頭禹耳華

冠象佩言稱先王躬履謙讓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博約不窮

抑非聖人之與者乎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先聖子與曰聞

夫子之名不觀季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滄海之為

大也 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夫子先聖之嗣自弗公

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 又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

周衰先王典籍籍籍亂無紀而乃論百家遺記考正其義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而讚易道垂

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九所教誨東脩已上三千餘

人或謂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 論語記先聖之氣象

有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

也天天如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觀此形容

如親見之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

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

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

於親愛之者乎

問先聖還有兄弟乎 對曰按家語記云先聖兄名孟皮字伯尼

前母施氏所生有足疾不任繼嗣再娶顏氏而生夫子

問先聖兄伯尼還有幾子 對曰按世家記云有子一名忠字

子漫封魯鄆城侯

問顏氏止生一夫子乎 對曰按世家註云夫子生三歲而孤

是時叔梁紇已老死矣

問先聖娶誰氏 對曰按家語記云娶宋并官氏而世家註云

上官氏今闕里之官正曰官氏

問孔鯉當是官氏所生乎 對曰必出官氏所生時魯昭公惠

鯉魚於夫子遂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以祭君之賜也

問先聖歷聘紀年之先後如何顏聞其詳矣 對曰謹按史記

世家與春秋傳及編年通鑑所記云

一歲至二十六歲在魯

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是歲過

周靈王即天子之位凡二十七年即魯襄公元年

十九歲娶宋并官氏是歲過

周景王即天子之位凡二十五年即魯昭公元年

二十歲子鯉生為季更會黨之官吏也為乘由朱子云主

使是歲乃

周景王十二年即魯昭公之十年己巳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山是歲乃

周景王十七年即魯昭公之十四年癸酉

二十七歲適齊如刀野問官名於郊子是歲過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2 反文

諸有莫我知之... 周敬王二十六年即魯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六十九歲子鯉卒是歲也

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之十二年戊午

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是歲也

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之十四年庚申

七十三歲夏四月乙丑日卒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是歲也

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之十六年壬戌也

語記云先聖蚤作負手曳杖道適

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

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

安扶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

嘆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

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猶在

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在賓之也而丘也乃殷

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卒也遂寢病

七日而終既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三子三年喪畢而去惟

子貢廬於冢上九六年厥後葬弟子及魯人廬於墓如家者

百有餘家因名之曰孔里焉

按春秋左氏傳與曾史記云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

日巳丑孔子卒攻之曆書亦以為巳丑今云為乙丑日卒不

知果何所據也 對曰愚嘗考之史記註云四月十八日乙

丑而無巳丑若巳丑乃五月十二日其時日月必有差誤當

以乙丑日為是又攷春秋杜預註云是月無巳丑蓋長曆之

誤也

問周之王何以曰靈曰景曰敬 對曰按史記本紀謚法云亂

而不慎曰靈

問魯之公何以曰襄曰昭曰定曰哀 對曰按春秋本傳謚法

云因事有功曰襄

問夫子何以問禮於老聃 對曰按朱子云老聃

問昔者齊景公欲封夫子之田楚昭王欲封夫子之地晏嬰

西止之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受之否 對曰按朱

子云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

問成邑既不隨歸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 對曰按朱

子云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居之自須別有一箇道理處置

問設若魯亦致饋俎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之乎 對曰按朱子

云也須去只是不如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矣

問夫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乎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

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待他做

問夫子當周衰之時可以有為否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無有

不可為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

將法逐符行近讀左氏傳見定哀之時然有可底事

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 對曰按

朱子云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世雖變了聖人亦自

而不慎曰靈

問魯之公何以曰襄曰昭曰定曰哀

云因事有功曰襄

問夫子何以問禮於老聃

問昔者齊景公欲封夫子之田楚昭王欲封夫子之地晏嬰

西止之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受之否

子云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

問成邑既不隨歸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

子云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居之自須別有一箇

道理處置

問設若魯亦致饋俎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之乎

云也須去只是不如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矣

問夫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乎

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待他做

問夫子當周衰之時可以有為否

不可為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

將法逐符行近讀左氏傳見定哀之時然有可底事

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

朱子云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世雖變了聖人亦自

處之不同矣

問夫子當周衰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乎 對曰按朱子云

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時君能用與不能用哉到得後來

說久矣吾不復慮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之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

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

猶欲有為之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時不能廢君臣

之義至於可與不可隨時依日裁之以義 對曰按朱子云

固是但未難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

問若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等語却似

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 對曰按朱子云此為學者言之聖

人做作又自難言之不同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 對曰按朱子云也不是明知

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問何以謂之世家也 對曰按詹氏道傳云史記關天下者為

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聖人不可入列傳

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

問本紀者何也 對曰按司馬直索隱云紀者記也本其事而

記之故曰本紀

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之綱紀也

問先聖廟在於何 對曰按關里記云先聖廟在兗州曲阜

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關里之舊宅即魯共公王聞

金石絲竹之地也

問先聖封謚賜賚起於唐朝何時 對曰謹按通鑑所記云

唐太宗貞觀二年戊子春正月罷周公升

夫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而配享焉

貞觀四年庚寅春正月

詔州縣皆立先聖廟

睿宗太極元年辛亥夏五月

賜御製贊白綺贈夫子實有

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豈豈匏瓜東西

南北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己卯秋八月追謚

先聖為文宣王面南坐被王者袞冕冕十二旒之服春秋

二仲上丁釋奠而用宮縣道贈門人皆為公侯伯

周高祖廣順二年壬子夏六月朔如曲阜拜謁

先聖追封先聖之後為曲阜令顏曾孟之後為曲阜簿

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冬十月

帝謁先聖殿幸臨太學謂侍臣曰 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

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

賜御製贊曰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

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乾德四年丙寅春正月詔以

先聖四十四代孫孔宜乃文宣公仁玉之子為曲阜令而主

於祭祀復詔以聖人之後不許庸調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四日辛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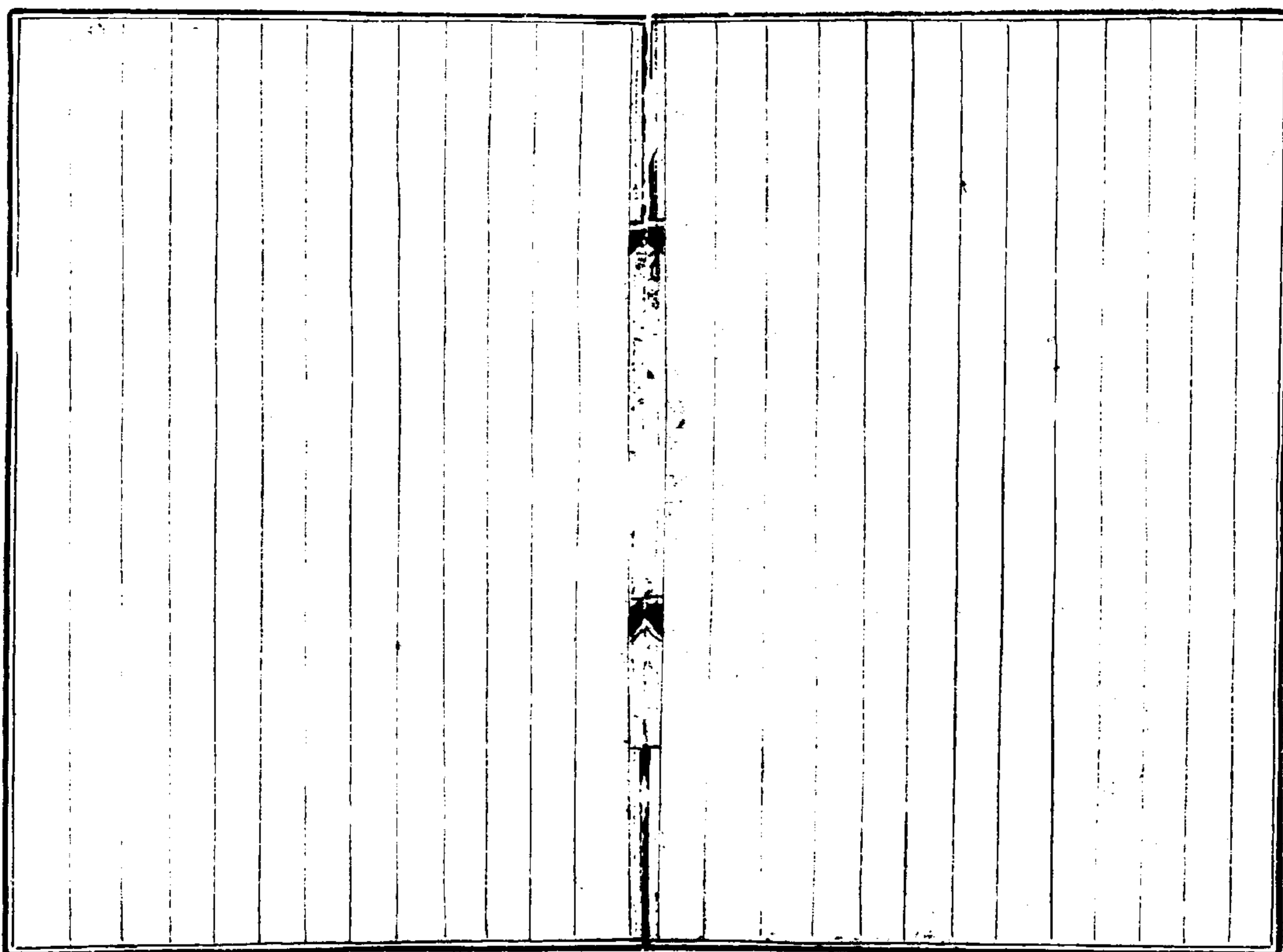
御駕至兗州曲阜縣拜謁 先聖廟復詣

齊國公叔梁紇與魯國太夫人顏氏之堂遂如聖林而追祭

以大牢 御駕回朝復分奠七十二弟子特

加封夫子號為文宣王而告謁

先聖之文云若夫檢玉泰丘迴輿關里緬懷於 先聖躬謁於



直趨駢躡亭有車路皆以方石作之 勅禁樵採

大中祥符五年壬午冬十二月壬申改謚夫子號為

至聖文宣王蓋以玄字而犯

宋聖祖之諱也初議加帝號或言 先聖西周世之陪臣號帝

非宜遂 詔從王爵

較追封伯魚母并官氏為鄆國夫人

徽宗崇寧元年壬午春二月 追封孔伯魚為泗水侯

崇寧二年甲申夏六月 賜先聖殿名曰大成之殿

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春三月 帝謁先聖殿幸臨大學

賜御製贊曰 大哉宣聖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

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隅幸崇

孝宗淳熙七年庚子春三月 帝謁先聖殿幸臨大學

詔升孔伯魚泗水侯從祀 先聖夫子廟庭

大元武宗大德十一年丁未秋七月始建 先聖殿

詔加封夫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詔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法所謂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

規舉追封之盛典特加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陝關里祀以太牢於諸殿皆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繁名言之妙尚資

神化祚我 皇元

至大二年己酉春正月定制養正丁釋奠而用太牢

文宗至順三年壬申春正月

詔加封先聖孔子妻鄭國夫人并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詔曰

我國家傳典禮以昭文本闡明以成教誨

素王之廟尚虛 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

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續 聖室垂裕世家遺

出房因流風於殷禮衰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

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棉衣之家稱其命鼎

於歸職階秩秩彝倫吾於廣關睢鵲巢之化

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加封

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大元褒典聖林遺跡與聖殿靈異記云 古兗州曲阜縣闕里

有孔氏宗族五百餘家世代長社為曲阜令其地有孔林延

袤數十里夫子墓居中城此泗水上去魯城六里聖墓在魯

四方各十五步塚高一丈二尺墳方六尺壙中樹以百樹奇

異樹魯人世世無名其樹者皆弟子各持其方樹來植之

樹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左子思墓在右古木蒼鬱高挿雲霄

有楷木似槐紋理縱橫他處所無縉紳用以為簡墓前有古

栢蒼然如龍蛇形世代相傳夫子所植其餘弟子會葬於此

樓閣岩堯宮殿宏麗聖貌尊嚴號為禮義之鄉而用王者之

禮樂御王者之衣冠南面當坐乃天子之供相其於萬世之

絕尊古今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由漢唐以來碑銘森列

班班具有有詩云

古栢當露周雨露 斷碑猶載漢文章舊錄不全 惟此二句

又詩云 靈光殿古生秋草 曲阜地荒噪暮鴉

惟有孔林殘照裏 至今猶是聖人家

大元世祖皇帝中統二年辛酉夏六月記 問先聖世系襲封之裔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謹按闕里譜

系記云先聖之二世孔伯魚望諸衛衛侯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夫子卒 孔忠先聖兄之子在七十二弟子之列

三世孔子思賢對魯公以除非法之事行則公伯禽之政化而不能用力適衛君宋作中虛三十三章授於孟孫 魯教諸徒數百人年六十二

四世孔自曾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遺訓蓋必更聖道故先人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白於是通習群書齊威王召為國相年四十七

五世孔來通習儒道有遊世之志楚召之不仕年四十五 六世孔箕為魏相年四十六 七世孔穿博學沉靜有遊世之志楚魏皆召之不仕著書十一篇名曰論語年五十一子孔順孔慎

八世孔順魏安釐王迎之以為相不仕常曰不出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壯王召之不仕魏以先聖之後封為魯國文信君年五十七子孔鮒孔騰孔樹

九世孔鮒該覽六藝秦併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秦焚書行乃歸藏諸書於屋壁自隱高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為太傅卒於陳年五十七著書曰孔叢子子孔貞孔襄 弟孔騰漢高祖過魯祀先聖封騰為奉廟君亦嘗為惠帝博士 遷為長沙太傅年五十七

十世孔貞諱有諸書有高志不仕年五十七生武及安國 十一世孔武字子威為武帝博士 弟孔安國字子國亦為武帝博士訓註經籍

十二世孔延年子威之子博覽群書武帝時為太傅年七十一 子霸 孔安國之子相傳家學善於諸經

十三世孔霸字幼儒有奇才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元帝即位拜太師封關內侯詔奉先聖祀年七十一長子福 孔驪印之子為博士善春秋三傳

十四世孔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長子房 孔立驪之子博通諸經教授數百人

十五世孔房龍對關內侯長子均

十六世孔均字長平好學有大才應對關內侯漢平帝更封為魯惠成侯年八十一平帝追謚 先聖為褒成宣尼公

十七世孔志漢光武拜大司馬上幸魯祀先聖襲封褒成侯

十八世孔 譜系昏缺莫有所考

十九世孔信明帝東巡狩會孔氏宗族躬祀先聖仍詔襲封褒成侯

二十世孔 譜系昏缺無考

二十一世孔 譜系昏缺莫有所考

二十二世孔羨漢安帝幸魯廟里拜謁以祀先聖仍賜褒成侯復改封為崇聖侯

二十三世孔疑魏文帝幸魯祀先聖改封為奉聖侯

二十四世孔撫西晉武帝仍詔封為奉聖侯

二十五世孔懿東晉襲封為奉聖侯

二十六世孔鮮北齊有大度好學善談論宋文帝封為奉聖侯復改封為崇聖侯

二十七世孔羨北齊才俊魏舉孝廉封為崇聖大夫

二十八世孔靈後魏封為崇聖侯

二十九世孔文恭北齊封崇聖侯年五十八

三十世孔渠隋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改封為崇聖侯後周宣帝進封為崇聖侯

三十一世孔長孫襲封鄒國公年六十四

三十二世孔嗣世隋文帝時襲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第孔穎達八歲日記千餘言大業中舉明經擢用仕至國子司業祭酒常撰五經正義年七十五以祭酒致政歸休

三十三世孔德倫唐太宗改封為褒聖侯

三十四世孔崇基武后時襲封褒聖侯

三十五世孔瑛之玄宗時襲封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己卯秋八月詔改封為文宣公

三十六世孔崇勳封文宣公

三十七世孔齊卿德宗時襲封文宣公

三十八世孔惟時憲宗元和十三年戊戌襲封文宣公

三十九世孔策明經及第襲封文宣公

四十世孔振懿宗咸通四年癸未狀元及第仕至吏部尚書襲封文宣公年七十四

四十一世孔昭儉襲封文宣公

四十二世孔光嗣襲封文宣公

四十三世孔仁玉身長七尺善書畫高祖時襲封文宣公長子宜

四十四世孔宜幼聰悟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春正月拜章閣下叙家門故事襲封文宣公

四十五世孔正世魁梧大度真宗朝襲封文宣公詔令世為曲阜縣令

四十六世孔聖祐仁宗朝襲封文宣公無嗣以堂弟宗原承襲與聖祐共為一代仁宗至和二年乙未春三月詔改封宗原為衍聖公

四十七世孔若蒙哲宗朝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冬十月詔改封為奉聖公

詔以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綱襲封衍聖公
賜加顏曾孟三代之孫教授

昌黎韓子曰自天子至於郡邑守長通得祀而編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以盡其進退誠敬之禮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之聖其功過於堯舜者遠矣 韓子又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子而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世守之若異端者果孰為而孰傳之耶

日休皮氏曰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橫不能測其數明不能私其照大不能忘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博三代禮樂而知其損益百王憲章而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舍之則亡昔者於周金華何氏曰襲美皮氏之論意廣辭豐形容先聖曲盡其妙首論天地日月江海便翻一轉以言天地日月江海之可測却引

歸先聖謂不止如天地日月江海之局然後敘先聖實事又論先聖不止如帝王之聖以表其被袞垂旒而王者作焉然之故乃聖道之宏博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則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周子又曰通書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朱子曰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大極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朱子曰孔子天地間其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存許多不得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有飢溺由已飢溺聖人歷聘諸國以至於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底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夾漈鄭氏曰天不生堯舜百世無治功天不生夫子萬世如長夜堯舜治功顯沒一時夫子六經照耀萬古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世人皆以夫子為不足六經既作之後千萬世生一聖人而有餘人皆以夫子為不足不知此正千萬世之幸使天而君之不過堯舜武之治効而已耳使天而臣之不過稷契伊周之事業而已耳轍必不還六經必不作也四教必不施也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是天之晦夫子者正所以覺天下也慈夫子者正所以伸天下也或問天不生夫子則將何如曰使天不生夫子則百氏蓬蓬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不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果何所據而為之辭申韓之徒以刑名之法進秦漢之

徒以縱橫之學信諸子百家各出其術以受時君之所好將見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矣自有六經千萬世而下執之以為依據而諸子百家之論定故天厚夫子之德而薄其位縱夫子之能而沮其勢此正為六經設雖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雖無一時之利而有萬世之計故在當時賤而鄙夫得以聞道德之旨頑而互鄉得以接神明之容在後世則心廣體胖之一句有終身未能行忠恕之二字有一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皆取夫子以為準的嗚呼夫子一身在萬世如見其學術見於六經其言語見於論語其粹然與人相接之聲音笑貌動作進退見於鄉黨之一篇使天下後世時君世主敬慕唐虞三代之治經生學士日與聖人相周旋於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修六經之功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

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堯舜之道矣慶源輔氏在言當時若無夫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者遠矣道原劉氏曰義農以承聖王與利智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塚由商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蠶卵之邦不可斯須捨乎記莘尹氏曰堯舜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故生民之類不至廢絕絕滅者皆吾夫子聖道扶持之功用也宜乎後世聖主之褒崇矣先師 顏子問顏子生於何名何而字何也 對曰按家語記云顏子生

於魯之闕里名曰字子淵也夫子自謂自吾得顏子而門人
日益親蓋顏子以德行著者夫子稱其仁焉自言其夫子之
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 按家語記 弟子行
篇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詩書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
顏淵之行也 昔顏淵問於夫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
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
之勤於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 對曰按程子云顏子所以大
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能離空耳

問顏子勇乎 對曰按程子云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執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 對曰按程子云貧
賤而在陋巷若俄處富貴則其本心者矣顏子雖窮由是

萬鍾由是 對曰按程子云周衰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孔子已是多也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靈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
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
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相知意味相以矣不審
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
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顏子只擬現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
同道禹比顏子又爲三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爲看磨後合

終始未有盡數

問顏子與湯武如何見得 對曰按朱子云這般處說不得
便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問追封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夏五月

追封顏子爲魯國公 配享從祀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加封顏子爲兗國復聖公

問顏子之父名何字何而母某氏妻某氏悉顏子之 對曰
按家語記云顏子之父名無繇字季路居於闕里

先聖天子始教而受學焉 按宋元鑑記云
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夏五月 詔封顏無繇爲魯曲阜侯

文宗至順三年壬申夏五月 追封顏子父無繇爲祀國公
文裕 母齊國姜氏爲祀國夫人 諡端獻 妻宋國戴氏爲
文裕 母齊國姜氏爲祀國夫人 諡端獻 妻宋國戴氏爲

兗國夫人 諡貞素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者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
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
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
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
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
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顏子只擬現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
同道禹比顏子又爲三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爲看磨後合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
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顏子只擬現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
同道禹比顏子又爲三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爲看磨後合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
然

政之顯者雖極天地之理通幽達明之妙莫不默識心通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不待問辨蓋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耳誠為聖門之魁真王佐之才惜乎天不假之以年遽然而卒故夫子以為天喪予而哭之慟宜矣然聖道之傳尚幸有曾子也

曾子

問曾子生於何名何而字何也 對曰按家語記云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武城是也一唯之間深悟一貫之旨志存孝道夫子因之以作孝經後作大學十章之傳義以發明夫子之經意 朱子云正經一章疏字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百四十五字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按家語記弟子行篇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

敦其信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子之行也 先聖稱曰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行夫四德者也 昔曾子弊衣而耕於魯之野曾君聞之而致邑焉曾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無畏乎

問追封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繼記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夏五月

追封曾子為魯國公 配享從祀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加封曾子為郕國宗聖公

問曾子之父名何字何而母其氏妻其氏名何 對曰按家語記云曾子之父名點字子皙受學於先聖夫子言志則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樂 按宋鑑記云神宗元豐七年甲子夏五月 詔封曾子哲為魯永孫侯而

曾子之母與妻不見於經傳則未聞其詳也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於半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於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焉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為而已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不為不多而卒傳聖人之道者乃曾子一人爾故學只要一箇誠實為貴聖人誠信處甚多如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著其事非大賢已上你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易箦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尹氏曰曾子之本曾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年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精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故信讓之規而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淳樸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直是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程子曰此言孔子與曾點蓋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之氣象也

朱子曰曾點之志有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氣象 又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 又曰曾點一見道理無礙心不累事其曾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知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 問曾點氣象如何朱子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因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 又曰曾點見得道理甚大所以

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之外於事為之未者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出乎事物之外而其實不離乎事物之中他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出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鐵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

子思

問子思生於何而名何也 對曰按世家記云子思生於魯之闕里名及延先聖夫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受學於曾子作中庸一書三十三章以明其道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隱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

有不能盡者矣

問子思之母某氏而妻某氏亦願聞之 對曰俱未有攷則未知也

問子思追封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徽宗崇寧元年壬午春二月

追封子思為魯沂水侯遂加沂國公 配享從祀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加封子思為沂國述聖公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遂流為莊周之徒其去本遠矣獨曾子之後而有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專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皆

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者惟是這般剛毅等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死之云乎之類這其甚麼樣剛毅

孟子

問孟子生於何名何而字何也 對曰按史記列傳記云孟子生於鄒今屬魯兗州本春秋邾子之國名軻漢書註云字子車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受業於子思之門 命世亞聖之大才也著書七篇皆言仁義道德自云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和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嘗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

軻所言焉耳 山堂章氏曰韓子以為弟子所會集孟子之言非孟子自著今考之則知韓子之言不妄也其書孟子所見諸侯皆稱名諡如梁惠王齊宣王梁襄王魯平公鄒穆公滕定公滕文公是也夫死然後方有諡況孟子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當以韓子之言為然矣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解廬跋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

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亂天地懸隔 慶源輔氏曰龜山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也 問孟子之父名字而其母則誰氏 對曰按史記云孟子母仇籍氏父之名字未聞 惟按元鑑記云孟子母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夏六月 追封孟子父母 詔曰 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 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夜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其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缺 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酌實著而名不正豈

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休誰矣 休離齊不分明之聲也 故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遠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英氣是剛明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其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何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精

溫潤合養氣象人有溫潤合養氣象所以為賢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言已志是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是造道之論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輿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斯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被殺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揚墨之辨息而發言設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

得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歧未為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孝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上蔡謝氏曰孟子氣質剛毅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至王侯分庭抗禮有壁立萬仞氣象當時誰敢正視者他非孟子如此恁地手脚也撐拄聖道不去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孟一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朱子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捉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自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大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擬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遲遲而不

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為棄之耳

慶源輔氏曰程子言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然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子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而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或謂此以下總論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政何也程子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又曰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以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之功如綬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又曰人有若子之德行則當有若子之事功有孟

子之事功則與禹稷之並 又曰孔子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顏子在陋巷澹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己任哉 又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得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又曰學之道莫過乎

孔孟之遺文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
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
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子開先聖之道
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
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來聖賢代作若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若未有孟
子便無孟子之書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然高
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
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萬仞氣象底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與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與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之言語可
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項子覺得更龐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

把捉得定故得奉傳夫子之道統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求
遠孟子之氣象尤可見 又曰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
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而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
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又曰孟子才高學之無
可依擬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
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更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龐 問孟子才
高學之無可依擬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刀處如
河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之類
皆有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工夫所以入聖人之道為近也
覺軒蔡氏曰嘗聞程子有言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
秋殺盡見孔子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
孔子天地也顏子和風應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

其言而皆可以見之矣孔子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隱微孟子儘是辯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津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
窮惟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蓋顏子
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之巖巖可望而不
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氣稟之有異故也

程子曰此論聖賢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
而已 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
人則見天地 又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

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
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
萬物而不顯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又曰聖

人一言即金駢用不期然而然也 又曰聖人之心本無喜
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因是人有可
怒則怒之 又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尤盛而言之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為聖人有能有
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又曰惟聖人善通變也 又曰一行
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有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
廉也 又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未及 又曰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又
曰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又曰九人有已必用才聖
人忘已何才之足言 又曰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又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而歸萬
物 又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
至憂而未嘗勞也 又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家語記云所謂

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人也 又曰九體道少能體即賢蓋能體即聖又曰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又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 又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若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其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又曰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是故聖賢之分也 又曰合天入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又曰聖賢之所以異

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盡其性分耳 張子曰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又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當其自備若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 又曰聖人不知己是聖人 或問聖人憂世憐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邪抑當其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而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曾中休休焉知

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如何朱子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又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耶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而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又曰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又曰聖人辭遜而不卑道隆而不污大賢言行則露精神 又曰先賢言語是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

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也 朱子曰論此以下又論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上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一千年後又不生二程子亦不得斯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自孔子後若不生箇孟子亦未有分明孟子數千歲之後乃始得兩程先生兄弟出來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所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裏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些似耳 又曰韓子所謂孔子傳之孟子孟子傳之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

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
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
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
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
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
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
伐紂孔子作春秋以翼襄周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
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
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 又感興詩有曰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猶歎
日濟穆穆歌敬止戒於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
月昭泰水曹叟何常師存聖軌勿軒能氏曰此詩言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心之法在乎敬而已矣此詩言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心之法在乎敬而已矣此詩言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心之法在乎敬而已矣此詩言

矣 愚謂二帝三王之通至於先聖不期於聖門也至矣
存聖軌蓋玩其辭則又見朱子有明於聖門也至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
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
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和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
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
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
子生而道始明孔子孟子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
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又曰有
大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大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
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鬼交而為神五常具而
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
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
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

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各遂其生各全其性
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
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
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
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
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
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
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
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
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
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

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書
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多之辭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
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
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
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
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
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
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以
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
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
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子孟子不傳之統者
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

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歲以著克己之義焉此
 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
 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
 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
 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
 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
 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成
 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
 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
 極而統宗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
 為三綱五常之主稟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
 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
 世之師而回參及商曾相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
 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冥冥醉生夢
 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
 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挈領其妙
 具在於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二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
 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闡渾
 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
 物之衆鬼神之幽與九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
 秩然而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
 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汴泗並聞
 而知之者有矣余季子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
 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
 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汴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說 幸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
 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
 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
 己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
 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
 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
 極也合而言之則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
 粲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
 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蓋自夫
 子設教於洙泗以博文約禮授於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
 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己意為學其務於
 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窮於
 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
 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
 出而後伊洛之正傳絕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
 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頌亂
 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
 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
 脫諸儒各以己見妄自尊擊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
 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
 道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源深微總裁
 大典勒成一書之言仰包絃古之載籍下探近世之文獻集
 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
 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之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之
 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

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又曰朱子以身任朱泗濂洛道統之傳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編觀取其同而削其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正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道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言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其大經大法固可以行後世學者豈不盡哉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之所同得道者古今之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亂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 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之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頊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而並生於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公生於周之盛世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其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

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一程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矣新安程氏曰聖賢真道字相承之要兢兢堯也憂堯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蓋聖賢垂範立教如此學者捨是將安施乎廣信祝氏曰道在天地之間無時而或息也人存在人人亡在道自羲農堯舜以來至於斯時歷幾千百載九更幾變而道自若也亂之以縱橫而道不爲亂惑之以揚墨而道不爲惑小之以刑名術數而道不爲小秦坑儒矣而道不隨秦火以

俱焚佛老熾矣而道不隨佛老以俱燬晉韓昌黎原道一篇上述古帝王而下至於不得其位之聖賢皆以道爲己任者也蓋嘗因是而推廣其說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伏羲爲百聖之先實始得之伏羲以是傳之神農神農以是傳之黃帝黃帝以是傳之少昊少昊以是傳之顓頊顓頊以是傳之高辛高辛以是傳之唐堯唐堯以是傳之虞舜虞舜以是傳之夏禹夏禹以是傳之商湯商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曾子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子思以是傳之孟子孟子之死不得其傳焉若唐之韓昌黎亦庶幾乎此者也下至隆宋濂溪之興而後有以上接夫千載不傳之統而河南程氏兩夫子實得其宗既而後之龜山之揚龜山載道之南而豫章之羅延平之李新安之朱子實繼承之而不絕矣朱子既沒元之真儒惟魯齋與卓吾

二先生焉默悟斯道遠泝洙泗之流而窮其源近紹程朱之統而得其要也

陽節潘氏曰周室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梁適齊而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之也

臨汀曾氏曰自周轍不西王風不振素王出而端拜秋陽之皜皜亞聖生而敬仰泰山之巖巖懼亂賊以簡嚴一字之春秋塞揚墨以明白七篇之仁義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帝王之道幾墜而復續此孔子有皇極之德而無皇極之位所有道學之名也

稽古晏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上智謂之聖天生烝民莫不賦之以五常之德人明至道必盡美萬善之原得君師之位者制治立教之是兼為人民之師者著書立言以垂世若

吾夫子不得君師之位而明性道之宗自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又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歷如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復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衮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先聖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於是轍環四方弟子益進遂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司空進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知相定公會齊侯于如谷却罷夷狄之樂與優倡侏儒之戲齊景公心忤乃歸魯所侵汶陽鄆龜陰之地又隳三都之城收其甲兵以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歟後周流厄

於陳蔡絕糧七日命駕而歸序書刪詩定禮繫周易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德行顏淵聞一知十而有王佐之才早卒傳先聖之道者曾子也作大學之傳士章以明一貫之道曾子復傳夫子之孫子思作中庸以明先聖之道子思傳於孟子勿被慈母三遷之教道既通遊於齊梁不用歸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談仁義而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黜霸功善養浩然之氣而距楊墨放淫辭故曰大禹能拯天下之溺孟子能拯人心之溺蓋孟子之功誠不在禹下孟子死而聖人之道不傳迨乎 隆宋五星聚奎篤生賢哲或變調元氣以匡扶國家或在傳道統以維持綱常若濂洛涑水閩閩諸大賢哲身任儒宗傳道受業繼往聖開來學論道經邦共致雍熙休明之治教矣 晏氏又曰宋濂漢道國元公生於齊魯應五星聚

奎之運博學力行早聞聖道自厲名節傳孟子不傳之統緒著大極圖與通書豫章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習中濂洛如光風霽月故學者稱之曰濂溪先生 河南寺丞魏國純公資性過人充養德性粹和之道蓋于面背忿厲之容不形聲色從濂溪聞性命道德之說嘗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之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也乘其逆時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之術此正明道所關今之入人亦無如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此正明道所關今之入人亦無如知世間多事好其甚不如此此正明道所關今之入人亦無如所感深遠故高明者反為其害也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周法界實則外於天下自謂之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至正若若氏曰堯舜之道大中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

耳目滿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無聖門之蔽塞開之而後可以入道也

生即治之氣死則氣散浮屠者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當時無地若乃此聖可謂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之天也故學者不入於此固帶則必入於老佛之虛無寂滅也

弟伊川曰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路公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河南秘閣洛國正公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意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篤志力行必至夫時而著易春秋傳立生行誼彷彿道故學者稱謂之伊川先生 閩中邵國獻公少喜談兵中訪釋老反求六經尊禮貴德樂天知命以易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子為法而著正蒙西銘推明性理以存仁義伊川嘗言以為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蓋道之原也故學者稱之曰橫渠先生 康節邵子自負雄才堅苦刻厲遇北海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卦象乃探蹟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氣運而察陰陽之消長術伏羲先天之奧旨若皇極經世之書觀物內外篇天性高邁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智慮絕人明道嘗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隱而不仕故當時聖上賜謚之曰康節先生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於書無所不讀又辭宏深有西漢風博極群書惟不喜佛老學傳道統德全仁義職掌台衡兩宮虛已孝友恭儉忠信正直身拘社稷居處有法動作有禮淡然無欲了然無累學無不通關正塗而任道不回詎和說而極詆新法作潛虛以明易象脩通鑑以著興亡有旋乾轉坤之功廣致君澤民之術故學者稱

謂之凍水先生 龍圖閣直學士文靖公師事二程稟性剛直賦性聰明職居諫垣論事激切敷陳時政得失官兼祭酒道貫天下并遷工部侍郎兼侍講陳說古今治亂極斥蔡京蔡卞之奸苦排割三鎮和議之誤故東南學者稱爲龜山先生 豫章先生受業於龜山得一程道學正統絕意仕進潛心力行任重詣極 延平先生受業於豫章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充養完粹蕭穆夷愉動靜語默閑泰端詳 秘閣脩撰太師徽國文公受業於延平以輔治爲當爲以師道爲己任奏對以正心誠意爲本脩身以克己復禮爲先登第五十餘年任外九九考立朝僅四十六日五經四書發明奧義折衷群言集群聖之大成立萬世之師表做春秋書法而修通鑑綱目故學者稱之爲晦菴先生 元中書左丞魏國許文正公從姚樞實得程朱遺書流潛玩味造詣淵深凡經史子

籍禮樂名物星曆三刑食貨水利靡不究通慨然以道自任初見 世祖任師保之職安童拜相擢爲中書左丞大政多所建明與太保劉秉忠定朝儀脩律曆考官制革胡禮俗致政歸閑就其子師可懷孟守祿必養四方學者考德問道隨其材之高下訓迪有方雖武人異端之徒無不感悟王磐稱之曰先生神明扶持道學德行彌深故學者稱之爲魯齋先生 翰林學士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天資穎異經傳貫通深知用力聖賢之學以遺逸徵拜祭酒集賢翰林之職受命即辭不樂仕進江西參政元明善親執弟子禮左丞董士璣以禮幣招延于家塾脫畧記問辭章之習專以義理爲精弟子難疑皆問隨感而通平生著述有五經纂言考定周禮五官乃取地官司徒所雜邦土者以補冬官司空之職又取二戴記冠昏諸義以補儀禮傳十六篇刪削二戴記之未純者

禮記八篇所以正禮之源而折衷詳言開闢至道為萬世之法程因然而伸之無餘蘊矣附錄此篇之論以見後世之意觀者詳之

問廟祀之設所以尊崇正學表章聖賢以明道統相傳之有自來矣夫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道莫備於周公先聖若制禮作樂建官致治周也則述六經垂憲萬世先聖也今先聖歷代加封上自國都以及於郡邑學宮得以通祀而周公不與焉何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廟祀之設言之顏淵曾子子思子也而配享於堂上顏路曾者伯魚父也而列坐於兩廡之間如宋橫渠則一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其禮果何所據歟若乃聖賢塑像郡縣無殊不一其狀惟其工之於巧拙是隨其非神而明之之道其制將何必正數 對曰謹考於我

聖明業論云聖人垂世立教之功大故後世祀典所當崇禮儒明道翼教之功著故後世祀禮不可闕夫崇德報功莫先於廟祀而廟祀之設所以尊崇正學表章聖賢以明道統相傳之有自來矣夫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道莫備於周公先聖若制禮作樂建官致治周也則述六經垂憲萬世者先聖也然先聖歷代加封上自國都以及於郡邑學宮得以通祀而周公不與焉者殊不知吾天子之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若周公制禮之功雖大然成一時之勳業有限豈可與先聖並論哉况乃當時伯禽受封於魯而為春秋之空國此廟祀所以不與者以此也古者立學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廟祀之設豈顏淵曾子子思子也而配享於堂上顏路曾者伯魚父也而列坐於廡間以乎夫父子之倫然廟祀

主於崇道而設初非家廟之敘尊卑可比夫何悖倫之有至若橫渠乃一程之表叔坐次列於其下似乎失親屬之倫然推明道學之功效子為多而非張子可並又何悖理之有若乃聖賢塑像郡縣無殊不一其狀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其非神而明之之道也然求其免於議者莫若設以木主而祀之苟有其誠則有其神矣又有必拘拘於塑像克肖與其否者哉

禮記卷之十一

後學 臨川 魏軒 黎清 曠正

濂溪周子

問周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周子初名敦實後避

宋英宗舊諱改敦實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按家譜讀書云營

子不橋塘之西而有濂溪九曲之水又有小橋亭於其上故周

全書記云濂溪之祖葬于橋田而在石橋塘之下保矣先生

博學力行聞道其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

務盡道理信古好義以名實節操而自砥礪雅有高遠志趣

惚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雅意林壑所著

有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以明天理之根源

究萬物之終於又者通書四十篇行于世發明太極之蘊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周子通書章第一有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

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句出易

內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

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又聖神章第四有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

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又慎動章第五有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

匪智匪信匪忠匪也邪動辱也其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又聖道章第六有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守之貴行之利耶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

則不啻耳

又師道章第七有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

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

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

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

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
 又治教章第十二有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
 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
 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
 心要矣用賢為焉

又禮樂章第十三有曰禮也樂和也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陰陽理而
 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
 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朱子曰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
 務為和樂辭不流於慢者

又務實章第十四有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
 藝藝末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朱子曰實勝而無名
 無實備之
 善故憂也

又動靜章第十六有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
 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起於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方闢方其無窮焉朱子曰
 此章陰
 更宜參考也

又樂上章第十七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
 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
 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
 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
 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禮法不脩政刑苛
 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惑然
 導欲增愁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

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又樂中章第十八有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
 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
 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又樂下章第十九有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
 風移而俗易矣妖聲盡辭之化也亦然
 又聖學章第二十有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曰請聞
 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又顏子章第二十三有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之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
 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
 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疑

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師友上章第二十四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
 矣至難得者人而人而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
 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朱子曰是以前君子
 必隆師而親友

又師友下章第二十五有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
 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
 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又聞過章第二十六有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
 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又聖德章第二十九有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者顏子也聖人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

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又精蘊章第二十有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

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又陋矣章第三十四有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

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又至公章第三十七有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

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周子書秋陵門葬有詩云有風還自掩無事畫常閑開闔從方

便乾坤在此間

按讀書記云明道年十五六伊川年十四五同受學於周子嘗

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頌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詩可以興自冉兒周子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氣象初二程昆季受學於周子周子手以太極圖受之程子

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終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

之昔介甫子固在江南議論或有疑而未決者必曰姑置是

事待他日周子來訂之呂正獻公在朝侍從聞周子之名力

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周子以答謝之云云仕薄宦有四

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云云

按拾遺記云周子自少信古好義家素貧嘗官游時奉已甚約

律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雖妻子饑餒或不給而亦曠然不

以為意矣

五聖胡氏曰通書四十二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

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子闡揚墨雅明孔子之澤以為

萬世不斬故韓子謂聖民之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

弟以千古不傳之妙一回萬世之光明如白驪天將為自世之利

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然人見其書之約也而

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

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錄淡此書皆發端以

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禮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矣

朱子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

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其言

則見矣 又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關關往

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

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

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

幽暗及其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

又是一箇大開闢更以上亦復如此自是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

根海宇變動山崩川涇人物消盡萬劫大滅是謂洪荒之世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於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乃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思之至深而有可驗者 又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不出陰陽兩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歟說生已定歟說死不復變動矣

又曰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

問太極圖周子手授二程今二程之所謂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朱子曰二程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

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朱子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人往復只得如此

朱子曰通書周夫子所作本號易通書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是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之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窺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旨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樂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顛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民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濂溪之精立圖以示濂溪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朱子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也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朱子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顯會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會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畧或詳皆所不同何也朱子曰所說雖有詳畧然其道理則未嘗不一也

問太極圖之說如何朱子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軀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

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衰說也

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朱子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

問如此則是有七朱子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

問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

陰陽之下何歟朱子曰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則曰健順五常之性矣

朱子曰大凡看道理要見得箇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這箇道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亦只是逐件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測隱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箇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事物物皆有這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近世諸公知濂溪者甚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有用意而為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者哉

又曰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始明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朱子曰五性感動動而後分者便是也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通書一書都說這道理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則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別說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而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之可疑而曰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訂改而正之九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又曰周子喫緊處若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情之吉而

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問濂溪明道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朱子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通書可見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子蓋通書人多忽畧未嘗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之圖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更廣耳

問二程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濂溪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抑朱子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今後學狂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之說耳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書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

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適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也

又曰太極圖某若不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仔細去看否

又曰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同他思量出自其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

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有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說

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文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圖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請

問通書使可以上接語孟否朱子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又曰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圖說這道理自而百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着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看

又曰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虚心熟玩乃見其說一字不可易動正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又曰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也

又曰所謂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各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者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

贖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至於孔子

所以相傳之說豈有言以易此哉先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矣

西山真氏曰太極之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

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會融會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

亂而無所明也

慶源黃氏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太極通書解在乾道

五年己丑已脫書奉淳熙十五年戊申始出以授於學者

元六年庚申春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來爭辨以此與林栗侍郎講論不合得効而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傷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

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益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異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之苦心云右附西山真氏與慶源黃氏一段

問周子父之名字與母之姓氏亦願聞之對曰按通書拾遺記云周子父字輔成爲賀州桂嶺令母鄭氏先生幼孤寄養於舅家

問濂溪娶某氏還有幾子對曰按通書方希與氏族記云濂溪初娶陸氏生二子曰壽曰壽甫娶某氏乃浦宗孟之姝生

一子曰興初浦宗孟於仁宗嘉祐元年丙申冬十月以右丞治蜀之蜀江而於道合相與周子語三日夜欬洽甚恭退而嘆曰世乃有如斯之人耶明年故以其姝歸之

問周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對曰按事實記及言行錄與宋鑑記云周子生於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仁宗嘉祐三年丙子時先生年二十

餘與母同往京師依楊家寓居初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益向奏授江西洪州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先生既至一節

立辨服口交稱之仁宗嘉祐四年甲申以部使者薦爲南安司理參軍時年甚少纔二十九矣不爲守所知郡獄適有

囚法不當死時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甚重更無人敢與言其可否先生獨力力與爭辨逵不聽遂置手板歸取

告身委之而去乃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釋不死矣慶曆六年丙戌洛人程太中初

官江西慶之與國宰既而爲南安攝通守事况先生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明道以師

事之而往受學焉仁宗皇祐二年庚寅爲郴邑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於朝又周其不給聞其論

學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坐無妄矣其甚請得

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其語二年而果有所得 仁宗至和元年乙未用薦者改大理寺丞權發知洪州南昌縣事會書攝通守事人見其來喜而迎之曰是能辨分寧獄事者君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遠教命不惟以得罪為憂實以污善政為恥也 仁宗嘉祐元年丙申為合州守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之手更不敢決深有治績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清獻公時為觀察使者會護先生清獻公臨之甚密然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丁為慶州守趙公巡察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東歸時王荆公為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呂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同薦權授廣南東路運判有啓謝曰趙云云 熙寧三年庚戌以任廣東提刑領

憲職事務在於移怒而新學校以教其人不懂出入之勤勞瘴毒之侵胃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履視徐按察所宛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俄而得疾亦聞水啗其母莫遂之南康軍以歸改葬既畢乃曰強疾而來歸者為葬爾以辭遂上其印綬分司南京 熙寧四年辛亥時趙公再尹城都復奏起之命及門而先生疾作矣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既至南康因遠任官尤樂佳山水適意徜徉遂卜居於廬山之麓蓮花峯下前有溪焉潔清紺寒發源乃合於溢江臨溪築書室於其上濯纓而樂以道州有濂溪因以寓號故世稱為濂溪先生二程常從而問道德性命之說矣問周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周子卒於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夏六月初七日年五十七也葬於江州

化縣清泉里

問周子封諡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

記云

寧宗嘉祐十三年庚辰 賜諡元公 慶法云至善行德曰元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為汝南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詔加封為濂溪道國公

詔曰

蓋聞孟子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為說詠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

濂溪周敦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

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

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

庭之祀益疏鄉國之封於鳥戲暗霽月光風

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帟莫寵命之斯承

宋孔文仲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云云下文姑缺未詳

豫章黃庭堅名魯直曰周子矩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

而厚於愛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孤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河間劉立之曰二程從周子問學而窮性命之理 又曰周子

課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箇良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周子以為荀子元不識誠字既誠

矣心焉用養耶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

鳳翥有此善形容有道德之氣象

朱子曰所謂兩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之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德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濂溪氣象清和靜一觀此可想矣 又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管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濂溪之學其妙與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發明此圖之蘊而二程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由是學者相與翕然宗之

又曰自鄒孟氏既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變淺陋乖離真道主統

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迺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于世士之講於其說者亦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感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周程先生其大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泰瀆而下誠未有餘於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四書傳授之與其性命道德之原無一不本於此矣

又曰濂溪家無百畝之儲而懷涵涵大樂嘉山水遇適意或徜徉終日登山之麓有溪焉其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碧下合於滄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以為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

又曰濂溪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於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天太極陰陽五行之奧妙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厥終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道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特其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者靡然嚮之 又曰周子未夫之界系於道統之傳所以建端垂緒於後世者矣

朱子濂溪祠堂記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渾濁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與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

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昇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孔子沒而斯道之傳不屬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朝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按宋鑑記云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春三月五星聚奎於天始自天而下實啓文明之運呂氏中曰以五代雲霧昏蔽之始太平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祥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之時師儒明復之經未出安定胡學之說未行於西北河洛關中之學未盛然後氣之滂於天下而文治之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然後氣之滂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爲書根極要領當時有見而知之惟程氏者遂據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後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之所昇其孰能與於此矣

朱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自孟子既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子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有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虛無寂滅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子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其微

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化生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幸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九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未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

又曰周子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當時而流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絳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至於論刑嘗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履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行而明達者智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

又曰去古益遠儒道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之中於中庸之誠以極字夫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而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然學可以至於聖而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蓋道性命中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設淫邪道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又曰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大極之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其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

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大極可得而識矣

西山蔡氏曰濂溪道學精慈深密常觀天地生物氣象格齋臧氏曰周子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迨乎河洛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後聖之道者必自濂溪始矣

又曰周子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嚙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而功用豈不偉哉

西山真氏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釋氏以刻滅緣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惟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刻滅緣倫非教也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大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為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後明者周子之功也

又曰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為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學下啓河洛之親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脩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書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河南二程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其理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

雖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孔子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無寂滅與百氏之支離也張揚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相與翕然宗之至近世於朱呂又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又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身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而道日以章迨乎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之道未見其有所發明如山谷所謂人品甚高曾中隱落如
光風霽月雅意林壑而不為人窘束蓋後世聞茂叔之餘風
猶足以律貪儒則濂溪之水以為茂叔悠久之清流可謂得
其神趣矣

臨汀曾氏曰宋德隆盛景運弘開五星聚奎光啓文明之運真
元會合率追三代之風濂溪濬其源伊洛導其流橫渠助其
闡龜山揚其波揖堯舜於夢寐之間授孔孟於講論之際景
星鳳凰天下快觀泰山北斗學者依歸闡明聖道以續夫千
載不傳之緒講論正學以斥夫異端似是之非復天理於幾
墜之餘過人欲於橫流之際則宋之諸儒大有功焉嘗觀周
子之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玉淵金井志慮高潔光風霽月
曾次灑落性理言其二氣五行動靜言其四時萬物誠論其
元亨利貞道論其中正仁義則發於通書之數篇而脩己治

人之事備矣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氣五氣而
四時則見於太極之一圖而陰陽變化之道明矣此濂溪之
學本乎易之大極而然也

河南二程
問二程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伊洛淵源錄與行狀記云明道
名顥字伯淳洛陽人先生神氣秀爽常以董仲舒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儒
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之所就遂稱為明道見其志焉每說
詩不甚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趣嘗
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某書
字時其故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子語之曰程子語其書
必有事焉神明則德
明道嘗和康節打乖之吟有曰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

世塵陌巷一生頌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
天為詩豪刺借春盤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長知人物情
曰此詩形容堯夫安貧樂道雖混塵塵
俗而志德之容自能使人畏敬之也

又和康節首尾之吟有曰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空至樂時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中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
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康節作四賢之吟有曰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
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上有宋
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陳瑩中在元豐間為禮部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與瑩中
論頤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瑩中問曰伯淳誰也祖
禹曰公不識程伯淳耶瑩中謝曰予生長東南實未知也自
是常愧乃引葉公之事而作責沈文以自責言我不知伯淳
即如葉公不知孔子也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路公文彥博時謂夫分採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其表畧云才周
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
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
伊川為墓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
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
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
皆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于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
之後大子沒至明道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
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
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之稱情也哉
伊川叙明道之行實有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滋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
 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德其言其入人也
 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倉瀕之
 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
 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
 則而行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於十年既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知盡性致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
 足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感秦漢而下以來未有臻於斯理也
 常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每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云云是皆正路之蕪無聖門之蔽塞關
 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其道不幸早世

事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而見於世學者之多所傳爾其言
 平易易知譬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
 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
 大而卒無得也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
 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其綱條法度人皆效而從
 之而真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又曰先生志將以中道覺斯人天不憖遺括人早世鄉人士大
 夫罔不慟哀 又為之銘曰山可移谷可埋明道之名巨萬
 世而長存勒石路傍以詔後人
 上蔡謝氏曰學者須是骨懷擺脫得開始得昔嘗見明道在鄆
 縣作簿時春日偶成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此正陽明大

懶之傍花隨柳過前川熊氏曰取其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熊氏曰此章之詩皆物形看他骨懷
 直是好與曾點氣象一般又秋曰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
 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
 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
 是英雄熊氏曰此章之詩形容心廣體胖便見明道擺
 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又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 又曰明道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只轉一兩字點撥念
 過便教人省悟
 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
 愜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學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問
 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坐了一箇月
 廣平游氏曰明道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遇
 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明道處之裕如
 也 又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識也乃若明道則如美玉
 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其瑕疵
 又曰天地之心其大之一之射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
 高明而萬物覆焉曠然博厚而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
 此舒陰自此凝消息盈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惟明道之
 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
 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河南朱氏曰明道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
 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

一頁 22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反 9

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夫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在茲乎故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胷中夫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九富貴貧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

河間邢氏曰明道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怒早從先生之第學初見先生於磁州觀其氣貌清明純粹其接人和而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察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知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明道是已

藍曰呂氏曰明道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傳聞深記力究躬

行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躅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敷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索其云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知明道莫將做天下一人看

龜山楊氏曰固是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恕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目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

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與司馬溫公之行詩曰
二龍閉卧洛波清 此日都門特發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朱子曰明道說語渾論然高者難看又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又曰定性一書大綱只在廣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皆自曾中瀉出或問此正所謂有道之言朱子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或問廣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朱子曰這是說已成處又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全句教人去思量又曰明道當初想明得熟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

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容易如何便明得又曰明道慨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
朱子贊曰楊休山立玉質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恬齋陳氏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第孝篤於親第友其第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謨益邪之言感動歎服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其適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第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而其道覺斯民矣

平岩葉氏曰所謂明道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遇事優為難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
溪之所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下
誠未有臻於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
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后可以入道

伊川名頤字止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
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濂溪之門學者初謂之廣平先生晚
歸龍門伊水之陽學者又謂之伊川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
教人以踐履為先以涵養為本其學本於誠意以大學語孟
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
於聖人而中止也嘗言今農夫初寒暑兩深耕易耨播種五
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
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廢歲月
過了一生安然為天地間之一靈他事雖不能為惟綴集聖

人遺書庶幾有少補耳於是著易傳春秋傳平生誨人不
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呂申公司馬公
嘗同薦之於朝而言曰河南處士程頤為人篤學好古安貧
守節言必忠信動尊禮度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年踰五十
不求仕進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蘊經世濟物之才真
儒者之高尚

聖世之逸民也伏望特加召命旌寵擢用足以示式士類裨益
風化而必為朝廷之國器矣

朱光庭薦之曰程某道德純備學問淵博以其言行相顧而無
擬以其仁義在躬而不矜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
具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闕德則兼包衆美而無一
善之或遺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
而無一理之不明應天民之先覺

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之蘊兼掌學校足
以不變斯文之新矣

王巖叟奏之曰程某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資
稟勁直知識通明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凡
俱以德名顯於當時靜閱天下之義理若用斯人得專經席
必有嘉言輔贊聖治格迪天聰是以四方俊乂之士莫不翹
首以歸九州翰晦之賢莫不奮身而出矣

伯溫邵氏曰伊川魁涪州嘗渡漢江至中流而船幾覆舟中人
皆大驚俱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既而及岸眾就問之
嘗船危時先生獨無怖色何也答曰心存誠敬故爾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之氣象如
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之巖巖也自
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分明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夫地之習不能蔽者惟伊川而已觀伊
川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
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存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
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說得這樣話

龜山楊氏又曰昔呂公汲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
公孫在傍謂伊川曰勿為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呂公之所以
遺贖者以願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
天下之人受其賜也何獨願貧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
多恐公不能周也 又曰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聖人

之書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細繹六十以後始
不得已而著書 又曰伊川常服藍袍高帽簪笏半寸

武夷胡氏曰伊川之文於易傳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
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

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伊川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學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千言萬語之說則弗顧也

朱子曰伊川力學好古言必忠信動遵禮法或問明道可比顏

子伊川可比孟子朱子曰然 問伊川當初進說只以聖人

之說為可必言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徇滯於近規不迂惑

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

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

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

問伊川臨終時門人進曰平生學底工夫正要今日用伊川開

目曰說要用便不足此是如何朱子曰說要用便是兩心矣

又曰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又曰伊川晚

年所見其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

一句不着實 又曰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

要和靖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此以問

延平延平曰尹說得固好然雖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又曰伊川易傳難看其用

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

而知義理矣 又曰伊川之言看得到平易而用功研窮其

味深長 又曰明道嘗曰異日能便尊嚴師道者惟吾弟伊

川也若後引後學隨其人材而成就之則予有不得讓焉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問二程父之名字與母之姓氏亦願聞之 對曰按氏族記云

父名珣字太温仕宋為太中大夫與潞公同甲會母夫人候

氏通舟徒縣令侯道濟之女弟陰先生侯無可之妹也昔二

程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綵帖上

曰我昔勤讀書兒文並書二行於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勸

幼時次及程勉士柳如後皆驗如夫人之言蓋夫人已先

知於童穉之間矣 問明道娶其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行狀與氏族記云明道娶

彭氏迺吉州彭思求字季長之女也生子二端慈端本有女

一滴朱純之 問伊川妻其氏還有幾子 對曰或去伊川娶陶氏生子二曰

釋曰鎮有孫名易 問明道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及言行錄與宋

鑑記云明道生於二二三時與神秀秀妻與常居十歲歲為詩賦十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 仁宗嘉祐二年丁酉與橫渠同章衡榜進士登第為鄆縣簿

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再調上元簿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改移澤州晉城令於座右常書視民如傷

四字不忍決錢民皆感惠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呂正獻公薦於朝授太子中允侍御史權

發為西京提刑改鎮寧軍判監西京竹木務復改監汝州稅

後召為宗正寺丞未至卒矣初明道游有意於經濟方召用

靈在士大夫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之昔 神宗嘗問明道所以為御史明道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則可矣使臣撥拾諸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臣不能也

神宗嘆曰得真御史體嘗使推擇人 才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

明道弟橫渠與其弟伊川為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之士其見立志如此

商明道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夏六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也葬於伊川

之陽 問明道封諡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

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諡純公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為河南伯

詔升從祀夫子朝廷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詔加封為河南豫國公 問伊川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年譜與言行錄

及宋通鑑記云伊川生於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伊川年十八上

書於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意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

常之功且乞召對而陳所學未報間游大學時海陵胡翼之

先生方主教道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以試諸生得伊川所

試大驚即延見處於學職官希哲自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

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仁宗嘉祐四年己亥舉進士廷試罷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太

學請為太學學正固辭治平中熙寧神宗間近臣羣薦自

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侍郎馬公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

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為

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春三月至京師初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

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上奏論經筵三事謂文彙既納命除通

直即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入侍經筵文路公

嘗與呂范諸公同侍經筵先生講說退而相與嘆曰真侍

講也一時賢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之事自任

論議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時經

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喫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喫

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其見立志如此 元祐二年丁卯上疏論延和殿講讀事且乞時召講官至

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瀟英殿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他寬涼處講讀秋八月因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言遂差管勾

西京國子監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乃曰臣本布衣因論

書得為於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之官有不當得乞以致政

累請皆不報 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丁亥大中公憂去官 元祐七年壬申服闋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

錄云自黃帝相傳... 月復以通直即推西京國子監丞...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夏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而此云依舊致仕與西... 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夏四月有言其所著書以毀朝政於是... 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究察先生於是... 遂迂居龍門伊水之南而止四方學者乃曰等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崇寧五年丙戌復以爲義即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 傳授或以爲請伊川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耳其後... 寢疾始瘳遂以授於尹焞張繹時伊川將終昔之門人高第... 已多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 明道之行然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矣異時欲知我之道者... 之於斯文可也

問伊川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通... 鑑記云伊川卒於...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秋九月庚午年七十有五也亦葬於伊水... 之陽

問伊川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 云... 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謚正公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爲伊陽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詔加封爲河南洛國公

積梁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超然欲學聖人慨然以聖道自... 任而誨於學者 又曰昔與二程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 不知舊日亦曾有人於此處講論否

上蔡謝氏曰二程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真學者之師... 又曰昔在二程之門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 氣象亦相似

祭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 至於聖人

嵩山鬼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 若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河間劉氏曰自孟子既沒聖賢道學失傳惟二程昆季傑然獨... 立于千載之後其關義機開示本原使聖人之戶庭曉然可... 入學者始知所向

華陽范氏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 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昆季以獨智自得去... 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 變故其親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 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武夷胡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二程兄弟始發明之而後... 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四書之學資以口耳而... 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 孟子闢楊墨

忠恕馮氏曰王雱言明道伊川隨侍父大中知漢州宿一僧寺... 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

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以明理質慈而精深久而明噤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父於阮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而尊師道之不同也 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宏大伊川說話親切的確其造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又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有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異又如馬援論漢之二祖也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煩著者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又曰其自十四五

時讀程張之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理之深自意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自信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又曰昔張子嘗謂伯淳使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備記得熟 又曰遺書是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之辭讀其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或問遺書中所載明道言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朱子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政至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曾見門人有祭明道之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

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 又曰今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濶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着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以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又曰明道所見甚後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仔細看亦好 又曰明道言語虛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却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明道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 又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或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朱子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亦無向傍明道却有倍人處 又曰今之想像明道者當識其明快中和之趣伊川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又曰學者天資高敏則學二程如鑽隙則

親切二程則規模廣大 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諸聖賢之域 又曰斯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自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有分明數千載後迺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南軒張氏曰二程夫子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讀其書易博頗易其於他書真難讀也 又曰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完全精粹愈讀而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又曰二程始嘗受學於周子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 又曰二程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一事取其

書及覆讀之則可以見矣蓋君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
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鴈山劉氏曰大道之戶庭關與前乎洙泗後乎濂洛則一殊之

貫不差毫釐誠可質諸天地鬼神而不悖者也蓋天地之生

聖賢也不數聖賢之生為生人而生之也惟其為生人而生

之則聖賢之言豈得已哉不得已而有言則其言也必關乎

綱常之大事物之要一有遺焉則生人之理或闕此濂洛師

弟子之難疑答問所以上接洙泗之統而有不可湮滅者

庸齋黃氏曰按伊川臨卒之日洛人畏黨無敢會聖致詞以祭

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厥後朱子為之著年

譜而已嘉定間明道謚純伊川謚正乃太常格齋藏氏議其

謚議云

臨汀曾氏曰明道則德性寬大而規模廣闊如顏子之德粹伊

川則德性方剛而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論性則別其所

稟本然之殊論心則辨其曰虛曰實之異排異端必正其枯

槁恣肆之弊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暗室屋漏為

謹獨之所托興吟風充然自得睨自立雪望之凜然此二程

之學本乎中庸之誠然也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四

後學 臨川 如新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清 謚正

橫渠張子

問張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語錄記云張子名載字

子厚其先大梁人徙居閩西後居鳳翔郿縣橫渠鎮世稱為

橫渠先生其志氣不群少孤自立壯年慨然以功名自許初

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迺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

正蒙經學理窟等書十餘萬言行于世而橫前聖之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為人學古力行關中士友皆宗

之在京師嘗坐虎皮講易經聽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而與論

易次日撤去虎皮輟講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弗如也

諸子宜師之遂歸陝西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之仰而思之夜則焚香中夜起坐取燭以書之

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息也布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

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

弊也嘗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

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在讀書則終看

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間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

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而有疑方

是有進益

張子西銘有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以至是而位乎上父道也地性也以至是而位乎下母道也

人實於天而天實於地地以養之身混而位乎中乎

也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

也地性養而無思之謂道物之所資以始者地坤者順而

六七五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于時保之子之實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清曰守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知化則善遂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所學

養其性則不忝存心養性為所學

養其性則不忝存心養性為所學

應言酒崇伯子之類養育英才頭封人之錫類

不強勞而底讓者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其者申生其恭也

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主女於成也

存吾順事浚吾道也

張子正蒙太和篇第一有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

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

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

雖周公才美其知不足稱也已

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又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澤則反右矣

又神化篇第四有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又曰虛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際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又動物篇第五有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又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又曰人之有息善剛柔相摩乾坤闢闢之象也

又誠明篇第六有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友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中正篇第八有曰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類子之嘆乎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

又曰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又曰象養正使象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又曰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特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又至當篇第九有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

考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又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書

以配至善 又曰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其德照無偏擊則日

月合其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其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其

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

無我

又作者篇第十有曰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者歟 又曰立賢無方此湯王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坐以待

旦此周公所以於其道望道而必吾見也

又三十篇第十一有曰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孔子學行

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

者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而耳順與天地

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樂

死然後不憂周公也

又曰從心莫如我憂憂見周公志也不憂欲不踰矩也不顧乎

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又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

知其已矣 又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

德而隱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而與聖者同 又曰龍德聖

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又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

此所以潛見之不同也

又有德篇第十二有曰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

惡能為無也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

又大易篇第十四有曰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

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 又曰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

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又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

言當父母萬物

又曰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

以元配坤

又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

之動 又曰利見大人有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元龍以位畫

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尤之有

又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

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其大勢成而然也

又曰乾至健無體而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

能坤先迷不知其所從故失道然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又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又曰乾為大赤為

水健極而寒其也 又曰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黃也

又曰震為萑葦為蒼黃竹為重皆蒼黃也 又曰巽為木萌於

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

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為廣顙

為躁人之象也 又曰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心

其色也 又曰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搖附且燥也

又曰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且寡也 又曰兌為附決

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物必折也

又曰一階漸而不得出則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則為離又
曰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
明者多艮之象著則其明之義也 又曰造化之功發乎動
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遠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
始乎止 又曰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
受於陽也 又曰因父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父象
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也

又樂器篇第十五有曰樂器有相周召之治歟其有雅太公之志
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踣厲者太公之事耶詩
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又曰與已
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然而止禮義人可事親出可事
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又曰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
能故詩人謂后稷之稼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又

曰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又乾稱篇第十七有曰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
兩端而已無內外之會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
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 又曰易謂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
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又嘗題芭蕉之吟有
曰芭蕉心盡展新枝芭蕉心盡展新枝 芭蕉心盡展新枝 芭蕉心盡展新枝
隨新葉起新知隨新葉起新知 隨新葉起新知 隨新葉起新知
無徒以詩句觀也無徒以詩句觀也 無徒以詩句觀也 無徒以詩句觀也

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其得此意
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
及此得此等文字者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
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
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
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
意思幾于孝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
聖人也曰橫渠能充得盡否曰九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
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
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

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西銘理一而分殊
又曰弘而不殺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蓋西銘言弘之
道也
又曰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橫渠之言
誠有過人者乃在正家 又曰子厚之以清虛一大名天道
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也
伊川各橫渠書云所論大樂有苦心極力謹嚴之象而無寬舒
優裕溫柔之氣非明處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
窄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
索至者如掃帚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
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半半方得大學與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
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

是與天地同體而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揚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又曰正蒙

之書關中學者深尊信之與論語相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玩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蘊離况他人

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

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 范氏育曰張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

蓋道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空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

之卑者曩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殺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夫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

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未未上

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濫過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

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

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 蘇氏明曰張子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

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唯是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亦樂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

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畧效論語孟子篇次章

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

呂氏汲曰張子嘗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

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五峯胡氏曰橫渠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知化一於天人所以

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蒸餾後一段如人下茶 又曰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真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

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又曰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西銘之書橫渠所以

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必理一分殊言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 又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

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

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又曰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

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爾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

不消得正謂此也 又說林參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

孫請所看文字朱子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參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便易看

又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閩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

備在書之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事端不若改曰東
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
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
於東銘則未嘗言蓋事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
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
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
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
貫之之旨而同日語哉

問解西銘天地之塞作室塞之塞如何朱子曰後來又改了只
作充塞橫渠不妄下一字各有來處 又曰向要到雲谷自
下上至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行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
五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其人同在那裏某因各
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他自己說得着所以也

便作西銘等解 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點坐徹曉其
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又曰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
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
字可循次第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離博却不濟事無收
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
語自無工夫看傳矣

問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之言蓋五峯胡氏
所撰
朱子曰伊川云非明瞭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
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
又答江仲諱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
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言之亦已多

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復及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
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
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
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
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
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
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其軀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煩說
破耳 又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
銘之作惟慮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
而其分森然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
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
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研察求仁之要也

廬陵黃氏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惟
正蒙乃其親筆所著撰朱子撮取周子程子張子之書爲近
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文集語錄來者凡八十條又
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有曰宋
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乃伊
川程子之筆云

問張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與言行錄及宋
鑑記云張子生於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
仁宗嘉祐二年丁酉登第進士登第爲祁州司法遷丹州
雲巖縣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復遷著作郎除渭州僉判
軍府之政小大皆爲清寒之民嘗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
數十萬救之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冬十月以呂晦叔薦之遂召為崇文殿檢書同知太常禮院未遂其志拂衣辭疾退居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學者稱謂之橫渠先生初見洛陽二程昆季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其學而學焉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其道德博如也

熙寧九年丙辰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始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類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問張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張子卒於神宗熙寧十年丁巳冬十一月年五十七也葬於涪州先公之墓南

二程乃曰其病不起尚可及長安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明道以詩哭之曰 嘆息斯文約共脩 如何夫子便長休 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供後學求 千古聲名聯棟等 百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動哭知何恨 豈獨公親念舊遊

問張子封謚始於何年而後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謚獻公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為鄱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大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夏六月 詔加封為關中鄜國公

程子曰橫渠以禮教學者最善故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其接人

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躬者誠未有如子厚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也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敬是以其言似近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呂晦叔薦橫渠於朝曰張某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位二年遂命召見而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權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橫渠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張子慨然有責世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講求法制雖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持上之未行耳迺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柱先王之遺法

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嗚呼惜哉 又曰橫渠氣質剛毅德威嚴然與人君久而日益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者反躬自治而不以語人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也其若問後學雖多不憊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

恐其成就之晚故平生教人用工親切而規模廣大

廣平游氏曰橫渠學成德尊而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

處今之時當隨其以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於是

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龜山楊氏曰自孟子之後無橫渠之見識 又曰如彼見識秦

漢以來何人得到

張氏舜民曰張子學際天人誠通金石書萬言陰陽變化之

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

蓋孟子之流也

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

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坐徹曉他直是恁地

勇方做得因任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曾子子思直是恁地

又被他打得透

又曰橫渠用工最難初二程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

若心機力用工近看得橫渠用工親切處直是可畏

或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其意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

禮傳當禮方可守初學者或未嘗識此禮恐無下子處故

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發排事事上見得此禮

如何

朱子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

渠却是以官法教人其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其

禮要取三禮而成一書事多踉蹌若有朋友只一兩年工夫

又曰至程之學後各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若心之功力深矣

朱子贊曰發論孫真晚此佛老更徹舉此一變至道精思力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 又曰斯道自孟子後千有餘年若天不

欲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

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也

臨江曾氏曰張子訂頑後愚有亞聖性善養氣之論正蒙理窟

發前聖所未言之蘊正容謹節禮若神明窮理盡性蓋如水

雪此橫渠之學又自禮法而入也

康節邵子

問邵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數行狀與宋鑑記云邵子名雍字

堯夫衛州共城人後徙居河南與二程為友邵子之學純

高明觀天地變化無時無處無物之變精於物數推

無不中二程嘗在考試院以卦數推之出謂邵子曰堯夫

只是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

類推之無窮邵子嘆其聰明故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那

怨著書為樂致致論書 欲受邵子不許曰徒長奸雄邵子

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取大中正正應變無窮之義起於堯

即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觀物內篇十卷觀

物外篇二卷辨惑一卷晚年喜吟詠有擊壤詩集二十卷自

為之序漁樵問對一卷傳于世當弱司馬光輩皆深敬重之

秋時間過親舊家招亦不至但隨意自來每出常乘小車一
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者倒屣爭相迎候雖
童孺斯諱童皆敬奉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
字具以酒饌問其所欲或留宿迺去好事者別作一室如邵
子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公以兄事邵子而二人純
德尤為鄉里所慕向洛中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
司馬公邵子所知也士之道落者有不之公府而必先之邵
子之居蓋邵子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
矜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洛中雖閭閻骨肉間事有未決
者亦求教之先生以至誠為之開論莫不悅服故與人言
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
賤少長一接必誠故賢者悅其德而不賢者服其化也時
公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樂道無事子夫津隱居相繼

曰自此可時相會矣嘗作詩云先生自衡陽西嶽樂道
絕世幾再命初遊終不起獨去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著
古今詠千篇亦造微亦重相和笑相論醉和風兩夜深婦
音邵子嘗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嘗及四方其可已乎
於是踰河涉淮漢周流吳楚尋魯宋鄭梁晉之邦久之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君之意遂不復出初北海
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仲放放受於陳希夷源流最
遠之才遂授於邵子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邵子
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靈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
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而察陰
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之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
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傍類德則量中者遂演伏羲先
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中

草環堵蕭然而不蔽風雨躬自耕種以事親教自耕稼僅給
衣食雖平居憂憂而怡然有所其樂人莫能親也及寓荆司
馬光呂公著諸賢遂居洛中惟敬邵子恒相從游焉邵子夫
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
而不流人與之交交益尊信之明道嘗與邵子議論終日退
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邵子智慮絕人凡遇事能前
知伊川常曰其心虛靜通明不與物接自能知之及疾病危
篤時溫公橫渠明道伊川晨夕候之既卒明道為之哀銘其
畧曰昔七十子學於聖人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子思而子思
之所以授學者者其其餘則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
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則各異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
立學者莫知其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
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子穆子得之於陳希夷希夷得之於

德純粹不雜其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銘其墓曰
嗚呼先生志氣力雄闊志氣超羣高厲空探幽索隱由暢
通在古或難先生容有觀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救遺哲人
之凶嗚呼在南伊沅在東有寧一室先生所終
初堯夫至洛蓬華環堵不蔽風雨名所居曰安樂窩為蓬
書宴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即止而
不及醉也興至輒賦詩自詠因自號安樂先生有安樂窩吟
云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千年若洛之溪風月情懷江
湖性氣色斯舉矣翔而後至無賤無貴無富無貴無將無迎
無拘無忌雖未嘗嘗飲不至醉以天下壽歸之肝肺益沁資
吟聲清為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載接離或着半臂或坐
床間或行水際然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
人惡者有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意不佞禪伯不說方士

不出戶庭直瀟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為快活人六十四
歲 蓋邵子與洛之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及之年少
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
出夏五月天漸熱即止秋八月出冬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每
出常乘小車有詩云花似錦時高閣讀書如茵處小車行
司馬溫公居洛登崇樓閣約不不至有詩云林間高閣望已
久花外小車猶未來 每到一家子弟家人尊養惟恐不及
不呼姓氏但云吾家先生來也十餘家如安樂窩起至以待
其來謂之行簡故其後後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遠遊處
冷落行簡十二家蓋洛陽風俗忠厚之美如此聞於天下矣
先生在洛隱居謝聘而與富貴公同馬溫公王宣徽諸君子常
相往來其園宅自司馬公而下二十餘家集錢買贖之時有
四不出謂大風大雨大寒大暑也嘗有四不出謂公會葬會

生會醜會也 昔伊川同舉公擬訪康節康節之飲酒
以論道伊川指食臭而問曰此臭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
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於六合之外伊川
嘆曰平生惟見周子論至此然亦不及康節之詳也 宋子曰
之子伯溫所記曰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
書有曰天何從曰依乎地地何從曰依乎天曰然則天地
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地依氣其形也其氣也
無雜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始之間天地之
所有乎爾然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論大異周子者亦當如
此○又曰康節此論古今無家有所未及○愚按伯溫所記
見易學辨惑朱子所引邵子書云者
邵子嘗曰天者乾之形也乾者天之妙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
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此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
夜天行九十四萬五千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千一百二
十五息以應一時一息之間天行已七十里一時則天行七

萬八千七百五十里蓋人之呼吸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
百息故晝夜天行九十四萬五千里而天之行健可知是故
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矣

邵子皇極經世書觀物內篇之一有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
而亦有所未盡也天之陰陽盡之矣地之剛柔盡之矣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
地至太之謂也九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
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備至備者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
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
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
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而地之用盡之矣
又觀物內篇之二有曰人之所以能靈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
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

之味色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精
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
於是乎備矣
又曰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以一物觀萬物以一
世觀萬世者焉
又曰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又曰其能以上識天時長於陰陽下盡地理知則柔夷中盡物
情知巨細品通照人事者焉 宋子曰
又曰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
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
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
以理知之也
又觀物內篇之三有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

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又曰昊天之久物聖人之久民皆有四府焉昊天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隆污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

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又觀物內篇之四有曰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易者三皇之禮禮者五帝之書書者三代之事觀夏則知詩之所存乎詩者三代之事觀秋則知禮之所存乎禮者三代之事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春秋者五伯之事

又觀物內篇之五有曰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又曰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

有消長雖有因革時有消長不暴及之矣經有因革猶益及之矣否泰及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又曰仲尼有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如百世而已哉雖億萬世皆可傳而知之也

又觀物內篇之六有曰孔子贊易自堯舜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則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實而子孫之多耶謂治世少而亂世多也所以重堯舜舜至禹而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萬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堯舜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堯仲尼乎

又曰人謂仲尼居世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為世為土若然則孟子之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又觀物內篇之七有曰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舜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又曰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
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
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
尚利則褻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
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
如是耶
又曰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
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
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
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
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
過之人而與之語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
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又觀物內篇之九有曰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
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
凄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
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咸則君德成
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
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正由人乎由天乎
又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
人物則異也其於道一也
又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
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
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
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感於漢

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乎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
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乎臣道盛子道盛
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
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陽教而陰常少於陽也
又觀物內篇之十有曰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
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盡地而
輕言哉

又曰三皇春也不言而五帝夏也典章三王秋也法度五伯冬
也剛毅七國冬之餘列也兩漢王而不足兩晉伯而有餘三
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朝伯之借乘也北
五朝伯之傳舍也隋乃晉之子也唐乃漢之弟也隋季諸郡
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
之伯日之未出之星也
又觀物內篇之十二有曰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
此物之德而生此民則豈不謂之至神者乎移昊天養此物
之功而養此民則豈不謂之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迹
為難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又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
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
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
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
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
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又曰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

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

又曰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能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能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能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又觀物外篇之上曰圓者天之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地之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何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又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性情分焉形質又分則多陽者為剛也多陰者為柔也性情又分則多陽者陽之極也多陰者陰之極也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之用也乾陽極坤陰極是以不用也

又曰乾四分取一以與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合而生六

子三男皆陽也三女皆陰也充分一陽以與艮坎分一陰以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陰陽各半是以水火之相生而相壯然後既成萬物也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而陰始於姤也

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友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又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居人身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

又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自乎指掌之間矣可不貴之哉

又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東南高而西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又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日月法日

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此陰陽之義也

又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晝

一第... 丹... 卷四

此實賦之等也

又曰月晝可見也故為湯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之陽
天奇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表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
而已觀星表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
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

又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
為雷無陰剛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剛柔相濟而為陰陰
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與雷剛也而獨陽陽不能自用必待
陰而後發也

又曰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
順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
又曰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
離終於既未之濟而泰否為主經之中感恒為下經之首皆

言身月也

又曰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
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
十九而濟難易用也大哉聖人善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又曰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者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
之氣也

又曰天之陽在南故曰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巖之所以天高
東南而地高西北也

又曰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棲乎自人之神籍則棲心寐則棲
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又曰四正者乾坤坎離也觀其象無反覆之變所以為正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
則皆順行此至易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又曰氣則養性性則聚氣聚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又曰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
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暑之道也
陰中之陰月也寒之道也寒其陽之類故能見于晝陰中之
陽星也所以見于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

又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又曰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又曰觀物外篇之下有曰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
目口鼻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也

又曰石之花藻消之類是也冰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又曰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又曰天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

夫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其消長之理也

又曰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
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也

又曰飛之走鷄鳥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也

又曰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
為姤自姤而無窮矣

又曰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
形於其中矣

又曰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又曰允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不說於此故言
其極者也

又曰君子於易玩辭玩象玩意而已

又曰得天理者不獨潤其身亦能潤其心不獨潤其心至於性命亦潤

又曰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也

又曰學木至於樂則不可謂之學

又論始卦之有曰樓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夫而不始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又曰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又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又曰所謂皇帝王霸者朱獨謂之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矣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又曰易之數窮天地之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又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又曰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又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又曰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又曰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又曰法始乎義終乎禮舜華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孤秦亂世治亂之迹無以逃乎此矣

又曰易之生數一十百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九甲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

又曰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又曰鼻之氣自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其類應也

又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又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又曰坤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又曰震巽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

又曰數性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以生之卦也故云數性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

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

又曰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二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霸

又曰易之首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水火之交不交者皆至理也

又曰自乾坤至於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於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又曰大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又曰復至乾九百有二十陽始至坤九八十陽始至坤九百有二十陰復至乾九八十陰也

又曰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動也一陽之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巽入也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

如水離屬也一陰屬於陽其卦雖成文而華麗也故夫
下之麗莫如火而又為附麗之麗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
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
之說莫如澤也

又曰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於外也水外暗而
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於內也

又曰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者乾坤之交也乾
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又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變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又曰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又曰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
地而為五

又曰兩生於水露生於土膏生於電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
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又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又曰魯之一聖人者謂孔子也

又曰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又曰太極者道之極也太玄者道之玄也太素者色之素也太
一者數之一也太初者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又曰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又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又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微妙之道備於神天
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哉

又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
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
則殺物皆一氣而已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又無名公傳中有曰夫有欲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欲
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知者况於人乎故其詩有
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又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
而名乎自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
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極端太極餘腹
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為不善又告之以檢災
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有曰禍如許免人須誦福若待求夫
可量又詩曰中孚起信靈須濟無妄生災未易獲性喜飲酒
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有
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不足遂及
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嘖之空謂之安樂高不求適美
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於枕故其詩有曰墻高千有

室大于斗布被後餘熱羨錦後無吐曾中有壘宇由家食春
嘗求於人人或饋之雖寒必受 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
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厚談未
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
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有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
無妄交物無妄受災災之輪甘其願縛縛之言無出其右
羲軒之書未嘗釋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
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六十康強不為
不壽此其為無名公之行乎

又曰大易乾坤之吟有曰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
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
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又皇極經世一元之吟有曰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

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中問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又觀物之吟有曰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躡遠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燃潤則水躡具燃則火用全

水躡以器受火用以薪傳躡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勿斷此

又易之吟有曰天地定位否泰及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

卦相盪為六十四

又天道之吟有曰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更看作為時隱几工夫大揮文章業畢春秋賴乘興出用小車兒

又安分之吟有曰安分身無事自閑塵世是

又感事之吟有曰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

又仁術之吟有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後有術及物

又聞善決江河之吟有曰大舜深山日靈樞保太和一言分善

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慮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又復卦之吟有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動萬物

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古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

又泰卦有詩曰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

分明

又月到梧桐之吟有曰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

又天聽之吟有曰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

又在人心之吟有曰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

又清夜有吟有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

又暮春之吟有曰林下常君睡起遲那堪車馬往來稀清幽處

又觀易之吟有曰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道

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觀天向一中分體用

又龍門道中之吟有曰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

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絲

又觀物之吟有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為查須探月

窟方知物未隔天根豈識人乳遇巽時觀月窟坤逢震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至坤之所從也陽主入陰主物天根月窟皆指復二卦乃是說也

六宮此則先十五以二一乘一則二一乘七則一宮也長七則二宮也

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此詩言諸陰陽及八卦之數也

又先天之吟示刑和叔有曰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
脾胃中美物肯自衛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
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字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又安樂窩中自貽之吟有曰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
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胃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
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榮枯消得幾何功

又首尾之吟三首有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實
鑑造形難隱髮為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
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此詩借物形
容本非清明無毫
人然不能感也

又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頃涉迹人
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歧省力事
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勿動動氏曰此詩言凡事不
強為為所止况身身自
然路正不消如此也

又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着衣冠為士子高
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
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勿動動氏曰此詩言其
物終身
憐也

又仁者之吟有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路
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
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又蒼蒼之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
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
千山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禽
凰千花爛為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
須賢者入消詳

又謝王倫寄丹之吟有曰至誠通聖藥通神妙寄衰翁濟病身
我亦有丹君信否此詩借道
而能壽於民之一世也用時遠解詩斯民此詩言
而能壽於民之一世也

伯溫邵氏曰先君皇極經世之書至大謂之皇至中謂之極
至小謂之經九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
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
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歷世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
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
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
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
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
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節日月
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

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瞭然可見矣
故其書謂之皇極經世其篇謂之觀物焉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以為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
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傳別為一說故
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
脈絡貫通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
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
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
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
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大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
者也蓋嘗謂解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如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
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之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卷四

六之... 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雨露風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動植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時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闢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蔡氏又曰自龍馬負圖伏羲因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初未嘗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坤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一也

命數定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於此是然亦皆感於伏羲卦畫奇耦之序其為道亦同一大極也
又曰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又曰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易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三十二卦為陰古往今來者也
又曰一動一靜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之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之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之所謂八卦也

伯溫曰先君云上古聖人皆有易而作用之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乃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言語独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先君六十四卦方圓之圖蓋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故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又曰乾之數一兌之數二離之數三震之數四巽之數五坎之數六艮之數七坤之數八交相重而為六十四卦焉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為陰在地為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之文也剛柔相交地之理也

高山晁氏曰康節隱居傳學尤精於易能前知物來撰皇極經世之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元年終於周顯德之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神機

易先天之圖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之辭則其字伯溫所著之也龜山楊氏曰皇極經世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恨未得其問而入耳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而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為盡之

朱子曰康節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 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名曰皇極經世書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論天道贊以人事興廢治亂廢所不載
又曰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時是十二與三十而迭為用也故李通以一十

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朱子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而為二二分而為四四分而為八八分而為十六十六分而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其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蓋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皇極經世之書以十二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之時正在乾卦九五爻

又曰皇極經世之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地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天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

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洲之勢又如波浪之狀以此推之必是先有天下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

問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其說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書中之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術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生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生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朱子曰也須一場鷓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也

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之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澤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得如此只不知因甚磨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以朱子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邵子謂天依地地依氣是如何朱子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之行其意地却推在其中

又曰天無明只是日月明夜半黑淬淬地乃是天之正色矣又曰天之行健可知蓋天之氣晝夜運轉其意不息故推得地在中間或乃未達有如弄珠珠相以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若山息則墜矣

又曰昔康節嘗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覆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無涯故能托得地使天有一身之停則地即陷而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因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故動亦不至遠也

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而升這上面有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便是無內外矣

廣慶黃氏曰邵子於揚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經世之書遠過於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蓋得之矣晦庵西山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朱子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然而通之可也

此以上總論者書

問邵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與行狀記云邵

子生於康節又從居河南鄭州 賦號從其城而生後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冬十一月詔舉遺逸時富韓司馬諸公同

薦於朝遂召為穎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起以詩謝曰平生不

作敏庸事天下應無功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濛濛物豈

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東田作老臣養拙病夫宜揣分

監司無用苦開陳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河南留學主事公撰長御史中丞呂公誨後

薦之以秘書著作即召不至未仕而卒 問邵子父之名字與母之姓氏亦頗聞之 對曰行狀記云

邵子祖諱德新父名古字文鳴號天叟母李氏繼母楊氏 問康節娶其氏幾何 對曰行狀記云妻王氏生子有

一長曰伯溫次曰仲良 問見錄邵康節示 子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五生汝方為人子父鞠育教誨誠

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 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問邵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邵子 卒於 神宗熙寧十年丁巳秋七月年六十七也先生初感微疾氣日

益耗神日益明謂溫公曰雅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未應 至此邵子笑曰死生亦常事爾張子喜論命而來問疾因曰

先生論命不當雅之邵子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以世俗所 謂命則吾不知也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哉尚何言伊川曰

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邵子曰平生道學豈不 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

洛城者先生已知乃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則

不可當從伊水之陽近吾母之先塋可也時七月初四日大

書詩一章而云生于太平時死於太平世人問年幾何六十

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恥終時自言吾憂旌旗寓

鶴鳴吾行於萬山之中則神逝矣是夜五更而卒 問封諡始於何年而棧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記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春二月 賜諡康節 謚法云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詔升棧祀夫子廟庭 程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程子嘗謂周

純明曰吾後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程子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妙亦天賦大漏泄天機

又曰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而善於運用則熟矣 又曰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云梧

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從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又曰堯夫嘗言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他便把

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 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

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邵子生長於糞若終於穢而講學於家其與人言必依於

糞弟忠信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上蔡謝氏曰邵子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以必差惟堯夫

不然姑指其二近事當面可驗昔明道嘗云欲要傳與某 兄弟某兄弟那得多功夫要學道是二十年功夫蓋明道聞

說其熟一日因語試無事以其說推弄之出謂邵子曰堯夫

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又曰邵子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

可羞事到強為終骨骨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家

基上山河登講求又有詩云對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

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入在風塵時節

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大人合一始得

又曰堯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而便敢做大於聖門

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

人之禍福修短每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

何時至其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矣

張氏婿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

皇帝上霸之道著經世之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餘年

入觀天地之精推日月之運窮陰陽之理盡萬物之性

體故今之以元純之以會其之理總之以世又斷自唐虞

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與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

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

才分之高下不巽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

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雖衆而知之者猶寡

及接之又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

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

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

之服凡隆寒盛暑閉門不出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

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於惑其志晚尤喜為

詩平易而造於理矣

藍田呂氏曰堯夫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中間州府以更法

不餉饋遇賓乃為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

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

書然遇興則為之而不牽強也性雖高潔而接人無貴賤賢

不肖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

有客對話不自覺其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

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

論天下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亦不能及也

龜山楊氏曰邵子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

以知此蓋嘗得說之而陋哉法聞未足以叩其關鍵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

議其是非耶

歐陽氏曰康節先生自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

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

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千里之遠天

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

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君之而安

者與之不善者務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

之

之

之

之

之

行之而成平夷渾厚而不見圭角其自得之深矣

朱子曰初康節之學於李挺之請曰頭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之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又曰伊川謂堯夫曰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為知天

又曰周子太極圖是就理上觀邵子先天圖是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又曰康節為人看他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色深處置得別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甚精明嘗於深山百原之上關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往訪則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精之極如何見得這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

更真或言康節心骨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看他其甚麼樣做工夫

又曰康節以四起數疊推去自易以後更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終到二分

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乾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到交接處看得甚分曉輔氏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程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乾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姤姤底道理否朱子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子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又曰邵子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一動地只是一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以器言其

運用處却是道理

又曰邵子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却占陰分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朱子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爾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總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落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後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於異端故也

又曰康節有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少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是如何朱子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物皆如此佳地有消便有息

問近日學者有嚴拘檢而樂舒放惡精詳而喜簡便者皆欲兼堯夫之為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腹中有這箇學便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或問康節有詩云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是如何朱子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若謾說一句

話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康節有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是說陰陽否朱子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始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別說但始在上故言手探復在下故言足躡

又曰邵子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

問康節又有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如何是一事無朱子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九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濛濛自作發明易中大體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詳論其義理則先天未如太極之精妙蓋康節不

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則又不若太極之自然不礙思慮安排也

又曰先天圖今所傳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箇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箇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先天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

朱子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也

又曰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一圖之義其圖直是精微想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秘而不傳至康節始發出來

問先天圖乃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化生乎心何也朱子曰

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四正卦在上下左右故心法皆從中起只是無人識

又曰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又曰康節善談於易見得透徹

又曰看來程子之易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不得着程子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又曰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恁地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只是精思說得細密昔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巖然端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無窮有太陽大陰少陽少陰大剛大柔少剛少柔今人推

他數不得亦只是無他會中所見

又曰康節之學本於明理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之理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於皇極經世書其花葉便在於擊壤詩

又曰康節之曆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細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一萬分所以曆法疎闊伊川謂康節曆極精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朱子曰他安肯爲之

朱子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建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靜裏乾坤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於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於擊壤集九章卒古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夏秋冬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靈騰山川草木

之祭性惟意所驅周流貫徹散液擺落蓋左右逢其源畧無
毫髮凝滯倚着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或曰樊以
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
動靜語默一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
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
也曰然則然矣字句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
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九皆精義妙道
之發焉者脫斯頃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
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
歸寧使曾皙獨見稱於聖人也歟吁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
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臨汀曾氏曰邵子先天易數以闡乾坤之蘊呈極經世以續身
倫之傳其曰起震終艮者所以明文王之八卦也其曰天地
定位者所以明伏羲之八卦也聖飾性而不加增狂染性而
不加損既發明孟子性善之旨習知而知習愚而愚又發明
孔子習性之說故程子以為內聖外王之道而了翁亦以為
在心之學也

涑水溫公
問溫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名臣言行錄及宋鑑記
云溫公字文舉河陽人其先世居光州光山人也初遷進
德公故因字君實山西平陽州夏縣涑水鄉之人世系記
云曾祖名政政生炫炫生池池字和仲乃溫公之父也溫公之
字公休舉明經中第仕至右諫議大夫其子也溫公自成童稟
然如老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與家人講即了
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六於書無

所不通文詞醇潔有西漢風於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
妙晚尤好禮為冠婚喪祭之法適古今之宜惟不喜佛老乃
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言多誕吾不信有漢書口通鑑傳
于世溫公嘗問邵子曰我何如人也邵子答曰君實神清質
地人也公嘗言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熟
讀精思其義多所得矣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
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之曰得
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明道嘗稱君實之
言如人參茸草又曰君實之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如此觀其
所處常有救人之術其行可見矣范太史亦以為動禮出於
天性溫公多應清要其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方動作
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
所不通其德性純篤如此溫公所居一室蕭然惟圖書盈几
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元豐中出
判西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稱為
司馬相公

神宗崩公赴闕入臨也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所至民皆遮道爭擁馬首而呼曰公母歸洛願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縱聚觀之者不得行矣 元祐初拜
相遼人使來必問君實起居而致其邊吏曰中國之相司馬
公矣慎勿生事以開邊隙也當時兒童走卒皆知君實之
名及至京師民皆罷市畫其形像而印帶之畫工有致富
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之哀矣
問溫公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溫

公生於

宋真宗天禧二年己未

仁宗寶元元年戊寅呂泰榜中進士甲科初為經筵學士升侍郎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冬十月脩實治通鑑成御親製序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春二月進為尚書左僕射尋卒

太皇太后為之慟哭 上亦感涕不已即日與 上臨其喪

問溫公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溫公

卒於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秋九月年六十八也時兩宮虛已以聽溫

公為政公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令

晝夜賓客見其體蕭然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為戒公曰死生

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亦不自覺諱諱然如夢中語皆朝廷天

下事也既卒京師為之罷市有往弔者衣以數裏表哭以過

車及如陔葬送者如輿親戚領南封州父老亦相卒具祭國

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被言行錄記云子京君喪

召醫李積于宛鄉民賦之謂門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

今其子病願陳性也來告者曰夕不絕事積遂行至則疾不

可為矣既沒二聖嗟悼者日夕不絕事積遂行至則疾不

已所以優禮贈之甚厚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後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記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秋九月

追贈太師封溫國公 賜謚文正

哲宗親筆碑曰清忠粹德之碑

詔升後祀夫子廟庭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愛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愛盡言儘

人迂逆終不見怨便是好處

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於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皆然歸重言申

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待

送行詩觀前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

宮祠神宗大書名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程子曰且

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有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

模精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朱子贊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

張拱徐越遺像潭溪可肅薄夫

南軒張氏曰司馬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厲聲

乃曰天君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

甚厚故臨事發言便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則可

謂近於終條理者矣

臨汀曾氏曰溫公之學操無欺之心行無私之行至誠自得之

學見於立朝行己之間俯仰無愧之誠者於愛君愛國之際

潛虛一書既足以發天地之蘊秘資治一鑑又足以明古今

之規戒此溫公之學學可見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四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五

龜山楊子

後學 臨川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微軒 黎清 膳正

問楊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各臣言行錄與宋鑑記云楊子名時字中真先世若弘農平陸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樂遂因家焉

仁宗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得孔孟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有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

道與楊龜山三人是也龜山初舉進士登第聞二程兄弟講孔子孟絕學於河洛龜山調官于京師不赴因性以師禮見明

道於頴昌夜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明道目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師事伊川於

洛時年四十餘矣一日伊川偶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去伊川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

雪深一尺後龜山歷知劉揚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初龜山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學有本源行無玷缺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游故學者號曰龜山先生 龜山和陳堊中自警之吟有曰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

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靈龜徒自老青編 又曰入

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道徑踐無

處問歸愚 又示學者有曰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跼蹐

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間所差亦

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減貧賤豈吾羞遂物乃自戕賊

胠秦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既去

遠簡編有遺芳歸類亦顏徒要在用心剛壁猶適千里駕言

勿傍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未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

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名利場挾策博

塞游異趣俱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

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可

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則亡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

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勿謂予言狂 勿謂予言狂 勿謂予言狂

為黃四巖為小也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者言道行則為

問楊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楊

子生於 子生於 子生於 子生於

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神宗熙寧九年丙辰舉進士登第初為慶州司法燭理精深曉

習律令慶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既而丁憂服闋改

歷瀏陽餘杭蕭山之令民懷其惠政譽日著

徽宗宣和元年己亥冬十二月召為秘書郎

宣和五年癸卯夏五月進為翰林院學士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夏五月為國子祭酒擢右諫議兼徽猷閣待制

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夏四月進為工部侍郎兼侍講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晚年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龜山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彦皆其門人

問楊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楊子卒於 高宗紹興五年乙卯夏四月年八十三也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記云

高宗紹興五年乙卯冬十一月 賜謚文靖公

詔升從祀夫子朝廷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之門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

於中者純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

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喏然不語

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

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

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 又曰龜山造養深遠燭理甚明

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

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

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山

之也

本中呂氏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而不

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接始終如一天性

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遊

宦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潛經

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

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遠色龜山實似之

章氏憲曰胡安國嘗薦龜山言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

納必有補於聖世矣

朱子曰昔龜山過黃亭嘗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

一箇圈子用墨塗其半言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箇

陽做出許多般樣 又曰龜山天資甚高朴實簡易然所

見一定更不雜窮究其嘗謂這樣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

力也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公之有言曰當時

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又曰游揚諸公皆才

高又博洽學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其病敗處各能自去求

雖其說有疎畧處然皆通明龜山最老其所得益深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儕只當學子路

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

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

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又曰龜山師事二程得中庸

為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之儒宗

故見於行事之深而切著之明如此

晦叔吳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定

夫如何曰亞於龜山也

臨江曾氏曰龜山楊氏立雪程門載道之南則二程子之道龜

山實得之而豫章之羅延平之李實繼之而不絕矣

豫章羅氏

問羅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接近思錄與宋鑑記云羅氏名從

彦字仲素豫章人後徙居劍州為人嚴毅清苦因論道理曰

某自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十六

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當初講學也豈意

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見得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

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初為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主簿

聞龜山得伊洛之學於河南慨然慕之時龜山為浙江紹興

府蕭山縣令仲素徒步遂往學焉三日即驚汗浹背乃嘆曰

若不至是幾虛枉過了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屏居山中絕意

仕進終日端坐時存淡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門人李延平最著

問豫章生於何年而卒於何時 對曰史籍通鑑諸書不載姑闕未聞

延平李氏曰仲素羅先生少從嘗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又曰仲素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樂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有近似之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之如春風發物蓋亦莫如其所以然也凡讀書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資所疑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從游其門者千有餘人然語其精思力行任重詣極者惟仲素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

之交龜山云嘗聞伊川說得其好仲素遂驚由是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樞衣侍帶二十餘載盡得其不傳之秘先生常教學者讀書之法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象意之表 又曰仲素先生心廣體胖嚴毅清苦殊可畏也 又曰仲素教學者於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也 楊際陳曰曰仲素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 微宗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愿中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先生既沒之後惜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 寧宗嘉定七年甲戌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先生所著遺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餘言大要謂

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湯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惠卿誘禍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畝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然行在之比邪

周氏坦曰仲素先生不求聞達於當世曾次抱負不少學見而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學問之淵源而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先生受學於龜山之明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中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與天理切實若此者著遺錄八卷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各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提綱撮要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先生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

延平李氏

問李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言行錄及宋鑑記云李氏名侗字原中南劍州尤溪人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拔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後游受業者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不傳之奧先生初從仲素游學仲素好靜坐先生退入室中亦靜坐仲素令其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先生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胸次融釋各有條理仲素甚重之先生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事凡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恬然自得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聚事自理與鄉人無飲食言笑終日悠悠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

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爾學者稱謂之延平先生

朱子嘗從延平受學每稱延平資面動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

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月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

動靜端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詢詢於事若無甚

可否者及其醉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之不可犯者

問延平之父名何而母之某氏 對曰按行狀與言行錄記云

延平之父名渙贈朝議大夫母饒氏贈恭人延平乃朝議大

夫之仲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稍長孝友謹篤父母鍾愛

尤甚日誦過目記之

問延平慶其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行狀記云延平娶同郡吳

氏生子三長曰友直左修職郎信州府鉛山縣尉仲曰友諒

右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簿季曰友聞未仕

問延平生於何年卒於何時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記云延

平生於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卒於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冬十月十有五日年七十有一矣聞師在

公為遺祭議主伯序觀察使謝故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極

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奉喪以歸葬於故里是年

賜諡文靖公 詔升從祀天子廟庭

朱子曰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

敬重焉嘗與沙縣節使夫啓語及先生語曰愿中如水囊秋

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能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

初先生隱居山田望鳳巖空怡然自得聞師玉山汪端明具

書禮車乘迎聘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而遂卒于府治之

館舍惜哉 又曰先生居山田里結茅廬於水竹之間以謝

絕世故如此者四十餘年筆跡墨迹怡然自適中間郡將至

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人皆有以

矜式焉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

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

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

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獻獻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

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無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嗜嗜之氣

或問先生之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九為

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醉面益背

自然有不可及 又曰舊見延平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

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特常

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然則所見安得而

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或問李先生之學常在心目間

朱子曰只是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自

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從仲素游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又

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所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

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

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

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

固滋養益固熟明純一觸處洞然從應曲酬發必中節也

又曰先生後學若問不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

大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矣

又曰先生常喜黃太史之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善形容行道者之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又曰先生初間亦是蒙 萬底人到後來却是琢磨之功 又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之所勝者古人云終日 無疾言遽色他直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 行必稍急先生近處也是如此出遠處亦只是如此尋常人 呼一人呼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呼之不至聲亦不 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文字其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 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 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 不作費力事所居彼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 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 行不異於人亦嘗任希純教授延入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 直得聖賢教法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意 也初其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之覆萬物延平曰不要如 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認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 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 之待其著察 又曰先生有為只用盡對更有决烈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處此却易 見易除却怕於率爾爾底事燃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 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 問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 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 工夫處亦是有此字 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

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以坐禪入定 問近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 朱子曰此亦難 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 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延平說看見羅先生說春秋頌贊 不甚好不知到羅淨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其心常疑之以 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來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 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 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又曰其舊見延平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雜學先生云汝 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甚玄 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 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又曰延平嘗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則縱有 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嘗 云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 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 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耶 又曰延平嘗語中庸有云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 而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一篇之指要 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 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者然後 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朱子祭延平先生之文有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竟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瓢凜然高風倚嶽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於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酌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握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粉黛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戶之合散屈伸消息盈虛廓然太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卍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闡闡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祭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輒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嘉於斯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獲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九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文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先生之文有曰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御車既飭難露懷悲生祭死哀孰不推慕喜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哉瞻總縛切切痛傷築室

三年莫酌風志舉觴一盞求訣終天嗚呼哀哉
又挽延平之吟有曰聞道無餘事窮君不計年筆瓢渾謾矣風月自悠然洒落灑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又挽吟有曰一自藍輿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墓傷心觸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晦庵朱子
問朱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文集與家傳記云朱子名熹字仲晦世居歙州黃墩八世祖
唐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徽州婺源遂家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紫陽山下五世祖甫甫生振振生絢皆不仕絢娶汪氏而生森少務學不事進取戒飭諸子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卒贈承事郎森娶程氏而生三子長曰松字喬年號韋齋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世號韋齋先生乃朱子之父也少以詩文鳴從豫章羅公仲素游甫冠擢進士登第入館為吏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既而後仕於建州遂家於建陽縣之考亭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復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而推明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韋齋於是益深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天資英睿以討尋舊學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朱子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故其學有自來矣次擢次擢皆韋齋之弟而擢乃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高遠近道號曰玉闌集韋齋病且亟而屬朱子曰籍溪胡憲字原仲白水劉勉之字致中屏山劉子翬字冲此三人者廼吾之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教畏吾即死汝往以父事之而惟其

言之是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既孤迺遵父之遺訓則奉以
告三君子而果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遍交當世之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
其是非延平於常齋為同門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
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辨與倫比又曰穎悟絕
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後遊學年精思實踐
而學之所造者日益深矣初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
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
能摛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
而道統之傳盡有所歸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
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
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正其文冠

尊其體觀諸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
如旌防意如城洞洞屬無或輕或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
事而存其心其德弗或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論九法
亦觀於乎小子念哉又筆之於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
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
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
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
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
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與是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
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
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大極而陰陽
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

具於其中夫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
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
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
毫之空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
餘先生之於道誠可謂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
矣其得於己而為德也必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
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
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
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
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復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

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於養深積厚矜持者絕無毫
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之不能自己
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故也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
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
墜之緒落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闡異端之訛謬明
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孰有加於此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曆兵
機亦皆洞究淵微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
各當其理各造其極焉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
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於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
域哉嗚呼是殆天之所以相斯文焉篤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
傳也 初朱子居於建之崇安五夫扁其讀書堂曰紫陽山
在新安縣書院蓋識新安鄉閭常在於目從游之士自遠
其下有魏

至者曰益衰盛後 淳熙二年乙未秋七月築室於建陽廬
峯之巔號曰雲谷因創草堂扁以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
晦翁 淳熙十二年乙巳夏四月因拜華州雲臺之命故於
少年丙午自稱雲臺真逸紹熙三年壬子春二月卜築居於
考亭作精舍於武夷曰竹林後更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取
後晚撰著得趣之同人因更號遜翁而晦庵之名尤顯于世
屏山劉氏初作朱子元晦之字說祝辭有曰木晦於根春容腴
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
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
子言志顏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
從事於斯惟曾也無漸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
兩縣學的欽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
育珎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意之真聰廓開如原之方駭

望洋渺渺老我緇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
時予之取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
茲動而思躋淳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精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仲晦進學其方樂善好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榷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
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其因此追求有所首渠所論難
處皆是從原頭認得來所以好說話其昔於羅先生得入
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
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
其差謬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
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
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躋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
傳始晦於是嗚其精力研窮聖賢之經傳而註釋之
朱子作易啓蒙有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為見人
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
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其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
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
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
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可以通
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
又曰其一生只看得大學與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又曰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文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筭
得出
又曰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
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性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
看是其事都來應得
又曰程子有云孔子感麟而作春秋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
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
須作因見賈克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
書只看此克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
物之至者耳
又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
察而已想聖人心細密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
陽今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
便是此義朱子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九草木鳥獸無不
有陰陽
又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李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

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跡孔子而後千載不傳惟康節二程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惜最切要矣

又曰大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辨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

又曰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先天之圖如此齊整如揚雄太玄便有零星補湊來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一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等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先天之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想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弟方士輩所相傳後參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

又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但周邵不相聞故二圖亦不相通

或問無極邵子如何說前朱子曰邵子說圖上說補湊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道有無朱子曰本無間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大極與太極不同是如朱子曰他自無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濶濶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即是陰根陽根陰道有對從中出者即無對也

又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義類之辭也

又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爾卦變獨於彖傳之辭有用故也

又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而為陽矣所以謂之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只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此理靜而生陰亦只是此理

又曰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運遷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矣

又嘗作感興之吟有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統中前際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三混沌死幻語驚盲聾此詩論陰陽

又曰微月墜西猶爛然眾星光明河海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斗樞軸運相當太乙有必由若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傍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此詩論天之太極也

又曰崑崙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勿謂能氏曰此詩論天地陰陽與暑者

之氣有聖賢具
問以爲主爲也

又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
玄澤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類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
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勿首乾坤而義論
以示後世君子

又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知交喪春秋魯魯多
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此論六經

又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言謹獨依錦思尚綱偉哉
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
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願曾思孟軻孔子之
道亦惟能滿其志又
樂後人之不能也

又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動盪擲問訊謹暄涼捧水
勤搗酒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
見惡如探湯庸言戒履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
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勿懈此日此
又示諸同志之有曰夏木已云暗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

居有餘情端君亦何爲日夕掩
高軒有絃誦樂而無塵累
并良朋肯顧予尚有宿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春焉
撫流光中夜嘆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金華何氏曰
窮及故朱子之意乃真自以爲道無

又曰哀哉牛山水斧斤日相尋豈無萌孽生牛羊復來侵荼惟
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勿懈此日此
所當保養也○金華何氏曰此篇以牛山之木譬如人之
心善性以斧斤牛羊譬物欲之侵奪而欲之反身生

又曰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震

又論太易有詩曰諸儒談易謾紛紛只見繁枝不見根觀象徒
勞推互体玩辭亦是逞空言須知一本能雙榦始信千兒與
萬孫與繁庖義爲人意悠悠千古向誰論

又聞迅雷有感之吟曰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
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若群心

又克已吟有曰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
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又觀書有感二首之吟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又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
日中流自在行

又答表機仲論復卦之吟有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
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

又贊易二首之吟有曰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頤
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又曰潛心雖出重爻後看眼何妨未盡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
時方好絕韋編

又水口行舟之吟有曰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
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物無能自在此篇形容人
常常昭

又春日偶成之吟二首有曰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
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又曰聞道西園春色深閑穿芒屨賞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
識乾坤造化心

又贊大易有曰太極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

又曰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震

亦兩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良止為山允說為澤以是學之真
要斯得

朱子自贊遺像有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
將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
聞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此以後附先儒遺像之贊

海南白玉瞻贊曰呈極立世公歸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鳴蟬

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

庸齋趙氏汝騰贊曰理明義精德感仁熟折中群言如射中鵠

絕學梯航斯文教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臨川吳澄贊曰義理玄微蚤絲牛毛心曾恢廓海濶天高豪傑

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愚生末學亦嘗稽首拜

遺像 有拙吟云

豪傑英才像儼然 泰山喬嶽鎮中天 大明洙泗千年統

奮啓濂關百世傳 志任綱常該體用 身存規矩法方圓

古今學者皆尊仰 菽粟斯文耀簡編

問父章齋生於何年而歷仕於何時 對曰按朱子文集墓誌

與言行錄記云章齋生於

宋哲宗紹聖四年丁丑閏二月戊申日性至孝友雅有高志大

節為詩文蒼古落筆語輒驚人

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同上舍出身登第初授迪功郎建州政和

縣尉因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之門人羅仲素以學

而講明聖道之要遂家寓於建州之考亭復除調劍州尤溪

縣尉及監泉州石井鎮稅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召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闋召對政宣

教郎除秘書省校書復遷著作郎尚書員外兼史館校勘歷

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欽奉勅修 哲宗實錄書成

而因以史職年勞特轉授奉議郎復遷授承議郎時秦檜忌

其能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之遂請以知饒州

未赴乃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而終特加贈通議大夫有章齋

文集十二卷傳於世

問朱子之母某氏亦願聞之 對曰按家傳記云朱子之母夫

人祝氏 祝氏世居江陵後徙贛州封孺人贈碩人慈順孝謹生

三子伯仲皆天季則朱子其淵源有自來矣

問母夫人祝氏生於何年 對曰按朱子文集墓誌記云夫人

乃處士祝確末叔之女世業於儒而有淳厚高行未叔娶向

郡喻氏淑人而生夫人於

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秋七月庚午日性仁厚端慧年十有八

歸于章齋迨事舅姑以孝謹篤至而人有所難能者生子三

季則朱子生女一適右迪功郎長汀縣簿劉子翔章齋既卒

時朱子年十有四家雖貧窶人有所不堪而夫人甘荼辛勤

處之怡然常以撫訓朱子為務惟恐其德器之成不篤矣

問父章齋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文集墓誌

與年譜記云父章齋卒於閩建州城南之寓舍時年四十有

七乃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春三月中 紹興十四年甲子葬

齋於崇安白塔山在五夫里

孝宗乾道六年庚寅秋七月五日復改葬武夷鄉上梅里之寂

歷山在白水鵝子峯之下

問母夫人祝氏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文集

墓誌與年譜記云母夫人祝氏卒於

宋孝宗乾道五年己丑秋九月戊午日享年七十乾道六年庚

子

寅春正月癸酉日墓祝夫人於建陽崇泰里後山鋪天湖之陽命其谷曰寒泉焉東北相距常齋白水之墓百餘里矣

問朱子娶其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文集與年譜記云朱子娶劉氏迺白水草堂劉勉之字致中之女生子三長曰塾字受之歸婺源先卒塾娶潘氏生鑑與鎮鑑生沂次曰塾字益之後為將仕郎勿曰在字敬之後為承務郎有女二曰巽曰允長適迪功郎三山勉齋黃幹字直卿番歲受學於朱子

問朱子之妻劉氏卒於何年而葬於何處 對曰按文集與年譜及宋鑑記云朱子妻令人劉氏卒於

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冬十一月四年丁酉春二月墓令人劉氏於建陽之唐石里大林谷在九峯山下唐石里今改爲嘉禾里

問朱子生於何年而歷仕於何時 對曰按年譜與宋鑑記云朱子生於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十五日甲寅亥時 庚戌年丙戌月 甲寅日 乙亥時生於延平尤溪寓舍幼有異稟穎悟莊重能言高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何所附高齋奇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先生五歲始入小學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後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端坐默視詳玩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之言輒不忘紹興十年庚申春二月常齋補外得請知饒州旋請祠先生遂得侍學於家庭十有四歲丁父常齋之憂先是常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於其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胡籍溪劉草堂與少傅之弟劉昇山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迺吾之友也其意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以父事之而惟其言之是聽則吾死不恨矣常齋既沒少傅為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迺遵父之遺訓真學於二

尹子之門於是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以息女妻焉二劉公既沒獨事胡公最久自少厲志聖賢之學

紹興十七年丁卯秋八月中建州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以非常人時朱子年十八矣

紹興十八年戊辰春二月王佐為勸進士登第出身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正月始歸婺源拜省上墓宗族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初官泉州同安主簿

紹興二十二年癸酉夏五月自同安既歸徒行始後游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時朱子年二十四是歲秋七月丁酉長子塾生彌月復之同安蒞職勸導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規矩甚嚴厲諸生以誠敬開以義理增修講問之法於是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矣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秋七月庚午次子塾生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春正月秩滿歸自同安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澹然復訪李先生於延平冬十一月歸以養親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紹興三十年庚辰冬十月又訪李先生於延平自此往復後游九歷幾載

紹興三十一年壬午春正月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秋八月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之說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蓋帝王之學必先乎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特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

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
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夫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三月被召辭秋七月趣行冬十月辛巳
至入對垂拱殿十二月戊辰除武學博士

隆興二年甲申春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孝宗乾道二年丁亥秋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講論道經邵
武謁黃端明冬十一月己丑召除樞密院編修官

乾道四年戊子夏四月建州崇安大飢請貸粟於府以賑之民
得不饑是冬有年民頌償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開

輝鄉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於秋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乾道五年己丑春正月幼子在生秋九月丁母夫人祝氏之憂

乾道六年庚寅冬十二月被召以喪制未終而辭

乾道七年辛卯建先聖殿於崇化里之書林以奉先聖號曰同

文書院俾正殿兩廡間以藏諸圖書校籍

乾道九年癸巳夏五月召主管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進
言為國當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以厲風俗數年之後

國富而兵強則戰可以復讎守可以制勝矣

孝宗淳熙二年乙未夏五月東萊呂公自東陽來訪講學於寒

泉精舍六月及歸餞東萊至于鵝湖江西陸九齡字子壽陸

九淵字子靜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

俱執己見不合而罷秋七月作草堂於廬峯之雲谷名曰晦庵

淳熙三年丙申春二月復歸發源拜省先帝宗族夏六月召除

秘書郎辭不就冬十月差主管武夷中估觀

淳熙五年戊戌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冬十二月又趣之任

淳熙六年己亥春三月晦日到任首下教三條每五日一詣學

立漁溪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坐別立五賢堂夏六月奏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禁別籍異財者冬十月復建白鹿書院

成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於學者

淳熙七年庚子春正月右文殿修撰南軒張公卒年四十八訃

至罷宴哭之三月修學宮申朝乞以泗水侯孔鯉祭祀

先聖夫子廟庭時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冬以旱傷分致申告

于朝乞蠲減稅租冬十一月作卧龍庵於廬山之陽以祠諸

葛武侯

淳熙八年辛丑春正月開倉濟糶二月陸子靜復來謁三月除

江西提舉帝平茶壘公事閏三月合符解級東歸夏四月過

九江拜瀛溪遺像壬戌還舍秋七月著作郎東萊呂公卒年

四十五訃至為位哭之八月改除制東提舉常平茶壘公事
冬十一月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用人之說因
及時政之缺上深納之冬十二月之任視事按應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有引去者建修社倉于諸郡

淳熙九年壬寅夏六月奏疏言事秋八月 孝宗特旨朱某安

貧樂道廉退可嘉特除直徽猷閣復改除江西提刑

淳熙十年癸卯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夏四月作武夷精

舍成四方士友來學者甚眾

淳熙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崇道秩滿夏四月拜華州雲臺之命

淳熙十四年丁未春三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夏四月拜命秋

七月除江西提刑以疾辭不許冬十月遂行拜命惟特進封

事奏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 陛下之心

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淳熙十五年戊申夏六月奏事延和殿上迎謂之曰浙東之事
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是日除兵

一第 93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部郎官以足疾乞辭周必大力薦之乃仍舊職江西提刑再
乞辭免除直質文閣王管西京嵩山崇禧宮冬十一月趣入
對再辭上封事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因草奏上
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使變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
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
此十事矣時先生復與陸子靜辨太極書因方詆其學之偏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於學者

淳熙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除秘書閣修撰仍奉外祠夏五月除實
文閣降詔贊諭秋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力辭冬十一
月改知漳州再辭不久又趣之任至郡請詔行經東之法世之
光宗紹熙二年辛亥春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尋請祠三
月復除秘書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夏五月拜命辭職解組

而歸於建陽寓同由橋秋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
紹熙二年壬子春二月始築室於建陽考亭冬十二月除廣西
經畧使力辭十二月甲申堇嗣子塾於徽州大同北麓之上
而為之誌

紹熙四年癸丑冬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時有使
者自金溪言金人常問朱子安否

紹熙五年甲寅秋八月彭龜年薦之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受
詔進講大學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上為之感動
復除華文閣待制冬十月除實文閣待制兼脩撰封婺源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一月已亥除知江陵府
湖南安撫并辭舊職名不允戊戌行至玉山丁未還家辛未
復辭前命仍乞還新舊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南京鴻慶宮是歲竹林精舍成十二月丁巳朔十有三

生

成以周禮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

祀配饗精舍煥章閣南置堂長以司之後更名曰滄州書云
因舍前有洲有告祭 先聖先師之文存於文集
其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
訓萬世作程三千之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康思
賢與益以光大自是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
程授受萬理一原曰張曰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
俾我後人如夜復旦喜以九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
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速茲退老同好
昇來落此一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慶尚
祈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宣宗慶元元年乙卯夏五月乞致仕不許冬十二月詔依舊充

秘書閣修撰先生草封事萬餘言極陳奸邪蔽生之禍諸主力
諫時蔡季通入請以普決之遇邀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草
更號愚翁

慶元三年丁巳蔡季通編置道州先生留宿寒泉精舍相與訂
正參同契次年季通卒于道州

慶元四年戊午冬十二月以年近七十乞致仕許之特加授朝
奉大夫致仕于家號曰涿翁

慶元五年己未始用野服見客其榜畧云

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之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
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
此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辭帶足
以顯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
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問朱子著書之先後悉類聞之 對曰按年譜與宋鑑記云
宋孝宗乾道四年戊子夏四月編次程氏遺書成時朱子年三
十九

乾道六年庚寅冬十二月家禮成時朱子年四十一

乾道八年壬辰春正月編次語孟精義成夏四月通鑑綱目成
綱做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做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冬

十月西銘解義成時朱子年四十三

乾道九年癸巳夏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義成六月編次程氏
外書成時朱子年四十四

淳熙二年乙未夏五月編次近思錄與名臣言行錄成時朱子
年四十六

淳熙四年丁酉夏六月語孟集註成冬十月詩集傳成時朱子
年四十八

淳熙十二年丙午春三月易學啟蒙成秋八月孝經刊誤成時
朱子年五十七

淳熙十四年丁未冬十月編次小學書成時朱子年五十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冬十一月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
於學者時朱子年五十九蓋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
稱焉晦庵先生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

淳熙十六年己酉春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
章句時朱子年六十

光宗紹興元年庚戌冬十月刊四經四子書成昭告於先聖先
師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別序合為一篇以實
諸經之後春秋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應三經之後時朱
子年六十一

紹興三年壬子冬十二月孟子要畧成時朱子年六十三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冬十二月楚辭集註成時朱子年六十六
慶元二年丙辰冬十二月修禮書成各曰儀禮經傳通解時朱
子年六十七

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與蔡季通會宿於寒泉精舍訂正參同
契與集註韓文考異書成時朱子年六十八

慶元四年戊午春正月集書傳數篇及親筆百餘段具在其他
大義悉口授於門人蔡沈俾足成之時朱子年六十九

慶元六年庚申先生素有足疾是年復加以痞隔之證春三月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先是庚申夜為諸生復說太極圖與西

銘解義其詳且言為學之要惟當專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
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

生萬物只是一誠而已矣甲子疾革乙丑日午初刻以疾卒
于正寢 按慶真記先生初疾革之時作書與子敬之令早

歸收拾書籍文字且嘆息而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整
衣冠就枕而臥癸亥日敬之自五夫歸家精舍諸生入問疾

乃起端坐曰煩諸賢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而
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願諸生既退手書屬其子

益之敬之及門人范念德黃直卿葉賀孫蔡仲默拳拳以勉
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

疾而侍於側挽仲默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林擇之
云先生脉絕已三日只是精神定得如此分曉因請曰先生

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禮數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曰疎畧益
之云當用儀禮乎先生亦搖首曰未備仲默曰然則當以儀

禮書儀參用之如何先生乃領之揮婦女母得近既不能言
意若欲索紙筆左右以手板托紙進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

置筆就枕如平時手設觸巾目仲默使正之諸生侍寢仲默

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烟然徐徐開合氣
息漸微良久恬然而逝送終之事皆用遺訓焉蓋先生平居
倦倦無一念之不在於國或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
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
斯文為己任悅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存於斯世者及
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
而正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
邪枉故自薄仕以至屬績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
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
統覺來世之迷故晉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

問朱子卒於何年而葬幾何處於何處 對曰按年譜與宋
鑑記云朱子卒於

寧宗慶元六年庚申春三月初九日乙丑年七十一是日大風
拔木未幾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其所謂山頽木壞
者歟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哭時仲默主喪役直卿主
喪禮矣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之唐石里 大林谷送葬者
幾千人矣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年譜與宋元鑑
記云

寧宗嘉定元年戊辰冬十二月

賜謚文公 謚法云道德博聞曰文

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

追贈中奉大夫天寶謨閣直學士 後加贈宣奉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 贈太師

追封信國公 詔賜子在為工部侍郎入對言以學

問之要 上曰先卿大學中庸序言之甚詳朕每讀之

不能釋手恨不與之同時矣

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 改封徽國公

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理宗皇帝幸太學以五臣從祀

御筆詔曰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
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

聖域發輝蘊奧千載絕學始有指歸而補於世教中
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中會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孟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朕觀五臣論著格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

諸從祀以示朕崇獎儒臣之意

大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春二月

追封齊國公 父常燕為獻靖公 母為粵國夫人

壽昌吳氏曰晦庵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隱憂
游終日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按經史

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
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

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晦庵先生道蘊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
潤含畜的實徹於人心洞於天理達群皆會百聖粹乎朱泗

濂洛之緒風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九曩時有
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

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言明而味深
而其心度澄朗望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

辭氣之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
惟先生一人而已

勉齋黃氏曰先生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
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
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
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
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
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而未嘗有頃更
之離也於家者奉親而極其孝撫下而極其慈閨庭之間內
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
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
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
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

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窮遺恩無所缺其於自奉則
衣取蔽体食取充腹若止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
如也

又曰先生之功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
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於一時然退而明道
足以傳之於萬世若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
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
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之圖精微廣傳不可涯矣先生為之
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
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
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
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其於

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
思以究其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
利而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
理反身而待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
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
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
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
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
之傳流及海內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
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
之聖賢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侵尋
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
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昭然大明歷仕於國謹難進

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
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拘俗以
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其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
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又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斯道之統者不過
數人而已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
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煥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果齋李氏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者非其人則
不得而與焉蓋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邵出焉歷
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濶溪之正傳紹魯鄒之
墜緒前後聖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昔者易更三
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頌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

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自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邵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於異端者有之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格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就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竟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念德范氏率同門之士臨墓生祭晦菴之文有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嶽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窻空告朔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彌正劉氏曰先生待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尊六籍則諸子曲說而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汙其統諸書初貫穿百家終也歸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秘忽於理於緇採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我矣其於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切磨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先生之與者必行已輕與人信君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皆於時好若此者其先生之學也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充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彰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及其所當為之分然

後天裏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誠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行於君師之材後於孔子則又有顏曾閔冉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及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濼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性性孤立實傳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隨

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遠自愛學於延平李先生還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友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其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豪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之一本道器之一致幽探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其質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



ZW 21101000772502

2121.5
156(936)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地育萬物而其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毀寵者之安於卑也猗歟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與微孟子則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與微朱子則吾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而不在禹之下予謂朱子之功亦不在孟子之下也

鶴山魏氏又曰文公先生之易得於邵子為多蓋不讀邵易則茫然不知此落家本義之所以作也

臨汀曾氏曰南渡以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集諸儒之大成發六經之旨趣易本義則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集傳則足以破小序之固陋四書精粹為六經之階梯綱目謹嚴得春秋之大法備哉斯文之功千萬世之幸也蓋自堯舜至

於孔子而六經之道始大備則集群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周子至於朱子而六經之義始益明則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先儒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愚亦曰先朱子者非朱子無以明後朱子者非朱子無以法孔子也朱子也誠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五